

文藝叢刊乙集

小說考證

上冊

諸暨蔣瑞藻編

小

說

考

證

諸暨 蔣瑞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3 3567 4

# 小說考證目錄

## 卷一

荆釵記第一

董西廂第二

董西廂

西廂記第三

西廂記

錦西廂第四

不了緣第五

拜月亭第六

漢宮秋第七

燕子樓第八

杏花莊第九

崔護渴漿第十

城南柳第十一

琵琶記第十二

三國志衍義第十三

水滸第十四

水滸

水滸後第十五

827  
526  
2:1

卷二

漁家樂第十六

中山狼第二十五

西游記第十七

離魂記第二十六

西游記

鴛鴦燈第二十七

西游補第十八

香囊怨第二十八

西游補

杜少陵遊春第二十九

春桃記第十九

金瓶梅第三十

江天雪第二十

曇花記第三十一

英烈傳第二十一

修文記第三十二

金鏡記第二十二

如意君傳第三十三

平妖傳第二十三

繡襦記第三十四

五倫全備第二十四

寶劍記第三十五

紅梅記第三十六

鳴鳳記第三十九

四聲猿第三十七

雪裏梅第四十

歌臺嘯第三十八

卷三

浣紗記第四十一

祈禹傳第四十九

紅綃記第四十二

分鞋記第五十

紅線記第四十三

易鞋記第五十一

紅拂記第四十四

瀾亭秋第五十二

陽春六集第四十五

藍橋記第五十三

四異記第四十六

玉杵記第五十四

新機錦第四十七

玉合記第五十五

白練裙第四十八

東郭記第五十六

鬱輪袍第五十七

午日吟第五十九

擲盃記第五十八

同甲會第六十

卷四

牡丹亭第六十一

雙真記第六十六

南柯夢第六十二

黑白傳第六十七

紫釵記第六十三

占花魁第六十八

邯鄲夢第六十四

清風閣第六十九

西洋記第六十五

南花小史第七十

卷五

釵釧記第七十一

嬌紅記第七十四

義乳記第七十二

瑤臺夢第七十五

尋親記第七十三

挑燈劇第七十六

碧紗籠第七十七

春燈迷第八十九

秋風三疊第七十八

白門柳第九十

女紅紗第七十九

秣陵春第九十一

木樵記第八十

桃花扇第九十二

廣陵仙第八十一

南桃花扇第九十三

綠牡丹第八十二

桃花源第九十四

遼東傳第八十三

黑白衛第九十五

人天樂第八十四

吊琵琶第九十六

龍舟會第八十五

讀離騷第九十七

綰春園第八十六

清平調第九十八

無雙譜第八十七

一捧雪第九十九

燕子箋第八十八

平山冷燕第一百

卷六

- |         |           |
|---------|-----------|
| 奈何天第一百一 | 想當然第一百十一  |
| 西樓記第一百二 | 萬金記第一百十二  |
| 瑞玉記第一百三 | 頭領書第一百十三  |
| 長生殿第一百四 | 簪邊樓第一百十四  |
| 四婢娟第一百五 | 一文錢第一百十五  |
| 迴文錦第一百六 | 臨川夢第一百十六  |
| 鬧高唐第一百七 | 雪中人第一百十七  |
| 迴龍記第一百八 | 海棠緣第一百十八  |
| 三春夢第一百九 | 大禹治水第一百十九 |
| 瓊花夢第一百十 | 十五貫第一百二十  |

卷七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一

雙鳧影第一百三十一

十四鹽第一百二十二

兩鍾情第一百三十二

紅蓮案第一百二十三

雙珠記第一百三十三

聊齋志異第一百二十四

千金笑第一百三十四

閱微草堂五種第一百二十五

鳳鸞儔第一百三十五

儒林外史第一百二十六

玉燕堂四種第一百三十六

後琵琶第一百二十七

鳳雙飛第一百三十七

玉尺樓第一百二十八

鸚鵡媒第一百三十八

回心院第一百二十九

元寶媒第一百三十九

琵琶賺第一百三十

諧鐸第一百四十

卷八

野叟曝言第一百四十一

女仙外史第一百四十二

兒女英雄傳第一百四十三

梯仙閣三種第一百五十五

品花寶鑑第一百四十四

後四聲猿第一百五十六

浮生六記第一百四十五

秦晉配第一百五十七

碧桃記第一百四十六

臨川夢第一百五十八

蕉鹿夢第一百四十七

意外緣第一百五十九

玉搔頭第一百四十八

帝女花第一百六十

白羅衫第一百四十九

桃溪雪第一百六十一

護花記第一百五十

芙蓉樓第一百六十二

褪紅衫第一百五十一

紅樓新曲第一百六十三

蕩寇志第一百五十二

蜨階外史第一百六十四

東廂記第一百五十三

夢花雜誌第一百六十五

商山鸞影第一百五十四

岐路燈第一百六十六

影梅庵第一百六十七

傀儡記第一百七十四

坐花誌果第一百六十八

行軍樂第一百七十五

十二紅第一百六十九

長人賺第一百七十六

鶴鶴原第一百七十

花月痕第一百七十七

鴛鴦印第一百七十一

孽海花第一百七十八

雁門雪第一百七十二

海上花第一百七十九

梨花雪第一百七十三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一百八十

卷九

開闢演義第一百八十一

雙忠傳第一百八十五

封神傳第一百八十二

龍圖公案第一百八十六

隋唐演義第一百八十三

楊家將第一百八十七

征東征西第一百八十四

五虎平西南第一百八十八

王魁傳第一百八十九

玉蜻蜓第一百九十五

岳傳第一百九十

天雨花第一百九十六

鐵冠圖第一百九十一

梁山泊第一百九十七

今古奇觀第一百九十二

孟姜女第一百九十八

施公案第一百九十三

白蛇傳第一百九十九

玉簪記第一百九十四

三笑奇緣第二百

卷十

雜記

附錄

戲劇考證

爛柯山第三

喜崇臺第一

空城計第四

八義圖第二

打朝裝瘋第五

脫靴第六

滿牀笏第七

浣花溪第八

雙龍會第九

訪普第十

跪池變羊第十一

洛陽橋第十二

三疑計第十三

女起解第十四

紅梅閣第十五

梅龍鎮第十六

大紅袍第十七

紅門寺第十八

盜御馬第十九

案中案第二十

殺子報第二十一

潘查鬪勝第二十二

過新年第二十三

探新親第二十四

新安驛第二十五

雜記第二十六

# 小說考證卷一

蔣瑞藻曰。小說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漢藝文志) 繇來甚古。然體例不與今同。今之小說。非古之所謂小說也。今之小說。其始出於宋天聖嘉祐間乎。傳言仁宗御宇。國家閒暇。朝臣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平話日出。海宇風靡。瞿存齋詩所謂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者。其盛可想。而青瑣高議。宣和遺事諸書。七字標目。又章回一體所自昉焉。元明而降。分道揚鑣。作者如林。附庸蔚爲大國。雖所言未必可信。所紀未必皆實。而其佳者。頗足以娛樂心目。增廣見聞。或則寓莊於諧。棒喝癡頑。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蓋視高文典冊無多讓也。孔子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不綦然哉。願作者往往以遊戲出之。著書之由。不以告人。甚則并姓名而隱之。讀者亦徒賞其文章之工妙。事跡之離奇。書之義例若何。原委若何。不過問焉。善讀小說者。當不如是。今取各家著述之

言小說者。略次其時代之先后。類爲一編。條分縷析。本末井然。熟乎此者。其讀各小說也。如土委地矣。度亦大雅君子所不棄乎。作小說考證。

荆釵記第一

王十朋。字龜齡。梅溪樂清人。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可見矣。爲御史。首彈丞相史浩。乞專用張浚。上爲出浩帥紹興。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嘗使之爲十二牧。其忠義蹇諤如此。今世俗所傳荆釵記。因梅谿劾史浩八罪。孫汝權實慫恿之。史氏切齒。遂令門客作此傳。以譏之。蓋玉蓮乃梅溪之女。孫乃梅溪同榜進士也。史客故謬其說耳。又有一說。玉蓮實錢氏。本娼家女。初王與之狎。錢心許嫁王。後王狀元及第歸。竟不復顧。錢憤而投江死。二說頗異。大約傳奇中如此假託附會者極多。不足深究耳。(甌江佚志)

梅溪文集有令人壙志。載令人賈氏。王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歸於我。初封恭人。再封令人。卒年五十五。又祭令人文云。子歸於我。今三十年。其爲世好舊姻夫婦。偕老可知焉。有入贅權門。致妻投江之事。壙志又云。女二人。長嫁國學進士錢萬全。蓋卽錢玉蓮也。撰傳奇者。悠謬其說。以誣大賢。實爲可恨。施愚山矩齋雜記。亦詳辨之。(浪跡續談)

褚人穫堅瓠集。引南牕閒筆云。錢玉蓮。宋名妓。從孫汝權。某寺殿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又引聽雨增筆云。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嗾之。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遂作荆釵記。以玉蓮爲十朋妻。而汝權有斂配事。此二書。余皆未之見。未知足據。不要之。王十朋事。與蔡中郎同一不根也。(小浮梅閒話)

王應奎柳南隨筆云。王梅溪嘗讀書温州江心寺。寺中住持真歇了禪師。知其爲龍種。時寺前埂子山門。屢築不就。將成。卽有龍潰之。一日。梅溪大醉。禪師進曰。公



能捨山門前一塊土乎。必中狀元無疑矣。就之乞書券。梅谿醉中戲書與之。其后禪師坐山門乘涼。有一老人拄杖而來。攜一童子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券焉。寺去桑門三里。桑門。温州城門也。往來嘗與妓錢玉蓮善。約富貴納之。梅溪登第后。三年不還鄉。玉蓮爲人偁嫁。自沉於桑門江口。蜀人破堂和尚。爲錢先生湘靈述之如此。今其事備載湘靈集中。破堂蓋久住江心寺者。按此則錢玉蓮投江。迺真有其事矣。又戴咸弼瑣語錄。永嘉林某詩注。江心孤嶼。中界一川。龍居焉。宋紹興間。木待問讀書於中。老僧知其爲龍。時以酒脯相邀。求施其地。公戲書一券與僧。因填之。遂建堂室。后公登孝宗隆興癸未狀元。以學士卒。龍復起江心。寺僧焚香讀券。乃止。每歲中元日。必建道場。然后風雨以時。是書券者。非王梅溪也。(茶香室三鈔)

董西廂第二

胡元瑞曰。今世俗般演戲文。蓋元人雜劇之變。而元人雜劇者。又金人詞說之變。

也。予考北曲始董解元。陶宗儀輟耕錄云。董始造西廂記。今世傳習已寡。蓋王實父改本盛行。而董書遂微。自元末已然矣。董曲但以弦索彈唱。與元人扮演雜劇不同。當日所謂詞說體院本也。董名字鄉里。皆不可考。要是才士。曲中製語。有風調獨絕處。如愁何似。似一川煙水黃梅雨。殆不減南唐。實父往往竊之。梁廷相曲話。言嘗見楊升庵定本。有唐子畏畫像。刻極工。予未得見。近聞貴池劉氏有重刻本。不知卽此本不。(曲苑叢談)

### 董西廂

西廂記世祇知聖嘆外書第六才子。其餘古本多不知也。又焉知所謂董解元西廂者。販夫俗子無論矣。如明王驥德西廂凡例云。碧筠齋本序言。係前元舊本。第謂是董解元作。則不知董出於何代。金人瑞痛詆續西廂。則又不知原出於此。前人尙復如是。矧又在三百年后耶。毛奇齡詞話。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實作西廂記彈詞。則有白有曲。專以一人記彈。並念唱之。輟耕錄謂金章宗時。董解元

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尙罕有人能解之者。元人詠西廂詞煞尾。董解元古詞章。關漢卿新韻腔。關漢卿雜劇。有董解元醉走柳絲亭一本。楊維禎元宮詞有云。大金優諫關卿在。關卿其指漢卿。徐逢吉西廂序云。關漢卿仕於金。金亡不肯仕元。其節甚高。則是與董同時。殆卽指此董解元乎。施國祈跋董曲。有言隆萬以前。董曲與關漢卿並稱。胡應麟莊嶽談亦言董曲。今尙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黃嘉惠刻董曲云。今世所刻。僅見於四西廂。傳是樓書目。載有古本西廂記。董解元作。今得董解元西廂。是閔齊伋朱墨本。分爲四卷。案施跋所見海陽黃刻本。分上下二冊。已自不同。嗣又得閔遇五六幻本。亦作二冊。想從黃本出。惜黃本未得見。董曲無齣名關目。行間全載宮調。引子尾聲。率填樂府方言。不采類書故實。曲多白少。不注工尺。乃優人絃索彈唱者。非扮演雜劇也。黃閔諸本。有分二冊。有分四冊。皆以爲未安。四卷本。二卷起商調定風波。與上燒疏白鬲。三卷起雙調文如錦。與上紅娘令張

生以琴挑之白鬲。四卷大石調玉翼蟬起。與上蒲西十里小亭置酒白鬲。二卷本下本起文如錦。卽齊伋本之三卷卷第一分則賓白詞曲都不相屬。旣是記彈之體。當以元人雜劇例。次爲一本。茲刻故作長編。不依四卷二卷之舊。並錄各家載說。列考據於卷首。齊伋本前有畫圖。多被蠹蝕。無從鈎景。山荆乃摹顧元緯所刻會真記之宋陳居中。明唐子畏畫鶯鶯兩像。宋本會真圖河中普救寺西廂圖。兩圖以冠之。董曲在昔。已等於鳳毛麟角。今此本一出。幾同石破天驚。世知西廂之鼻祖。有不令人視爲球璧者哉。（寢鳳樓題識）

### 西廂記第三

元微之當元和長慶間。以詩著名。傳入禁中。宮人能歌詠之。呼爲元才子。風流蘊藉可知也。其作鶯鶯傳。蓋託名張生。復製會真詩三十韻。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謂誠有是人者。殆癡人前說夢也。（歸田詩話）

雙文傳。世以爲元微之自寓。然吾觀元氏長慶集中。誨姪等詩。敘云。吾生長京城。

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則小說未必真微之事也。(池北偶談)

唐鄭太常恆暨崔夫人鶯鶯合祔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之淇澳也。明成化間。淇水橫溢。土奔石出。秦給事賈所撰誌銘在焉。犁人得之。剽諸崔氏。爲中亭香案石。久之。尋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遂白於縣令邢某。置之邑治。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乃一辱於元微之會真記。再辱於王實父關漢卿西廂記。歷久而誌銘顯出。爲崔氏洗冰玉之恥。亦奇矣。或傳此誌銘又出於康熙初年。崔氏見夢於臨清守。守往學宮。自穢土中清出。夫臨清與淇邑。道里遼遠。何以墓石又在臨清耶。存以備考。(曠園雜志)

西廂傳奇。本唐人會真記。夫人知之矣。惟所謂鄭恆者。據唐宰相世系表。鄭氏二房允伯后。實有名恆之人。今濬縣有一碑。云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給事郎試太常寺奉禮郎攝衛州司法參軍秦貫撰碑。稱府君諱恆。則卽其人也。其云高祖世斌。曾祖元嘉。祖有常。烈考探賢。按世系表。世斌元嘉。實有

之。然恆則敬道之後。世斌元嘉。則敬德之後。與碑固不符也。據碑。恆享年六十。夫人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年七十有六。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六人。頊、珮、瑾、玘、璿、琬。考金石者。謂足辨會真記之誣。然此有二碑。一碑云。府君諱恆。一碑云。府君諱遇。文皆相同。疑好事者得鄭遇碑。而易其名曰恆。以欺世耳。未足據也。（小浮梅閒話）

北詞以西廂記爲首。俗傳作於關漢卿。或以爲漢卿不竟其詞。王實父足之。予閱點鬼簿。乃王實父作。非漢卿也。實甫。元大都人。所編傳奇。有夫容亭、雙蓮怨等。凡十種。惟西廂記盛行於時。（南濠詩話）

元人周德清評西廂云。六字中三用韻。如玉字無塵內。忽聽一聲猛驚。及玉驄嬌馬內。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韻爲難。余謂古女仄聲。夫字平聲。未爲奇也。不如雲歛星空內。本宮始終不同俱平聲。乃佳耳。然此類凡元人皆能之。不獨西廂爲然。如春景時曲云。柳綿滿天舞旋。冬景云。臂中緊封守宮。又云。醉烘玉容微紅。重會

時曲云。女郎兩相對當私情。時曲云。玉娘粉妝生香。搗梅香雜劇云。不妨莫慌我當。兩世因緣云。怎麼性大便罵。歌舞麗春堂云。四方八荒萬邦。俱三均六字。穩貼圓美。他尙未易枚舉。蓋勝國詞家高處自有在。此特其剩伎耳。我朝周憲王牡丹仙雜劇云。意專向前謝天。亦元人之亞。(顧曲雜言)

西廂記

世傳實父作西廂。至碧雲天。黃葉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搆思甚苦。思竭。撲地。遂死。平心論之。四語非不佳妙。然此等句法。元人所不尙。故元曲中亦少見也。(藤花亭曲話)

王實甫之撰西廂。見太和正音譜。王弇州曲藻。謂實甫元本至碧雲黃葉而止矣。後所續爲關漢卿筆。世謂止於草橋驚夢者。非也。今按漢卿所撰曲。多至六十餘本。其目不載西廂。且續本多鄙俚不倫之句。尤可疑也。(同上)

西廂本唐元稹會真記。宋安定郡王趙令時。填商調蝶戀花十二闕。述其事。始作

鼓子詞。金章宗時。董解元率以方言復譜成曲。乃是優人絃索彈唱體。王實甫又成雜劇四本。每本四折。關漢卿續一本。亦四折。卽所謂西廂五劇。已一變而爲般衍者。西廂實翻董曲。有云漢卿撰而實父續成之。終無定論。王關皆由金入元。關之名盛於王。或王爲關掩。諸本皆以王譔關續。今仍從其舊也。庚子辛丑間。從繆藝風丈得閔刻本董解元西廂。刊之寧。第求王關五劇。竟不可得。嗣在歸安金君拱北許。得閔遇五刻會真六幻。亦非五劇本。六幻曰幻。因元才子會真記並詩賦說泉唐夢。曰搗幻。董解元西廂記曰劇幻。王實父西廂記曰賡幻。關漢卿續西廂記。附圍棋闖局。五劇箋疑曰更幻。李日華南西廂記曰幻住。陸采南西廂記。附園林午夢。後又得顧玄緯增補會真記雜錄。王驥應校注古本西廂記。徐逢吉重刻元本顯評音釋西廂記。陳繼儒批評音釋西廂記。正擬合校鏤行。適六弟蘧陸於江寧。覓得王關西廂五劇。寄至京邸。喜不自勝。翻閱一過。惜間有涂抹蠹蝕。處聞李君文石藏有一本。亟假之來。印本極精。一無殘缺。前刊舊目。並載凡例。題卽空



觀主人識。不署姓名。考訂詳審。悉遵周憲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損。每本後附有解證。至爲精當。圖畫亦極古雅。實父四本目。作張君瑞鬧道場雜劇。崔鶯鶯夜聽琴雜劇。張君瑞害相思雜劇。草橋店夢鶯鶯雜劇。關漢卿續一本目。作張君瑞慶團圓雜劇。每目爲一本。每本分四折。元人造曲入場。以四折爲度。謂之雜劇。其有連數雜劇而通譜一事。或一劇。或二劇。或三四五劇。名爲院本。此合五劇譜一事。仍元曲本色。可稱善本。徐士範、王伯良、陳眉公、閔遇五諸本。瞠乎後矣。大業堂、郁郁堂、懷舊堂、芥子園、各家所刻第六才子聖嘆外書。皆坊間俗本。可不具論。伯良序亦言。僅毘陵徐士範、秣陵金在衡、錫山顧玄緯三本。稍稱彼善。徐本間詮數語。偶窺一斑。金本時更字句。亦寡中覈。顧本類輯他書。似校賅洽。恨去取弗精。疵謬間出。金在衡本。雖未得見。而世所謂佳本。搜羅幾亡不備。伯良於金本。頗有包彈。又何足重。顧玄緯本。多記載崔張兼及題詠。不關詞曲。徐士範本、陳眉公本、與閔遇五本、賓白關目。間有異同。徐本前有首引西江月詞。說白開場詩。一如傳奇家

舊習。白馬解圍折內。鈞已加入周憲王仙呂賞花時二折。王伯良本。無此二折。較勝於徐陳閱三本。然終遜此五劇。士範伯良兩本。卽空觀主人。取以參校。凡例中並曾述及。此五劇本。劇目曲白。無不以古爲據。尤駕兩本而上之。宜其以邨學究譏伯良。唯是伯良校注。頗具苦心。卽空觀主人。亦時有推重伯良處。要未可厚非也。徐士範音釋本。目分二十齣。第一佛殿奇逢。第二僧房假寓。第三牆角聯吟。第四齋壇鬧會。第五白馬解圍。第六紅娘請燕。第七夫人停會。第八鶯鶯聽琴。第九錦字傳情。第十妝臺窺簡。第十一乘夜踰牆。第十二倩紅問病。第十三月下佳期。第十四堂前巧辯。第十五長亭送別。第十六草橋驚夢。第十七泥金報捷。第十八尺素緘愁。第十九鄭恆求配。第二十衣錦還鄉。陳眉公批評本二十目。與徐本同。閱遇五會真六幻本。亦分二十目。每本四目。第一本佛殿奇逢。僧寮假館。花陰倡。蘇清醮。目成。第二本白馬解圍。東閣邀賓。杯酒違盟。琴心挑引。第三本錦字傳情。妝臺窺簡。乘夜踰牆。倩紅問病。第四本月下佳期。堂前巧辯。長亭送別。草橋驚夢。

關漢卿一本。泥金報捷。尺素緘愁。詭謀求配。衣錦還鄉。王伯良校注本。作五折。每折分四套。亦二十目。第一折四套。遇豔投禪。賡句附齋。第二折四套。解圍邀謝。負盟寫怨。第三折四套。傳書省簡。踰垣訂約。第四折四套。就懽說合。傷離入夢。第五折四套。報第酬緘。拒婚完配。大業堂郁郁堂永懷堂芥子園諸本目錄。每本分四章。第一本四章。驚豔借廂。酬韻鬧齋。第二本四章。寺警請燕。賴婚琴心。第三本四章。前候鬧簡。賴簡後候。第四本四章。酬簡拷豔。哭宴驚夢。續本四章。泥金報捷。錦字緘愁。鄭恆求配。衣錦榮歸。王本每折後。又各附以題目正名四句。第一。老夫人開春院。崔鶯鶯燒夜香。俏紅娘懷好事。張君瑞鬧道場。第二。張君瑞破賊計。莽和尚生殺心。小紅娘晝請客。崔鶯鶯夜聽琴。第三。老夫人命醫士。崔鶯鶯寄情詩。小紅娘問湯藥。張君瑞害相思。第四。小紅娘成好事。老夫人問由情。短長亭斟別酒。草橋店夢鶯鶯。第五。鄭衙內施巧計。老夫人悔姻緣。杜將軍大斷案。張君瑞兩團圓。總目四句。張君瑞要做東牀婿。法本師住持南贍地。老夫人開燕北堂春。崔鶯

鶯待月西廂記。聖嘆外書。亦有題目。總名四句。張君瑞巧做東牀壻。法本師住持南禪地。老夫人開宴北堂春。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每四章後。亦有題目正名四句。第一。老夫人開春院。崔鶯鶯燒夜香。小紅娘傳好事。張君瑞鬧道場。第二。張君瑞解賊圍。小紅娘晝請客。老夫人賴婚事。崔鶯鶯夜聽琴。第三。張君瑞寄情詩。小紅娘遞密約。崔鶯鶯喬坐衙。老夫人問醫藥。第四。小紅娘成好事。老夫人問由情。短長亭斟別酒。草橋店夢鶯鶯。續四章。小琴童傳捷報。崔鶯鶯寄汗衫。鄭伯常乾捨命。張君瑞慶團圓。閱本題目正名。第一第五兩本。與聖嘆外書同。第二第四兩本。與王本同。第三本作絡絲娘煞尾。無題目正名四句。徐本第四齣。第八齣。第十二齣。第十六齣。每齣皆用絡絲娘煞尾。第二十齣。用隨尾並七律一首。蒲東蕭寺景荒涼。至此行人暗斷腸。楊柳尙牽當日恨。芙蓉猶帶昔年妝。問紅夜月人何處。共約東風事已忘。惟有多情千古月。夜深依舊照西廂。題目正名。列在第一齣。第五齣。第六齣。第十三齣。第十七齣之前。第一第五。與閱本聖嘆外書多同。第二與王

本閱本同。第三作小紅娘傳書簡。張君瑞害相思。老夫人命醫士崔鶯鶯寄情詩。第四作小紅娘成好事。老夫人問元因。長亭上送君瑞。草店裏夢鶯鶯。與王閱諸本。微有不同。此五劇本題目正名四句。第一本續一本。徐本閱本。聖嘆外書。均與此合。徐王閱三本。第二第四兩目。亦與此合。唯第三作老夫人命醫士崔鶯鶯寄情詩。小紅娘問湯藥。張君瑞害相思。徐閱聖嘆各本。多與此不同。僅王本與此合。陳本既無題目正名。又不用絡絲娘煞尾。與各本皆異。閱本祇第三本用絡絲娘煞尾。徐本每四齣後都用之。題目總名四句。徐陳閱三本皆無。王本列第二十折後。每本又無絡絲娘煞尾。卽空觀主人言。此有絡絲娘煞尾者。因四折之體已完。故復爲引下之詞結之。見尙有第二本也。此非復扮色人口中語。乃自爲衆伶人打散語。猶說詞家有分交以下之類。是其打院本家數。王伯良謂諸本益以絡絲娘一尾。語既鄙俚。復入他韻。又竊後折意提醒爲之。似搗彈說詞家所謂且聽下回分解等語。竟而削去。秦無識矣。詞隱先生答伯良書。其別紙云。猶有絡絲娘煞

尾二句體。皆已刪之。然查正音譜。亦已收於越調中。且此等語。非實父不能作。乞仍爲錄入於四套後。使成完璧。何如。可見當時詞隱校訂。亦甚以刪削爲非也。此分劇目五本。不用題目總名。是元劇院本體裁。以視各本。其佳處直判若天淵。閱遇五譚五劇箋疑。明書五劇。每本又分爲四目。大失元人家法。余合各本審定。允推卽空觀本爲第一。而士範眉公之音釋。伯良之校註。遇五之箋疑。各有可取。不妨並存。昔旣刊董曲。今再刊五劇。得非一大快事。黃嘉惠刻董曲。序言僅見於四西廂。以爲薰蕕共器。識者傷之。董解元及王關李陸而外。未見別本。閱遇五會真六幻說云。董王關李陸。窮描極寫。顛翻簸弄。是合李陸兩家成四西廂。湯若士輯西廂般譜。其最句亦不出董王關李陸諸家。更可爲四西廂作一左徵。施北研跋董西廂云。不知實父五本。卽此曲否。又云。不知何人並改南詞。以便演劇。北研未見五劇。並未見李陸兩本。作是模稜語。瘡以見五劇之不易得。而余此刻之可貴也。聖嘆謂續編西廂記。不知出何人之手。益悟前十六篇之獨天仙化人。永非螺

蝻蚌蛤之所得而暨近也者。可見讀書之難。王關藍本於董。聖嘆未見董曲。又未見五劇。使其見之。不知若何贊嘆。而於續編。宜不直一笑也。余故綜論西廂之全。而爲之解題如右。要亦讀曲者所不廢云。（夢鳳樓題識）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昔人謂谷永字子雲。實作劇秦美新。而以累揚雄。宋方士顏洞賓。以探戰邪術。昵妓女白牡丹。而以累純陽。憶余筮仕江州理官。上官有向余索西廂記者。蓋以世行李日華西廂本也。余既辨明。付之一哂。且幸此公未曾留意醫術。不從余覓本草。本草亦有日華子注也。按此知明代所行西廂記。皆李日華本。自金聖嘆外書行。而李本廢矣。（茶香室三鈔）

沈起評點西廂記。言十六闋立名。上下相對。猶乾與坤對。屯與蒙對。以大易之體。行左傳之法。是其所見。更出金聖嘆上。夫亦浪費筆墨已。王圻續文獻通考。以西廂記琵琶記。同入經籍類中。究亦失之泛濫。（九九消夏錄）

毛奇齡西河詞話云。西廂久爲人更竄。余求其原本。政之。逐字覈實。其書頗行。按

今人祇知有金聖嘆之西廂。不知有毛西河之西廂。(茶香室續鈔)

西廂一記。李日華以北唐南。可稱輕妄。猶之臧晉叔刪訂四夢。將元本佳處。反多掩沒。不免斷鶴續鳧之誚。(關隴輿中偶憶編)

普救寺在山西蒲州。與文昌閣隔坡。志云。寺有窄堵波。合磚成之。於地擊石。有聲若吠蛤。過其地。因觀焉。寺甚古而不宏闊。志所謂明初并廣化旌勛藏海乾明四寺入焉者。蓋皆傾圮無有矣。寺外西偏有浮屠。高十三層。當卽西廂記所云日午當天塔影圓也。塔前丈餘地。有微凹。塔後亦然。蓋瓦石擊久所致。試以石擊凹處。有聲出塔中。如巨蛙。土人不知空谷之應響也。遂以爲塔中有大蝦蟆精矣。然擊前地則聲在塔底。擊後地則聲在塔頂。前後上下。所應不同。理未可解。寺建於隋代。塔修於明嘉靖十三年。塔上有宋刻陀羅尼經。蓋宋時亦重修之。小兒輩欲聞蝦蟆聲。日以瓦石擊塔。經字漫漶矣。按志云。寺唐時名西永清院。五代漢遣郭威討李守貞於河中。周歲城未下。威召院僧問之。曰。將軍發善心。城卽克矣。威折箭



爲誓。翊日果破。乃不戮一人。因改院曰普救。是普救之名。五代始有。西廂記作於金章宗時。董解元。故稱普救。何以元稹作會真記。已有普救之名。竹葉亭雜記。西廂傳奇。河中有普救寺。畫漫錄。郭威帥河中。逾年。登蒲坂。以望城中。憤蒲民固守。曰。城開日。當盡誅之。幙府曰。若然。守愈固矣。弟告之曰。誅守城者。餘皆免。城既開。乃卽其地爲普救寺。蒲志云。舊名永清院。院僧與郭威約。城克之日。不戮一人。因改名普救寺。二書大同小異。然寺名實始五代。傳奇假以成文耳。（池北偶譚）周亮工書影云。輝縣褚丘。去百泉四十里。旁有白馬將軍祠。土人多崔姓者。近又有鄭邨。有于褚丘演崔鄭傳奇者。土人訟之官。此與兩般秋雨庵隨筆所載。西門氏潘氏。以污蠟其先世成訟事相類。烏有子虛。而迺有自認爲其雲仍者。何也。

（茶香室續鈔）

宋趙德麟侯鯖錄。載王性之傳奇辨正。乃徵明元微之所作傳奇。張生崔鶯鶯事。張生卽其自寓也。又載商調。蜨戀花詞。先有絃略云。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

至今士大夫無不舉此以爲美話。惜乎不能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絃。今因暇日。詳觀其文。略其煩褻。分之爲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又別爲一曲。載之傳前。詞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聽格調。後聽燕詞。按全文凡千餘言。將會真記元文。分爲十章。各系以詞。而傳之前。別爲一曲。傳之末。復綴一曲。故爲詞十有二。此乃南北西廂之先河也。今西廂記膾炙人口。而此詞則知者鮮矣。因備錄之。至會真元文。人所共知。故不載焉。

麗質仙娥生玉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牆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  
密意濃歡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輕分散。最恨多才情太薄。等閒不念離人怨。

錦雉重簾深幾許。繡履彎彎。未著離朱戶。強出嬌羞都不語。絳脣頻掩酥胸素。  
露。  
黛淺愁深妝淡注。怨絕情凝。不肯聊迴顧。媚臉未勻新泪污。梅英猶帶春朝露。

懊惱嬌娘情未慣。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  
廢寢忘飧思想徧。賴有青鸞。不比憑魚雁。密寫香牋論繾綣。春詞一紙芳心亂。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牢繫。青翼蕭然來報喜。花牋微諭相容意。  
待月西廂人不寐。簾影搖光。朱戶猶慵閉。花動拂牆紅萼隊。分明疑是情人至。

屈指幽期未恐誤。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牆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  
不謂蘭誠金石固。歛袂怡聲。恣把多才數。惆悵空回誰共語。只應化作朝雲去。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凝望際。雲心捧得嫦娥至。  
玉困花柔羞搵泪。端麗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妝留臂。

一夢行雲還暫阻。盡把深情。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  
兩意相歡朝又暮。不奈郎鞭。暫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愁怨處。離情盈把終無語。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棲。又遣分飛去。灑翰贈言終不許。援琴請盡奴心素。  
曲未成聲先怨慕。忍泪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淒咽處。絃腸俱斷梨花雨。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雁。却寫花牋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  
獨寐良宵無計遣。夢裏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如煖人已遠。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佩玉綵絲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  
環欲長圓絲萬繫。竹上斑斕。總是相思泪。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去人千里。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恨。不爲旁人移步嬾。爲郎憔悴羞郎見。  
青翼不來孤鳳怨。路失桃源。最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計遣。情深何以情俱淺。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近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  
棄擲前歡殊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縣縣不似無窮恨。

恨（茶香室叢鈔）

錦西廂第四

會真記。鶯鶯旣委身於人。張生往訪。以詩絕之云。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他書有云。鶯鶯所嫁卽鄭恆者。周公魯譔錦西廂。截草橋以後。數折不用。言鶯鶯未嘗歸鄭。紅娘實代之。詩亦紅作。嫁名鶯鶯者。最記其略。亦風流一話枋也。珙宿草橋客店。鶯鶯夢與紱別。受孫飛虎之侮。及覺。與琴童言。琴童亦夢鄭恆大魁。欲取崔氏主婢。珙欲折回。琴童力勸阻之。

至京遂病。考官白居易。以月明三五夜爲詩題。珙不任構思。錄鶯鶯待月西廂下之什。草草完卷而出。竟落第。鄭恆哀然中狀元。奉勅與崔氏完婚。乘傳至蒲。鶯鶯誓死不渝。盟紅娘請於夫人。願以身代。夫人潛攜女遁之博陵。珙既不第。回普救寺訪崔。抵西廂。門庭寂然。法本法聰俱他出。小沙彌不知委曲。但云崔已適鄭氏而已。珙惘然自失。還宿草橋。思詣恆所與鶯鶯訣。未決也。先是孫飛虎爲杜確誅死。其妻哨聚如故。號伏虎女將。欲復夫仇。甘心於珙。至是聞珙歸。引卒圍普救寺。適珙已行。崔家亦無一人在。窮搜亡所得。僅畫扇一柄。乃鶯鶯所撫。張生小影。伏虎見而悅之。欲劫去以爲夫。復赴草橋。圍店大索。珙恐將自裁。琴童易珙衣冠出見。珙得遁去。而伏虎夜醉。不及細察。遂與狎。及明視之。不與畫中人類。詰得其實。大怒。欲飲以刃。旣念夜來已定情矣。天也。竟委身事之。奉爲盜魁。珙旣脫。則往訪恆。自稱與崔氏外兄弟也。恆館之。而自赴宴去。紅娘聞珙至。舊妝出。不言代嫁事。唯讓珙來遲。致渝前約。袖出自從消瘦。減容光一首言。奉鶯鶯命與君者。且趣速。

去。翩然而入。不復再見。珙恚甚。辭恆入京。往投白居易。蓋素相知者。居易許爲之地。會德宗有意搜落卷。得珙詩。賞之。問居易頗識其人。不對。以適主臣。召見。用前題命作古詩。稱旨。賜進士及第。因奏鄭恆強奪其妻。詔居易審鞫。恆殊茫然。以問紅娘。紅娘云。無之。奈何聽妄人言。恆恨珙甚。時吐蕃入寇。嗾張延賞以將才薦珙。往討。珙文士。素不習軍旅事。爲吐蕃所困。幾不免。琴童聞之。與妻七絃帥師解其圍。大敗吐蕃軍。捷聞。居易甚喜。益欲詰崔鄭事。紅娘度不能隱。具以語恆。居易以聞。詔鶯鶯歸於珙。珙遣琴童如博陵迎崔母女。始復與鶯鶯相聚。恆亦攜紅娘來。謁老夫人。認爲母女焉。按會真記。張文戰不利。遂止於京。歲餘。崔委身於人。張亦別有所娶。後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崔不許。潛賦一詩云云。授之。劇中紅娘代嫁。張生往訪。本此。元稹譏記。張君瑞固其自寓。白樂天元與微之交好。公魯因牽連及之。以供點染。張延賞之相。在德宗中葉。元白登仕籍。亦已相及。其云會作賦的楊巨源者。記云。所善楊巨源。好屬詞。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

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絕書。皆非漫然引入者。特是崔張鴛鴦牒。究何預千百年後人事。乃強爲之作撮合山哉。文士好事。大可笑爾。

(閒居雜綴)

不了緣第五

西廂各種。皆衍崔鶯鶯張君瑞完配。蓋據會真記前半。而翻易其後半也。有作不了緣傳奇者。則以鶯鶯歸鄭恆。而崔張爲不了之緣。西廂面目。始全改矣。觀棄置一詩。有憐取眼前人之句。則是元稹已娶韋氏之後。其詞雖怨。而相戀之意。殆猶未盡。不了緣之名。所謂招因帶果。又添一種公案也。(同上)

拜月亭第六

何元朗謂拜月亭勝琵琶記。而王弇州力爭以爲不然。此王識見未到處。琵琶記亡論襲舊太多。與西廂同病。且其曲無一句可入絃索者。拜月則字字穩貼。與彈搊膠黏。蓋南曲全本可上絃索者。唯此耳。至於走雨錯認。拜月諸折。俱問答往來。



不用賓白。固爲高手。卽且兒髻雲堆小曲。撫擬閨秀嬌憨情態。活脫逼真。琵琶咽  
繚描真雖佳。亦終不及也。向曾與王房仲談此曲。渠亦謂乃翁持論未確。且云不  
特別詞之佳。卽如聶古陀滿爭遷都。俱是兩人胸臆見解。絕無奏疏套子。亦非今  
人所解。余深服其言。若西廂才華富贍。北詞大本。未有能繼之者。終是肉勝於骨。  
所以讓拜月一頭地。元人以鄭馬關白爲四大家。而不及王實甫。有以也。拜月後  
小半。已爲俗工刪改。非復舊本矣。今細閱拜新月以後。無一詞可入選者。便知此  
語非謬。(顧曲雜言)

往年癸巳。吳中諸公子習武。爲江南撫臣朱鑑塘所訐。謂諸公子且反。以其贈客  
詩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託朱家。爲謀反確證。給事中趙完璧。因據以上  
聞。時三相皆吳越人。恐上遂信爲真。汲疏請行撫按會勘虛實。會朱已去任。有代  
爲解者曰。此拜月亭曲中陀滿興福投蔣世隆。蔣因有此句贈答。非剽作者。因取  
坊間刻本證之。果然。諸公子獄始漸解。王房仲亦諸公子中一人也。今細閱新舊

刻本俱無此一聯。豈大獄興時。憎其連累。削去此二句耶。或云。拜月初無是詩。特解紛者。詭爲此說。以代聊城矢耳。豈其然乎。(同上)

### 漢宮秋第七

王嬙事之具正史者。漢書匈奴傳。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自言願增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死。立雕陶莫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新都侯王莽秉政。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顏師古曰。云者其女名。後漢書南匈奴傳。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于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

從胡俗。遂復爲后。單于闕氏。前後漢書所言止此。至西京雜記。乃有誅畫工之說。所誅畫工。毛延壽、陳敞、劉白、龔寬、陽望、樊育。不止一毛延壽也。至馬上琵琶。實非昭君事。文選有石季倫王明君詞一首。其敍曰。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然則琵琶作樂。乃因烏孫公主而推之。昭君想當然耳。而至今流布丹青。傳之樂府。杜少陵亦有千載琵琶之句矣。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年十七。獻元帝。此可補漢書所未及。琴操又云。昭君吞藥而死。此始如長笛賦所云。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非事實也。元人馬致遠漢宮秋曲。云明妃和親。行至黑龍江。投江而死。良由惜其淪落。故搢此說爲美人一酒之事。雖失真。不必辨也。(小浮梅閒話)

燕子樓第八

白樂天集有賀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尙書。有愛妓吟吟。善歌舞。正多風態。予爲校書郎時。游淮泗間。張尙書宴予。酒酣。出吟吟佐懼。予因贈詩。落句云。醉嬌勝

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懽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茲一紀矣。昨日司勛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予。因吟詩有燕子樓詩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乃盼盼所作也。繪之從事武寧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張尙書旣沒。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於今尙在。吟詩有云。樓上殘燈伴曉霜。夜眠人起合懽牀。相思一夜知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褪香消二十年。又適看鴻雁岳陽迴。又覩玄禽徇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余愛而和之云。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牀。燕子樓中寒月夜。秋來只爲一人長。又鈿帶羅衫色似煙。幾回欲起卽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二十年。又今春有客淮陽回。曾到尙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又贈詩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仲素以余詩示盼盼。乃反復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

所以偷生爾。和白公詩曰。自守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台不相隨。吟吟得詩後。惘惘旬日不食而卒。但吟詩云。兒童不識狝天物。漫把青泥污雪毫。元王仲謀憚秋澗集。有燕子樓傳。序次詳贍。侯正卿燕子樓傳奇之所本也。正卿。真定人。自號良齋先生。見山樓叢錄。

杏花莊第九

杏花莊傳奇。一名李逵負荆。元康進之譔。衍酒家王林者。有女曰滿堂嬌。住杏花莊。地鄰梁山泊。宋江部下。多至其家沽飲。有宋剛魯智思者。冒宋江魯智勝名。以往。林與二人故不相識。敬禮之。出女勸酒。剛解紅錦襖與女。旋掠之去。會清明。江令諸首領回里掃墓。李逵過林。見其狀悲苦。詰之。具以告。逵怒甚。許爲索還。持斧入寨。欲殺江智勝。江不知所以。令吳用詰問。始得其故。江曰。無之。逵不信。以錦襖爲徵。江令立軍狀。與智深同詣林居。真則死。不亦去。逵頭。及問林。林曰。非是。逵慚。負荆請罪。江謂擒得假宋魯。卽不問。王林既知劫滿堂嬌者非江。又恐逵見誅。適

剛又至。乃潛通知寨中。達至擒剛及智思歸。手刃之。獲滿堂嬌還諸林。事本水滸傳。姓名關目微有不同。兩書皆憑空結撰。不必辨也。進之元詞家。羣英樂府評爲花裏啼鶯。(同上)

### 崔護渴漿第十

元人崔護渴漿雜劇有二本。其一白朴撰。朴真定人。文舉之子。字仁父。號蘭谷先生。其一尙仲賢撰。與朴同時。亦真定人。所記皆卽孟啟本事詩中事。標出酒渴求漿以爲名也。後人因而緣飾之。或作題門記。或作桃花莊。或作人面桃花。本事詩不言崔護爲何時人。故或以爲與王維友。或以爲與裴航友。女子姓名亦隨意撰出。不可爲典要也。(同上)

### 城南柳第十一

元人雜劇有呂洞賓度城南柳事。據宋鄭景望蒙齋筆談云。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北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前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

壁間而去。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唯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則老樹乃松也。非柳也。傳寫者誤。老樹精爲柳樹精爾。洪邁居堅志云。岳州城南有呂仙翁詩。所謂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也。至建炎中。松猶存。紹興二十三年。大風拔樹無數。此松遂枯。有道人適至。折已仆一枝。插於旁。呪曰。彼處難安身。移來這裏活。自是日以暢茂。卽今穉松也。道人蓋翁云。然則此松當日。固在人耳目前。豈得改爲柳也。（小浮梅閒話）

琵琶記第十二

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一時。見方國珍來據慶元。辟世於鄞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嗜之恥。其曲調拔萃前人。入國朝。遣使徵辟。辭以心恙不就。使復命。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福薄。旣卒。有以其記進者。

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此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其見推許如此。今流傳華夷。不負所學云。（閒中今古記）

葉子奇草木子云。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莊岳委談云。今王魁本又不傳。而傳琵琶記。琵琶記亦永嘉人作。留青日札云。時有王四者。能詞曲。高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卽棄其妻而贅於太師不花家。則誠悔之。因借此記以諷。名琵琶者。取其四王字爲王四。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嗜曾附董卓。乃以之託名也。太祖微時。嘗賞此記。及登極。乃捕王四置之極刑。又說郭載唐人小說云。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蔡生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官至節度副使。其姓氏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蠅賢者耶。按太平廣記引玉泉子云。鄧敞初以孤寒不第。牛僧孺子蔚謂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顧私利其言。許之。旣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歸。李撫膺大哭。牛



知其賣已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本者。太平廣記也。今考蔡邕父名梭，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其母袁氏，曜卿姑也。見博物志。琵琶記作蔡從簡，秦氏。其亦故爲悠謬。與荆釵記同一狡猾與。（浪跡續談）

元高則誠琵琶記本爲王四而作。記以琵琶名，以其中有四王字也。託名蔡邕者，以王四少賤，嘗爲人種菜也。按唐李肇國史補載：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視之。初一室爲酒庫，其外畫神曰杜康；又一室曰茶庫，復有神曰陸羽；又一室曰葅庫，復有神曰蔡伯喈，則蔡菜同音。泂訛已久。元曲以菜傭曰蔡邕，非無自矣。唯後漢書本傳云：父梭，亦有清白行，諡曰貞定公。注又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梭，字伯直，處俗孤鄙，不洽於時。衆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則中郎家世犁然可考，不似俗所傳也。陸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泂村聽唱蔡中郎。然則中郎之事，流傳失真，不

始於元曲矣。長洲褚人穫堅瓠集引唐人小說云。唐有蔡節度者。微時與牛相國僧孺之子繁同學。解後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妻蔡。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旣而牛能將順於趙。趙亦無妨於牛。東嘉感其事而作此書。果有此事。則與琵琶記適合。惟唐人小說不知何書。考玉泉子所載於牛丞相女頗符。而蔡趙皆不合。未知堅瓠集所引卽此事否。恐亦不足據也。（小浮梅閒話）

蔡中郎入贅牛府一事。人知賢者受誣。但其被誣之故。始終未明。或以爲牛思黯之女。或以爲鄧生事附會。如王弇州胡元瑞輩。皆有說甚辨。而實未必然。又傳聞元人實有此事。蓋不花丞相偁狀元入贅。故作此以譏之。因元人語以牛馬爲不花也。此說似近理。但余觀陸務觀詩。斜陽古道柳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則伯喈受誣在宋時已不能雪。不始於高則誠造口業也。弇州諸公辨證徒詞費耳。陸詩有云。劉後村作者誤。（顧曲雜言）

高則誠琵琶記相傳以爲刺王四而作。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余云。此殆指

蔡卞事也。卞棄妻而娶荆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譏之。其曰牛相者。言介父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則元人紀宋時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詩斜陽古道云云。則斯劇本起於宋時。或東嘉潤色之耳。然則宋之琵琶記。爲刺蔡卞。元之琵琶記。爲刺王四。兩說並存可也。(兩般秋雨庵隨筆)

高明撰琵琶記。填至吃糠一折。有糠和米一處飛之句。按上兩燭光合而爲一。交輝久之乃解。好事者以爲文字之祥。爲作瑞光樓以旌之。(藝苑卮言)

南戲始於宋光宗時。永嘉人作貞女王魁二傳。或曰濫觴於宣和。然自南度始盛行。號曰永嘉雜劇。又曰鶻伶聲。其始皆用宋詞。而益以里巷歌謠。不盡叶宮調。士大夫少留意者。元初北曲流行。風靡南土。宋詞遂絕。而南戲亦衰。順帝時稍稍復興。終不逮北曲。及永嘉高則誠造琵琶記。新詞妙律。冠絕當代。卓然與北曲並峙矣。(曲苑叢談)

臧晉叔云。自高則誠作琵琶記。首爲不尋宮數調之說。以掩其短。世遂謂曲嚴於

北而疎於南。而徐文長則謂此正則誠高處。則誠辟亂四明櫟社。撰琵琶記。坐臥一小樓。三季而後成。其桌按拍處。板皆爲穿。亦非不知律者。(同上)

朱竹垞靜志居詩話。高明字則誠。顧仲瑛輯元耆舊詩。爲玉山雅集。中謠高則誠作。稱其長才碩學。爲時名流。可知則誠不專以詞曲擅美也。蔣仲舒堯山堂外紀。謂譔琵琶記者。乃高拭。其字則成。別是一人。涵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蔣氏或有所據。按琵琶記爲高則誠撰。舉世皆知。今觀此則又有異說矣。(茶香室三鈔)

靜志居詩話又曰。楊廉夫有送沙可學序。其略曰。某官來總行省事。求從事掾之賢能者。首得一人焉。曰沙可學氏。又得一人焉。曰高則誠氏。又得一人焉。曰葛元哲氏。三人者用。而浙稱治。然則高明兼以政事稱矣。(同上)

王暉今世說。載嘉興王翊。字介人。少失學。論孟不卒讀。識字而已。弱冠偶覽琵琶記。忻然會意。曰。此無難。吾亦能之。卽據案吟唔學填詞。竟合律。自後學不稍解。工

詞曲。遂能詩。所著二槐草存。有前路夕陽外。行人春草中句。爲陳子龍所賞。此豈琵琶記所有耶。滄浪論詩。謂詩有別才。洵已。然此不過天機偶爾湊泊。得魚得兔。筌蹄久棄。若必從此中求文章。則是金聖嘆一流見識矣。（九九消夏錄）

### 三國志衍義第十三

明人作琵琶記傳奇。而陸放翁已有滿村都唱蔡中郎之句。今世所傳三國衍義。亦明人作。然東坡集記王彭論曹劉之澤云。涂巷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數泉。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玄德敗。則嘔噎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則喜躍暢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云云。是北宋時已有衍說三國野史者矣。又李義山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似當日俳優。已有以益德爲戲弄者。（交翠軒筆記）

關西故事。載關公本不姓關。少時力最猛。不可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空室。一夕。啟窗越出。聞牆東有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排牆詢之。老者訴

云。我女已受聘。而本縣舅耶。聞女有色。欲娶爲妾。我訴之尹。反受叱罵。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仗劍徑往縣署殺尹。並其舅而逃。至潼關。聞關門圖形捕之甚亟。伏於水旁。掬水洗面。自炤其形。顏色變蒼赤。不復認識。挺身至關。關主詰問。隨口指關爲姓。後不復易。東行至涿州。張益德在州賣肉。其賣止於午。午後卽將所存肉。下縣井中。舉五百斤大石掩其上。曰。能舉此石者與之肉。公適至。舉石輕如彈丸。攜肉而行。張追及。與之角力。相敵莫能解。而劉玄德賣草履亦至。從而御止。三人共譚。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云。語多荒誕。不經。殆演義所由出與。(歸田瑣記)

三國志衍義言王允獻貂蟬於董卓。作連環計。正史中實無貂蟬之名。唯董卓傳云。卓嘗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云云。李長吉作呂將軍歌云。榼榼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蓋卽指貂蟬事。而小說從而演之也。黃右原告余曰。開元占經卷三十三。熒惑犯須女。古注云。漢書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誘董卓進貂蟬以惑其君。此事異同不可考。而刁蟬之卽貂蟬。則確有其人矣。漢書通志。今亦不傳。

無以斷之（浪跡續談）

三國志演義言關公有裨將周倉甚勇。而正史中實無其人。惟魯肅傳云。肅邀與關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關云云。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詞色甚切。關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之使去。疑此人卽周倉。明人小說似卽因此而演。單刀二字亦從此傳中出也。然元人魯貞作漢壽亭侯碑。已有乘赤兔兮從周倉語。則明以前已有其說矣。今山西通志云。周將軍倉。平陸人。初爲張寶將。後遇關公於臥牛山。遂相從於樊城之役。生擒龐德。後守麥城死之。亦見順德府志。謂與參軍王甫同死。則里居事跡卓然可紀。未可有正史偶遺其名而疑之。又王緘秋鐙叢話。周將軍倉殉節麥城。而墓無可考。稽其遺跡。卽長坂坡。曹劉交兵處焉。因訪麥城故址。在邑東南四十里。久被沮水衝坍成河。僅存堤塍。名曰麥城堤。有任生者。夢將軍示以葬所。遂告知縣陳公。掘其地。深丈許。露石墳一座。頗堅古。乃掩之而

封樹其上。植碑以表焉。或有疑任生之作僞者。夫去地丈餘。烏知有墓。且一經掘視。昭然不爽。英靈所格。豈子虛哉。(同上)

玉泉山。在當陽西三十里。形如覆舟。疊嶂回環。飛泉迤邐。爲四大名山之一。山麓有寺。剏自隋開皇間。有禪師智顛者。來自天台。愛此山佳勝。欲建寺。而沮洳旋遶。無基可卜。乃入定喬木之下。見金甲神謂曰。余漢壽亭侯也。願捨此地爲掛錫處。請安禪七日。以觀其效。至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厲。化湫潭爲基址。而寺果成。事上。隨主賜額玉泉。其說載山志及邑乘中。前明孫松山作關廟記。謂浮屠立不經說。以俟願護法玉泉。誣侯實甚。余宰當陽。詢諸父老。皆稱其異。且云掘地尺餘。卽水。試之良然。又理之不可解也。寺東爲顯烈廟。有華表。勒漢壽亭侯顯烈處。蓋因帝顯聖建寺以答神功者。三國衍義謂帝殉節後。顯聖於普淨禪師。考之志乘。並無其事。未知何據。(秋燈叢話)

王允與呂布謀誅董卓。初無婦人預其事。惟後漢書呂布傳曰。卓以布爲騎都尉。



誓爲父子。甚愛信之。嘗小失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然則鳳儀擲戟。俗傳固出有因。而所謂貂蟬者。殆卽因婢事而附會成之也。後漢書董卓傳。卓朝服升車。旣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此少妻當別一人。非卽呂布所通之傅婢也。至呂布妻不詳何人。三國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又云。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蒯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閣外。同聲大呼。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濶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又曰。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肯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是布固唯婦言是用。然不知妻爲誰氏也。又關雲長傳注引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雲長啟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

妻公許之。臨破。又屢敗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雲長心不自安。據此則呂布妻必美。且又牽涉關公。雜劇有關公月下斬貂蟬事。亦因此附會也。  
(小浮梅閒話)

魏叔子曰錄云。料事者先料人。能料愚者。不能料知。能料知者。並不能料愚。余嘗覽三國衍義。孔明於空城中焚香掃地。司馬懿遇之而退。若遇今日山賊。直入城門。捉將孔明去矣。叔子之言良是。然孔明空城一事。自出郭冲所紀諸葛隱謀五事。非盡演義之說。冲之所記不確。裴松之蜀志已駁之。惟通鑑蕭承之事。乃絕相類。元嘉中。魏攻洮南。太守蕭承之。率數百人御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縣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此殆聞冲之說而用之者與。(松煙小錄)俗傳關公善用刀。至今有關刀之名。考之正史。張益德之用矛。則洵有之。本傳云。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坂。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

時張益惠也。可來共決死。此張益德用矛之證也。關公本傳無一刀字。傳云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磨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按周禮考工記刺兵欲無娟。鄭注云刺兵矛屬。古人用字精審。關公傳既用刺字。則其殺顏良疑亦用矛。若用刀。必不云刺也。吳志魯肅傳肅住益陽。與羽相距。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此却有刀字。然恐是佩刀爾。明章潢圖書編軍器類中列鞭鏑二圖。稱鞭為尉遲敬德所用。鏑為秦叔寶所用。識者譏之。世稱關刀。殆亦秦鏑尉遲鞭之類也。按陶弘景刀投之水。中關公有刀。此其一。証然似。是佩刀。又其刀。凡二。與箭義所習。背龍。解月者不合。惟明包汝梅南中記。聞載荆門州南十五里地名。掘刀石。有關帝廟。碑坐右。偏帝所用木刀。插石竅上。搖之則動。提之不能起。廟俗云。重一百八十八斤。刀桿圍可七八寸。刀脊甚厚。長一丈四五尺。許色澤若紺。又考殺顏良事。見本傳。至文醜則非關公所殺。魏志武帝紀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縱兵擊大破之。斬醜。世以顏良文醜並關公所殺。非事實矣。案洪邁容齋二筆有云。關公手斬袁紹二將。

顏良文醜於萬衆之中。知宋時俗傳已如此。衍義又殺良醜。在建安五年之六年。非無所本者。然以景歲之博洽。而猶有此失。何也。

紹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爲都所破。是蔡揚事與顏良文醜事不在一年。世并以蔡揚爲關公所殺。更失之矣。諸葛武侯六出祁山。亦增飾之談。考蜀志諸葛亮傳。建興五年。帥諸軍北駐漢中。六年。身帥諸軍攻祁山。馬謖爲張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此一出也。是年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此再出也。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帥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此三出也。九年。亮復出祁山。糧盡退軍。此四出也。十二年。春。亮帥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此五出也。然則亮自出伐魏。止有五次。且惟第一次第四次至祁山。則六出祁山。非事實矣。後主傳。建興五年春。書丞相亮出屯漢中。六年春。又書亮出攻祁山。以亮本傳考之。此實一役。蓋以五年出。六年還也。俗傳六出。或卽因後主傳分書兩年而致誤耳。(同上)

宋范公稱過庭錄曰。忠宣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塹。擁衆直壓郡界。忠宣集郡僚謀守御。皆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秦生請行。獨以數十騎直對敵壘。賊副小關索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秦射中賊關索心而死。賊衆竄走。世俗以關索爲漢前將軍之子。實無其人。乃宋時盜賊中卽有小關索之名。卽其流傳亦遠矣。（茶香室叢鈔）

雲南孟密安撫司。卽漢孟獲之地。朝廷每歲取辦寶石於此。其地夷俗鬼術甚怪。有名地羊鬼者。擅能以土木易人支藏。當其易時。中術者不知也。憑其術數。幾時而發。發則腹中痛矣。痛至死而五藏盡爲土木。或惡人不深。但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爲殘疾。又有名撲死鬼者。唯欲食人屍骸。人死。親朋金鼓防之。少或不嚴。則鬼變爲禽獸飛蟲。突入而食之矣。皆不可以理喻者。嘗讀衍義三國志。諸葛亮七擒孟獲。蠻居多有怪術。於今驗之果然。今孟獲子孫尙繁。（七修類稿）

三國演義記于吉事甚怪異。按北齊顏黃門之推還寃記云。漢孫策既定會稽。引

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策軍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澀。策嘗自出督責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遂收吉。縛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川澗涌溢。將士頻來賀。求免吉死。策轉忿。恚竟殺之。因是策頗異常。每彷彿見吉。復射獵爲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亡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羅氏政自有本。稍點綴耳。(花朝生筆記)

三國衍義。固爲小說。事實不免附會。然其取材。則頗博瞻。如武侯班師瀘水。以麴爲人首。裹牛羊肉。以祭厲鬼。正史所無。往往出於稗記。不可盡以小說亡稽斥之。其最不可訓者。桃園結義。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稱兄弟。且其書似出水滸傳後。敍昭烈關張諸葛。俱以水滸傳中荏苒嘯聚行徑擬之。諸葛丞相生平。以謹慎自命。却因有祭風及製造木牛流馬等事。遂譏出無數神奇詭怪。而於昭烈未卽位前。君臣僚案之間。直似水滸傳中吳用軍師。何其陋耶。張桓侯史稱其愛君子。是非

不知禮者。衍義直以擬水滸之李逵。則侮慢極矣。關公顯聖。亦情理所不近。蓋編演義者。本亡知識。不脫傳奇習氣。固亦無足深責。却爲其意欲尊正統。故於昭烈忠武。頗極推崇。而無如其識之陋耳。凡衍義之書。如列國志。東西漢。說唐。及南北宋。多紀實事。西游記。金瓶梅之類。全馮虛構。皆無傷也。唯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爲所惑亂。如桃園等事。士大夫有作故事用者矣。故衍義之屬。雖無當於著述之倫。然流俗耳目漸染。實有益於勸懲。但須實則概從其實。虛則明著寓言。不可錯雜如三國之淆人耳。(景辰劄記)

羅貫中三國演義。多取材於陳壽習鑿齒之書。不盡子虛烏有也。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六韜。兼及是書。未竣。順治四年。演義告竣。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嘉慶間。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輒陷陳。超勇曰。爾將才可造。須畧識古兵法。因以翻清三國衍義授之。卒爲經略。三省教匪平。論功第一。明末

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賊。蜀人金公趾在軍中。爲說三國衍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許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曰。孔明不敢望。關張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則亦傳習郢書之效矣。（耶潛記聞）

三國衍義。不知作於何人。東坡嘗謂兒童喜看三國志影戲。則其書已久。嘗聞有談三國志典故者。其事皆出於演義。不覺失笑。乃竟有引其事入奏者。雍正間。扎少宗伯因保舉人才。引孔明不識馬謖事。憲宗怒其不當。以小說入奏。責四十。仍枷示焉。乾隆初。某侍衛擢荊州將軍。人賀之。輒痛哭。怪問其故。將軍曰。此地以關瑪法。尙守不住。今遣老夫。是欲殺老夫也。聞者掩口。此又熟讀衍義而更加憤憤者矣。瑪法。國語呼祖之稱。（竹葉亭雜記）

崔念陵進士詩才極佳。惜有五古一篇。責關公華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說衍義語也。何可入詩。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語。被毛西河誚其無稽。終身慚悔。



某孝廉作關廟對聯。竟有用秉燭達旦者。俚俗乃爾。人可不解學耶。（隨園詩話）

三國演義。不盡子虛。唯詩人。不加鑒別。概以入詩。致騰笑藝林者。亦復不少。今河南有恨這關。相傳因關公過五關時。有立馬迴頭恨這關之句得名。明盧忠肅督師至此。賦詩云。千古英雄恨這關。疆分楚豫幾重山。龍泉羽士嫌岑寂。烏道征人歎往還。劍削夫容身欲奮。幽棲岩壑意仍閒。遐思壯繆當年事。歷盡江山識歲寒。

五關六將。語屬不經。吳拜經謂忠肅此詩。特有爲而發。要未免失於檢點。（尊廬雜綴）

柳南隨筆。三國志龐統傳云。先主進圍雒縣。統帥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按統致命處。在鹿頭山下。今其墓尙存。落鳳坡之稱。蓋小說家妝點之詞。而王新城弔龐士元之作。竟以落鳳坡三字。著之於題。然則衍義可據爲典要乎。牡丹亭詞曲兩絲風片之語。漁洋秦淮雜詩中用之。亦是一敗闕。按惠氏注引曹學佺蜀中名勝記。鹿頭山上平坦。有小徑。僅容車馬。三國時營壘也。其下名落鳳坡。鳳雛先生龐

士元侍昭烈帝至此。卒於流矢下。塚在鹿頭關桃花溪東岸。觀此則坡名未爲無據。弟不審石倉所本爾。至雨絲風片。則引梁元帝金樓子曰。雨之細者。如織絲。元微之景中秋詩曰。雨柳枝枝弱。風光片片斜。亦非竟用曲語也。願後學好異立新。漫無持擇者。故當以東淑語規之也。（闕名筆記）

#### 水滸第十四

史稱宋江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莫抗。而侯蒙舉討方臘。周公謹密載其名。贊於癸辛雜志。羅貫中衍爲小說。有替天行道之言。今揚子濟寧之地。皆爲立廟。據是逆料當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自亦異於它賊也。但貫中欲成其書。以三十六人爲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又易尺八腿爲赤髮鬼。一直撞爲雙鎗將。以致淫詞詭行。飾詐眩巧。聳動人之耳目。是雖足以溺人。而傳久失其實也多矣。今特書其當時之名三十六於左。

宋江 晁蓋 吳用 盧俊義 關勝 史進 柴進 阮小

二 阮小五 阮小七 劉唐 張青 燕青 孫立 張順 張橫 呼延綽 李俊 花榮 秦明 李逵 雷橫 戴宗 索超 楊志 楊雄 董平 解珍 解寶 朱仝 穆橫

石秀 徐寧 李英 花和尚 武松 (七修類稿)

瑞藻按。水滸傳相傳元東都施耐庵撰。貫華堂本。有耐庵自序一首。足徵此說之不謬。耶氏謂出羅貫中手。不知何據。豈以羅曾衍三國志。因誤爲水滸與。然類稿卷二十三復有一則云。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泉唐施耐庵的本。昨於舊書肆中。得鈔本錄鬼簿。乃元大梁鍾繼先作。載宋元傳記之名。而於二書之事尤多。據此知原亦有跡。因而增益編成之耳。庸並錄之。以資參證。

宋江事。見張叔夜傳。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兵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舟十餘。載虜獲。於是募死士得千

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宋江降後。無使討方臘事。方臘事見童貫傳。云方臘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縣場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益得馮籍以自信。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宣和二年十月起爲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蘭溪靈山賊朱言吳邦。剡縣仇道人。仙居呂師囊。方岩山陳十四。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合鄒應之。徽宗始大驚。遣童貫譚稹爲宣撫制置使。帥禁旅以東。三年四月。生擒臘。及妻邵。子毫。二太子。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又韓世忠傳。方臘反。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青溪峒。問野婦得徑。卽挺身仗戈直前。度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己功。是擒方臘者。韓世忠也。乃生前旣爲辛興宗冒功。而數百年後。裨官演說。又歸之於武松。抑何蘄王之不幸也。唯侯蒙

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至而卒。是赦宋江以討方臘。侯蒙有此議。而實未之行。小說家卽本此附會爾。(小浮梅閒話)

癸辛雜識載龔聖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每人各四句。今不錄。惟其名號。與世所傳小有異同。三十六人中。晁蓋又不與也。故備錄於此。呼保義宋江。智多星吳學究。玉麒麟盧俊義。大刀關勝。活閻羅阮小七。尺八腿劉唐。沒羽箭張清。浪子燕青。病尉遲孫立。浪裏白跳張順。船火兒張橫。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灼。混江龍李俊。九文龍史進。小李廣花榮。霹靂火秦明。黑旋風李逵。小旋風柴進。插翅虎雷橫。神行太保戴宗。先鋒索超。立地太歲阮小五。青面獸楊志。賽關索楊雄。一直撞董平。兩頭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沒遮攔穆橫。拚命三郎石秀。雙尾蝎解寶。鐵天王晁蓋。金鎗將徐寧。撲天鵬李英。李英。今訛作李應。鐵

天王。今作托塔天王。然其贊有頑鐵鑄汝之句。則當時固已作鐵。大刀關勝贊曰。大刀關勝。豈雲長孫。雲長義勇。女其後昆。俗傳關勝爲關公之裔。亦非無因。今所傳有一丈青。扈三娘。此則無之。然浪子燕青贊云。平康巷陌。豈知汝名。大行春色。有一丈青。未知何指。(茶香室叢鈔)

水滸

夔天脞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念奴嬌一闋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回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閒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六六八九。謂卽指百有八人也。或云。此蓋明人附託。說極有理。吾頗怪師師宋江時代。正相直。山左雒陽。相距亦未遙。施耐庵搦管作水滸衍義。事實皆出虛構。何不如此詞所云。爲此兒一寫照。使全書生色乎。季弟瑞法。則云。道君皇帝時。過其家。欲宋公

明爲周美成之爲。下筆極難。幹旋亦不易。故寧割愛焉。未可知也。誠然。然水滸串插之妙。時出意表。耐庵腕下。何所不有。入一李師師。吾輩視之固難。以施氏之筆行之。或不至大費氣力耶。巨盜傳中。無此妓點綴其間。吾意終甚惜之。（花朝生筆記）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僮。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使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祐陵爲端王。在潛邸日。與晉卿善。在殿廬解後。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篋刀子。欲解以掠鬢。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云。近剗造二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俅齋往。直王在園中蹴鞠。俅睥睨不已。王呼來前曰。女亦解此技耶。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意。因大呼隸輩云。可傳語都尉。旣謝篋刀之賜。並所送人皆輒留矣。由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寶位。不次遷拜。循至使相。徧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給養問卹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

從駕至臨淮。以疾辭歸京師。當時如童貫梁師成。皆坐誅。而倅獨死牖下。今小說衍說高俅事。與此正合。(茶香室三鈔)

徐神翁謂蔡京曰。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作壞人間。京笑曰。安得識其人。徐曰。太師亦是。按水滸傳奇。首述誤走妖魔。意亦本此。然不識蔡京爲是天罡。爲是地煞耳。神翁語見錢氏私誌。(香祖筆記)

武林有三塔。寶所塔實其中而不能登。雷峯塔虛其中而亦不能登。可登者惟六和塔。塔在進瀧浦上。壓波凌江。巍然作鎮。舊傳塔燈夜燦。海舶望此而歸。此似在錢塘。未作前語。今則長隄綿亘。去海甚遙。賈舶亦亡到此者。塔下舊有魯智深像。今毀矣。當日聽潮圓寂。應在此處。進瀧浦下有鐵嶺關。說是宋江藏兵處。有石門。進此者每爲伏弩所射。又國初江滸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征青溪。用兵於此。稗乘所傳。殆不盡誣也。(湖壩雜記)

蓮社高賢佛馱耶舍傳云。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



投之咒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卽夜便發。比旦行數十里。問弟子何所覺。耶答曰。惟聞疾風流響。兩目有泪。師又呪水洗足。乃止。案小說書有神行之術。本此。（茶香室叢鈔）

施可齋閩雜記云。宋史陳文龍傳。先是興化有石手軍。能投石中人。議者以爲不足用。罷之。遂叛。文龍討平之。今興化各鄉人多善投石。志眉中眉。志目中目。聞其人多於正月至三月。先聚空曠處。畫地爲圈。大經三四尺。去十步內。以石投之。屢中屢遠。圈亦寔小。至遠及百步。圈小如泉而止。故其伎獨精。宋史所言當卽此。按水滸傳中有善投石者。蓋亦有所本也。（茶香室續抄）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於背。卒。未幾。所親王生暴亡。三日復甦。云如夢中有人相追。逮之公庭。俄西邊小門開。獄卒護一囚。枷械聯貫立庭下。別有二人。舁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叫痛苦。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復押入小門。回望某云。汝今歸。便與吾妻說。速營

功果救我。今只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灤賊五百人受降。旣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乃作黃籙醮爲謝罪乞命。按此梁山灤賊卽宋江等也。宋江事見宋史張叔夜傳。但云擒其副賊。江乃降。至降後爲蔡居厚所殺。而蔡居厚又以殺降獲冥譴。則人所未知也。(同上)

宋孫升孫公談圃云。蒲恭敏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劫良民使自掘地。埋之。觀其足動以爲戲。恭敏獲其鄰。先剔去足筋。然後置於法。先是寇依梁山灤。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灤中。賊旣絕食。遂散去。按梁山泊巨盜宋江等三十六人。人所知也。迺當時更有黃麻胡。則知者鮮矣。又謝肇淛文海披沙。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六人。聚衆橫行。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三十六人。聚集茆山。出沒無忌。宋江中有一丈青花和尚。而畢四中亦有一婦一僧最勇健。豈皆天罡之數與。(茶香室叢抄)

包倦翁開河日記云。阿井周圍百步。屬東阿。故東阿有貢膠役。土人頌之曰。山東

有二寶。東阿驢膠。陽穀虎皮。虎皮今藏陽穀庫。相傳爲武松打死於景陽岡者。景陽岡在阿城東南二十五里。土人又言。明初有陽穀知縣武姓者。甚貪虐。有二妻。一潘一金。俱助夫婪索。西門有慶大戶。尤被其毒。人民切齒。呼之爲武皮匠。言其剝削也。又呼爲賣餅大郎。言其於小民口邊求利也。據此。則作者不爲無本。按施耐庵爲元人。此云明初。時代不合。待考。(備餘漫墨)

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水滸三國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其老本營筭隊楊興吾語孔尙大如此。(五石瓠)

居易錄載宋張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泊榜文。有拿獲宋江者。賞錢萬萬貫。拿獲盧俊義者。賞錢百萬貫。拿獲關勝、呼延灼、柴進、武松、張清者。賞錢十萬貫。拿獲董平、李進者。賞五萬貫。有差。今葉子戲有萬萬貫、千萬貫、百萬貫、遞降。皆用張叔夜榜文也。(簷曝雜記)

周亮工書影云。故老傳聞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定時。郭武定重

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傳。(茶香室續鈔)

書影。水滸傳相傳爲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爲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覽志又云。此書出宋人筆。近日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爲羅所續。極口詆羅。復僞爲施序於前。此書遂爲他有矣。書影又云。葉文通名畫。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故爲詭異之行。或自稱錦翁。或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溪無人知之也。當溫陵焚藏書盛行時。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本文通手。按今人止知有金聖歎水滸評本。前乎此有葉文通。則無聞矣。(同上)

俗人傳譌襲謬。有可笑者。兗州陽穀縣西北有家。俗呼西門冢。有大族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登台演劇。吳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聚族大鬧。互控於縣。縣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枷通衢。硃批曰無恥。

犯人某某示衆。然二氏終不悟也。從姪鵠過陽穀。親見之。(香祖筆記)

小說中事實。皆係悠悠謬無稽之言。不能據爲典要。而王漁洋香祖筆記。謂陽穀縣有潘吳二姓。自言是西門適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且因濱水滸記戲劇。致成訟事。是耐庵之書。固非盡出於譫言也。至翠屏山楊雄妻潘巧雲爲石秀所殺。水滸雖詳記其事。然知其必出於杜撰。斷不能求其人其地以實之。乃近讀冒氏小三吾亭詩。有翠屏山五古一首。并有自注云。舞鶴樓在薊州城內大街。相傳卽潘氏妝樓。據此。則潘巧雲竟有其人。翠屏山竟有其地矣。落鳳坡弔龐士元。昔賢曾見之。題詠。然則郢書燕說。何嘗不足爲作詩之好資料耶。茲錄其詩云。日落翠屏山。驅車過其右。人言潘家女。昔作楊家婦。府吏府中趨。空房愁獨守。情天有壞空。佛法無淨垢。阿難戒體毀。觀音鑲骨朽。至今梳妝樓。隱約蔽垂柳。一客聽未終。整襟屢搖首。虞初說九百。君子不上口。悠悠滕薛爭。誰能置可否。呼童且晚炊。爲我煮斗酒。宣和世已遙。茲事莫須有。夫漢代叢書。唐人小說。當時亦不過爲文人一時之

遊戲流傳既久。詞章家遂爲故實。安知數百年後。不卽引此詩以爲徵耶。是在好事者之廣爲傳播耳。（娛菱室隨筆）

### 後水滸第十五

沈登瀛南潯備志云。陳雁宕忱。前明遺老。生平著述並佚。惟後水滸一書。乃遊戲之作。託宋遺民刊行。按此書余曾見之。不知爲雁宕作也。（茶香室續鈔）

# 小說考證卷二

## 漁家樂第十六

俗傳馬融附梁冀。及清河王卽位。冀爲人所殺。融賴其女以免。妄也。後漢書馬融傳曰。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又曰。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迕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是融生平以此二事見罪名教。至今蒙垢。士君子立身。不可不慎也。考梁冀傳。順帝時。已拜大將軍。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尙書事。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常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遂令左右進鳩加煮餅。帝卽日崩。復立桓帝。至延熹二年。帝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鄉侯。冀及妻屬。卽日皆自殺。是時桓帝

立十三年矣。清河王蒜者。乃清河恭王延平之子。據本傳。冲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爲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爲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爲禮。及帝崩。公卿皆正議立蒜。而曹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將至王宮司馬門。曰。當立王爲天子。嵩爲公。嵩不聽。罵之。文因刺殺嵩。於時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是清河王蒜在當日。實有賢名。冲質二帝之崩。皆議立之。乃一時人望所歸。爲冀所阻。不得嗣統。并不得善終。而至今流傳。猶有清河王爲天子之說。直道在人。千載不泯。固如是夫。冀憚清河賢明。立質帝。而質帝有跋扈之疑。立桓帝。卒爲所誅。小人誤國。而仍無益於身家。何益哉。至馬融有女。則見後漢書。列女傳曰。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少有才辨。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



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云云。與傳奇事實全無一合。又云。偷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是融不止一女也。（小浮梅閒話）

西游記第十七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有某郡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脅之曰。能從我乎。妻曰。吾事夫十年。僅有一兒。纔數月。吾欲浮之江中。庶有遺種。然後吾從女。盜許之。乃以黑漆圓盒盛此兒。藉以文襪。且置銀二片其旁。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盜至鄂。攬舟。挾其妻入某寺設供。至一僧房。黑合在焉。妻乘間問僧。何以得此。僧言某年月日。得於水濱。有嬰兒白金在焉。吾收育之。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爲僧言始末。僧爲報尉獲之。遂取其子以歸。按衍義述玄奘事。似本此也。（茶香室叢鈔）

取經之事。自古有之。隋書經籍志云。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

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廷。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此中國遣使求經之始。又云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於闐國。得經九十章。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於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游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辨定。後魏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此皆中國至西域求經故事。而法顯之役。至今尚有佛國記一卷。備載顛末。始於後秦姚興弘始二年。與慧景。道整。慧應。慧暉等。同發長安。度隴。至乾歸國。榑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又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諸人。或分或合。或先還。慧景度小雪山道斃。道整留中天竺不還。獨法顯順恆水東下。乘商人大船。泛海至青州。

長廣郡界。計自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即中停六年。還三年。往返凡十五年。從陸路往。從海道返。其中事蹟頗亦詭異。使敷衍成書。亦一西游記也。乃玄奘事至今婦豎皆知。而此等事湮沒不著。事之顯晦。固亦有數耶。(小浮梅閒話)

舊唐書方伎傳。僧玄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譌繆。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正觀初。隨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辨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采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說。與之談論。於時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是玄奘此行。並非奉勅而往。惟其還也。詔爲翻譯爾。所著西域記。惜不得見。太宗三藏聖教序云。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涂閒失地。驚砂夕起。空外。昧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此數語亦足見其梗概矣。又太平御覽引獨異志及唐新語云。沙門玄奘。唐武德

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痕。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辟。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此卽小說家之濫觴。歐陽文忠集於役志云。壽寧寺本徐知誥故第。甚弘壯。畫壁尤妙。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爲行宮。盡朽壞之。唯經藏院畫奘取經一壁獨在。然則奘取經事。在五代時已流布丹青矣。(同上)

唐太宗命三藏法師取經。至西域。有老僧年已七百。謂之曰。此間經籍甚多。人壽短促。能讀幾何。須服我延年藥。庶可讀少分藏。師以帝命有定期而辭之。(淥水亭雜識)

黎州安撫司內小廳東。有藜一枝。高九丈。圍九尺。相傳唐僧玄奘西遊。投藜杖所化。(攤飯續譚)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奘三藏至西域。入維摩詰方丈。及還。將紀年月於壁。染翰欲

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牆。又云。奘法師至中印度那爛陀寺。館於幼日那院。覺賢房第四重閣。日供步羅果一百二十枚。大人米等口口。按此皆三藏取經佚事。世罕知者。(茶香室三鈔)

唐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云。東都聖善寺。有天竺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後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云。奉詔致雨。滅火進風。昭昭然徧於耳目。按此三藏在玄宗時。然則玄奘之後。又有此三藏也。開元傳信記亦載無畏三藏事。云崇聖寺佛。乃那吒太子獻與三藏者。(茶香室叢鈔)

世俗所傳那吒太子事。余考之不得其說。頗以爲憾。一日讀太平廣記九十二卷。異僧類云。宣律嘗夜後行道。臨階墜。忽覺有人捧承其足。宣顧視之。乃一少年也。宣遽問弟子何人。少年曰。某非常人。乃毗沙門天王子那吒太子也。以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已久矣。始知那吒太子。真有其人。非小說家妄說。記趙雲崑甌北集。用那吒卸肉事。必本於釋典。惜未得其詳也。(壺東漫錄)

段松岑益都金石記。唐東岳廟尊勝經幢。載諸神名。有南門捲簾將軍。然則西游衍義有捲簾大將之名。亦非無本也。又所載神名。如天翁、地母、龍翁、龍母、龍女、三姑、外門將軍、裏門將軍、四門將軍之類。率多詭異。（茶香室三鈔）

後漢西域傳論有曰。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頭痛。風災鬼難之域。注引前書杜欽曰。鬪賓悔過來順。使者送至縣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坂。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索繩相引。又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云云。然則火燄之山。流沙之河。乃真有之。又述異記云。大食國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樹。幹赤葉青。枝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著樹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亦見舊唐書西戎傳。是所謂人參果者。亦竟有也。（小浮梅閒話）

小說家所言。亦皆有本。如西游之雷音寺火燄山。皆在吐魯番道中。余遣戍伊犁。日曾過之。裴岑紀功碑。在巴里坤南山頂關帝廟中。余本擬歸日。搗數十本以貽。

好古者及歸。乃取道於小南路。不經此。遂無由搗取。汔今以爲歎。至舍間金石藏有此碑。尙係客西安時所購得。(洪北江詩話)

西游記

衛藏通志云。德慶其地多候館。往來者恆栖止之。路旁有塘鋪。繞道而下四十里。至蔡里。一作米里。俗傳卽西游真詮所記之高老莊。按西游記載猪八戒在高老莊娶親事。方謂小說荒唐之言。不意竟有其地。恐亦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耳。(荷香館瑣言)

唐人詩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神仙家言。多記爛柯一局。人世千年。劉阮歸來。子孫易世等事。大抵多出小說。西游演義。遂有天上一日。人間一年之說。世人多以神仙恍惚。小說寓言。置之不足深究。夫頃刻千年。乃閱世久者。由後溯前。雖千萬年。理當無異於頃刻耳。爛柯一局。劉阮歸來之事。皆當因頃刻千年之語而附會出之。非事實也。如果有其事。則仙家長生之說。不足貴矣。彼縱長生得數千

年亦只如人世生數十年無異。何足取乎。唯西游衍義所云天上一日人間一年之說。雖屬寓言。卻有至理。非頃刻千年。及爛柯劉阮諸說所等例也。蓋天上無世界。可以爲人所駐耳。假令天上果有帝庭仙界。則天上一日。必是人間一年。無錯差也。蓋天體轉運於上。列宿依之一歲一周。而日月右旋。附天左退。一日纔過一度。人世所謂一年。但見日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復其原次也。若由天上觀之。則天日俱運。而一日十二時間。日僅行天一度。則必周三百六十五日而始復其原次。豈非天上一日。人世之一年乎。不得因小說寓言。而置不論也。(丙辰劄記)

世傳西游記是丘真人作。借以演金丹之旨。妄也。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地理類。有長春真人西游記二卷。注云。李志常述丘處機事。此別是一書。按元史邱處機傳。太祖自奈曼命近臣持詔求之。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蓋喋血戰場。羣寇叛域。絕糧沙漠。自昆侖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此丘真人西游故事。記中所載。多及西域地理。故入地理類。俗



人不知。乃以玄奘事屬之。大非其實矣。（小浮梅閒話）

丘長春西游記。人多知之。千頃堂書目。有僧宗泐西游集一卷。此書無傳本。世罕知者。宗泐字季潭。臨安人。洪武初。舉高行沙門。命往西域求遺經。還授左善世。西游集蓋其奉使求經。道路往還時所作。見聞既異。記載亦必可觀。今俗有西游記衍義。託之丘長春。不如託之宗泐。尙是釋家本色。雖金公木母。意近丹經。然意馬心猿。未始不可傳會梵典也。（九九消夏錄）

西游記推衍五行之旨。視他衍義書爲勝。相傳出元丘真人處機之手。山陽丁儉卿舍人晏。據淮安府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謂是其鄉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吳承恩所作。且謂記中所述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錦衣衛兵馬司司禮監。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此足以正俗傳之訛。（冷廬雜識）

### 西游補第十八

鈕鏤玉樵觚賸續云。吳興董說。字若雨。華閩懿孫。才情恬適。淑配稱閨閣之賢。佳

兒獲芝蘭之秀。中年以後。一旦捐棄。獨皈淨域。自號月涵。所至之地。縑素宗印。於是海內亡不推月涵爲禪門尊宿矣。月涵於傳鉢開堂飛錫住山之輩。視若蔑如。而身心融悟。得之典籍。每一出游。則有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洪濤之險。不暫離也。余幼時曾見其西游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游事。鑿天驅山。出入老莊。而未來世界。歷日先晦後朔一段。尤奇。據此。知西游補乃董若雨所作。按若雨豐草庵雜著。凡十種。曰昭陽夢史。非煙香法。柳谷編。河圓卦板。文字障。分野發。詩律表。漢饒歌發。樂緯。掃葉詩。其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者。有七國考十四卷。見於存目者。有易發八卷。運氣定論一卷。天官翼無卷數。及薄鏡歌發一卷而已。朱竹垞明詩綜云。董說。字若雨。烏程人。晚爲僧。名南潛。字寶雲。有豐草庵等十八集。易發提要云。董說。黃道周之弟子也。其論易專主數學。兼取焦京陳邵之法。參互爲一。而推闡以己意。其根柢則黃氏三易洞璣也。所著諸書。今惟七國考。刊入守山閣叢書爲最著。其餘漸就湮沒。西游補一種。宜亟刊以傳世也。嘗見第四回中言堯舜到

孔子是純天運。董君之學。出於黃石齋。石齋易象正。以周桓王元年當蒙卦。則非其師說。宋牛無耶傳邵子之學。以堯之世當賁卦。則亦非邵學。其所著易發飛龍訓篇。謂堯舜周孔。皆以飛龍治萬世。又其天官翼。以章帝紀元元會運世立論。謂歷數出於卦爻。所列恆星過宮年干入卦二表。以星次遞相排比。至帝堯甲子。適直張心靈昂。居四仲之中。與堯典中星合。遂據以爲上溯下推之徵。則其用卦爻起曆。蓋以堯時爲本。正與西游補中語相應。軌革之術。隨人推衍。本無一定也。玉史仙人。似影指宣聖而言。八卦鑪中。殆其自謂。(缺名筆記)

瑞藻按。董先生著述甚富。鈕琇觚剩。嘗列其目。然流傳極少。今唯說部西游補一種。坊間有印賣本而已。兪蔭父筆記。言曾從沈穀臣庶常所。見其揀花磯隨筆鈔本。蓋玉樵亦未及知。今不知尙存否。試爲刊行。誠佳事也。先生名字最多。初名說。字若雨。號西庵。又號鷓鴣生。又稱斯張子。聞谷大師錫名智齡。明亡。改姓林。名蹇。字遠游。號南村。亦稱林胡子。又稱槁木林。靈岩大師名之曰元潛。字

俟庵。爲僧後。更名南潛。字月涵。一作月岳。號補樵。一號楓庵。又名本以。亦號高暉生云。

### 西游補

近時刊行之新西游記。卽董說之西游補也。說爲吳興南潯人。字若雨。明之遺民也。中年而後。獨畝淨域。有豐草庵。雜著十種。先生當鼎革後。目擊世變。腥羶徧地。書中所云青青世界。及殺青大將軍等。頗寓微意。其尤顯者。鯖魚指平西而言。蘇湖方音。吳魚二字。並讀若痕。又倒挂天山。鑿開天口等詞。亦影射吳字。且逆數歷日。孤臣心事。於無可奈何之日。猶冀天地之旋轉。全書以牡丹始。以桃花終。花王世界。不宜異種。屨入。輕薄之桃花。雖能乘時獻媚。亦終於逐逝水之流耳。此作者立言之本旨也。(缺名筆記)

### 春桃記第十九

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

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婁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作詩辭之曰。一從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菲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幙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跡本末。迺嫁之。傳奇春桃記。蓋黃事也。(楊升庵外集)

江天雪第二十

明人傳奇江天雪。衍越諸生郭廷玉者。少失怙恃。妹月娘。適同里崔君瑞。君瑞得第。選金華令。中途遇盜。盡喪其資斧。不復能之任。因寓王嫗家。留月娘寓所。自出告貸於戶部尙書蘇琇。琇吳人。方致仕家居。父執也。無子。一女甚愛之。欲以妻崔。崔利其資。給以妻。願爲壻。琇僕王卞諫曰。崔狀頗不專。性必狡。恐其中有詐。不聽。崔聞其議已。心銜之。適琇起官。采訪使入京。崔覓釁。扑責卞。卞不能堪。走至姑家。其姑卽王嫗。月娘居停也。先是月娘望夫久不回。嘗問卜者云。明月。明月。雲遮霧滅。若要相逢。江天莫雪。不解所謂。及卞至。告嫗云。主賢崔君瑞時。曾加勸阻。

今崔痛責我。月娘竊聞之。始知夫已婚它氏。挽卞挈往。不可強而後許。以乳媪從。崔方覩梅鄧尉。卞引月娘見蘇氏。蘇性賢淑。甚敬禮之。泊崔回。則云。此黠婢盜金出亡者。非其妻也。大詬批其頰。卽令卞押歸越。三步與一棍。示必殺之。嚴冬大雪。月娘體弱不勝楚。卞憫其寃。曲加保護。至平望江天驛。莫不能行。與乳媪相對飲泣。初。君瑞赴任時。廷玉亦計偕入都。至是已擢第尙主。給假南下省親。適駐是驛。見婦人痛哭。諦視之。妹也。駭問何至此。月娘具述始末。大怒。行文吳門撫按。命速送崔君瑞來。步與一棍。視所施於月娘者加甚焉。崔至驛。蒲伏請罪。廷玉責其薄倖。拔劍欲斫。月娘亟出爲緩頰。乃止。以蘇氏初無惡意。呼之爲妹。與崔偕老云。樂府江天莫雪之曲。流傳已久。傳奇蓋本元人雜劇改作者。又元楊顯之有臨江驛瀟湘秋夜雨。其略云。張天覺商英。攜女翠鸞渡淮。風作舟覆。父女散失。江瀕有崔文遠者。拯得女。以與其姪通。通後顯貴。重婚趙氏。不認翠鸞。押鸞遠徙。直秋雨淋漓。鸞不任行。宿臨江驛外。適天覺亦以避雨至。見而悉之。拘通責其罪。通亦自責。

與鸞復偕伉儷。事極相似。(閒居雜綴)

英烈傳第二十一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武定侯郭勳。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卽其家所傳。前有汪大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勳以議大禮得上寵。謀進爵上公。乃自譔開國通俗紀傳名英烈傳者。內稱其始祖郭英戰功。幾埒開平中山。而番陽之戰。友諒中流矢死。當時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令內官之職平話者。日唱衍於上前。按英烈傳今尙有之。不知爲郭勳作也。(茶香室續鈔)

七修類稿云。鄱陽之戰。郭英子興兄弟侍上側。友諒啟窗視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顙。及眼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太祖聞友諒死。喜甚。曰。郭四兄弟一箭。勝十萬師。蓋子興乃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太祖每稱郭四者。英也。英不居功。故人不知。獨英烈傳中明載。按此。則郎氏以此箭真屬郭英。(同上)

金鏡記第二十二

太平廣記。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德言爲太子舍人。方屬時亂。恐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迺破一鏡。各執其半。約曰。它日必以政月望。賣於都市。我當在。卽以時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訪於市。適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予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乃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仍厚貽之。聞者無不感嘆。楊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賦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明初傳奇金鏡記。全本此事而作。後張幼于爲紅拂記。馮夢龍爲女丈夫記。皆以紅拂爲主。兼及樂昌。此則前後關目。皆以一鏡。純乎爲樂昌德言事也。（見山樓



叢錄

平妖傳第二十三

永年王大參謙。號搗齋。由丁未進士。任城步令。城步故連粵西。峒苗楊應龍。嘯聚千餘人。誓以七月七日侵城步。先是王陰募鄉勇數百人。祕授計。屆期帥精銳出城。乘賊莫氣。直搗巢穴。有左道符符咒。皆不驗。悉手戮之。餘郇奪潰。不二里。伏兵四起。生擒數百人。訊賊曷不奔竄。僉云。空中有赤面長鬚大將。乘白馬。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旋問我軍所見無異。公大驚悚。振旅歸。亟謁關帝祠。仰見帝面汗浹如雨。若甫釋甲狀。邑人作平妖傳及詩哥紀其事。苗患自此遂息。（曠園雜志）

元至正間。有范益者。京師名醫也。一日有嫗攜二女求診。曰。此非人脈。必異類也。當實告我。嫗泣拜曰。我西山老狐也。與之藥而去。今小說平妖傳。實借用其事。而所謂嚴三點。則南昌神醫也。予已記於居易記。又傳中杜七聖與甦子和尙鬪法。

斬葫蘆事。出五雜俎。乃明嘉隆間事。非杜撰也。蜚子和尙三盜猿公法。亦有所本。廣州有大溪山。有一洞。每歲五月始見。土人預備墨瀋紙刷入其中。以手捫石壁。上有若鐫刻者。汲揚出。洞亦隨閉。持印紙視之。或咒語。或藥方。無不神驗。見焦尊生說楛（古夫于亭雜錄）

#### 五倫全備第二十四

邱文莊瓊臺（濬）之淹博。本朝鮮儷。而行文拖沓。不爲後學所拭。至填詞尤非常行。今五倫全備。是其手筆。亦俚淺甚矣。初與王端毅三原（恕）同朝。王謂理學大儒。不宜留心詞曲。邱大恨之。因南太宰王儷。爲端毅作王大司馬馬生傳。稱許太過。遂云。有豪傑駁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刻疏稿。凡成化間留中之疏。俱書不報。丘又謂王故彰先帝拒諫之失。御醫劉文泰得邱語。因挾仇特疏。而王遂去位。所以報五倫之怨也。五倫記至今行人間。眞所謂不幸而傳矣。又聞邱少年作鍾情麗集。以寄身之桑濮奇遇。爲時所薄。故又作五倫以掩之。未知果否。但麗集亦學

究腐談。無一俊語。卽不掩亦可。(顧曲雜言)

中山狼第二十五

靜志居詩話云。林俊字待用。諡貞肅。有見素西征集。中山狼小說。乃東田馬中錫所作。今載其集中。世傳以訾獻吉者。數其負德。涵也。考之康李未嘗隙末。黃才伯有讀見素救空同奏疏詩云。憐才不是雲莊老。愁煞山中獵後狼。然則當日所訾。乃負見素爾。按對山以救空同故。淪棄終身。空同不一援手。故世以爲負友。若貞肅則官至尙書。加太子太保。空同卽有所負。亦薄乎云爾。黃才伯一詩。恐未足據也。黃文暘曲海載明人雜劇。有中山狼一種。注云。康海作。此恐段託。今亦未見有此雜劇也。(茶香室三鈔)

中山狼傳。見馬中錫東田集。東田。河間故城人。正德間右都御史。康德涵。李獻吉。皆其門生也。按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曰。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爲馬刺空同作無疑。(池北偶譚)

中山狼傳爲宋謝良所著。雖游戲之筆。當時必有所指。而不欲明言。託此記以抒憤耳。玉劍尊聞曰。李獻吉下獄時。劉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謂對山救我。家人往告康。康卽上馬馳至瑾門白之。明日卽赦出。其後獻吉反嫉害對山。馬中錫撰中山狼傳以刺之。夫對山之救獻吉。原非望報於獻吉也。獻吉卽有忮忌。何至若中山狼之甚乎。況其文體豐茂。非宋人不辦。馬東田或有憾於獻吉。書此相誚。遂以爲譏自東田。明文英華仍之。蓋亦未深考矣。（觚賸）

### 離魂記第二十六

唐陳元祐離魂記。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交。無子。有二女。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貽之。宙陰恨悲慟。訣別上船。日莫。至出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

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二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何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妝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明代傳奇有演此事者。卽名離魂記。(花朝生筆記)

鷺鷥燈第二十七

蕙畝拾英集。近世有鷺鷥燈傳。其大概云。天聖二年元夕。有貴家出游。停車慈孝

寺側有一美婦人降車登殿。抽懷間紅綃帕。裹一香囊。持於香上。嘿祝久之。出門登車。擲之於地。有張生者。美丈夫。貴公子也。因游偶得之。持歸。見紅帕上有細字。書詩三章。章後細書云。有情者得此物。如不相忘。願與妾面。請來年上元夜。於相籃後相待。車前有鴛鴦燈者是也。生詠嘆久之。翌歲元宵。如所約。果得之。因獲遇乾明寺婦人。乃貴人李公偏室。故皆不詳載其名也。（歲時廣記）

### 香囊怨第二十八

香囊怨傳奇。明周憲王編。王名有燉。定王長子。太祖孫也。勤學好古。留心翰墨。集古名蹟十卷。手自臨撫。勒石名東書堂集古法帖譜曲尤工。製誠齋樂府三十餘種。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弦索。穩叶流麗。猶有金元風範。當時中原絃索。往往藉以爲師。李景文夢陽詩云。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牛左史恆詩云。唱徹憲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樓。可想見一時歌舞之盛已。此劇大旨言汴梁妓劉吟春。與伶人周恭字子敬者相厚。鹽商

陸源願以重貲結懽。盼春力拒不肯與接。而恭爲父所禁制。不得復往。乃作書歷敘始末。並附長相思詞。伺其出外彈唱。投之車中。盼春得之。緘封香囊佩諸身。鵝母以盼春不肯接客。門前冷落。車馬日稀。而源更益資求好也。強以留源。不可。加以箠辱。盼春遂自經死。恭聞之大慟。趨往視屍。焚化時。一香囊獨不壞。發視。乃前所寄書及詞也。恭益哀感。拾餘骨以葬。終身不娶。云梅禹金青泥蓮花所載。與此正同。蓋當時實事。非虛構也。（花朝生筆記）

杜少陵遊春第二十九

王敬夫漾陂與劉瑾同鄉。瑾專政時。出諸翰林補部屬。敬夫得更部郎。長文選會瑾敗。謫同知壽州。王元美謂敬夫有雋才。而敖睨多疏脫。或短之於李文正。西涯謂敬夫嘗譏其詩。御史因追論敬夫。褫其官。敬夫乃編杜少陵游春傳奇劇罵之。由是遂不復用。敬夫與康德涵。俱以詞曲名一時。秀麗雄爽。康不如也。每敬夫曲成。德涵奏之。卽老樂師。無不擊節嘆賞。評者以敬夫不在關漢卿馬東籬下。其見

推重如此。所爲折桂令云。望東華。人亂擁。紫羅襪。克盡英雄。元美嘆爲名語。又有句云。暗想東華。五夜清霜寒駐馬。尋思別駕。一天風雪曉排衙。語特軒爽。四押亦佳。而暗想尋思字。頗不稱。乃知完璧之難也。又作南詞云。且盡杯中物。不顧青山暮。以物均莫。則以北音入南調。爲犯律。蓋南曲必用南音。北曲必用北音。二者不容相混。作曲者不可不辨也。(曲苑叢談)

### 金瓶梅第三十

世傳金瓶梅一書。爲王弇州先生手筆。用以譏嚴世蕃者。書中西門慶。卽世蕃之化身。世蕃小名慶。西門亦名慶。世蕃號東樓。此書卽以西門對之。或又謂此書爲一孝子所作。用以復其父仇者。蓋孝子所識一巨公。實殺孝子父。圖報累累。皆不濟。後忽偵知巨公觀書時。必以指染沫。翻其書葉。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經營此書。書成。黏毒藥於紙角。覬巨公出時。使人持書叫賣於市。曰。天下第一奇書。巨公於車中聞之。卽索觀。車行及其第。書已觀訖。嘖嘖歎賞。呼賣者問其值。賣者竟不見。



巨公頓悟爲人所算。急自營救。已不及。毒發遂死。今按二說皆是。孝子卽鳳洲也。巨公爲唐荆川。鳳洲之父。忬死於嚴氏。實荆川譖之也。姚平仲綱鑑挈要載殺巡撫王忬事。注謂忬有古畫。嚴嵩索之。忬不與。易以摹本。有識畫者爲辨其贗。嵩怒。誣以失誤軍機。殺之。但未記識畫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謂識畫人卽荆川。古畫者。清明上河圖也。鳳洲旣抱終天之恨。誓有以報荆川。數遣人往刺之。荆川防護甚備。一夜。讀書靜室。有客自後握其髮。將加刃。荆川曰。余不逃死。然須留遺書囑家人。其人立以埃。荆川書數行。筆頭脫落。以管就燭。佯爲治筆。管卽毒弩。火熱機發。鏃貫刺客喉而斃。鳳洲大失望。後遇於朝房。荆川曰。不見鳳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其實鳳洲無所撰。姑以誑語應爾。荆川索之切。鳳洲歸。廣召梓工。旋譟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閱書甚急。墨濃紙黏。卒不可揭。乃屢以指潤口津揭書。書盡。毒發而死。或傳此書爲毒死東樓者。不知東樓自正法。毒死者實荆川也。彼謂以三年之力成書。及巨公索觀於車中云云。又傳聞異詞者爾。不解。

荆川以一代巨儒。何渠甘爲嚴氏助虐。而卒至身食其報也。(寒花盦隨筆)

金瓶梅爲舊說部中四大奇書之一。相傳出王世貞手。爲報復嚴氏之督九圖。或謂係唐荆川事。荆川任江右巡撫時。有所周內獄成。罹大辟以死。其子百計求報。而不得。聞會荆川解職歸。徧閱奇書。漸嘆觀止。乃急草此書。漬砒於紙以進。蓋審知荆川讀書。必逐葉用紙黏舌。以次披覽也。荆川得書後。覽一夜而畢。齶覺舌本強澀。鏡之黑矣。心知被毒。呼謂其子曰。人將謀我。我死。非至親不得入吾室。逾時遂卒。旋有白衣冠者。呼天搶地而至。蒲伏於其子之前。謂曾受大恩於荆川。願及未蓋棺前。一親顏色。鑒其誠。許之入。伏尸而哭甚哀。哭已。再拜而出。及殮。則一臂不知所往。始悟來者卽著書之人。因其父受纒首之辱。進醜不足。更殘支體以爲報也。二說未知孰是。觀袁中郎錦帆集。有伏枕讀金瓶梅。雲霧滿紙。勝於枚生七發等語。則是書名重已久。然實蕪穢不足觀。不祇卷末建醮託生一回。荒誕不經也。(缺名筆記)

唐順之條上海防善後九事。嘉靖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赴聞。予祭葬。順之武進人。吾鄉先達也。相傳順之有一仇家。以重金購得金瓶梅原本。而以砒霜浸製其卷葉。順之閱書最速。以手指蘸口津。隨看隨蘸。及卷竟而唇麻木。遂中毒死。以正史校之。則故里傳言之僞譌可知也。正史又云。順之於學。無所不觀。自天文、樂律、地里、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此言亦有據。鄉人相傳順之寓居青果巷盤谷樓。其樓梯曲折而盤屈。登者不易。順之筆硯几席之間。常有伏弩。以防人行刺云云。今盤谷樓歸劉氏。余每過之。輒低回不忍去。(秋水軒筆記)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余恨未得見。丙午。遇中郎京都。問曾有全帙不。曰。第觀數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鈔挈歸。吳友馮猷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權吳關。亦勸余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飢。余曰。

此等書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出則家到戶傳。壞人心術。它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詞。以對。吾豈以刀椎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爲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縣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四至五十七回。徧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卽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贋作矣。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勛則指陸炳。其它各有所屬。云中郎又云。尙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筆。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烝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駭。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去年抵輦下。從邱工部六區志完。得寓目焉。僅首卷爾。而穢蹟百端。背倫滅理。已不忍讀。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搆。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因棄置不復再展。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書不知落何所。(顧曲雜言)

明沈德符顧曲雜言。袁中郎觴政云云。今金瓶梅尚有流傳本。而玉嬌李則不聞有此書矣。余從前在書肆中。見有名隔簾花影者。云是金瓶梅後本。余未披覽。不知是否此書也。（茶香室叢鈔）

瑞藻按。金瓶梅之出。王弇州手不疑也。景倩距弇州時代不遠。當知其詳。乃以名士二字了之。豈以其誨淫。故爲賢者諱與。實則金瓶梅乃懲淫之書。淫者見之。謂之淫耳。金沙灘上馬郎婦。豈見金夫不有躬者哉。

又案。玉嬌李書。僕外舅何乃普先生家有之。曲園謂世不復有。殊非。然僕亦嘗披覽一過。用意用筆。都不甚佳。事實亦與沈氏所紀不類。豈好事者僞撰。襲其名以行耶。

曇花記第三十一

甲申歲。刑部主事俞識軒顯卿。論劾禮部主事屠長卿隆。得旨。兩人俱革職爲民。俞松江之上海人。爲孝廉時。適屠令青浦。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心恨

甚。至是具疏指屠淫縱。且云與西寧侯宋世恩夫人有私。并及屠帷薄。至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館侯門。青樓郎署。諸蝶語。上覽之大怒。遂并斥之。屠自邑令內召甫年餘。俞第後授官。止數月耳。睚眦之忿。兩人俱敗。終身不復振。人亦有惜屠之才。然終不以登啓事也。西寧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亦能新聲。頗以自炫。每劇場。輒闌入羣優中作技。夫人從簾箔見之。或勞以香茗。因以外傳。至於通家往還。亦有之。何至如俞疏云云也。近年屠作曇花記。忽以木清泰爲主。嘗怪其無謂。一日遇屠於武林。命其家僮衍此曲。指揮四顧。如辛幼安之歌于古江山。自鳴得意。余於席間私問馮開之祭酒云。屠此記出何典故。馮笑曰。子不知耶。屠晚年自恨往時孟浪。至累宋夫人被醜聲。侯方嚮用。亦因以坐廢。此懺悔文也。時虞德園吏部在坐。亦聞之。笑曰。故不如予作曇花序云。此乃大雅目蓮傳。勉涉闔閭葛藤語。差爲得之。余應曰。此乃著色西游記。何必詰其真僞。(顧曲雜言)

### 修文記第三十二

李義山李賀小傳。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甚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它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每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莫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其所書多。輒曰。時兒要當嘔出心肝乃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將死時。忽畫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辟歷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嬭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皆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嘗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之聲。太夫人亟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粟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宣室志亦云。賀卒後。太夫人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曰。帝近遷都。月圍構新宮。名白瑤。以某雄於詞。命某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

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旣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唐書本傳。以說近怪誕不載。然學者率能道之。明屠隆長卿修文記。亦演此事。族人某。蓄有舊鈔本。庚戌冬。余曾借觀。某旋亡。無子。遺書盡佚。此記亦無從覓矣。惜哉。（花朝生筆記）

### 如意君傳第三十三

欽潭黃訓。字傳古。明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湖廣按察司副使。著讀書一得八卷。其從孫研旅。宗夏重刊之。凡九經二十一史諸子文集雜家傳志一百餘種。自古迄今。隨事立論。皆弘博正大。談名理。證治道。是非法戒瞭如也。吾族之善讀書者。唯讀如意君傳。此何書也。而讀之哉。中引朱子詩。以昏風歸咎太宗。論甚正。易其題可也。（黃唐堂集）

### 繡襦記第三十四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鄭若庸。字中伯。妙擅樂府。嘗著玉玦詞。以訕妓院。一時白



門楊柳。無繫馬者。羣妓患之。乃釀金數百行。薛生近尙。作繡襦記。以雪之。秦淮花月。頓復舊觀。按黃文暘曲海。則以玉玦繡襦。皆爲鄭若庸作。(茶香室三鈔)

拜月亭之外。余最愛繡襦記。中鵝毛雪一折。皆乞兒家常口頭話。鏘鏘渾成。不見斧鑿痕跡。可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並驅。余謂此必元人筆。非化治間人所能辦也。後問沈寧庵吏部。云果曾於元雜劇中見之。恨其時不曾問得出自何詞。余所見鄭元齋雜劇凡三本。俱無此曲。(顧曲雜言)

### 寶劍記第三十五

沈蕙苻云。元人俱嫻北曲。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時歡。窺青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爲元人筆。亦未必然。沈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皆成弘間人。同時如康對山。王濛陂。則俱以北調擅長。濛陂初學填詞。募園工杜門學按琵琶三弦。習諸曲三年。盡其伎而後出。其專精如此。李中麓亦以填詞名。與康王友善。而不嫻度曲。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不知南曲之有入聲。而以中原音均叶之。吳人傳爲笑

柄。同時唯明煦馮海槎。差爲當行。亦不作南曲也。南詞自陳沈諸公後。有唐子畏。祝枝山。梁伯龍。張伯起。雖俱有才情。視成弘諸賢遠矣。（曲苑叢談）

### 紅梅記第三十六

傳奇紅梅記。明隆萬間無名氏撰。衍裴禹盧昭容事也。袁弘道刪潤之。其第一齣。白云。讀書則師前漢後漢。吟詩獨師初唐盛唐。殆指二李夢龍流派而言。中間李慧娘等數齣。蓋借用元人綠衣人傳。傳略云。天水趙源。延祐間游學杭州。居於西湖之葛嶺。其側賈秋壑之舊宅也。嘗薄莫徙倚門外。見一女郎東來。綠衣雙鬢。源試挑之。女亦不怒。問姓氏。曰。呼我綠衣人可矣。與君故相識。豈遂忘却。源驚問之。曰。兒故賈平章秋壑侍女也。君爲其蒼頭。少年美姿容。兒見而慕焉。爲同輩所覺。讒於秋壑。賜死斷橋下。宿緣未盡。故復相見。源曰。審如此。吾與君再世姻緣也。遂相燕好。每說宋佚事。云秋壑嘗倚樓閒眺。諸姬皆侍。望見二書生素服烏巾。乘輕舫由湖登岸。一姬曰。都哉少年。秋壑曰。願事之耶。姬笑不語。移時使人奉一合。呼

諸姬至前曰。適爲某姬納聘。可啓視之。赫然某姬首也。諸姬戰慄而退。餘事尙多。今並畧之。(見山樓叢錄)

四聲猿第三十七

跳鮑老。兒童戲也。徐天池有玉通禪劇。此亦戲爾。而孤山下有玉通墓在焉。神道路側有月明庵在焉。郡城中有柳翠井。遺跡昭然。非徒戲言無據也。考紹興間。有清了玉通者。皆高僧也。太守柳宣教履任。玉通不赴庭參。柳惡之。使紅蓮計破其戒。玉通羞見清了。卽留偈四首。託生於柳。誓必敗其門風。宣教沒。翠流落爲妓。二十餘年。與清了遇於大佛寺內。清了又號月明。爲之戴面具。爲宰官身。爲比丘身。爲婦人身。現身說法。示彼前因。翠卽時大悟。所謂月明和尚度柳翠也。今俗傳月明和尚。柳翠燈月之夜。跳舞宣淫。大爲不正。然此俗難革。爲父老者。盍教兒童。改作度柳翠之故事。劇場關目。一如四聲猿戲中所衍。庶幾足以垂戒而儆俗乎。

(湖壩雜記)

俗傳黃崇嘏爲女狀元。按十國春秋。崇嘏好男裝。以失火繫獄。邛州刺史周庠愛其丰采。欲妻以女。乃獻詩云。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驚召問。乃黃使君女也。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命攝司戶參軍。已而乞罷歸。不知所終。今世俗訛稱女狀元者。以其獻詩時。自稱鄉貢進士故也。嚴冬友曰。徐文長四聲猿劇。末一折爲女狀元。卽崇嘏事。(隨園詩話)

明徐文長謂四聲猿院本四折。其第三折替父從軍。衍木蘭事。據曲中關目。木蘭立功寧家。與王司訓之子但稱王成婚。王中賢良文學兩科。官校書郎云云。按

嘉興沈向齋可培灤源問答云。問木蘭詞說者謂唐人記六朝事。別有事蹟可

徵。不答曰。少聞之吾鄉前輩。草廬先生云。木蘭。隋煬帝時人。姓魏。本處子。毫之

譙人也。時方征遼募兵。按院本云。姓花。世住河北魏郡。父名弧。字桑。之爵爲千夫長。因黑山賊首造反。大魏拓跋可汗下郡徵兵。與草廬之

同說不木蘭痛父。弟妹皆稚。駭慨然代行服甲冑。操戈躍馬而往。曆十二年。闕十

有八戰。人莫之識。後凱旋。天子嘉其功。除尙書郎。不受。奏懇省視。及還。釋戎服。衣

女衣同行者駭然。事聞。召赴闕。煬帝欲納之。對曰。臣無媿君之禮。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贈孝烈將軍。土人立廟。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也。據此。則院本云。唐突已甚矣。惜沈氏所引草廬之說。未詳何本。(眉廬叢話)

歌臺嘯第三十八

徐文長居胡宗憲幕。以白鹿表得名。時茅鹿門謁胡。胡示以此表。且云。君謂此文誰作者。茅素服唐荆川。率而言曰。此非荆川不能。胡大笑曰。君亦盲者也。遂具以告。茅反復細讀曰。後半略率。所不如荆川者。此耳。胡亦不與辨也。文長著述。青籐書屋集外。以四聲猿最著。近見友人家。藏有歌臺嘯劇本。亦出天池生之手。斯真可寶矣。(蠡言)

鳴鳳記第三十九

吳園次以順治九年拔貢生。授中書舍人。夙負才望。尤以詞曲名。奉詔譜楊繼盛傳奇。譜成稱旨。即以楊繼盛之官官之。時以爲奇榮正遇。園次有入署拜椒山楊

先生祠時奉命譜椒山傳奇詩。或曰。今崑曲有鳴鳳記院本。衍椒山劾嚴嵩事。殆卽菌次所撰。進御後遂傳徧教坊也。第考梨洲先生太夫人嘗有壽日見演鳴鳳記。因之慟哭一事。見梨洲子百家跋。子劉子所作壽序後。是鳴鳳記明末已行。菌次所撰。當別一本。試論之知曲者。（郎潛紀聞）

瑞藻按。嘗見明人雜著。有記金鳳事者。略謂金鳳。海鹽優童。少以色幸於分宜。嚴東樓。東樓畫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金旣色衰。食貧里居。比東樓敗。王鳳洲鳴鳳記行。而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以其孰習。舉動酷肖。復名噪一時。向日恩情。置勿問也。云云。南雷家所演者。必爲此本。菌次所譜。爲別一本。決然無疑。陳氏不知鳳洲曾作是劇。故云爾。張詩船關隴輿中偶憶編云。文章論學力。詞曲論天分。卽如弇州鳴鳳記。大都率筆。迥不類其詩文。張氏蓋曾見之。知鳳洲書近世尙流傳不絕。紀聞所言。蓋卽此本。菌次書旣進御。或未播諸人間。未可知也。還以論之知曲者。

沈惠符野獲編云。夏桂溪言。以一品六年考滿。奏乞封其繼妻蘇氏。蓋故事繼妻惟一人得封。而夏所繼張。已得封旋沒矣。蘇本妾。以才色稱。爲夏所嬖。至是稱再娶蘇氏。乞破例賜封。上特允之。案今鳴鳳記所衍。尙有蘇夫人。而莫知其出身微賤也。(茶香室續鈔)

雪裏梅第四十

情史。瑞州舉人劉文光。廖暹。嘉靖乙丑。同會試京師。廖從老嫗買妾。僞指劉曰。娶女。劉君也。女卽拜劉。劉遜避。明日。老嫗詣劉講婚期。劉曰。廖君耳。非我也。嫗歸語女。女誓曰。吾已拜劉。業已許之。豈肯易志。不然。有死而已。劉不得已。曰。後三年。方得來娶。女矢無它適。劉遂納聘。辭赴南雍。酌酒爲別。贈詩云。玉手纖纖捧玉杯。仙郎南去幾時回。天涯到處生芳草。須記凌寒雪裏梅。明人有雪裏梅傳奇。演此事。

(閒居雜綴)

# 小說考證卷三

## 浣紗記第四十一

梁辰魚字伯龍崑山人。正善詞曲。所撰江東白苧妙絕時人。時邑人魏良輔能喉轉音聲。變弋陽海鹽胡調爲崑腔。伯龍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所云吳閭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豔詞是已。同時又有陸九疇鄭思笠包朗郎戴梅川輩更唱迭和。清詞豔曲流播人間。今已百年。傳奇家曲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唯浣紗不能。固是詞家老手。詩律未細。猶能駢贍而已。(靜志居詩話)

漁磯漫鈔曰。崑山有魏良輔者。始造新律爲崑腔。梁伯龍獨得其傳。著浣紗記傳奇。盛行於時。潘景升有聽曲詩云。白苧尙能調魏曲。紅牙原是按梁詞。又白下逢梁伯龍感舊云。一別長干已十年。填詞贏得萬人傳。歌梁舊燕雙樓處。不是烏衣亦可憐。(曲苑叢談)

崑山梁伯龍辰魚亦稱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續筆。其



大套小令。則有江東白苧之刻。尙有傳之者。浣紗初出時。梁游青浦。屠緯正爲令。以上客禮之。卽命優人衍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滄水。以酒海灌。三大盃。梁氣索強盡之。大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屠每言及。必大笑以爲得意事。

(顧曲雜言)

紅綃記第四十二

紅綃記。明梁伯龍編。其事蓋本於唐段成式之劍俠傳。間亦稍涉點竄。則小說家之體例然也。今節錄崑崙奴篇。用資印證。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勛臣一品者熟。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舉止安詳。發言清正。入室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愛慕。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豔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擊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命衣紅綃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命紅綃妓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

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神迷意奪。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謂曰。郎君心中何事。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具以告。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後夜乃十五夜。請染青絹二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今夕當搗殺之。至三更。攜鍊錐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越日三更。與生衣青衣。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姬院內。至第三院。繡戶不扃。金缸微明。聞妓嘆曰。深谷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皇。侍衛皆寢。鄰近聞然。生遂掀簾而入。姬嘿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嘿識。所以手語耳。

不知郎君何神術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本居朔方。主人擁旄。偁爲姬僕。偷生不死。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如爲脫陞牢。所辱旣信。雖死不悔。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堅確如是。此亦小事爾。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妝奩。如此者三。遂負生與姬飛出。一品家之守御。無有警者。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鑰甚嚴。勢似飛躡。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詰其事。懼不敢隱。細言端由。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逾年。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千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翹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洛陽市。容髮如舊耳。(花朝生筆記)

紅線記亦梁伯龍編。其本事爲紅線傳。唐楊巨源撰。行文濃麗。爲唐人小說之最。辰魚此曲極稱諧穩。然明人沈德符已云被俗優合紅綃爲一齣。名曰雙紅。遂成惡趣。近世傳本亦極少矣。可惜也。楊傳人人知之。茲撮其略。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俾掌牒表。號曰內記室。時兩河未寧。以滄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台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締交爲姻婭。而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日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計無所出。紅線曰。主一月不遑寢食。非爲鄰境乎。某誠賤。亦能解主憂者。嵩以其語異。具告其事。紅線曰。此易與耳。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今一更首途。五更可以復命。乃入房。梳烏鬢。髻黃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絢履。胸前佩龍文匕首。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閉戶危坐。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墮落。卽紅線迴矣。嵩聞事。

諧否。曰：不敢辱命。無殺傷否。曰：不至。是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卽達寢所。外宅兒止於房廊。酣聲雷動。田親翁帳內跌眠。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往返七百里。經過五六城。冀滅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人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州來。云自元師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搥門。非時請見。承嗣渠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奉承之時。驚但絕倒。明日。專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里矣。由是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曰：某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陰力見誅。陷爲女子。幸生公家。十九年矣。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昨至魏邦。

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辜。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豈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僚。夜宴中堂。紅線拜且泣。僞醉離席。遂亡所在。(花朝生筆記)

#### 紅拂記第四十四

張伯起紅拂記。本於唐人小說。然不足據。虬髯本傳。稱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奏曰。有海賊以千艘。積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內已定。考新舊唐書。並無扶餘國。惟高麗百濟。並云扶餘之別種也。高麗國中有扶餘城。武德七年。高麗王建武。懼伐其國。乃築長城。東北自扶餘城。西南至海。千有餘里。是高麗方據扶餘城以自固。豈他人得襲而有之也。又考薛仁貴傳云。乾封初。高麗大將泉南生內附。遣將軍龐同善高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帥國人逆擊。仁貴領驍勇赴救。乘勝進攻扶餘城。遂拔扶餘城。扶餘川四十餘城。乘風震懼。一時送款。使誠有虬髯事。亦不久殘破矣。(小浮梅閒話)

宋范公稱過庭詩云。舊家多藏異書。兵火之後。無復片紙。尙記有一黃須傳云。李靖微時甚窮。寓於北郡一富家。一日靖竊其家女而遁。行至暮。投一旅舍。飯罷濯足於門。見一黃須老翁坐於側。且熟視。神色非常。靖恐富家捕已者。欲辟之。頃於皮篋中取一人頭切食。甚閒暇。靖異之。乃就問焉。翁曰。今天下大亂。汝當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上。若其人亡。則汝當爲王。汝可從我求之。靖隨翁數程。至汴州。見一大第中數人奕。翁同佇立云。不見其人矣。頃見一人披衣從中出。視奕者。蓋太宗也。翁驚曰。卽此人當之。汝善佐其事。遂別。語靖曰。此去四十五年。東居中有一黃須翁。殺其君而自立者。卽我也。靖旣佐唐平亂。正觀中。東夷果奏一黃須翁殺其君而自立。此卽唐人所傳虬髯公事。而情節小異。今世人皆知有虬髯公。莫知有黃須翁矣。(茶香室叢鈔)

陽春六集第四十五

張伯起少年作紅拂記。演習之者徧國中。後以丙戌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則母

已八旬。而身亦耳順矣。其繼之者。則有竊符、灌園、屢屢、虎符。共刻函爲陽春六集。盛傳於世。可以止矣。暮年直播事奏功。大將楚人李應祥者。求作傳奇。以侈其功。潤筆稍溢。不免於張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今亦不行。同時沈寧庵璟吏部。自號詞隱生。亦酷愛填詞。至作三十餘種。其盛行者。惟義俠、桃符、紅蕖之屬。沈工韻譜。每製曲。必遵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諸書。欲與金元名家爭長。張則以意用韻。便俗唱而已。(顧曲雜言)

#### 四異記第四十六

嘉靖間。崑山民爲男聘婦。而男得痼疾。民信俗有沖喜之說。欲亟迎女。女家度婿且死。不從。強之。乃飾其少子爲女歸焉。將以爲旬日計。旣草率成禮。男父母謂病人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寢。而二人竟私爲夫婦矣。逾月。男病漸瘳。女家恐事敗。給以他故。邀女去。事寂無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得之。訟之官。獄連年不解。有葉御史者。判牒云。嫁女得媳。娶婦得婿。顛之倒之。左右一義。遂聽爲夫妻焉。吳



江沈寧庵吏部環爲作四異記傳奇（笑史）

新機錦第四十七

徐文長謂明代北曲推周憲王。谷子敬。劉東生。近推王敬夫。康德涵。他如史癡翁。陳大聲輩。皆可觀。惟南曲極少名家。祝枝山頗留意於此。其新機錦亦冠絕一時。流麗不減則誠。而嚴整過之。殆勁敵也。作曲最喜用事。當家最忍用事。重沓及不著題。枝山燕曲云。蘇小道。伊不管流年。把春色銜將去了。却飛入昭陽姓趙。兩事相聯。使人不覺。此豈庸手所能。押趙字尤佳。非靈蛇在握。未易語此。（曲苑叢談）

白練裙第四十八

頃歲丁酉。馮開之年伯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時屠長卿年伯久廢。新奉恩詔復冠帶。亦寓此。公慕狹邪寇。四兒名文華者。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而殿而至。踞聽事南西。呼嫗出拜。令寇姬旁侍行酒。更作才語相向。次日六院喧傳。以爲談柄。有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

裙摹寫屑愁狀曲盡。時吳下王伯穀亦在留都。其少時曾睨名妓馬湘蘭名守真者。馬年已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尙講衿禡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爲之紙貴。次年李九我署南禮部。追書肆刻本。毀其版。然已傳播遠近無算矣。予後於都下遇鄭君。譽其填詞之妙。鄭面發赤。屬予勿再告人。(顧曲雜言)

白練裙雜劇。休寧吳非熊。新城鄭應尼合撰。以嘲馬湘蘭者。吳名兆。喜爲傳奇詞曲。一時游冶少年。推爲渠帥。此劇旣出。青樓人皆指目。有樊川薄倖之名。板橋雜記言鄭應尼公車下第。游金陵。時南曲中馬湘蘭負盛名。與王伯穀爲文字飲。遇應尼不以禮。應尼作白練裙雜劇。極其諧謔。召湘蘭觀之。微笑而已。應尼輕薄兒。思欲染指禁嚮。宜不直湘蘭一哂。王漁洋秦淮雜詩。新月高高夜漏分。裊花籠子水沉薰。石橋巷口諸年少。解唱當年白練裙。卽紀此事。此劇傳本甚少。繆藝風先生云。錢唐羅矩字千秋者。曾在江西睹此曲本。後未得再見。應尼江西人。不審彼中藏書家尙有此書不。應尼江西南城人。與錢牧齋爲庚戌同年。  
(拭瓢)

祈禹傳第四十九

歸安茅鏞鹿門先生第三子也。字右鸞。佚才曠世。偶同諸友諧謔。枚舉平生可以志奇遇者。鏞啞然笑曰。頃復所聞。遇則遇矣。未足云奇也。世有一人而百遇。盡屬妙麗。斯爲奇耳。諸友曰。昔人陳跡。弟輩無所不窺。洵若子言。願一披讀。鏞曰。此種異書。欲闕殊未易也。兄當以春缸沃我。爾衆曰。唯唯。不可食言。然鏞實無此書。芻歸。卽鳩工匠。及內外謄寫者百餘人。廣廈列炬如晝。鏞危坐其中。或以口語。或以手授。隨筆隨刊。蘇學士手腕欲脫。亦不顧也。天將曙。而百回已竣。序目評閱俱備。因戒閹人曰。昨諸人來。第言宿醒未解。俟裝訂既就。乃報我。遂入內濃睡。閹人如鏞指。而諸友悉肩書閣。午後始悟。鏞投以書五帙。題曰祈禹傳。結構精妙。不可名狀。而千載韻事。一人徧焉。諸友曰。才人妙手。如萬斛明珠。從空散落。可謂風流之董狐矣。鏞曰。篋中尙留幾帙。明日當奉諸公。衆方欲觴鏞。固辭乃止。後聞鏞一夕草就。莫不驚嘆。而鏞屢躓棘闈。曾不能博二第。或以爲口過所致云。簪雲樓雜

說)

分鞋記第五十

陶南邨輟耕錄。載程鵬舉。宋季被虜於興元板橋。張萬戶家爲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卽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己也。訴於張。張命捶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不則終爲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粥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以蔭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寓。程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鞋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織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己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粥。物乞身爲尼。吾妻施資以成其志。見居城東某庵中。所遣人卽往尋見。以暴衣爲由。故遺鞋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

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鞋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爲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爲夫婦焉。明長洲陸采衍其事爲傳奇。所謂分鞋記也。（花朝生筆記）

易鞋記第五十一

明嘉靖中。長洲陸采輟耕錄。程鵬舉事。作分鞋記。傳奇復有作易鞋記者。衍鵬舉與妻白玉娘易鞋相別。始離終合。大致與陸記不殊。而關目頗多增飾。名字亦不盡同。鵬舉被掠於張萬戶家。配以玉娘。鵬舉逸去。張粥之市人家。執作償值。皈心空門。程貴遣人持鞋物色。復爲夫婦。其所同也。輟耕錄不載鵬舉父名。宋稗云。尙書文業子。此云參政公輔子。合宋稗輟耕錄觀之。程名萬里。字鵬舉。一著其名。一著其名。此以鵬舉爲名。字曰公達。作者殆未見宋稗。以意爲之也。玉娘。統制白忠女。此作刺史白如珪。程之奔宋。玉娘實從與之。此則以爲婢輩竊聽。訴之主人。

玉娘臨行。與鵬舉分鞋。此則以爲夫婦互易。玉娘之入市家。萬戶粥之。今則謂玉娘自投明珠橋。周媪拯之。以還萬戶。萬戶不肯受。媪撫爲己女。玉娘償鐵爲尼。今謂被惡少迫婚。因出家明淨庵。至程白父母。二書皆不言及。或已去世。亦未可知。今則謂二家父母咸在。程母趙氏。白母韓氏。韓弟某。官吏部侍郎。與鵬舉父同年進士。鵬舉返國謁韓。韓保薦得官。至陝西參政。如珪時官陝西副使。鵬舉奉父母至署。復覓得玉娘。而又適與婦翁同官。並得快聚。凡此皆緣飾成編者也。（見山樓叢錄）

### 灞亭秋第五十二

吳江沈氏最多才。自詞隱生環。訂正九宮譜。爲審音者所宗。而君庸亦善填詞。所撰灞亭秋。鞭歌妓。諸雜劇。慨當以慷。世有續錄鬼簿者。當目之爲一流。詩稍嫌其平衍。和施壘山學博送別云。苜蓿闌干春漸肥。榆關濱海雁書稀。管城亦有封侯骨。磨盾看君試短衣。君庸名自徵。副使琬子。避賢良方正不就。（靜志居詩話）

藍橋記第五十三

太平廣記。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於鄂渚。謁故友崔相國。崔贈泉二十萬。因備舟入京。同舟有樊夫人。國色也。帷帳比鄰。無計覩面。因賂侍婢。裊煙達詩一章。曰。向爲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偷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復求名醞珍果獻之。夫人召航相見。及褰帷。玉瑩光寒。花明麗景。煙霞外人也。夫人曰。妾夫官漢南。將欲棄官。幽棲岩谷。召某一訣爾。豈更有情。留盼他人。但喜與郎官同舟。無以諧謔爲意。航不敢語而退。夫人復詩曰。一飲瓊漿百感生。元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得詩。不能達旨趣。後更不復見。抵襄漢。不告而去。航徧訪求。竟乏蹤兆。遂飾裝歸。輦下。徑藍橋驛側。渴甚。下道求漿而飲。見茆屋三數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績麻。航揖求漿。嫗呼曰。雲英擎一杯漿來。航憶樊夫人詩。深若有會。俄葦箔下。出雙玉手。捧磁甌。接飲之。覺異香細縷透戶外。眞玉液也。揭箔。覩一女子。露挹瓊英。春融雪彩。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比其

芳麗。航驚。恨不能去。良久。白嫗曰。小娘子豔麗絕代。姿容矚世。願內厚禮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就。今我老病。神仙與一刀圭藥。得玉杵臼搗之。百日可吞。而欲此女。得玉杵臼。吾當與之。航拜謝。以百日爲期。至京。高聲訪求。曾無影響。月餘。遇一老翁曰。近得卞老書。云有玉杵臼貨之。郎君懇求如此。當爲道達。航愧荷珍重。果獲杵臼。云非二百緡不可。航乃傾囊貨馬及其值。獨挈而抵藍橋。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酬其勞哉。吾當告姻戚。爲裴郎具幃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僕隸。迎航而往。見大第連雲。頗如貴家。就禮訖。航拜嫗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謝也。後有仙女。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省拜侍。曰。不憶鄂渚同舟。抵襄漢乎。航驚。怛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名雲翹夫人。劉綱仙之妻。而玉皇之女吏也。嫗將航妻俱入玉峯洞。超爲上仙。明萬歷中。龍米陵本此衍藍橋記傳奇(閒居雜綴)



玉杵記第五十四

唐孟啓本事詩。博陵崔護。資質甚美。而孤契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游都市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敲門久之。有女子自門竊窺。問曰。誰耶。以姓氏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以盃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之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來歲清明。復往尋之。門牆如故。而已鎖扃。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至其地。聞中有哭聲。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耶。曰然。哭曰。君殺吾女。崔驚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書。尙未適人。自去年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若此。得非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感慟。請入哭之。尙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

須臾。女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女歸之。明季餘姚楊之燭。取此事與裴航事合而爲一。撰玉杵記傳奇。航遇老嫗女。護遇老父女。映射有致。航事出裴嗣傳奇。遇樊夫人於鄂渚。遇雲英於藍橋。裊煙之詩牋。卞老之書問。玉兔之搗藥。仙洞之會姻。事蹟甚多。故用爲正面。護遇女祇兩度清明。且卽護與父女三人。事簡而節短。故用爲側面。其關鍵相似者。茆屋畝宮之下。求漿求飲。擎甌奉杯。揭箔微窺。足縮不去之態。言挑不對之情。雖仙凡異路。如出一轍。又皆有七言絕句。以供點染。自是天成文章。雲英有姓氏。人面桃花之女。本無可考。登樓記作莊慕瓊。人面桃花雜劇作葉秦兒。題門記作謝嬌英。皆出杜撰。此作莊慕瓊。仍登樓之舊也。航長慶間人。孟啓不著護時代。題門記謂王右丞友。想當然耳。此記與航合傳。云是憲穆時人。皆不可爲典要。航有謁故舊崔相國事。因謂護爲相國家子弟。與航交契。其取巧善生法處。令人解頤。(閒居雜綴)

### 玉合記第五十五

梅鼎祚字禹金宣城人國子監生周見洽聞著書最富詩乘文紀之外旁及書記小說兼精傳奇所填韓君平玉合記爲詞家所賞有云風中絮陌上塵嘆韶光何曾戀人亡友王介人極稱之（靜志居詩話）

東郭記第五十六

清宣統間余從友人所得東郭記傳奇一種舊刻本也都上下兩卷四十四齣刺取孟子七篇中人爲角色更截孟子語爲每齣名目描寫世態窮極形相不翅溫犀然海千奇百怪無遁形也其曰東郭記者則以孟子云齊人有一妻一妾乞餘東郭墦間傳奇以齊人爲姓名齊王賜號東郭君故書無譏人姓名徧詢無知者余以其少傳本且足風世焉郵寄孫君臞蟻屬付麻沙甲寅仲冬始逐日排印神州報中君作序冠其端據貴筑姚芒父葦猗室曲話考定爲明萬歷間孫仁孺譔謂姚君臧有明白雪樓原本題峨帽子評點字樣其卷首引子署款曰峨帽子書於白雪樓末有小印二一曰孫氏仁孺一曰白雪樓卷中又題爲白雪樓主人

編本引子中亦有予傳之云云。知評者撰者。確爲一人。峨帽子與白雪樓主人。皆爲孫仁孺之別號。其出於仁孺手筆。當無可疑。惟其爵里未詳。仁孺當是其字。名亦無考。玩峨帽子二字之意。疑其隸籍於蜀。然亦未敢定也。云云。余嘗見汲古閣校刻書目。六十種曲。蓋有此記。知必出元明人手。然終不知其姓氏。讀孫君序。喜可知也。所不能亡疑者。去臘游虎林。得明無名氏雜記鈔本一册。中一條適論東郭記。則云汪道昆案道昆字伯玉歙縣人嘉靖後五子之一道昆嘉靖中與王世貞同年進士。擅古文名。張居正父七十。道昆爲文祝壽。居正極口贊揚。由是朝士翕然推重。道昆亦以宗匠自居。世貞以居正故。曲意媚之。卮言云。文繁而法且有致。吾得其人曰李於鱗。簡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汪伯玉。四部稿贈汪序有云。上本羲姒。下則姬孔。俛踞二京。跨千載而上。皎然若日中天。贈詩云。天下文章兩司馬。其一史遷。其一則道昆。爲兵部侍郎也。然竄竊秦漢字句。實無真得。太函一集。詆者甚衆。此劇純是諧謔。割截句語。簸弄唇舌。科白中淳于髡語齊人云。鄒國老孟著孟子七篇也。

記汝功說齊人伐燕取之。且許求孟子爲之作傳。此更狎侮大賢得罪名教。同時臧晉叔懋循喜其滑稽。遂列之六十種。二說互異。曲話余未得見。就孫序所引者觀之。曰白雪樓主人編。曰峨嵋子評點。曰予傳之。自譔書而自評點。古有其例。曰予傳之。則非自譔明矣。伯玉嘉靖進士。仁孺則萬歷間人。以時代言。汪先於孫。恐道昆撰此記。仁孺實校刻以傳。姚君白雪樓本。或係當時原本。書末二小印。殆收藏圖記云爾。雜記之說殊詳盡。必有依據。無可疑者。伯玉雖以詩文自負。詞曲亦稱作家。沈景倩顧曲雜言載其傳奇有高唐夢等四種。晉叔評之。微病其靡。至孫仁孺里居既無可考。名字亦不見於他書。無論著述。曲話云云。不知果何所本也。

李子鱗有白雪樓後五子中蒲圻魏斐詩云鄧調懷涼思轉幽卜居還倚鮑山丘初疑海氣能成市不道仙人獨有樓乘興好看明月上登高長嘯白雲秋琴心自在誰堪識且聽巴人下里謳余意伯玉諸東郭記成或曾就正于子鱗故云白雪樓主人編又云予傳之亦未可知事無佐證不敢自信然白雪樓不特孫氏有之愈可徵此記惜此劇名不甚著鮮見於諸家記載而又不得臧晉叔本一勘之管之非孫撰矣

蠡之見。未知果有當不書之以質姚孫二君。并海內鴻達教焉。（花朝生筆記）

鬱輪袍第五十七

明王縱山衡。有鬱輪袍雜劇。後有署西湖居士者。擴爲全本。錯舉王維事實。而仍以鬱輪袍爲名。頗多綴節。略云。維寓居河東。十九擢省元。卜築輞川。與友裴迪同居。維弟綵。性險詐。先中進士。意甚輕維。維偕迪同赴會試。綵亦以候選至京。故尙書蘇頌妻韋氏者。爲女蕙芳相攸。令文士投詩。維不可。樂師段媪。嘗於韋處彈維所製鬱輪袍曲。蕙芳慕之。贈以金牋及羅沙檀琵琶。求其他稿。維答以近作。及自畫輞川圖。達求婚之意也。岐王亦愛維才。欲飾爲樂工。謁長公主。以鬱輪袍進。求奪狀頭。綵偵知之。使豪家子王推。冒維名。以往。公主迺屬考官溫履真。置諸第一。主司張九齡黜之。擢維爲狀元。值安祿山叛。欲署維僞職。維服瘡藥以拒。被執。蕙芳亦爲亂軍所掠。李光弼破祿山時得之。知爲頌女。留養署中。亂定。李林甫指維降賊。岐王辨奏。授維太子中允。光弼以蕙芳爲己女。迎韋至家。段媪亦至京師。光弼知維未娶。欲以女妻之。維云。已聘蘇氏。適段媪詣女。與光弼言其始末。因以蕙

芳歸焉。按王推僞作王維。公主通關節于温履真。此本王衡關目。而張九齡秉公黜推。則與衡異。維居鞦韆川。與裴迪唱和。自是實事。王劇亦有之。自畫鞦韆川圖送蘇。則又王劇所無也。維弟縉。兄弟極友愛。維被汚於祿山。縉請解官以贖其罪。而劇云王綵種種罪惡。不亦大誣賢者耶。詐瘖被囚。及凝碧池詩。皆實。特爾時林甫久死。安得陷之。右丞妻不可考。却無蘇氏之說。奪解記又以爲林甫女。愈荒唐可笑矣。（見山樓叢錄）

張爾歧蒿庵閒話云。王摩詰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把版。屈腰見督郵。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敲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慚也。嘗見一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摩詰見解。乃爾。據此而推。鬱輪袍非誣也。（茶香室續鈔）

擲盃記第五十八

吾鄉昔年詞林朱文石。

名大韶。字象玄。嘉靖丁未進士。官家宰。

古玩充牣。獨苦無子。有弟大英子爲

嗣。其夫人平湖陸氏。莊簡公

名光祖字與繩號五台嘉靖丁未進士官居家宰

之族女也。文石沒後。陸氏

子姓羣來唁。謂夫人曰。吾輩外姓。不敢冀田園。唯聞有玉杯一隻。願以爲贈。夫人

艱然不與。恨恨而去。後段逋欠冊糧爲詞。訟嗣子於官。囑邏卒伺於中涂。搶去曰。

玉杯朝至夕則釋矣。不得已以杯獻。而訟事究居負局。後子詠白。

名本洽字叔照官至山東副使

中萬歷癸丑進士。此時陸氏亦漸衰。詠白乃具疏鳴父冤。而事已久遠。惟以空文

了之。開釋原擬之罪。而後焚黃。人咸悲其志焉。壬戌歲。郡侯張石林蒞松。有權略。

有妖人馬道戚。泰水謀不軌。事發被獲。而陸之子鍾奇與也。并禁囹圄。後馬戚二

擊。駢斬南演武場。鍾奇免脫。出獄時。朱僕卽捧之去。必欲得杯。一如前陸之所以

挾朱者。不三日而盃至。詠白乃挂其父遺像。設奠。以杯三酬。隨於階前擲碎之。此

盃名曰教子升天。母龍一。子龍九。製作精巧。客有拾一片示余者。熟玩之。堅結而

古色淋漓。時有諸生許令則。名經眉公門人作擲盃記。(說夢)

### 午日吟第五十九



午日吟。明萬歷間湖南許潮謨言嚴武爲劍南節度使。故人杜甫避亂相依。卜築萬里橋西江上。直重五。武具酒肴聲伎。約僚友詣子美草堂。吟賞竟日。故名。少陵集中與武往還詩甚多。獨未嘗有午日之吟。四時節序之什亦富。而午日最少。僅端午日賜衣及送向進奉端午御衣二篇而已。潮蓋着意渲染。以成韻事也。中間詞曲多用老杜詩句。以見才情。賓白詩篇亦多出杜集。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卓帽還應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老杜因嚴中丞枉駕見過作也。劇改作嚴杜聯句。殊妙。餘如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煖舞鷓鴣。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邨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翠篠娟娟靜。紅蕖冉冉香。故人書斷絕。稚子色淒涼。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青娥皓齒擁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樯動。遲日徐看錦纜牽。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諸聯皆出杜集。唯蓮舟鬪

艇二篇。非子美作耳。（閒居雜綴）

同甲會第六十

宋文忠烈公彥博。兩登相位。退休居洛。與致仕中散大夫程珣。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八歲。爲同甲會。伏臘宴笑。以樂天。潞公詩云。四人三百二十歲。况是同生甲午年。占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采芝仙。清談娓娓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雒中應作畫圖傳。千古以爲佳話。許潮取其事譜同甲會傳奇。生情設法。幻出席間衍戲。以松竹梅乃歲寒三友。此劇作小春時宴會。用以點綴景色。松竹梅字。暗藏不露。松爲喬氏十八公。梅爲臘氏十八母。生二子女。女曰嶰谷小青娥。男曰淇園斐然子。其劈頭歌行云。徂徠喬氏十八公。庾嶺臘氏十八母。二老風月相綰縈。生下兩個兒和女。女曰嶰谷小青娥。男曰淇園斐然子。吟風弄月趣無邊。那看雨雪并風煙。一家占盡歲寒景。醞釀春光媚壽筵。後作標目四句云。徂徠公嘲風弄月。庾嶺母竊玉偷香。嶰谷娥棲鸞舞鳳。淇

園子傲雪欺霜。曲白詼諧。皆取本色。頗得風人之趣云。(閒居雜綴)

# 小說考證卷四

## 牡丹亭第六十一

宋郭象啖車志云。有士人寓三衢佛寺。忽有女子。夜入其室。士人惑之。自此比夜而至。月餘。乃曰。我實非人。乃數政前郡倅馬公之第幾女。小字絢娘。死於公廨。叢葬於此。卽君所居隣空室是也。然將還生。得接燕寢之夕。體已甦矣。君可具斤鍤。夜密發棺。我自於中相助。然棺旣開。則不能復施力矣。當慳然如執寐。君但偪我。連呼我小字及行第。當微開目。卽擁致臥榻。飲之醇酒。放令安寢。旣寤。卽復生矣。士人如其言。果再生。脫金把臂。俾士人辦裝。與俱遁去。轉徙湖湘間。生二子。其後馬倅來遷葬。此女棺空無物。盡逮寺僧鞠之。一僧念數歲前。士人不告去。物色得之。問得妻之由。女曰。可并以我書寄父。業已委身從人。惟父母勿念。父得書。眞其亡女手札。不復終詰。亦忌見其女。第遣人問勞而已。按此事乃湯臨川牡丹亭傳奇藍本。絢娘卽麗娘。但姓不同耳。(茶香室叢鈔)

瑞藻按。堅瓠集載明時有一木姓秀才。年少學博。倜儻好義。與其父執杜姓之女。有白頭約。女父微有所聞。頗重茂才爲人。然以其屢試不售。思擇配豪門以絕木。女偵知之。遂仰藥死。父檢其囊篋。得美人圖一帙。則女自描之小像也。題詩有不在梅邊在柳邊語。蓋隱示木字之意。杜恐醜事宣播。遂草草殮之。而厝於後園之牡丹亭側。數年後。杜就撫軍之職。忽一日。茂才來謁。席間出舊畫一軸求售。展視之。則女之殉葬物也。疑茂才爲竊塚者。撻之不認。遂囚之。并欲送刑部而嚴懲焉。會有送登科錄至者。啓視之。第一名乃茂才名。籍貫年歲。皆無少異。不得已而釋之。越月。茂才帥其妻來見。杜以其輕薄也。愈不欲見。事爲杜夫人所聞。私遣婢女窺之。則確爲己女。乃言於杜。翁壻始歸於和好。始知前者女死。皆詐術也。湯玉茗譜牡丹亭。未必真有所本。果其有之。情節最與此事吻合。亦當在此不在彼。曲園引睽車志證之。未必然也。

湯顯祖。字義仍。江西臨川人。萬歷十一年癸未進士。官禮部主事。上疏劾首輔申

時行。謫徐州典史。稍遷遂昌知縣。二十七年。大計奪官。頗多牢騷不平之氣。所作傳奇。往往託時事以刺貴要。牡丹亭曲。相傳馮空結譏。羌亡故實者。予考之。亦未必然。隆慶時。總督王崇古。招俺答來降。封爲順義王。其妻三娘子。封忠順夫人。由是邊督之缺。爲時所慕。自方逢時吳兌而後。其權愈重。稱曰經略。俗所謂七省經略者也。侍郎鄭洛。字範溪。保定安肅人。心欲之。文選郎中廣西蔣遵箴者。聞鄭女甚美。使人謂曰。與我女。經略可得也。鄭以女嫁之。果得經略。而其女遠別。洛妻痛哭。詬洛。洛亦流涕。女不久卒。張江陵聞之。笑曰。範溪涕出而女於吳。杜安撫者。蓋指洛爲經略也。洛家近畿。而杜陵最近。長安曰去天尺五。故以爲比。嶺南柳夢梅者。遵箴廣西人。故云柳。又曰嶺南也。夢梅譏杜寶云。你祇哄得楊媽媽。退兵者。洛等前後爲經略。皆結納三娘子。以鉗制俺答。又能約束蒙古。故以平得李牛譏之。陳最良語李全妻云。欲討金子。皆來宋朝取用。蓋歷任經略。無一不以金帛結三娘子歡。吳兌常貽以百裙鳳等衣飾甚衆。故云然。柳夢梅姓名中。木字凡兩。蓋丁

丑狀元沈懋學。庚辰狀元張懋修。癸未榜眼李廷機。皆有二木字。丁丑庚辰。顯祖下第。癸未又不得翰林。懷才不遇。不能無芥蒂於胸中。柳夢梅之命名。豈無意乎。苗舜賓爲識寶使臣者。黃洪憲爲戊子北闈主試官。取中七人被劾。內鄭材爲鄭洛子。蘇人李鴻。又申時行壻。屠大壯則有富名。巢士弘則有美名。時謂巢嬌。物論沸騰。雖壓榜者爲王衡董其昌。而不能杜多口。洪憲由是回籍。不復補官。黃字去數筆爲苗。唇紅齒白。明指巢嬌。李鴻宰相壻。又以夢梅影射也。苗舜賓問戰守和三策。柳夢梅答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此固宋人舊語。然其影借者。萬歷間。日本平秀吉攻陷高麗。神宗命劉綎李如松等援之。沈惟敬往來日本。爲秀吉請封。令其入貢。兵部侍郎李順上疏。進戰守封三策。言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封也。索元一折。借用彭時事。正統十三年戊辰。狀元彭時。傳臚不到。有旨命錦衣衛拿。尙書胡濙。奏改爲尋。正與此合。記中李全及妻楊氏。實有其人。楊善梨花鎗。全敗死。楊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鎗。天下無敵手。今時勢已去。我欲歸漣水。

女等請降可乎。翊日。楊氏絕淮而去。全所據州縣悉平。詳見宋史。但楊氏實未降耳。(見山樓叢錄)

義仍填詞。妙絕一時。語雖斬新。源實出於關馬鄭白。其牡丹亭曲本。尤極情摯。人或勸之講學。笑答曰。諸公所講者性。僕所言者情也。世或相傳云。刺曇陽子而作。案題志堂雜鈔云。舟州四部。稿有曇陽子傳。即其本事。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且云。吾老年人。近頗

爲此曲惆悵。假令人言可信。相國雖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於家也。當日婁江女子。俞二娘。酷者其詞。斷腸而死。故義仍作詩哀之云。畫燭搖金閣。眞珠泣繡窗。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又七夕答友詩云。玉茗堂開春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傷心拍遍無人會。自指擅痕教小伶。其後又續成紫簫殘本。身後爲仲子開遠焚棄。

(靜志居詩話)

湯玉茗牡丹亭曲。所謂杜麗娘者。聞其墳現在南安郡署之後。方靜園先生嘗至其墓。有詩弔云。從來兒女慣多情。夢本無憑恨竟生。不是春容和泪寫。更誰紙上



喚卿卿。湖山石畔牡丹亭。芳址煙籠草自青。地下傷春頭白不。於今梅柳總凋零。按麗娘本亡其人。觀臨川自序可見。卽以曲中本事而論。亦不當有墳在南安。後人好事。遂多附會耳。然自是好題目也。（桐蔭清話）

牡丹亭自序有云。傳杜太守事者。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稍爲更而衍之。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漢睢陽王收拷譚生也。人或未詳其說。按法苑珠林。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婦。衣皆有汚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持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惟左足有履爾。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所發。自爾之後。肉爛遂死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又

載東晉馮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廡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元方女。不幸爲鬼所殺。按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又應爲君妻。要當有依馮。乃得活。能從所委。見救。不。馬子曰。可與馬尅期常出。并教以出之養之之法。至期。馬子屏左右。以丹雄鷄一頭。飯一盃。酒一升。陳之。去廡十餘步所。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好如故。抱置帳中。惟心下微煖。口鼻微有息而已。常以青羊乳汁瀝其目。始開口。能咽粥。漸亦能語。二百日。持杖起行。旣一期。肌膚氣力悉如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一女焉。談生事出列異傳。談生四十無婦。夜半讀書。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寢。謂我不與人同。勿以火照我。必三歲方可生一兒。二歲夜伺其寢。燭之。腰上生肉。腰下但有白骨。女覺曰。君負我。何不能忍一歲也。大義永離。暫隨我去。生隨入華堂。以一珠袍與之。裂生衣裙留之而別。後生持袍詣市。唯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曰。是我女袍。此必發墓。乃收拷之。生具以實對。王視女冢。究如故。

發視之得衣裙呼其兒正類王女乃召談生以爲壻表其兒爲侍中云（花朝生筆記）

坊刻牡丹亭還魂記多標玉茗堂原本然皆有訛字及曲白互異之處評語又多俚陋可笑惟山陰王氏本有序頗雋永而無評語又呂臧沈馮改本四冊則臨川所譏割蕉加梅冬則冬矣非王摩詰冬景也後從趙家得一本無評點而字句增損與俗刻殊斯殆玉茗定本矣（二婦評）

還魂記賓白間有集唐詩其落場詩則無不集唐者原本不注詩人姓氏至詩句中多有更易字者如莫遣兒童觸瓊粉作觸紅粉武陵何處訪仙鄉作訪仙郎（同上）

嘗見坊刻牡丹亭本婚走一折舟子有秋菊春花一歌淮警御淮二折有箭坊鎖城二渾在今本則無之舟子歌乃用唐李昌符婢僕詩其一章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憂推道邨家娘子臥且教留住要梳頭言外有春日載花停船

相待之意。二章云。不論秋菊與春花。個個能嚙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閒物要些些。細案之。與舟子全無關合。當是臨川初稿用之。後於定本刪去。至以賤坊爲箭坊。及外面鎖住李全。裏面鎖住下官諸語。皆了無意致。宜其概從刪例也。  
(同上)

記中雜用哎喲。哎也。哎呀。咳呀。咳也。咳咽諸字。字雖異而義略同。然呼之有疾徐輕重之殊。則義亦稍異。凡重呼之爲厭辭。爲惡辭。爲不然之辭。輕呼之爲幸辭。爲嬌羞之辭。爲籌畫之辭。疾呼之爲惜辭。爲驚訝辭。徐呼之爲怯辭。爲不能自支之辭。以此類推。神理畢見矣。(同上)

康熙間。武林吳吳山。有三婦合評牡丹亭一書。按吳山名人。字舒覺。吳山其號也。工詩文詞曲。與同里洪稗畦。昇。並馳名江浙間。吳山始聘於陳。未婚而夭。取談隲年亡。繼取爲錢。與吳偕老。三婦皆具妙才。詩筆清麗。其牡丹亭一曲。則陳談評其前半。而錢續之。評語咸列於上方。吳山復引詩經語作旁批。梓行於世。人皆豔稱。

之。予獨以爲吳山所聘所娶。咸能讀書識字。事或有之。若云所評係三婦相繼而成。則其中當有分別之處。茲何以心思筆氣。若出一人。鄙見論之。大約爲吳山所自評。而迻其名於乃婦。與臨川之曲。同一海市蜃樓。憑空架造者也。（聽雨軒贅記）

湯臨川牡丹亭記。膾炙人口。相傳揚州有女史金鳳釧。

梅仙云蘇州人不知其姓父

母皆故。弟年尙幼。家素業。遺貲甚厚。鳳釧幼慧。喜翰墨。尤愛詞曲。時牡丹亭書方出。因讀而成癖。至於日夕把卷。吟玩不輟。時女未字。人乃謂知心婢曰。湯若士多情如許。必是天下奇才。惜不知里居。年貌。爾爲我物色之。我將留此身以待也。婢果託人探得耗。知若士年未壯。已有室。時正待試京師。名藉藉傳人口。卽以復鳳釧。鳳釧嘿然久之。作書寄燕都達意。有願爲才子婦之句。年餘亡覆書。蓋已付洪喬公矣。復修函寄之。轉展浮沈。半年始達。時若士已捷南宮。感女意。星夜來廣陵。則鳳釧死已一月矣。臨死遺命於婢曰。湯相公非長貧賤者。今科貴後。倘見我

書必來相訪。惟我命薄。不得一見才人。雖死目難瞑。我死須以牡丹亭曲殉。無違我志也。言畢遂逝。若士感其知己。出己資力任葬事。廬墓月餘始返。因理金氏產。并其弟悉載以去。後弟亦成名。楊雲生爲余述。二借廬筆談

畫裏眞眞故事。往往見諸詞章。而或不知其所本。按范石湖詩注。案出唐進士趙

顏。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工曰。余神畫也。此名眞眞。呼其名百日。卽應。顏如其

言。遂下步。飲食言語如常。生一兒。友人曰。此妖也。眞眞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今疑

妾不可住矣。攜其子。卻上軟障。障上畫圖中。卽添一孩子。說太離奇。本不足爲典

實。然詞家既習用其事。不妨姑妄聽之。或謂湯玉茗牡丹亭傳奇。乃暗從此事脫

胎者。(懣懣屣抹)

裊星絲。吹來閒庭院。湯玉茗牡丹亭曲語也。前人詠游絲有句云。誰家柳絮閒庭

院。風軟吹來寸寸愁。或譏其用牡丹亭曲中字。余謂游絲詩用牡丹亭。亦不妨。因

詩與題相稱也。漁洋十日雨絲風片裏。濃春煙景似殘秋。又何嘗不用牡丹亭耶。

(桐蔭清話)

南柯夢第六十二

唐李公佐南柯記。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曾以武藝補淮南裨將。忤帥斥逐落魄。家居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永。清蔭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二友人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彷彿見二紫衣使者跪拜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白牡。左右從者七人。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卽驅入穴中。生意甚異之。不敢致問。豁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不殊。行數十里。入大城。朱門重樓。金書題曰大槐安國。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道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入。彩檻彫楹。花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簾幃肴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悅。復有呼曰。右相至。

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右相曰。寡君不以僻遠奉迎君子。託以姻親。因請生同詣王所。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左。生有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一人長大端嚴。衣素練服。簪朱華冠。居正位。生拜。王曰。君子不棄小國。令次女瑤芳奉事。且就賓宇。續造儀式。生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雁幣帛。妓樂絲竹。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曰。奉命爲駙馬相。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曰然。執手敘舊久之。執燭引道者亦數十。金翠步障。不斷數里。至一門。號修儀宮。生降車。拜揖讓升。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生自爾情義日洽。榮曜日盛。王命生與羣僚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而還。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官乎。曰。我放蕩者。不習政事。妻曰。且爲之。遂白于王。王謂生曰。吾南柯無事不理。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受命。上表曰。臣將門餘



子素無藝術。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司隸周弁。處士田子華。與臣有舊。可託政事。周請署書柯司憲。田請署司農。王並報可。達郡。見雉堞台觀。佳氣蔥鬱。城門亦有。大榜。金書曰。南柯郡城。生詢風俗。療病苦。守郡廿載。郡中大理。王甚重之。賜食邑。錫封爵。位居台輔。生二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於王族。榮耀顯赫。代莫之比。強敵南檀蘿國來伐。是郡王命生征之。乃使周弁將兵三萬。拒敵於瑤台。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單騎潛遁。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囚弁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弁疽發背卒。生妻遭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以司農田子華行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涂。旣達於國。備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生自罷郡。出入無恆。威福益盛。王意疑忌之。奪生侍衛。禁生游從。處之私第。謂之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天札。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甥留此。無以爲念。生誓然久之。方悟前事。流涕請還。王顧左右。送生前。二紫衣使者從焉。所乘車甚劣。親使御僕無一人。心甚歎異。行數里。出大城。宛

是昔年東來之徑。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愈怏怏。問廣陵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強之。乃答曰。少頃卽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己身臥於堂東廡之下。驚畏不敢前。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遂發悟如初。見僮僕擁簪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尊尙陳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歎息。遂呼二客而語之。因共出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經入處。命僕夫荷斤斧。斷臃腫。拆查枿。尋穴究原。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根上有積土。爲城郭臺殿之狀。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是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平。亦有土城。羣螳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虛。中一腐龜版。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狀。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念前事。感歎於懷。不欲壞之。令掩塞如舊。復

念檀蘿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蹟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側大檀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蠹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邪。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渠遣家僮疾往候之。周暴疾已逝。田亦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契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終於家。湯臨川南柯夢傳奇本此。(花朝生筆記)

紫釵記第六十三

唐蔣防霍小玉傳。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每自矜風調。思得佳耦。博求名媛。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性便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居數月。生忽聞叩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迎問曰。鮑鄉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母曰淨持。王寵婢也。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因分與資

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資質穠麗。事事過人。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它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懽懽。住在勝業坊。已約明日午時。但至坊覓桂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浣衣沐浴。脩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恐不諧也。亭午。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鎖門。見鮑從內出。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調笑未畢。引入中門。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儀容雅秀。名下固無虛士哉。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頗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便令永奉箕掃。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倘蒙采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出來。生卽拜迎。母謂曰。女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終日吟想。何如一見。女微笑。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閒庭邃宇。簾幙甚華。須臾玉至。言敘溫和。顏色宛媚。解衣之頃。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懽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

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昏媾。固亦衆矣。况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然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猷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妾便捨棄人事。翦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感且愧。不覺流涕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豈敢復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奉迎。更數日。生東去。到任旬日。求段往東都覲親。至家。太夫人與生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盧亦甲族。嫁女它門。聘財必百萬。生家素貧。事須求丐。便託假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自以大愆迴期。欲斷玉望。遙託親故。不遣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懷憂抱恨。周歲有餘。尋求既切。資用屢空。曾令侍婢浣紗。將紫玉釵一隻。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紗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泉。我嘗不忘。女是何人。從何而得。浣紗曰。我小娘子。卽霍

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亡消息。悒悒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賂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悲嘆。給泉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聘財。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通。然長安中。自是稍有知者。明春三月。人多春游。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乎。某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覲止。弊居去此不遠。但願一過。生儕輩共相嘆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所。託故欲迴。豪士曰。弊居咫尺。忍相棄乎。乃挽挾其馬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室。豪士遽令僕奴數人。抱持而進。報云。李十郎至也。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欻然自起。含怒凝視。不復有言。頃之。酒肴自外而來。一坐驚問。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舉杯酒。

於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號哭數聲而絕。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五月。與盧氏偕歸鄆縣。至縣旬日。方與盧寢。忽聞帳外咄咄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溫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皇遽走起。繞幔數匝。倏然不見。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旣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疑。至於三娶。皆如初也。湯臨川紫釵記傳奇衍此。(花朝生筆記)

邯鄲夢第六十四

唐李泌枕中記。開元間。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於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歎

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嘆其困者。何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有。翁曰。此而不適。於何爲適。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適。吾志於學。而游於藝。自惟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作。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爲饌。翁乃探囊中枕授之。曰。枕此當榮適如志。其枕竄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寐中見竅大而明。若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士甲科。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出典同州。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叛。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奭。敗死。河湟震恐。帝使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隴右節度使。又破虜七千級。開地九百里。邊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勛。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然。大爲宰相所忌。以



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尙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獻替啟沃。號爲賢相。同列害之。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皇駭不測。泣謂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御寒餒。何苦求祿。而今若此。思復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有中人保護。得減死。斥出數歲。帝知其寃。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殊渥。五子皆大官。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台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佚樂。後庭聲使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其夕卒。盧生欠伸而悟。見方偃臥邸中。呂翁在旁。主人蒸黃粱尙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耶。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湯臨川譜邯鄲夢傳奇本。

此按太平御覽巫部引幽明錄云。宋世焦湖廟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時單父縣人楊林爲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昏不。林曰。幸甚。巫卽遣林近枕邊。因入坼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卽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爲祕書郎。歷數十年。忽如夢覺。猶在枕旁。林愴然久之。長源盧生事。恐又本此敷衍。然今人鮮有知楊林者矣。（花朝生筆記）

宋荔裳觀察罷官游西湖。與林鐵厓、曹顧庵、王西樵宴集。演邯鄲夢傳奇。觀察曰。殆爲余輩寫照也。卽席賦滿江紅云。古陌邯鄲輪蹄路。紅塵飛漲恰半响。盧生醒矣。龜茲無恙。三島神仙遊戲外。百年卿相蘧廬上。嘆人間。難熟是黃梁。誰能餉。滄海曲。桃花漾。茆店內。黃雞唱。閱今來古往。一盃新釀。蒲類海邊征伐禍。雲陽市上修羅杖。笑吾儕。半本未收場。如斯狀。詞成。坐客傳觀屬和。爲之歎歎罷酒。（漁磯漫鈔）

## 西洋記第六十五

明史宦官傳。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永樂三年。命和及其儕王景宏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帛。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攝之。先後七奉使。所歷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資。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蕃。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是鄭和之事。在明代固赫然在人耳目間。光緒辛巳歲。老友吳平齋。假余西洋記一書。卽敷衍此事。作者爲羅懋登。乃萬歷間人。其書視太公封神。玄奘取經。尤爲荒誕。而筆意恣肆。則似過之。乃彼皆盛行。而此顧不甚著。何也。文章之傳不傳。若有數存。雖平話亦然。與平齋曰。此必明季人所爲。以媚權奄者。余謂不然。讀其敘云。今者東事倥偬。何如西戎卽敘。當事者尙興撫髀之思乎。然則此書之作。蓋以嘉靖以後。倭患方殷。故作此書。寓思古傷今之意。紓憂時感事之忱。三復其文。可爲長太息矣。書中

却有一二異聞。如術家有金木水火土五行遁法。見於諸書者。字皆作遁。此獨作  
困。未詳其義。又如世俗所傳八仙。此書則無張果何仙姑。而別有風僧壽元壺子。  
不知何許人。豈明代有此異說與。圖畫見聞錄。孟蜀張素卿畫八仙真形。有曰長  
壽仙者。或卽此風僧壽乎。書雖淺陋。而歷年數百。便有可備考證者。未可草草讀  
過也。（春在堂隨筆）

世間有牙牌數一書。言近而指遠。占之亦時有巧合者。余聞許子社言。杭人有爲  
之箋注者。惟其中有五鬼鬧判一語。不知所出。以問余。亦無以應也。今乃知出於  
西洋記第九十回。雲靈曜府五鬼鬧判。卽其事也。開卷有益。信夫。（同上）

### 雙真記第六十六

朱雲萊。名國勝字敬穎萬歷庚戌進士天啟時爲漕儲道。魏闈。名忠薰灼雲萊藉其援引。捷升北

太常。後闈敗。值錢機翁當國。得免大禍。然從此亦不振矣。家居唯以聲妓自娛。而

郡中後輩。好譏論之。有張次璧者。名積乃七澤公。名所望字叔翹萬歷辛丑進士山東布政之子。七澤

最善音律。次璧亦以家學自負。乃作一傳奇名雙真記。其生名京兆。字敞卿。蓋以自寓也。其旦名惠玄霜。其淨名佟遺萬。佟者以朱爲鄉人也。遺萬謂其遺臭萬年也。詆斥無所不至。雲萊大恨。訟次璧於官。而七澤公不勝舐犢之愛。力辯其非。陳眉公先生起而解紛。致一書札於當事。請追此版。當堂銷毀。置此事於不問。而持議者。并謗及眉公矣。雲萊沒。其子欲躋乃父於鄉賢。時論譁然。傳檄旁午。爲鳴鼓之攻。事遂中寢。夫雲萊託足權門。誠不自愛。但其挽漕時。大有造於維桑。每歲白糧北上。嚴禁漕艘凌壓。而京衛梟旗趙思塘。夙爲松患。雲萊縛而斃之。杖下此等事。儘有力量。何可盡埋沒之。(說夢)

張次璧衍雙真記成。朱敬輶謂其譏己也。心甚銜之。會直指路公按郡。跪門訟之。直指不之問。諸紳右朱毀其版。然其書已駸駸傳於外矣。(景船齋雜記)

黑白傳第六十七

董文敏公。文章書畫。冠絕一時。海內望之如景星慶雲。有二子。孟履。和名祖仲權。祖名

常季苑。名祖口素不加檢束。而仲尤甚。有幹僕陳明父子。更倚勢扇虐。鄉里側目久矣。

適華亭令鄭著存。名元昭江西南陽人萬歷庚戌進士為文敏公門生。借以漁獵。眾怒愈積。郡中

有諸生陸紹芳。字聲遠。長軀偉幹。面黑。人呼為陸黑。口微吃。而好議論。頗負氣。其

僕有一女。小字綠英。年未笄。有殊色。公聞而慕之。仲乃承翁旨。一夕劫去。陸生徧

告通國。欲與公為難。賴何繩武。名三長字士抑萬歷壬午舉人紹興司李吳玄水兩紳。出而勸解之。陸

亦勉從矣。不意好事者。以此事衍作小說。名曰黑白傳。其第一回標題云。白公子

夜打陸家莊。黑秀才大鬧龍門里。公居在龍門寺故云詼諧點綴。頗堪捧腹。一時哄傳。公聞

而怒甚。必欲求其人以治之。奈無可指名。心疑之。范生生之父。名廷言字君直號

人為萬州刺史。物故已久。惟夫人尚在。當黑白傳事起。文敏公日督過范生。生無

可如何。詣城隍廟。矢神前。以自白。不數日。而生以暴疾亡。范母謂董實偈之死。帥

女奴登門詬罵。仲權出而閉門。擒諸婦。褫其裏衣。備極楚毒。後有刺釋擒險四字入於受書由是

人心大不平。范生有子。名啓宋。廣召同類。訴之公庭。而峽水。名伯紳即都昌言尤

力後竟以此賈禍云。時郡縣俱缺正官。卽明知范氏受枉。又歷於文敏。唯依違觀望。連日擾擾。大衆聚而不散。遂相帥焚公之宅。白龍潭東北隅建一閣。名曰護珠。時挾侍姬而登焉。至此亦付一炬矣。凡衙宇寺院所題扁額。毀擊殆盡。於是董氏

聞之上官而學使者

姓王名以

謂諸生實發難。殊震怒。檄司理吳公

名之甲字元乘號茲勉萬

歷庚戌進士

江西臨川人嚴翰。吳公守正不撓。惟以峽水爲首倡落籍。餘則亡所問。其讞詞層

層脫卸。可泣鬼神。惜余失其稿。猶記其內四句云。縱惡而長奸。司地方者固不敢

出。殺人以媚人。有人心者又何肯爲。此其大旨也。吳公自念此大失上臺意。遂以

病請。郡庠掌教胡公

名公曾湖州人

卽思泉先生之孫也。屢奉憲檄。欲其蔓引諸

生。亦執不奉行。挂冠而去。郡中諸先達亦多不直董。故張侗初先生

名孫字世調萬歷甲辰進

少宰帥諸老致公函於學院。內直云不宜甘心士類。爲一家全勝之局。自此王公

之氣稍沮。不久而王亦以公論難容。卒挂吏議。王去而賂公沈湮來。萬曆己未春

歲試按松。余入院候發落。但見唱名至董祖常。大加訶責。云卽剝禪搗陰四字。死

有餘辜。姑以此案已結不深究。與之大板二十人。頗稱快焉。因念此事釁起於牀第。禍延於學宮。劇於焚劫。致殞多命。豈文敏德不勝妖乎。最可惜者。司理掌教二公。俱少年兩榜。甫入宦途。竟以保全士子。敝屣一官。求之今人。可得乎哉。（說夢）  
董思白在鄉時。鄉人皆惡之。今所傳黑白傳傳奇可證也。姜雲龍爲諸生時。思白曾因事下石。故神超有所著。每痛詆思白云。神超雲龍字。（景船齋雜記）

### 占花魁第六十八

明張岱夢憶云。福王南度。魯王播遷之越。以先父相魯先王。幸舊臣第。是日演賣油郎傳奇。內有泥馬渡康王故事。與時事巧合。睿顏大喜。按此則知今所行占花魁傳奇。亦明人舊本也。（茶香室三鈔）

### 清風閣第六十九

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浦琳。字天玉。右手短而振。稱秘子。少孤。乞食城中。鄰婦爲之媒。偕至一處。香奩甚盛。納秘子而強爲婚焉。逾年。大東門外釣橋南一茶爐老



婦授秘子以呼盧術。百無一失。由是積金滿屋。鄰婦有姪。以平話爲生。秘子耳濡已久。以平話不難學。而各說部。則皆人所熟聞。乃以己所歷之境。假名皮五。撰爲清風聞故事。養氣定辭。審音辨物。聞者歡怡。嗚噓。進而毛髮盡悚。遂成絕技。按此書余曾見之。亦無甚佳處。不謂當日傾動一時也。殆由口吻之妙。有不在筆墨間耶。（茶香室叢抄）

南花小史第七十

倪氏。本上海新場人。自蛟樓。名甫英字華月舉於鄉。遷居郡城。厥後蛟樓之子若姪。亦有登賢書者。如倪元錫。名家胤萬歷甲午舉人倪暉嵐。名家泰字開美萬歷己酉舉人刑部主事是也。其富甲一郡。故凡其子姪。無不狹厚資。蛟樓之諸孫。有字慧珠者。頗豪放。以資郎爲武英中書。有二子。長者缺脣。最忠厚。次者輕薄。作一書羅列郡中美少。次其等第。每人以一花配之。各有論贊。名曰南花小史。一時傳播。中有世家子弟首列者。乃唐尹季。名允諱天啓甲子舉人文恪公幼子之子。諸縉紳大疾之。聞於方公祖。以事關風化。逮之甚急。此子遂逃於杭之西溪。雖破家。畏罪不歸。未幾。一夕腹脹而死。（說夢）

涵芬樓精印

商務  
印書館  
發行

# 宋人小說

蘇黃門龍川別略	稽神錄	玉照新志	齊東野語	梁谿漫志	老學庵筆記	邵氏見後錄	邵氏見後錄	河南開見錄	春渚紀聞	涑水記聞	歸田錄	燈下閒談	唐語林	世說新語
蘇轍	徐鉉	王明清	周密四冊	費袞	陸游二冊	邵博三冊	邵伯溫二冊	何蓮二冊	司馬光二冊	歐陽修	歐陽修	佚名	王楙四冊	劉義慶六冊
四角	五角	四角	三角	五角	五角	九角	七角	五角	九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七角	七角

## 夷堅志

宋洪邁著

全書二十冊分裝二函  
毛邊紙印定價十二元

捫雞鶴青東隨投嫻珩澠石塵	捫雞鶴青東隨投嫻珩澠石塵	捫雞鶴青東隨投嫻珩澠石塵	捫雞鶴青東隨投嫻珩澠石塵	捫雞鶴青東隨投嫻珩澠石塵	捫雞鶴青東隨投嫻珩澠石塵	捫雞鶴青東隨投嫻珩澠石塵	捫雞鶴青東隨投嫻珩澠石塵	捫雞鶴青東隨投嫻珩澠石塵	捫雞鶴青東隨投嫻珩澠石塵	捫雞鶴青東隨投嫻珩澠石塵	捫雞鶴青東隨投嫻珩澠石塵	捫雞鶴青東隨投嫻珩澠石塵	捫雞鶴青東隨投嫻珩澠石塵	捫雞鶴青東隨投嫻珩澠石塵	捫雞鶴青東隨投嫻珩澠石塵
蘇轍	林玉	箱雜	記吳虛厚	錄鼎臣	錄陳世崇	錄王明清	錄馬永卿	論孔平仲	錄王陽之	話葉夢得	史王得臣	記王銖	集車若水	林蘇軾	記蘇軾
四角	五角	三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三角	五角	六角	二角	四角	三角	二角	五角	二角

# 筆記小說

能博見聞、增智識而、爲月開妙、品誼俗共、賞者其惟、筆記小說、乎本館所、出版各種、定價極廉、茲將名目、列下以供、諸君採購、

東坡逸事	同上續編	清稗類鈔	廣智叢書	廣陽雜記	兩般秋雨盦隨筆	履園叢話	虞初新志	虞初續志	虞初支志	香祖筆記	春在堂隨筆	池北偶談	足夜雨秋燈錄	本庵筆記
一册	一册	四十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三角	三角	十元	五角	五角	四角	六角	三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二角	五角	五角	三角
淞濱瑣記	夜談隨錄	聽雨軒筆記	茶餘客話	道愁集	閱微草堂筆記	精刊觚賸	小說叢考	石頭記索隱	歐美小說叢談	武俠叢談	上海閒話	然犀錄	嘯亭雜錄	嘯亭雜錄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八册	一册	六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二册	三册	一册	一册
三角	三角	二角	二角	一元	六角	四角	八角	五角	五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四角	四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藝叢刊乙集

小說考證

中冊

諸暨蔣瑞藻編

諸暨 蔣瑞藻編

小  
說  
考  
證

商務印書館發行

001357

# 小說考證卷五

## 釵釧記第七十一

東都事略云。錢若水。字澹成。幼聰悟。十歲能屬文。雍熙中。舉進士。釋褐。爲同州觀警推官。有富民失女奴。其父母訟於州。獄吏嘗以事銜富民。乃羅織之。謂實殺女。投水中。罪坐死。若水使人訪女奴。得之。以示奴之父母。遂赦富民出獄。太守以其能斷獄也。欲荐之。若水辭曰。朝廷以此爲若水功。當置獄吏於何地。太守嘆服。後人點綴其事。爲釵釧記傳奇。錢若水改作李若水。按宋時自有一李若水。傳奇故易澹成之姓。以牽合之。殊覺无謂。豈傳刻之訛與。（花朝生筆記）

## 義乳記第七十二

後漢書獨行傳。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資財千萬。諸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

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淫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后行之。閭里感其行。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荐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从京師至官。銜經涪陽。過李元塚。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哀。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明顧大典本。此撰義乳記傳奇。信有神於世道。大典。吳江人。有清音閣四種。此其一也。(花朝生筆記)

尋親記第七十三

龔煒巢林筆談云。傳奇尋親記所指張員外。非真面目。張系崑山人。本舉人。饒於資。比隣周宦者。怙勢侵之。一巡按與周隙。行縣招告。張首其禁書。斃周於獄。記乃

周氏所作也。按乾隆間奉旨於揚州設局脩改劇曲。總校黃文暘著曲海二十卷。載明人傳奇有尋親。本朝傳奇有續尋親。作者姓名鈞无攷。（茶香室三鈔）

### 嬌紅記第七十四

嬌紅記。明盧伯生撰。或曰沈壽卿。莫能詳也。與孟舜稱鴛鴦塚。並据嬌紅傳而作。事跡無甚異。而關目曲白絕不同。嬌娘飛紅。本二人。申純所眷。唯嬌紅作王通判妾。作者第仍本傳之名。非謂嬌紅皆屬於純也。王實父傳奇亦有此種。久佚不傳。（見山樓叢錄）

### 瑤台夢第七十五

清止趙公諱進美。字巖叔。一字韞退。益都人。少具夙慧。帖括之暇。輒私作爲詩詞。古文。人稱聖童。十四補博士弟子。十七中崇正丙子鄉試第一。又四年庚辰成進士。授行人。早通二氏之說。髮未燥。作瑤台夢立地成佛諸傳奇。論者謂不減張小山貫酸齋云。詩亦清真絕俗。得王孟之趣。使江西時尤刻意二謝。其放吟一卷。皆



樂府詩。丁明末造。多悲天憫人之思。顧盼跌宕。不主故常。有邯鄲生天人之嘆。后官京師。與錢牧齋尙書曹秋岳侍郎諸公倡和。一變而高華尙聲調。然梨花楓葉諸篇。風致不減青丘海叟。使楚一集。尤爲藝林貴重。(池北偶談)

挑燈劇第七十六

小青傳中有讀牡丹亭詩云。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更有痴於我。不獨傷心是小青。明末蕭山來集之偷湖。有挑燈劇之作。蓋借美人之幽怨。比名士之不遇。哀感頑豔。不愧才人之筆。按人間更有痴於我句。本有着落。萬歷間湯玉茗還魂記初出。吳江俞二娘。驚才絕豔。取此記日夕展玩。未幾得病而沒。玉茗集親紀其事。小青挑燈之作。指此。后人閱小青傳者。不知有二孃事。視爲寓言十九。反覺無謂矣。(閑居雜綴)

碧紗籠第七十七

唐王保定撫言。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食。僧厭之。乃齋罷而后擊

鐘。播至已飯矣。后二紀來鎮是邦。因訪舊游。向題字已碧紗幙其上。播維以二絕句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后鐘。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來集之衍爲傳奇。卽名碧紗籠。第一折木蘭花發院新修。言播在揚州惠照寺木蘭院中。以酒奠木蘭花。作文侑觴。正見木石各工修院也。第二折慚愧闍黎飯后鐘。言寺中上座。設計於飯后鳴鐘。播方折花供佛。聞聲赴齋。則僧衆四散。乃題詩二句於壁。飄然竟去也。第三折樹老無花僧白頭。言播去后二十年。木蘭花神與松菊桃花之神。共談因果。立地焦枯。昔年上座。已老病龍鍾。聞花神語。猛然自省。又知播大貴。懼其報怨。乃取播平日所題詩句。盡以碧紗籠護也。第四折而今始得碧紗籠。則言播爲宰相。奉旨節制江淮。特至院訪從前故跡。寺僧恐懼惶悚。曲盡諂笑。脅肩之態。播見舊題二句。亦已紗籠。乃續題二詩於后。語意諛諧。不脩舊怨云。讀之足爲貧士吐氣。(閒居雜綴)

秋風三疊第七十八

秋風三疊亦來集之撰。一曰冷眼。衍陳陶南唐時人。築室西山。和光混俗。不歎姓氏。自稱藍采和。日在長安市上。拍板踏歌。因看鄉人牽傀儡。或演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狼而戰。或衍東郭生救中山狼。恩將仇報。或衍昏夜乞哀。白晝驕人。或演雪中送炭。錦上添花。或演富翁守錢。或演欺善怕惡。或演宋人掘苗者。趙禮讓肥者。羊裘釣澤。足加帝腹者。夫妻饑餉如賓者。采和以冷眼覷破。冷言說破。使熱鬧場中人。猛省回頭。旋化金光而去。攷續仙傳。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藍衫。腰黑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於雪中。氣出如蒸。持大拍板。長三尺許。常醉蹋歌。老少皆隨看之。謠云。踏哥踏哥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寸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莫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制中亦載此詞謠詞甚多。率皆仙意。陸游南唐書亦載藍采和事。云或以爲卽陶也。傳奇本此。二曰英雄泪。衍阮籍

爲步兵校尉。嘗於酒肆見少婦甚美。醉臥其側。晚醒。隱約見日色閃灼射目。乃此婦紅裙所映焉。奚童因言近隣兵家之女。遠勝此婦。籍欲往見。曰。昨日死矣。籍卽趨至其家。撫棺大慟。女父母諗知其狂。不敢措一詞。哭竟。語童曰。我因一酒字。罰作步兵校尉。彼因一色字。罰作兵家女。同工異曲。當同病相隣也。長嘯而出。步兵醉臥酒家事。出世說。哭兵家女。見唐類函。三曰。俠女新聲。衍明鐵鼎石二女花院全貞事。按革除諸書。載鉉旣被殺。成祖發其二女於教坊。徧勒萬端。終不受辱。禮部官嘗驗得二女所作詩。覽之惻然。以聞於帝。奉旨予落籍。長女詩云。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鬢不整臨妝鏡。雨淚無聲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誰與訴琵琶。次女詩云。骨肉傷殘舊業荒。此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攬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秋風三疊中。蓋無一字無來歷也。(閒居雜綴)

女紅紗第七十九

來倫湖少年負重名。而艱於一第。崇禎庚辰。始成進士。頗多牢騷不平之氣。其作女紅紗傳奇。殆借以抒憤也。才思橫溢。動人心目。大旨以場屋之中。主考不乏糊塗者。故詭其號曰胡塗。又設爲三種舉子。一名文運。字中盛。一字中衰。謂孤寒持文章進身。得志則文運中盛。不則中衰也。一名臭銅。一名白丁。蓋指富豪及宦家子言。科場中故有朱衣點頭。紅紗罩眼之說。故取紅紗作關目。言有二仙女。奉上帝命。使入闈中。以紅紗罩試官目。復警其公私明暗。轉天宮時。卽以紅紗寫本奏聞。嚙行賞罰。攷官胡塗者。入莫夜之金。循要津之請。竟收臭銅白丁。而黜文運。仙女以聞。并請設鑽刺之獄。罪不肯讀書專務奔競之人。其有文章奇拔。不比尋常者。皆破格收錄。明季關節之盛。誠如集之言。而嬉笑怒罵。未免過當。中間仙女說白云。看這一班納卷秀才。渾如蒲團出定之僧。面同紙薄。又如錦帳孤眠之女。骨勝柴枯。比那吃橄欖的。求一個苦盡甘來。比那扒高山的。求一個一勞永逸。說者

謂描寫曲盡云。(閒居雜綴)

木樵記第八十

南門外某姓一妒婦。知婢懷妊。日夜痛毆。既娩身。偁令棄兒於水。婢不得已。將兒繫之木版。以釵一股。置兒衣間。冀得收養。適一婦持槌浣衣溪上。見而收之。方用手援兒。樵忽墮水。流至妒婦門。爲其婢所得。縣之壁間。不兩月。盜入其家。卽持木樵。殺妬婦。其夫方知兒之溺死焉。后六年。拾兒之婦。偶至婢所。見木樵。認爲己物。婢問失樵之由。云爲撈兒滾入波心。復問兒衣間有何物。曰有釵。今尙在。婢卽日索釵視之。果前物也。重酬其乳食之費。攜其子歸。張友蓮作木樵記。(雲間雜志)

廣陵仙第八十一

太平廣記。杜子春者。蓋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產。縱酒閒游。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仰天而嘆。有一老人杖策而前。

問曰。君子何嘆。子春言其心。且憤親戚之疏薄也。老人曰。幾緡則豐用。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三百萬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予泉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倏忽如初。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曰。明午可來前期處。則得一千萬。未受之初。發憤以爲從此謀身治生。錢既入手。心復翻然。數年。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涂。愧而走。老人牽裾止之。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自念。吾落魄狎游。親族不相顧。獨此叟三給我。何以當之。因曰。吾得此人。閒之事可以立。名譽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來歲中元。見我老君廟雙檜下。子春遂轉資揚州。盡了恩仇。治事畢。如期而往。老人者。方嘯於檜陰。遂與登華山雲台峯。入四十餘里。

見一處屋宇嚴潔。非常人居。彩雲遙覆。鸞鶴飛翔。正堂中有藥爐。高八九尺餘。紫焰光發。炤灼窗戶。玉女九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据前后。其時日將暮。老人不復俗衣。黃冠縫帔。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於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困苦。皆非眞實。但當不動不語。安心勿懼。言訖而去。子春視庭。惟一巨甕。中滿貯水而已。道士去。旌旗戈甲。千乘萬騎。徧崖谷。呵叱之聲。震天地。有一人偁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著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服劍張弩。直入叱曰。女何人。敢不辟大將軍。問何姓名。作何事。皆不對。將軍怒而去。俄而猛虎毒蛇。狡狴蝮蝎。萬計。哮叱而前。或欲搏噬。或跳突其上。子春不爲動。有頃而散。旣而大雨滂沱。雷電晦明。庭際水深丈餘。瞬息之間。波及坐下。端坐不顧。旋將軍復來。引牛頭獄卒。將大鑊湯。置子春前。長槍短叉。四面周匝。令曰。速言姓名。不則投鑊中。不應。因執其妻於階下。鞭捶斫燒。苦不可忍。其妻號曰。執巾櫛十餘年。君乃惜一言邪。子春終無語。將軍



曰。此賊術已成。不可久留。敕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刀山劍樹。諸苦備嘗。然心念道士言。終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宜令作女。投生單父縣丞王勸家。生而多病。針灸醫藥無停日。亦嘗墜火墜牀。終不呼叫。及長大。容色紈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進士盧珪者。慕之。娶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絕倫。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亡詞。盧大怒。持兒兩足。以頭撲於地。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不覺失聲曰。噫。噫聲未絕。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見紫焰穿屋上。火起。屋舍盡焚。道士提其髮。投大甕中。未幾火滅。嘆曰。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盡忘之矣。所未臻者愛耳。向使子無噫。吾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也。吾藥可重鍊。而子之身。猷爲世界所容。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至家。愧其意。誓復自効。以謝。重至云台峯。絕無人跡。嘆息而回。大興胡介趾。衍其事爲廣陵仙傳奇。介趾尚書紹龍子。仕至河南按察使。傳奇關目。與廣記小有異同。其云子春父官太宰。婦翁韋平章。亦廣記所無。恐卽

借以自寓。中間說白。極悔少年蕩費家產。而以成仙結之。似非無因而發也。（見山樓薈錄）

### 綠牡丹第八十二

覺阿開士有書壯誨堂集後四絕句曰。少日閑情悔最難。傾城名士兩相懽。傳奇最愛桃花扇。誰唱溫家綠牡丹。隸事頗新僻。或詢綠牡丹出處。余按婁東陸桴亭復社紀略曰。當天如之哀集國表也。湖州孫孟樸淳。實司郵置扁舟千里。往來傳送。寒暑無間。凡天如介孫游跡所及。淳每爲前導。一時有孫鋪司之目。兩越貴游弟子與素封家兒。因淳拜居張周門下者無數。諸人執贄。亦名流自負。趾高氣揚。目無前達。烏程溫育仁。首輔體仁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奇。誚之。杭俗好異。一時爭相搬演。諸門生病之。飛書二張先生。求爲洗刷。西張親蒞浙。言之學臣黎元寬。元寬南張同籍。因禁書肆毀版本。楮楊書賈。求作傳主名。執育仁家人下之獄。而婁江烏程。顯開大隙矣。又張秋水冬青館集。書綠牡丹傳奇后云。此吾鄉溫

氏啓釁於復社之原。書中以管色爲烏有亡是之詞。其實柳五柳車尙公范思軻。據復社紀略。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則影黎愧。倪三蘭。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輩。大致如十認錯。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嬉笑怒罵之致。宜媿廣當日厲禁之。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缺名筆記）

瑞藻按。李漁笠翁閑情偶寄。謂綠牡丹傳奇。乃吳石渠所作。

石渠名炳。常州人。后殉桂王之難。

隆中賜 諱忠節與復社紀略冬青館集異。未審孰是。今其書傳本絕少。恐已淹沒坊間。

所刊綠牡丹。乃章回小說。文又俚俗。蓋襲其名而行者耳。

### 遼東傳第八十三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馮詮害經略熊廷弼。因書坊賣遼東傳。其四十八回內。有馮布政父子犇逃一節。極恥而恨之。按遼東傳一書。今無傳本。實紀當時之事。并姓氏官位。亦大書之。明人之無忌憚如此。（茶香室叢鈔）

瑞藻按。李遜之三朝野記云。遼難之發。涿州父方任口口布政。鼠竄南下。書肆有刻遼東傳小說者。內列馮布政奔逃一回。涿州恥之。先令卓邁上廷弼官急。斬疏。遂於講筵袖出此傳。奏請正法。擬諭以進。王體乾曰。此明係小馮欲殺老熊。何預皇家事。請御筆增入卿等面奏。出諸袖中云云。熊遂受極刑。傳首九邊。經略之死。此傳蓋與有力。信矣。嗟乎。紀並世事而絕無忌諱。不可謂非古之遺直。天理人心。固不容泯者。俞氏詆之。無乃太甚。特非此書之刻。則熊公之死。不如是速耳。

#### 人天樂第八十四

明黃九煙周星先生作詩最工妙。余筆記中。曾綴錄數章。縱橫排奐。光氣逼人。詩餘一種。獨不多見。然嘗有句云。三仄應次入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可知其造詣之深矣。先生曾著一傳奇。名人天樂。離奇詭怪。不可致詰。而筆鋒之恣橫酣暢。與之相稱。先君容甫府君。蓄有鈔本。棄養已來。已不知遺失何所。每一念及。殊耿耿。

也。(花朝生筆記)

龍舟會第八十五

明季王夫之先生。學貫天人。論史尤具特識。然極不滿意於蘇東坡。排斥譏評。不稍假借。如曰。酒肉佚游。情奪其性。寵祿禍福。利勝其命。志役於彫蟲之伎。以聳天下。而矜其慧。學不出於揣摩之術。以燹天下。而售其能。余謂坡公平生。萬無可議。果如船山言。直小人之尤耳。不知船山果何所憾於公。而云然也。近林琴南氏評選讀通鑑論。嘗按據事實。反復駁難。最爲精確。船山有知。亦當俛首。林氏又謂船山經學。高於東坡。而文章不及東坡遠甚。遺書有龍舟會傳奇一卷。亦雕蟲之一斑。何得輕率以詆東坡。千古文人。每好相輕。實則皆客氣也。持論亦平。(花朝生筆記)

緝春園第八十六

沈嵎。字孚中。居武林北墅。不脩小節。越禮驚衆。作填詞。奪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

蘇白兩隄。髯如戟。衿未青。不屑意也。崇正某年。當九日。持螯獨上巾子峯頭。高吟  
浮白。有僧濡筆竊記其一聯云。有情花笑無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爲之叫絕。拉  
歸精舍。痛飲達旦。家人覓至曰。今邑試。郎君何不介意邪。嶧方醉。睽未開。履無詳  
步。扶入試院。則已几席從衡。置足無地。嶧乃積墨廣視。立身高級。大書登高詞於  
粉壁之上。其首闕曰。萬峯頂上。險韻獨拈。撐傲骨。與秋鑿。天涯誰是酒同僚。面  
皮雖老。儘生平。受不起青山笑。難道他辟英雄。一紙賢書。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  
條。題畢而下。有拍其肩狂叫者曰。我得一賢契矣。嶧視之。則令也。潛視其后良久  
矣。令宋姓。兆和名。字禧公。雲間名士。不屑爲俗吏態者。把嶧臂曰。昔賀監遇李白。  
解金龜當酒。我雖遠孫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日之事。今古攸同。盍拈是題。與君  
共填散曲。誌奇遇乎。嶧曰善。令未成而嶧脫稿。更復擊節。擢之冠軍。荐之學使者。  
補弟子員。聲譽大起。嗣是非令醉。嶧卽嶧醉令。交誼旣狎。峒師生而爾女。更易冠  
服。戲樂不羈。嶧弟有訟。對簿於令。令佯爲研鞫。嶧躍出廳事大呼曰。錯矣。錯矣。令

拂袖起。事聞。直指以白簡斥令。令恬然勿怨也。明鼎旣移。閣部馬士英。卷其殘旅。遁跡西陵。嶮往談兵。士英僞作壯語云。當背城決勝。嶮馳歸。語里人曰。此地頃爲戰場矣。里人羣譁曰。丞相宵奔。將軍夜遁。誰能任戰。欲殃吾民。爭擊斃嶮。燒其所著書。存者獨息宰河綰春園傳奇二種。綰春園尤爲詞場豔稱云。(陸次雲集)

無雙譜第八十七

世俗相傳有無雙譜。吳下陶明經然知名士也。曾爲作詩。余問以譜始何人。而不能對。后讀山陰宋長白柳亭詩話曰。無雙譜。吾友金墨禪所作。始于張子房博浪之椎。汔於文信國柴市之譴。凡若干人。及門盧使君屠大尹。雕板行世。而余與諸君序之。墨禪名古良。有歷朝詩選。然后知作是譜者之姓名。宋長白乃康熙間人。則金墨禪疑是勝國遺民。觀其始張子房。終文文山。或亦有微意也。(茶香室叢鈔)

阮光祿大鍼所著燕子箋春燈謎雜劇梨園子弟爭演唱之嘗作減字木蘭花云  
春光漸老。流鶯不管人煩惱。細雨窗紗。深巷清晨賣杏花。眉峯雙蹙。畫中有個人  
如玉。小立簾前。待燕歸來始下簾。其溫麗不減和凝。徐虹亭至皖江作雜感一絕  
句云。亂落楊花攪白綿。皖江江水綠如烟。南朝狎客無人見。腸斷聲聲燕子箋。

（漁磯漫鈔）

春燈謎第八十九

春燈謎。阮大鍼樂府之一也。音律諧美。不下燕子箋而情事之離奇過之。孔雀雖  
有毒。不能廢文章。傳誦到今。夫豈偶然。略言字文學博之子義。彥皆能文。義留家  
讀書。彥隨母之父任。抵黃河驛。泊舟岸側。時直元宵。彥挈老僕陳英。上岸觀燈。而  
韋節度之舟。亦泊於此。相去甚近。長女隨侍。聞燈甚盛。竊父衣巾作男裝。婢春英  
亦改裝爲僮。潛行登陸。抵一道觀。見有題詩謎於鐙者。宇文生猜得孟光。韋女猜  
得司馬相如。衆鼓掌稱善。廟祝因留二人飲。女恐爲人所覺。自云姓尹。席間宇文



生強女唱和。女勉應之。各寫於牋。互執而去。會船因風起。各移泊他所。二家僕婢之名。音適相似。又當午夜。韋女誤入宇文舟。宇文亦誤入女舟。旋各揚帆行。天明。韋女見宇文生母。不敢明言。仍稱尹氏。母遂撫爲己女。別遣人物色生。生自入韋舟。見奩具滿目。旁皇不知所措。乃傳粉墨於面。突出艙中。韋氏奴執之。搜得一詩牋。節度見是女詩。大怒。婢知事敗。距躍入水死。節度則褫彥衣。書其背曰獼皮賊。亦投之江。撈得婢尸。慮人多口。乃衣以彥衣。寄其棺於廟。云是一書生。廟祝私念殆字文生也。識其名。樞上。當是時。獼賊之黨橫行。巡緝者得生水次。以爲眞賊。錄送獄中。問其姓名。恐爲父母羞。詭詞以對。問官莫能營也。生母所遣偵生者。蹤跡至廟。見有宇文彥樞。卽以已死報。父母聞之。太息而已。翌年。彥兄義。大魁天下。鴻臚官老耄。唱名時。誤呼李文義。朝廷以一正其誤。大典不光。竟更其姓爲李。授巡方御史。并學博亦从其姓也。彥在獄。有盧孔目者。甚憐其冤。道以自訟於御史。然名已非眞。御史不知卽其弟。而營其罪可矜。釋之。彥遂用孔目姓。易名更生。入京。

應試。韋節度先已內召。以次女字宇文義矣。會受命總裁。擢更生上第。知學博一。女尙未字人。遂爲更生執柯。俾媾李氏。更生不知卽父家也。交拜時相認。始知種種錯誤云。此劇一名十認錯。男女易舟一也。兄娶次女。弟娶長女。二也。以媳爲女。三也。以父爲舅。四也。以韋女爲尹生。五也。以春英爲宇文生。六也。義改李文義。七也。彥改盧更生。八也。兄出弟之罪。而視同路人。九也。師以仇爲門生。而爲己女相攸。十也。(閑居雜綴)

### 白門柳第九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眞。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檐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粧與烏巾。紫裘相間。坐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

者無虛日。未幾歸合肥。龔尙書芝麓。尙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龔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尙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匱笥。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尙書挈夫人重游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六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尙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櫛下。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尙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記其事。嗣后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尙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板橋雜記)

秣陵春第九十一

夏存古完淳先生大哀賦。庾信哀江南之亞也。其敘南都之亡云。嗟乎揚州歌舞。

之場。雷塘羅綺之地。一旦煙空。千秋景異。馬嘶隋隄之風。蜃吐海門之氣。潮上廣陵而寂寞。枝發瓊花而憔悴。鉅鹿沙崩。長平瓦碎。豺虎相臨。蛇兕俱退。鬼有曹社之謀。天同鶉首之醉。機槍空鐵甕之城。弧矢落金山之壘。天子蒙塵。將軍仗義。軹道降王。長安舊帝。朱組輿觀之羞。青衣行酒之事。白日蒼茫。黃雲超遞。楚姬之錦瑟新購。代馬之丹鷲乍繫。元武池邊。景陽宮裏。莫愁之歌舞如何。長樂之鐘聲已矣。斜陽歸而燕子秋飛。蔓草平而後湖月起。秦淮則一點青煙。桃葉則三聲漁市。靡蕪徧於故宮。莓苔碧於舊址。平康之絕巷。鷄鳴之空山。鶴唳風塵。蕭索兮十二樓。煙雨淒迷兮四百寺。鳥啼上苑之花。鶉噪孝園之樹。故老吞聲。行人隕涕。殷王子麥秀之歌。周大夫黍離之泪。天地何心。河山無罪。此段尤慘絕千古。吳梅村見之。大哭三日。秣陵春傳奇之所由作也。（花朝生筆記）

### 桃花扇第九十二

傳奇體雖晚出。然其流出於樂。樂之爲敷也。廣博易良。廣博則取類也。遠。易良則

起興也切。故傳奇之至者。必深有得於古文隱顯回互激射之法。以屬思鑄局。若徒於聲容求工。離合見巧。則俳優之技而已。近世傳奇。以桃花扇爲最。淺者謂爲佳人才子之章句。而賞其文辭清麗。結構奇蹤。深者則爲其旨在明季興亡。侯李乃是點染顛倒主賓。以眩耳目。用力如一髮引千鈞。累九丸而不墜者。近之矣。然其意旨存於隱顯。義例見於回互。斷制寓於激射。實非苟然而作。或未之深知也。道隣身任督師。令不行於四鎮。故於虎山自剄時。著三百年天下。亡於我手之語。以明責其罪。虎山罪明。則道鄰可見。不責高劉者。以其不足責也。然福王之立也。道隣中夜結士英以定議。事見朝宗四楹堂詩梅邨九江哀亦云大福王立。則與崑山齟齬。無以得上游屏翰之力。而爲之曲諱者。蓋不欲媵府獄道隣。使馬阮反得從從罪也。既書道隣之死不明。而又書祭者。責其并不能求死於戰也。龍友死戰而不書者。以鄙惡咎重。不許其以死自贖也。崑山之死也。特書後世將以我爲亂臣之語者。明其心之非叛。而罪則當死。蓋崑山不稱兵離楚。則馬阮不奪虎山。

許定國雖度河。尙可截淮爲守也。至北都自死諸臣。上不能致身以卹國難。下不能引退而遠利祿。是直計無復之。欲買價泉裏耳。故借書買射利之語。以深致其誚。其士人負重名持清議者。無如三公子五秀才。而迂腐蒙昧。乃與尸居者不殊。然而世固非無才也。敬亭崑生香君。皆抱忠義知勇。辱在涂泥。故備書香君之不肯徒死。而必達其誠。所以媿自經溝瀆之流。書敬亭崑生艱難委曲。以必濟所事。而庸懦誤國者。無地可立於人世矣。賢人在野。而立廟廊主封域者。非奸則庸。欲求國步之不日蹙。其可得乎。然而爲師爲長。端本爲士。士人倚持門第。自詡虛車務聲華。援卹與以倚撫長短。其旤之發也。常至結連家國而不可救。此作者所爲洞微警遠。而不得不藉朝宗以三致其意者也。(菽舟雙楫)

桃花扇筆意疏爽。寫南朝人物。字字繪色繪聲。至文詞之妙。其豔處似臨風桃蕊。其哀處似著雨梨花。固是一時杰構。然亦有未愜人意者。福王三大罪五不可之議。倡自周鏹雷演祚。今阻奸折竟出自史閣部。則與設朝折大相徑庭。使觀者直

疑閣部之首鼠兩端矣（藤花亭曲話）

吳梅邨懷古弔侯朝宗一首云。河雒風塵萬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門。氣傾市俠收奇用。策動宮娥報舊恩。多見掇衣稱上客。幾人刎頸送王孫。死生終負侯嬴諾。欲滴淑漿泪滿襟。自注。朝宗遺書約終隱不出。余爲世所偁。有負夙諾。故及之。駿公自責甚是。而朝宗不足以當之。駿公之出山。初非本心。實係被逼而然。絕筆金縷曲詞。所謂恨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血歎鼻。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消說者。讀之悽然。朝宗固未仕清。然貽書約終隱於先。又何以應鄉舉於後。朝宗亦幸而早世耳。而不然者。其收局蓋可知矣。張船山詩有云。題桃花扇絕句兩朝應舉侯公子。忍對桃花說李香。洵是定論。孔云亭桃花扇傳奇敘事最稱翔實。顧於朝宗之本末獨否。豈以香君故曲爲諱飾與。何朝宗之幸也。（毘梨耶室隨筆）

桃花扇傳奇。有捉拿遺逸一齣。云亭殆有激而云然。畸人佚士。當國變之後。不勝

麥秀之思。或亦獨有抱負。云亭云云。毋乃泰甚。前清博學鴻詞之攷。軒車之聘。搜求倍切。傳青主以衰疴。襍被登程。殭臥入國門。旋即被放。其殆桃花扇所不及料矣。(京塵雜綴)

孔東塘學博尙任。號云亭山人。用侯方域李香君事。作桃花扇傳奇。其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攷時地。全無畎借。與長生殿盛行於時。德州田山薑司農箋題詞云。一例降旗出石頭。烏啼楓落秣陵秋。南朝賸有傷心淚。更向胭脂井畔流。鐵嶺陳于玉云。玉樹詞殘跡已陳。南朝宮殿柳條新。福王少小風流慣。不愛江山愛美人。宋牧仲中丞攀云。血作桃花寄孤怨。天涯把扇幾長吁。不知壯悔高堂上。入骨相思悔得無。陳生定吳尾次名士鎮周旋。狎客追歡向酒邊。柳敬亭蘇昆生何意塵揚東海日。江南留得李龜年。(蓮坡詩話)

### 南桃花扇第九十三

曲阜孔尙任作桃花扇傳奇。無錫顧彩。又作南桃花扇。所衍亦侯朝宗事。尙任以



張薇出家白雲庵。爲侯李說法。二人醒悟修行。分住南北二山結局。此改朝宗挈姬北歸。白頭偕老。按朝宗於順治癸卯。尙應秋試。顧氏改之。不爲無見。劇中諸人姓名履歷。亦真實不虛。惟關目頗多增飾。事跡嘗加扭合。蓋才力不逮云亭遠矣。  
(見山樓叢錄)

桃花源第九十四

尤西堂工詞曲。嘗以臨去秋波那一轉公案。戲爲八比文。世祖見而喜之。所撰樂府。流傳禁中。上屢稱爲才子。爲永平推官。以細故罷去。歸吳中。時時以樂府寓其感慨。桃花源黑白衛二種。尤膾炙人口。王漁洋贈詩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淒涼法曲人間徧。誰付當年菊部頭。猿臂當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尤讀之。爲泣下也。桃花源蓋衍陶元亮事。以歸去來兮辭概括爲第一齣。以白衣送酒。王弘令龐通之招潛共飲山下爲第二齣。以入廬山謁遠公。遠公送過三笑爲第三齣。以潛造生壙自祭。及周續之輩

來弔。爲第四齣。而以入桃花源洞成仙結之事皆真實。唯入桃花源一節。則以陶有桃花源記。因撰出入洞成仙事。然後列仙傳。本載靖節之名。其撰搜神後記。亦多神仙家言。似非無因而發也。漁洋題詞云。今朝識得廬山面。蓮社桃源一徑通。其得西堂之意乎。（見山樓叢錄）

天池生木蘭從軍劇結尾云。我做女兒則十七載。做男兒到十二年。經過萬千瞧。總沒個解雌雄辨。方信道辨雌雄的原不在眼。可云罵極。鹿樵生臨春閣劇結尾云。俺二十年嶺外都知統。依舊把兒子征袍手自縫。畢竟是婦人家難決雌雄。則願決雌雄的放出個男兒勇。可云憤極。通天臺結尾云。則見那山繞故宮寒。潮向空城打。杜鵑血揀南枝直下。偏是俺立盡西風搔白髮。只落得哭向天涯。傷心地付與啼鴉。誰向江頭問荻花。泪呵。洒不到脩陵松檟。眼呵。盼不到石頭車駕。長則是年年秋月聽悲笳。讀之增黍離麥秀之感。又不僅擊碎唾壺矣。玉禪師劇收江南一曲。通首用短柱句法。二字一韻。長至七百餘字。實是驚才絕艷。尤悔广桃花

源劇。絕力學之。終非敵手。乃知古人力量之厚。(蠡言)

黑白衛第九十五

劍俠傳。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而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竊取矣。及夜。果失所在。后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去。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讀經念咒而已。無他也。鋒不信。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初被尼攝去。不知行幾里。及明。止大石穴中。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宛麗。能於峭壁上飛走。尼與我藥一粒。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令二女教之。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刺猿猴無一失。刺虎豹皆決其首。三年后。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至四年。挈我至都市。不知何處也。指某人。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取其首來。授一羊角匕首。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囊首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夜刺某大僚於室。度其門隙。無有

障礙。尼乃爲女開腦后。臧七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女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二十年后。方可一見也。鋒聞語甚懼。后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不敢詰。忽一磨鏡少年至門。女曰。此人可爲我夫。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人無它能。知淬鏡而已。數年。父卒。魏帥知其異。召爲左右吏。故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劉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黑白衛遇鵲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女敝其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我欲相見。故遠相祗迎也。牙將往。果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真神人也。乃見劉謝過。劉曰。各親其主人之常也。魏與許何異。請留此勿疑。隱娘許諾。問所須。曰。日二百文足矣。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后潛於其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云。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今宵請翦髮。繫以紅綃。送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明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公。乞不憂耳。劉亦無畏色。夜半。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

乃拽出。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隱娘曰。后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術。神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踪。善無形而滅景。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但以于闐玉周頸擁衾。隱娘當化蟻蠊入僕射腸中聽伺。餘無逃避處。三更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曰。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視其玉。果有七首畫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元和八年。劉入覲。隱娘不願從。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請給其夫。劉如約。漸不知所至。尤同人黑白衛傳奇。衍此事。(花朝生筆記)

弔琵琶第九十六

西堂樂府六種。桃花源、黑白衛、弔琵琶、讀離騷、清平調。皆北曲。鈞天樂一種。用南曲。弔琵琶蓋本於元人之漢宮秋。前三折與漢宮秋關目略同。但元曲全用駕喝。此用明妃自抒悲怨爲小異。第四折入蔡琰陷入胡中。自傷與明妃同恨。酌酒青塚。并以胡笳十八拍。寫入琴中鼓之。以申其哀思。故名。(見山樓叢錄)

讀離騷第九十七

讀離騷。衍屈原事。其命名蓋取中山王熙語。熙謂盧元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惟須讀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全劇大略以楚詞天問卜居二篇爲第一折。以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諸篇爲第二折。第三折謂洞庭君憐屈原之志。使白龍化漁父。勸勿自沈。不從。因引入水府爲水仙。則借用漁父篇。加以點染。第四折接入宋玉作賦。感巫山神女入夢。臥三日。醒而告王云。其師屈原。見爲洞庭水仙。五月五日。乃其忌辰。欲招魂歸葬。乞王遣巫陽奠祭。并令土人駕舟江中。競渡援救。此借宋玉有招魂之詞。神女高唐之賦。幻出空中樓閣。以爲結束也。其自序云。予所作讀離騷。順治間。曾經御覽。令教坊內人裝演供奉。此自先帝表忠至意。非玉笛洞簡之比。丁藥園澎題云。離騷者。三百篇之變也。左徒旣放江潭。行吟澤畔。故發爲詞章。以抒其憤懣。要不失風人忠厚之旨。由有三百篇之意也。后之擬者。蘭台而下。唯長沙一賦。足稱千古知己。然未聞填詞及之也。填詞之作。始於隋。

至宋而盛。迨關王輩出。則又變爲雜劇。自風變爲雅。雅變爲頌。頌變爲賦。爲詩。爲填詞。爲雜劇。而要其所歸。莫不以楚詞爲宗。尤子一旦譜爲新聲。以補詩歌所未備。其猶有溯源復古之思乎。（見山樓叢錄）

清平調第九十八

清平調一名李白登科記。尤侗拔貢出身。才名籍甚。而未登甲科。不勝健羨。此記之作。或者其自喻也。昔人謂李杜何嘗中過狀元。尤翻其案。謂太白大魁天下。杜子美孟浩然。皆同年登第。明皇以三子詩卷送貴妃鑒定。貴妃取太白清平調壓卷。賜宴曲江。楊國忠陪席。李龜年賀懷智永新念奴等奏樂。高力士傳旨。特賜荔枝解醒。奇榮雅遇。一時無兩。殆所謂出門西向笑。長安者邪。（見山樓叢錄）

一捧雪第九十九

一捧雪傳奇。蓋卽蘇州事。故蘇人無不能言其本末。所謂莫懷古。乃隱名。若謂莫好古玩。好古玩如以手捧雪。不可久也。沈德符野獲編云。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

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時鄢懋卿以總轡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奉承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傳聞有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家。難以阿堵動。乃託蘇州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賢中丞往還。思賢名行。弇州山人世貞之父。王時鎮薊門。卽命湯以善價購之。旣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一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氏旣得此卷。珍爲異寶。用以爲諸畫壓卷。置酒會諸貴人賞之。有妬中丞者。直發其爲贋本。世蕃大慚。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給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卽湯姓者。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不。王襄廣彙云。嚴世蕃嘗索古畫於王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眞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忬家。有所求。世貞斥之。其人知忬所獻畫。非眞蹟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巡按方恪劾忬失機。世蕃遂告嵩。票本論死。廣彙所載稍略。而情節相同。又孫之騫二申野錄注。后世蕃受刑。弇州兄弟贖得其一體。孰而荐之父靈。大慟。兩人對食。畢而后已。詩畫貽禍。一至於此。又有小人交構其間。釀成



尤烈也。按所云詩者，謂楊椒山死，弇州以詩弔之。刑部員外況叔祺錄以示嵩。所云畫，卽清明上河卷也。（浪跡續譚）

辛亥間，觀一捧雪傳奇。因憶昔曾閱遼陽劉廷璣在園雜志載其事，略具於此。明太倉王思質，忬家臧右丞所寓輞川真跡。嚴世蕃聞而索之。思質愛惜世寶，予以撫本。世蕃之裱工湯姓者，向在思質門下，曾識此圖。因於世蕃前陳其真質。世蕃銜之而未發也。會思質總督薊遼軍務，武進唐應德順之，以兵部郎官奉命巡邊。嚴嵩觴之內閣，微有不滿。思質之言，應德領之。至思質軍，欲行軍中馳道。思質以己兼兵部堂銜難之，應德怫然。遂參思質軍政廢弛，虛糜國帑，累累數千言。先以藁呈世蕃。世蕃從中主持之，逮思質至京，棄市。后世蕃伏誅，思質之子鳳洲，世貞麇洲。世懋，豫賄行刑者，斷其一股，持歸，執之以祭思質。兄弟對坐啖之，盡。傳奇所云莫懷古，蓋寓勸戒於姓名。瑞藻按：莫懷古之爲，寓名，認文而可知。其義者，也。然蒼園跋：屏一則云：松江故有揚標，前營游擊，而無牙。

署游府辦公所曰莫府，相傳爲莫懷古故宅。宅內有藤，一本盤繞古槐樹上，粗如臂，禁不可伐。伐則液流如血，注土人卽是莫公手澤。堂以上殿几案，恆見有俚大。

人裁冠坐如排衙狀。姻丈風君山恆管署斯缺。歷歷曾之據。此則莫例古實有其人而小說家實未必盡無稽也。臨意論之殆亦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耳。附錄於此。譚以資。又云。以一盃之微。至於殺身。則作者自言其意。情節雖略爲變更。而事實猶依稀可溯也。至玉杯名一捧雪者。係當時封疆大吏。作苞苴以餽世蕃。籍沒之后。溜轉於權貴家。廷璣曾一見之。玉色純白無疵。就日視之。則其中霏霏若飄雪然。洵是尤物。傳奇蓋合二事而敷衍者也。予謂此劇起釁。雖由於玉盃。而樞紐則在遠遁一齣。然紕漏甚矣。夫懷古身爲職官。妻孥皆在原籍。普天莫非王土。挈妻逃欲何之。且方結怨於嚴。一逃則奇禍立至。此不待知者而後知。懷古何以昏瞽至此。至懷古方以懷寶取禍。以孟臧之戚。南塘處。而南塘不鑒前車。復以此觴巡按。巡按又因玉杯私怨。擅用尙方劍殺重臣。何其昧也。皆情理必無之事也。安得才藻如孔東塘洪稗畦者。爲之增補其罅隙哉。（聽雨軒雜記）

### 平山冷燕第一百

張博山先生嘉興人。與查聲山宮詹僚婿也。幼聰敏。十四五時。私撰小說未畢。父

師見之。加以夏楚。其父執某爲之解紛。曰：此子有異才。但書未完。其心不死。我爲足成之。卽所謂平山冷燕也。（柚堂續筆談）

# 小說考證卷六

## 奈何天第一百

湖上笠翁李漁。以詞曲負盛名。著傳奇十餘種。紙貴一時。錢虞山吳梅村諸公。翕然推之。漁嘗有句云。可惜元人個個都亡了。若至今時還壽考。遇余定不題凡鳥。自負可知。然其爲人。實猥薄無恥。又工揣摩。時以術籠取人資。其譜奈何天也。先出上半本。所云闕里侯者。蓋指衍聖公而言。扮衍醜惡。備極不堪。衍聖公患之。賂以重金。復出下半本。則所謂闕里侯者。已獲神祐。完好如常人矣。卽此一事。笠翁之爲人。已可概見。余嘗讀一家言。中有曲部誓詞云。竊聞諸子皆屬寓言。稗官好爲曲喻。齊諧志怪。有其事。豈必盡有其人。博望鑿空。詭其名焉。得不詭其實。矧不肖硯田餬口。原非發憤而著書。筆蕊生心。匪託微言以諷世。不過借三寸枯管。爲聖天子粉飾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鐸里巷。既有悲懼離合。難辭諱浪。詎

諧。加生且以美名。既非市恩於有託。抹淨丑以花面。亦屬調笑於無心。凡以點綴劇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卽有一事之偶同。喬命一名。卽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爲有樣之葫蘆。是用瀝血鳴神。剖心告世。稍有一毫所指。甘作三世之瘡。卽漏顯誅。難逋陰罰。作者自干於有赫。觀者幸諒其無他。詞有序。謂余生平所作傳奇。皆屬寓言。其事絕無所指。恐觀者不諒。謬謂寓譏刺其中。故作此詞以自誓。殆所謂欲蓋彌章者。非邪。（花朝生筆記）

西樓記第一百二

吳江有沈同和者。以財雄於鄉。凡新到妓女。必先晉謁。名妓穆素徽。美而才。循例謁沈。時適有文會。袁籜庵以名下士居首坐。美人名士一見傾心。席間私語移時。沈不懌。加誚讓焉。籜庵遂怏怏失志。如崔千年之於紅綃妓也。有門下客馮某者。喜任俠。有膽力。知籜庵意。則慷慨激昂。以古押衙自命。一日。沈挾穆游虎丘。馮徑

登沈舟。出不意。斂穆而去。沈怒。訟之官。籜庵父大懼。送子繫獄。以紓禍。籜庵於獄中。抑鬱無聊。乃作西樓記。以寄慨。（書隱叢說）

袁籜庵于令。居因果巷。以妓女穆素徽一事。褫革衣衿。順治乙酉。蘇郡紳士投誠者。浼袁作表齋呈。以京官議敘。荊州太守。十年不調。監司謂之曰。聞君署中有三聲。奕棋聲。唱曲聲。骰子聲。袁答曰。聞明公署中。亦有三聲。天平聲。算盤聲。板子聲。監司大怒。揭參落職。其著西樓記傳奇。譏吳江沈同和趙鳳鳴也。因素徽從同和。鳳鳴爲撮合。故銜之。西樓在四通橋。穆妓舊居也。沈亦作望湖亭傳奇。嘲袁麻子。今金瑣記。長生樂。玉麟符。瑞玉等傳奇。皆袁所作。（顧丹五筆記）

袁子才詩話云。龔端毅公定山堂集。有觀袁冕公水部演西樓傳奇一首。蓋康熙初年事也。所云虞叔夜。卽冕公之託名。王子堅先生。曾親見冕公。短身赤鼻。長於詞曲。穆素徽亦中人之姿。面微麻。貌不美。而性耽筆墨。故兩人交好。爲趙某所忌。故假趙伯將以刺之。又紀文達。如是我聞云。西樓記稱穆素徽。豔若神仙。吳林塘

言其祖幼時及見之。短小而豐肌。一尋常女子耳。以袁紀二公所言徵之。則穆素徽固實有其人也。(小浮梅閑話)

袁韞玉西樓記初成。往就正於馮猶龍。馮覽畢。置案頭。不置可。不。袁惘然不測。所以而別。馮方絕糧。室人以告。馮曰。無憂。袁大。今夕餽我百金矣。乃戒閤人弗閉門。袁相公餽銀來。必在更餘。可徑引至書室也。家人皆以爲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及至。見門尙洞開。問其故。曰。主方秉燭在書室相待也。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詞曲俱佳。尙少一齣。今已爲增入矣。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是記大行。錯夢尤膾炙人口。(漁磯漫抄)

袁籜庵以西樓記得名。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家。其家方宴客。演霸王夜宴。輿夫曰。如此良宵風月。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邪。于令狂喜欲絕。幾墮輿。眞賣菜傭奴。俱有六朝烟水氣也。(兩般秋雨庵隨筆)

徐姚譚公子宗。落拓不羈。善音律。嘗於維揚酒樓。唱西樓錯夢。備極婉轉。俄有人

起自隣坐。摘其中某字猶未穩。初負氣不相下。繼詢其人。卽譜曲之于叔夜也。遂相與登西樓。訪穆素徽。時素徽已髮白矣。詩載倪繼宗續姚江逸詩。如采石磯夜泊起數語云。得名縱有數。發生自奇特。下臨水蕭蕭。上顧翠滴滴。縱不遇謫仙。亦必傳此石。翻案有致。(國朝詩話)

### 瑞玉記第一百三

袁籜庵作瑞玉傳奇。描寫逆璫魏忠賢私人巡撫毛一鷺。及織局太監李寔。搆陷周忠介公事甚悉。詞曲工妙。甫脫稿。卽授優伶。郡紳約期邀袁集公所觀唱。演是日。諸公畢集。而袁尙未至。優人請曰。劇中李寔登場。尙少一引子。乞足之。於是諸公各擬一調。俄而袁至。告以優人所請。袁笑曰。幾忘之。卽索筆書卜算子云。局勢趨東廠。人面翻新樣。織造平添一段忙。待織就迷天網。語不多而句句雙關。巧妙諸公嘆服。遂各毀其所作。一鷺聞之。持厚幣倩人求袁改易。於是易一鷺曰春鋤。

(漁磯漫鈔)



長生殿第一百四

洪昉思昇長生殿傳奇。乃本白居易之長恨歌。故讀長生殿者。必讀長恨歌。長恨歌有陳鴻所作長恨歌傳。讀長恨歌者。亦須讀長恨歌傳也。一歌一傳。長生殿卷首皆載之。然長恨歌傳寥寥千字。於太真事。不若唐樂史太真外傳言之詳。外傳凡兩卷。太真之事。巨細畢載。昨閱錢振芝哀恨集。內載明皇佚事兩則。長恨歌傳太真外傳。皆不及言。爲錄於此。以餉讀長生殿者。明皇在南內。夢見妃子於蓬山太真院。覺來悲感不置。因作詩貽之。使高力士焚於馬嵬山下。詩云。風急雲驚雨不成。覺來仙夢甚分明。當時苦恨銀屏影。遮隔仙姬只聽聲。又作羅襪銘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細細圓圓。地下得瓊鉤。窄窄灣灣。手中弄新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又云。明皇幸蜀。貴妃藁葬馬嵬山下。命力士潛易其葬地。至則肌膚已消釋矣。唯胸前繡香囊。在力士取歸以獻。明皇大慟。自此時時悲悼。每當風晨月夕。四顧悽愴。擁鼻吟云。刻木牽絲

作者翁。雞皮鶴髮與眞同。須臾舞罷無些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海鷗閒話）

長生殿戲。最爲雅奏。諳崑曲者。無不喜之。而余頗不以爲然。卽如絮閣搜鞋等齣。陳陳相因。未免如聽古樂而思臥。醉酒一齣。尤近惡道。不能人云亦云也。惟此戲之起。傳聞各殊。虞山王東淑柳南隨筆云。康熙丁卯戊辰間。京師梨園子弟。以內聚班爲第一。時錢唐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大內覽之稱善。賞諸優人白金二十兩。且向諸親藩稱之。於是諸王府及各部大臣。凡有宴集。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其數悉如內賜。先后所獲殆不貲。內聚班優人因語洪曰。賴君新製。吾獲賞賜多矣。請張宴爲君壽。而卽演是劇以侑觴。凡君所交游。當邀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凡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爲羅致。而獨不及吾邑趙星瞻徵介。時趙適館給諫王某所。乃言於王。促之入奏。謂是日係國忌。設宴張樂。爲大不敬。請按律治罪。奏入。得旨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秋谷贊善執信。海昌查夏重太學嗣璉。其最著者也。后查以改

名登第。而趙竟廢置終身矣。近日錢唐梁應來兩般秋雨庵隨筆云。黃六鴻者。康熙中。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詩稿。徧送諸名士。至趙秋谷贊善。趙答以東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謝。黃遂銜之刻骨。乃未幾而有國喪演劇之事。黃遂據實彈劾。朝廷取長生殿院本閱之。以爲有心諷刺。大怒。遂罷趙職。而洪昇編管山西。京師有詩咏其事。今人但傳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兩句。不知此詩元有三首也。其一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其二云。秋谷才華迴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其三云。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游。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周王廟祝者。徐勝力編脩嘉炎。是日亦在坐對簿時。賂聚和班伶人。詭稱未遇得免。徐豐頤修髻。有周道士之稱也。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流傳禁中。布滿天下。故朱竹垞檢討贈洪裨畦詩。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淒絕。薏苡明珠謗偶然之句。

梧桐夜雨元人雜劇  
亦衍明皇幸蜀事

樊榭老人嘆爲字

字典雅者也。兩書所紀各有不同。百餘年中事。焉得一博雅君子一質之。（浪蹟續談）

文獻徵存錄錄洪昉思昇引趙秋谷執信之言曰。昉思爲長生殿傳奇。非時演於查樓。觀者如雲。而言者獨劾予。予至考功。一身任之。褫還田里。坐客皆得免。昉思亦被逐歸。按長生殿被劾事。見於記載數矣。惟秋谷獨任其咎。俾免它客云云。爲它書所未載。時不可弗傳也。（眉廬叢話）

洪昉思以詩名長安。交遊燕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無不心折。作長生殿傳奇。盡刪太真穢事。深得風人之旨。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纏頭爲之增價。乃好事者。借事生風。旁加指斥。以致秋谷初白諸君子。皆挂吏議。此康熙己巳秋事也。秋谷贈初白詩。有與君南北馬牛風。一笑同逃世網中之句。初白答以欲逃世網無多語。莫遣詩名萬口傳。又云。竿木逢場一笑成。酒徒作計太愁生。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后庚寅九日。郭于宮於花密居招同人社集。演

長生殿傳奇。初白老人不及赴。以絕句答之云。曾從崔九堂前見。法曲依稀磔段傳。不獨聽歌人散盡。教坊可有李龜年。上客紅顏興自酣。風光重說後三三。老夫別有燒香曲。憑向聲聞斷處參。感慨係之矣。（蓮坡詩話）

王友亮雙佩齋集。記季亢二家事云。國初巨富。有南季北亢之稱。泰興季家。市居人三百餘家。半爲季氏。相傳市乃其第一家所居。環居爲複道。每夕行擲六十人。蓄伶甚衆。又有女樂二部。服飾皆直巨萬。亢氏先世得李闌所遺輜重起家。康熙中。長生殿傳奇初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鏹四十餘萬兩。他舉稱是。厲鶚樊榭山房集書項生事云。項生故吳產。曾隸江淮大吏某家樂部。令習長生殿新聲。爲楊玉環。凡飾歌舞具。金繪錦翠。珠璫犀珀。刻意精麗。至玉環縊后。明皇泣玉環像。則令好手彫沈水香。肖項生像。傳以脂粉。飾之如生。后大吏竟以賄敗。項生流落。鬻歌以食。按此知當時長生殿盛行海內。不獨亢氏一家之窮極奢侈也。（茶

香室續鈔）

乾隆季年。山東巡撫國泰。人諸州年甫逾冠。玉貌錦衣。在東日。酷者演劇。適藩司于某。亦雅善登場。嘗同演長生殿院本。國去玉環。于去三郎。演至定情窺浴等齣。于自念堂屬也。過蝶襲或非宜。弄月嘲花。略存形式而已。詎舞餘哥闋。國莊容責于曰。曩謂君達士。今而知迂儒也。在官言官。在戲言戲。一關目。一科譚。戲之精神。寓焉。苟非應有盡有。則戲之精神不出。卽扮演者之職務未盡。君非頭腦冬烘者。若爲有餘不敢盡。何也。于唯唯承指。繼此再演。則形容盡致。唐突西施矣。國意殊愜。謂循規赴節。當如是也。其後國爲御史錢南園所劾。旋解任去。而鵲華明湖間。猶有流風餘韻。令人低徊不置云。（眉廬叢話）

#### 四婢娟第一百五

洪神畦著傳奇數種。長生殿。四婢娟。迴文錦。鬧高唐。廻龍記。而長生殿之名獨著。幾於家有其書。此外則有知有不知矣。同是一人之筆。而顯晦懸殊。乃如此邪。四婢娟蓋做元人雜劇之體而作。一詠雪。二簪花。三鬪茗。四畫竹。咏雪衍謝道韞事。

略云。謝安官太傅。輔政十餘年。退隱上虞之東山。陶情山水。寄興絲竹間。與兒女談藝爲樂。兄子瑚兒。兄女道韞。皆失怙恃。安撫毓之。稍長。皆工詩賦。而道韞才尤高。字王右軍次子凝之。頗聞凝之。人物非烏衣選。然亦不怨也。天大雪。安置酒內集。效柏梁體賦詩咏之。安起句云。白雪紛紛何所似。瑚兒云。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則云。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嘆賞。以爲能盡體物之妙。後適凝之。克盡婦道。人目爲巾幗丈夫。謝女咏雪。千古佳話。人盡知之矣。安以平苻堅功。晉太傅。在出山之後。與史不符。又道韞初適凝之。不樂而還。父奕謂曰。凝之逸少子。不惡。女何恨也。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是道韞歸王時。父固健在。劇中所稱非實。其不樂凝之。實係眞事。劇云無稍怨色。蓋爲美人諱也。簪花衍衛夫人事。云右軍少工書。鐘鼎篆籀八分章草。無所不能。渡江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書。又在許下洛陽。見鍾繇梁鵠等書。徧窺古人用筆微妙。然自謂入神之處。尙隔半塵。表姊衛夫人。書法擅絕古今。嘗作筆陣圖。祕

不示人。右軍欲得其傳。願入門牆。遣人達意。夫人許之。出筆陣圖。盡心指授。書法遂臻神妙。蘭亭一序。爲世所寶。按筆陣圖云。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匠乎銀鉤。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以爲模範。將來君子。時復覽焉。似夫人此圖。未嘗祕而不宣。右軍書後云。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至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知學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時於衆碑學習焉。遂成書。時年五十有三。是右軍學衛夫人書。乃少年事。劇謂在渡江之許。洛之後。故顛倒之以尊夫人耳。鬪茗則掇易安居士李清照金石錄後序中烹茶檢書一段。幻出一時情話。謂明誠清炤爲千古第一等美滿夫妻。不及改嫁一字。卓識不可及也。畫竹一齣。言趙子昂致仕歸。寄情翰墨。放浪湖山。夫人管仲姬。性澹素。嫺詞賦。尤工畫竹。時值重九。子昂在白蘋洲別業。泛舟載夫人同作清游。盟鷗狎鷺。容與中



流。仰見餘不溪上。脩竹萬个。娟秀可愛。子昂屬夫人畫之。畫竟。張舟中對玩。琅玕滿目。風雨欲來。夫人作漁歌子詞寄意云。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子昂以松雪琴倚聲歌之。呼漁童。擲笛相和。又依韻成一闋云。渺渺烟波一葉舟。西風木落五湖秋。盟鷗鷺。傲王侯。管甚鱸魚不上鉤。歌罷。天淡波沉。潛虬欲起。以爲煙水之樂。前少伯。後志和。不是過也。自是夫婦常往來霄溪。人目爲水仙云。事與史合。漁歌子詞亦見本集。又一首云。遙想山堂數樹梅。凌寒玉蕊發南枝。山月照。晚風吹。祇爲清香苦欲歸。佳甚。牽連記之。（見山樓叢錄）

迴文錦第一百六

元人雜劇有織錦迴文。今不得見。洪昉思傳奇亦有迴文錦一種。事本唐武皇后織錦迴文記。牽綴點染。殊有意致。記略云。前秦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知識精明。儀容秀麗。滔甚敬之。然性近於急。頗傷嫉妬。滔字連波。風神秀

偉。允文允武。荷堅委以心膂之任。備列顯職。皆有政聞。以忤旨謫戍燉煌。會堅寇晉。襄陽慮有危偪。籍滔才略鎮之。初滔有寵妾趙陽台。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恨。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攜陽台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采相亘。瑩心耀目。其錦從衡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璣圖。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齋致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台之關中。而具車徒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逾重。傳奇則云。滔有婢隴禽。嘗獻媚於滔。滔拒之。隴禽憾焉。朝命擢滔長兵部。促卽之任。遂赴京。時蜀王苻洛與長史尹萬謀逆。設宴邸第。大會朝士。以覘向背。酒酣。出宮嬪媚姝侑觴。滔踞坐凝睇。觸洛怒。貶燉煌監軍。內監魯尙義所撫甥女趙陽台者。有文武才。嘗繡鴛鴦一隻。尙義欲爲擇配。令人射所繡鴛鴦。以下所從。高僧鳩羅摩什能前知。尙義以

陽台婚事問曰。當爲人側室。射繡鴛一發。中左目者。是滔至。中鴛左目。陽台遂嫁滔爲妾。后尙義內召。苻洛將舉事。尙義發其奸。伏誅。尹萬脫去入蜀。滔亦擢用。懼蘇妬。置陽台外宅。陽台自寫其容於扇。以贈蘇。見滔神色可疑。陰令隴禽營之。旋竊扇告蘇。蘇大怒。偵知陽台所在。帥羣婢劫歸。幽諸別室。數加不堪。滔適奉命守襄陽。竟攜陽台赴任。蘇獨居哀怨。織迴文錦寄之。滔見而感動。令陽台從羅什刺度。而遣人迎蘇。時尹萬在蜀作亂。秦主命滔往討。滔既西。賊潛引兵東下。圍襄陽甚急。蕙在圍城中。遣兵拒之。屢爲所敗。陽台既見羅什。謂其塵緣未斷。趣使還。復助以佛力。得入城。見蕙。釋怨相愛如姊妹。羅什又使陽台上城樓歌舞。以亂賊心。尹萬惑焉。乘城上縛而誅之。圍解。賊平。滔亦提兵自蜀還。見妻妾相好異常。乃歸咎於隴禽。痛懲之。事聞。滔進爵列侯。蘇氏趙氏並封夫人。皇后召見若蘭。索觀織錦。深加嗟賞。陽台之被遣。洪氏蓋深惜之。故幻出後段情節。射鴛一段。似影借唐祖射雀屏事。杜詩所謂屏開金孔雀也。(見山樓叢錄)

關高唐第一百七

關高唐之本事。蓋出於水滸傳。自序云。觀柴進。則當思所以擇交。觀李逵。則當思所以懲忿。觀藺仁。則當思所以報恩。觀宋江等。則當思所以反邪歸正。觀殷天錫。而知勢力之不足倚。觀高廉。而知妖術之不可恃。觀高俅。而知權奸之誤人家國。觀羅真人公孫勝。而知紛爭擾攘之中。未嘗無遺世獨立之人也。又謂文官如柴進。則不愛錢。武官如李逵。則不惜死。故獨爲二人寫照。其寫皇城夫人之烈。柴大娘子之貞。公孫勝母之節。則以巾幗愧鬚眉。有水滸所未及者。關目亦不盡與水滸合。特借以抒寫懷抱而已。（見山樓叢錄）

迴龍記第一百八

迴龍記憑空結撰。無所本。茲述其略。山陽韓原睿。家貧能文。父至善。母易氏。妻李氏。子敬敷。嘗重九家宴。表叔柳權至。飲次。至善正色數權。坐享膏腴。置母不顧之罪。權怒。他日約胡羣。苟郇二人。至韓宅毆至善而去。原睿時應試赴京。寓聖慈寺。

爲僧丰偈書方丈悟石軒三字。適張丕文以節度出鎮八閩。平章宋皇輦所荐也。置酒聖慈餞行。見扁額書法清勁。延之敘談。皇輦大愛賞之。命館於家。隨荐爲建寧別駕。便道省親。攜妻之任。是時閩中都督虞自雄。倚恃兵權。殘害善良。丕文入竟之始。見其參軍賈多智。橫行不法。痛懲之。自雄怙惡不悛。反生忌疾。蒐兵聚糧。漸有逆意。原睿謁丕文。丕文告以欲裁減兵餉。草奏命賚入京。旨下。如丕文議。自雄遂反。殺丕文一家。使馮彪守仙霞嶺。張席防守温台一帶。李氏聞之。大驚。寄書其夫。不可自投虎口。而多智已率兵圍其署矣。原睿行至迴龍村。接李氏書。奮身投水。吏役持之得免。潛出浦城。至仙霞關。馮彪縱之去。已亦變姓名而逸。敬敷是時省試已中式。聞變。入閩偵父耗。父已北上謁平章。請速出師討賊。朝命以郁通爲帥。原睿副之。帥師南下。敬敷至閩。爲巡兵所獲。見虞自雄。詭說姓名曰韋文方。自雄欲釋之。柳權在軍中識之。曰。此原睿子敬敷也。自雄怒。命殺之。多智曰。不如令見其母。勸作書降其父。敬敷見母。哭訴始末。乘夜舉足潛走。原睿兵至。大敗賊。

軍擒賈多智及柳權。自雄出降。事平。授紹興太守。到任三日。詣臥龍岡行香。李氏同子敬敷。亦以許願至。夫婦父子相見。悲喜交集。後韓父子官皆顯達云。胡羣、狐羣也。苟郃、狗黨也。虞自雄謂愚自用。賈多智謂假多智。洪氏或別有所指耳。（見山樓叢錄）

### 三春夢第一百九

清初。蒙陽高君守信州。吳耿爲逆。信州密邇閩郊。信之婦女。多爲閩寇所掠。閩民之辟亂山中者。其妻女亦多爲信營所獲。平閩之后。兩地居民覓妻尋母者。日以千百計。時軍中例不許贖。高君令各具供狀。開列姓名籍貫。并其妻母形貌。何地被虜。現在某旗。不數日而滿三大櫃。持赴軍門。謂將軍曰。此號泣而來者。皆不從賊之良民也。今其妻女咸在軍中。色且少者。堅不許贖。老而陋者。又故勒高價。當死亡之餘。家業淩替。僅存一身耳。願安所得金錢邪。今數千百失業之民。日夜環城而泣。勢必至相聚爲盜。將軍不速爲之計。吾地方官也。法不敢隱。卽據此報簡

藩矣。將軍揮手曰止。吾卽從女。趣下令。軍中有留婦女一人者。立斬。一時歡聲震地。獲團聚者數千家。復移文閩。諭以國法。而信民之婦女。亦得發回千餘人。時閩中好事有爲傳奇名三春夢者。備載其事。將軍名額楚。良將也。高君逸其名。  
(冰碁雜錄)

瓊花夢第一百十

五月中。與同人諸及門。爲消夏文字之會。一賦得五月江深草閣寒。一鏡湖五月涼。一五月賣松風。人間本無價。龐工部雪厓皚五首之一云。閒旁蒼松置短牀。南風瀟灑透衣裳。人間第一清涼散。休把千金比禁方。龍刑部石樓雙三首之二云。岸幘披襟意爽然。憑誰索價且高懸。東坡只欲時人買。剛道清風直萬錢。滿袖攜歸且嘯歌。紛紛觸熱客何多。涼風爭似涼州好。此價惟須問孟佗。二君皆以翰林出爲郎署。有詩名。龐任丘人。通禪理。龍望江人。工詞曲。有瓊花夢芙蓉城諸傳奇。

(居易錄)

想當然第一百十一

元人作劇。專尙規格。長短既有定數。牌名亦有次第。今人任意增加。前後互換。多則連篇。少惟數闋。古法蕩然矣。惟予門人邗江王漢恭名光魯所作想當然。猶有元人體裁。其曲分視之則小令。合視之則大套。插入賓白則成劇。離賓白亦成正曲。不似今人全賴賓白爲敷衍也。又嘗見櫺李李君寔所爲禮白嶽記。分視之各爲一則。合視之共爲一記。而詩卽連綴於中。分視之則詩。合視之詩亦記也。詩文炤映。使山水神情。無所避遁。其閒真是合作。今人爲游記者。意在謀篇。終難遂竟。章法固自貫串。境地終未分明。且記自記。詩自詩。使讀者因記以憶詩。持詩以尋記。筆墨閒隔。神情不屬。不數行欠伸欲臥矣。故予以爲王生之劇。李公之紀。皆可爲今人法也。想當然託盧次楸之名以行。實出漢恭手。（因樹屋書影）

萬金記第一百十二

清初金陵書肆。有刻傳奇名萬金記者。不知何人所作。大意以方字去點爲萬。錢



字去莪爲金蓋。隱指是年二主考姓。備極行賄通賄狀。一時流布禁中。遂興大獄。主考方猷、錢開宗、房考李上林、商顯仁、葉楚槐、錢文燦、周霖、張晉、朱蒞、李祥光、田俊民、李大升、龔勳、郝維訓、朱建寅、王國楨、盧鑄鼎、雷震生等凡十八人。俱駢戮於市。其餘舉子如吳漢槎輩。悉發邊瘴充軍。終其身不得返。皆此記一言之害也。先是場前嚴霜積三寸。鎖闈後鬼嘯不止。識者咸謂非吉兆。已而果然。（缺名筆記）

頭領書第一百十三

明瞿佑宗吉翦燈新語云。翠翠劉氏。淮安民家女也。生而穎悟。能通詩書。父母令入學。同學有金氏子。名定。與同歲。亦聰明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者當爲夫婦。二人亦私自許。金贈翠詩曰。十二闌干七寶臺。春風隨處豔陽開。東園桃樹西園柳。何不移來一處栽。翠和之曰。平生每恨祝英台。懷抱何爲不早開。我願東君勤用意。早移花樹向陽栽。已而父母爲其議親。輒悲泣不食。以情問之。初不肯言。久乃曰。西家金定。女已許之。若不相從。有死而已。父母不得已而聽焉。成婚後。相得之。

樂雖鴛鴦翡翠。未足比喻。未及一載。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盡陷淮東諸郡。翠爲其部下李將軍者所掠。至正末。士誠納款奉元正朔。道途始通。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願求其妻。星霜屢移。囊橐又竭。而此心終不稍阻。草行露宿。僅而得達湖州。則李將軍者。方貴重用事。威焰赫然。生佇立門牆。躊躇窺伺。門者怪而問焉。生曰。身姓劉。名金定。淮安人。有妹名翠。翠識字能文。遭亂失去。聞在貴府。今不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非有他也。門者入告。令生進見。將軍坐堂皇。生再拜具述其由。將軍武人。信而不疑。命內監告翠。翠承命出。以兄妹之禮見。不能措一詞。悲哽而已。將軍爲設帷帳於門西小館。令生處焉。知其業儒。委以記室。待之甚厚。然生之來。本爲求妻。一見之後。不可再得。欲達一意。無間可乘。時及授衣。乃作一詩曰。好花移入玉闌干。春色無緣得再看。樂處豈知愁處苦。別時雖易見時難。向年塞上重歸馬。此夜庭中獨舞鸞。霧閣雲烟深幾許。可憐孤負月團圓。詩成。題於片紙。拆衣領縫之。以百泉納於小豎。囑其持付翠縫紉。翠解其意。拆衣而詩見。吞聲涕

泣爲一詩。亦縫領內。還生詩曰。一自鄉關動戰鋒。舊愁新恨幾重重。腸雖已斷情難斷。生不相從死亦從。長使德言臧破鏡。終教子建賦游龍。綠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誰知也到儂。生得詩愈加抑鬱。遂感沉疾。翠聞之。請於將軍。始得一至牀前。而生病已亟矣。翠以臂扶生起。生引首側視。長呼一聲。奄然死於其手。將軍葬之道場山麓。翠送殯歸。得疾不復飲藥。一旦告將軍曰。妾流離外郡。舉目無親。止有一兄。今又死矣。病必不起。乞埋骨兄側。庶黃泉之下有所依託。言盡而卒。將軍如其志。附葬於生墳左。後翠家舊僕。以商販過道場山。遇翠夫婦。寄書於父母。父買舟來訪。徒見二墳。夜復夢翠詳告。以始終云。清初濟南袁聲。本此作頭領書傳奇。自敘有云。親至道場山。土人猶能指金翠葬處。反過淮陰。父老傳聞。其說校詳。知元末真有此事。傳奇後半。添出回生。應試歸里。榮封諸齣。殊無意味。明清之交。小說家思想。大抵類是。今人執筆作小說。才力雖遠遜古人。然必不肯作此等腐語。風氣圍人。甚於中酒。非識解超絕者。鮮克自拔也。(花朝生筆記)

籌邊樓第一百十四

唐牛李之黨。贊皇君子。功業爛然。與裴晉公相頡頏。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其黨又皆君子也。僧孺小人。功業無聞。怛悉謀維州一事。怨恫神人。其黨李宗閔。楊虞卿之流。又皆小人也。二人之賢不肖。如薰蕕然。不難辨也。自蘇穎濱二人皆偉人之說出。謂僧孺以德量高。德裕以才氣勝。而賢不肖始混淆矣。初。僧孺尉嵩縣。而水中灘有鵝鵝一雙飛下。僧孺果入西臺。陳仲醇云。奇章入臺。當以鷗臯應之。此雖戲論。實公言耳。吾宗鶴尹兄怵。工於詞曲。晚作籌邊樓傳奇。一褒一貶。字挾風霜。至於維州一案。描摸情狀。可泣鬼神。嘗屬余序之。而未果也。今鶴尹歿數年矣。憶前事爲之憮然。聊復論之如此。將以代序。且以見傳奇小技。足以正史家論斷之謬誣也。鶴尹大父緱山先生。作鬱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詞曲家稱爲本色當行。(香祖筆記)

婁江十子。虹友王摠才尤高。予嘗叙其金陵集。鶴尹詩才不及。而獨工金元詞曲。

所爲籌邊樓、浩氣吟等傳奇。不但引商刻羽。雜以流徵。殆可謂詞曲之董狐。(分甘餘話)

一文錢第一百十五

虞山縣東五十里有徐市。爲前明徐大司空杖聚族處。族大衆多。並擅厚資。相傳其族中一名欽寔者。性最豪奢。嘗於春日市飛金數斛。登塔頂散之。隨風颺去。滿城皆作金色。好事者有舂城無處不飛金之咏。又嘗從洞庭山買楊梅數百筐。於雨後置桃源澗。遣人踐踏之。澗水下瀉。其色殷紅如血。游人爭掬而飲之。一名啓新者。性最亂齋。其書室與竈。僅隔一垣。嘗以緡繫脂。懸於當竈。而緡之操縱。懸於書室中。每菽乳下釜。則執爨者呼曰。腐下釜矣。乃以緡放下。纔著釜。聞油爆聲。則又收緡起。恐其過用也。所蓄雨具。有革履三隻。一留城。一留鄉。一隨身帶之。恐爲人借用也。又嘗以試事至白門。居逆旅月餘。所記日用簿。每日止腐一文。菜一文。同學魏叔子沖見之。爲諧語曰。君不特費紙。并費筆墨矣。何不總記云。自某日之

某日。每日買腐菜各一文。平啓新方以爲然。初不知其謔已也。其可笑多類此。王東澱柳南隨筆。謂坊間所刊之一文錢傳奇。卽其族人所作。以誚啓新者。啟新與欽寔。於族誼爲昆季行。乃不爲墳箴之應。而爲參商之乖。其事甚奇。不特足資談助已也。(棲霞閣野乘)

瑞藻按。一文錢亦名兩生天。徐復祚。復祚字陽初。蓋杖之孫也。借盧至龐蘊事。影射啓新欽寔。謂至蘊二人。前世皆阿羅漢。以凡心未淨。託生爲人。至蘊家皆大富。至極貪慳。蘊則清修好施。如來謂貪慳固當墮落。施舍亦非第一義。因命帝釋化身。指引二人入道。至忘身貨殖。常以不滿千萬爲恨。妻子常凍餒。夷然不顧也。元旦出游。拾得一文泉。狂喜不知所措。遇賣芝麻者。念欲療飢。又可多得。慨然以錢易得一撮。見犬恐其奪食。聞鳥又慮爲所攫。乃入深山茂樹之下。恣意啖之。帝釋化僧至。以語開道。不悟。乃飲以酒。使醉臥。復化爲至至其家。謂遇神人點化。大悔前非。開庫藏悉散貧乏者。懼聲載道。其家人不能辨也。十

日至醒而歸。帝釋指爲妖命。逐之。至憤。欲訟之官。帝釋以神通力攝至佛坐。佛命弟子教道之。始大澈悟。佛爲摩頂歸本。蘊全家好善。常取所藏債券悉焚之。有求必應。周給無券。一日有僧來見。一亡所請。但云勿輕施與。蘊不說。僧謂子不信吾言。頃必有聞見也。夜聞櫪中馬牛之屬。皆作人語。各訴生前負蘊錢不償。今至變畜生以報。蘊始悔好施之造孽也。沈財於海。與妻子入山修道。復證阿羅漢果云。盧至龐蘊。內典並有其人。但鈍根宿德。截然不同。相去又千有餘年。陽初故合之耳。

臨川夢第一百十六

蔣心餘作臨川夢傳奇。極詬陳眉公之爲人。且於湯陳交惡之由。言之頗詳。然晚香堂集中題牡丹亭一跋。有楊用脩長於論詞。而不嫻於造曲。徐天池四聲猿。能排突元人。長於北而又不長於南。獨臨川以花間蘭畹之遺。兼擅其長云云。其推崇臨川至矣。至化夢還覺。化情歸性等語。亦能道出牡丹亭之本意。觀此。則眉公

當日。固尙與臨川相厚。空梁泥落。漸積怨嫌。名士忌才。正復何所不至。（花簾塵影）

陳眉公在王荆石家。遇一宦。問曰。此位何人。曰。山人。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裏去。蓋譏其在貴人門下也。俄就席。宦出。令曰。首要鳥名。中要四書二句。末要曲一句。合意。宦首唱云。十姊妹。嫁了八哥兒。入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只是二女將誰靠。眉公云。畫眉兒。嫁了白頭翁。吾老矣。不能用也。辜負青春年少。合坐稱賞。宦遂訂交也。鉛山蔣苕生太史臨川夢院本內。有隱奸一齣。刻意詆毀眉公。出場詩云。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儘力誇。獺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鐘鼎潤烟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來飛去宰相衙。亦謔而虐矣。（兩般秋雨庵隨筆）

蔣苕生臨川夢院本內。隱奸一折。刻意詆毀陳眉公。出場詩云。番禺葉蘭臺太史衍蘭。謂此詩非詆眉公。實譏袁子才也。所說未足爲據。然詩中神氣頗相肖。



(桐蔭清話)

雪中人第一百十七

觚臙。海寧查孝廉。字伊璜。才華豐豔。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翻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莫。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玩。見一丐者。辟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孰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時女邪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爇炭發醅。與之約曰。女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歡。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莫春之初。偕侶攜觴。薄游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

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泉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不。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蘖。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弈。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遘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恩。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乃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衣履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警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游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孰。維時天下初定。清師由浙入廣。舳艫相接。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辟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買買然來。邏兵執送戲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今大

兵南下。正蒸庶僭魁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游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箭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贖贈。旃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身出迎。入騶前馳。千兵后擁。道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葡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報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

茗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脩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辨得免。孝廉嗣后益放情詩酒。盡出其囊中裝。買美婢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燕。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豔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幙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坐。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旣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尙存。按孝廉名繼佐。吾宗心餘太史雪中人傳奇衍其事。(花朝生筆記)

查東山先生繼佐。以名孝廉負盛譽於時。性耽音律。聲伎登場。旦色皆以些爲名。有柔些者。尤妙絕。汪蛟門楫製春風。裊娜以贈云。看先生老矣。兀自風流。圍翠袖。昵紅樓。羨香山。攜得小蠻樊素。玉節金管。到處敖游。舞愛前溪。歌憐子夜。記曲娘。

還數阿柔。戲罷更教彈絕調。氍毹端坐撥箏篋。新製南唐院本。衣冠巾幗。抵多少  
優孟春秋。拖六幅。掩雙鉤。英雄意態。兒女嬌羞。燈下紅兒。真堪銷恨。花前碧玉。耐  
可忘憂。是鄉足老。任悠悠。世事爛羊作尉。屠狗封侯。下半指先生新製。鳴鴻度等  
樂府也。先生遇吳順恪事。觀其自著敬修堂同學出處偶記。似有出於傳聞之過  
者。然當時已有不羨林宗知孟敏。還同李白識汾陽之語。傳聞亦非盡無因也。蔣  
心餘士詮雪中人傳奇。敘事頗核。唯誤其名作培繼。培繼字玉望。先生族弟也。縉  
雲石。今歸吾鄉扶風氏。(蓮子居詞話)

王士禎國朝諡法考云。廣東饒平總兵官左都督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吳六奇順  
恪。康熙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諡。按吳六奇以查伊璜事。人人知之。然其諡則知  
者亦罕。蔣心餘撰雪中人傳奇。述六奇祈夢。有二獅壓身之兆。此必有所本。其身  
后贈少師兼太子太師。或足應二獅之夢與。按公字鑑伯。別字葛如。粵之海陽縣  
豐政都人。乾隆三年設豐順縣。故今爲豐順人。父廷符。母胡氏。兄弟二人。公爲長。

弟標。子十三。啓晉。順治丁酉舉人。啓豐。嗣職調貴州安籠鎮總兵。啓鎮。以蔭官至黃岡副總兵。啓爵。年十八。入爲頭等侍衛。歷任太原、瓊州、天津總兵。啓相。官虎門副總兵。公卒於康熙乙巳五月三日。壽五十九。則當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入本朝三十九歲矣。公之裔孫昌坤。以家傳見示。故知其詳。家傳爲長樂溫訓所撰。溫君自言與公六世孫世驥同年。以公忠孝堂文集及墓志見示。故擇其大者著於傳。然則公尙有文集。非絳灌無文者可比。洵奇人也。（茶香室三鈔）

明孝廉海寧查伊璜。繼佐甲申后家居。放情詩酒。識吳六奇於窮涂風雪中。解衣贈金。以國士相蘄許。迨后伊璜以史案罹禍。六奇感恩圖報。旣蜚章爲之昭雪。復持贈至於縉雲。豪情高誼。垂三百年播爲美談。獨惜六奇以萬夫之雄。列貳臣之傳。蒙順恪之謚。六奇誠能報伊璜其所自處。固有重如泰山者。而唯伊璜之死生禍福是計。乃至於起居玩好。尤末之末矣。雖然。不能得之大雅宏達之君子。而願以繩躒張欽飛之勇夫。不已苛乎。據貳臣傳。吳六奇。廣東豐順人。明亡。附桂王爲

總兵以舟師踞南澳。順治七年。平南王尙可喜等。自南雄下韶州。六奇與碣石總兵蘇利迎降。當是得伊璜。攸助后。先投效桂藩。后歸命清室。蔣心餘作雪中人傳奇。及鐵丐傳。第二云梅關涂次。投見帥幟。而不及其仕明一節。蓋爲六奇諱。且諒之深矣。(眉廬叢話)

查吳雪遘。人艷稱之。然據伊璜所作敬修堂同學出處偶記。似乎並無時說。豈當日以其既貴。而故爲之諱邪。記云。己亥。余客長樂潮鎮。吳葛如。以厚幣邀余至其軍。爲語南鄙。夙昔艱難諸狀。方在席。無所指顧。而竟內不軌。猝縛至階下。告余曰。吾徵發而彼遁矣。吾密行內間。不失一矢。未幾。而不軌之所持豪。爲戢它不靖。幾圍奉飛符報命。葛如曰。是又內間之轉行也。吾左右尙不知之。葛如能詩。自比武侯。故以六奇爲名。大率用兵以計勝。顧名知之矣。時令其長君啓晉。晉弟啓豐。偕侍余座。晉字長源。啓豐字文源。長源已登丁酉賢書。生而韶秀。玉立工詩。所之輒流連。興懷古昔。疾行五指。篤什繁富。不勝舉也。余嘗敍其爲文。有關戢安之大者。

嗣余詩可之選。凡仕宦游歷所賦。無不及之。嫖軼東粵。遂入葛如瀆鄂峽一詩。別  
久之。投余遠問。則葛如病而長君晉已修文去矣。葛如隨物故。世相傳余初有一  
飯之德。葛如方布衣野走。懷之而思厚報。其實無是事也。查記順恪字葛如。爲它  
書所未見。按某說部清初人撰云。吳興莊某作明史。以查伊璜列入校閱姓氏。伊璜知  
卽檢舉。學道發查存案。次年七月。歸安知縣吳某。持書出首。累及伊璜。伊璜辨曰。  
查繼佐係杭州舉人。不幸薄有微名。莊某將繼佐列入校閱。繼佐一聞。卽出檢舉。  
事在庚子十月。吳令爲莊某本縣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爲功。則  
繼佐前而吳某後。繼佐之功。當在吳某上。若以檢舉遲爲罪。則繼佐蚤而吳某遲。  
吳某之罪。不應在繼佐下。今吳某以臯受賞。而繼佐以功受僇。則是非顛倒極矣。  
諸法台幸爲參詳。各牙門俱以查言爲是。到部對理。竟得昭雪。遂與吳某同列賞  
格。分莊氏籍產之半。據此。則伊璜連繫緣庭辨得脫。洵無順恪爲力之說矣。竊意  
當時文網嚴密。奉行者尤操切。苟非彊有力者爲之斡旋。雖欲置辯。詎可得乎。矧



英石峯巋然尙存。是其一證矣。(同上)

海棠緣第一百十八

孫侯。字商聲。張西廬先生高弟也。詩古文簡潔有法度。性孤冷。不喜諧俗。自康熙癸卯西廬遭變后。常謂斯文旣喪。世無可語者。乃與此齷齪輩同其食息。不如無生。故有一生不得文章力。百里曾無臭味人之句。每就硯席。輒怒其館主不合而去。所著海棠緣傳奇。痛詆僇父。蓋以此也。蘇州承天寺僧慕商聲名。厚聘學詩。初至。見其曲房密室。酒氣薰蒸。心已憤憤。閱三月。有貴人攜妓而來。設燕招提。見僧隅坐酣飲。商聲窺伺大怒。亟欲辭去。又不能卽出。適見書齋前池水甚清。奮投而死。是年元日。商聲家祭。縣其故婦之像於堂。童孫侍立其側。指謂商聲曰。祖母泣而來下矣。未及半載。果獲此禍。(觚賸)

大禹治水第一百十九

沈滕友先生名嘉然。山陰人。以能書名。后入江南大憲幙中。嘗病封神傳小說俚

陋。因別編一編。以大禹治水爲主。接禹貢所歷。而用山海經傳衍之。以真仙通鑑古嶽瀆經。敘禹疏鑿徧九州。至一處則有一處之山妖水怪爲梗。上帝命雲華夫人授禹金書玉簡。號召百神平治之。如庚辰童律、巨靈、狂章、虞余、黃麾、太翳、皆神將而爲所使者也。至急難不可解之處。則夫人親降。或別求法力最鉅者救護之。邪物誅夷鎮壓。不可勝數。如刑天帝、江無支、祈之類是也。功成之后。其佐理及歸命者。皆封爲某山某水之神。卷分六十目。則一百二十回。曹公棟亭寅欲爲梓行。滕友以事涉神怪力辭焉。后自揚返越。覆舟於吳江。此書竟沉於水。滕友亦感寒疾歸而卒。書無副本。惜哉。（燕居續語）

### 十五貫第一百二十

南宋臨安有劉貴者。字君薦。妻王氏。妾陳氏。一日攜其妻往祝妻父壽。妻父王翁以其貧也。予錢十五貫。使營什一。留女而遣婿先歸。途遇其友同飲而醉。及歸。妾見所負錢。問其故。貴醉后戲之曰。吾因家不能共活。已賃女於人矣。此賃錢也。明

日當送女去。言已就枕。卽入睡鄉。妾思告知其父母。乃之隣人朱三老家。告以故。且寄宿也。黎明卽行。而劉貴固執睡未醒。有賊入其家。竊其錢。劉驚覺起而追之。適地下有斧。賊卽取斧斫劉殺之。盡負錢去。次日。隣人見其門久而不啓。入視得狀。朱三老乃言夜間其妾借宿事。因共追尋。妾行路未半。力疲少憩。有崔寧者。自城中賣絲。亦得錢十五貫。與之同憩。追者至。并要之歸。聞於官。謂妾與崔有奸。殺其夫竊資偕亡也。竟同棄市。后貴妻以夫死家貧。其父王翁使人迎之歸。涂遇大雨。避入林中。爲盜所得。據爲妻。偶言及數年前。曾爲賊入人家。殺其主人。得錢十五貫。妻乃知殺其夫者。卽此盜也。乘間出告於臨安府。事乃白。殺盜沒其家貲。以半給其妻。妻遂入尼庵以終。此事不知出何書。余於國初人說部見之。與今梨園所演十五貫事絕異。且事在南宋。非明時也。疑自宋相傳有十五貫冤獄。後人改易其本末。附會作况太守事爾。十五貫傳奇。乃國朝吳縣朱素臣作。去况遠矣。

(春在堂隨筆)

# 小說考證卷七

##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一

姜西溟太史宸英。與其同年李侑撰。同典康熙己卯順天鄉試。時士論有老姜全無辣氣。小李大有甜頭之謠。風聞於上。以致被逮。姜竟卒於請室。前輩多紀述此事。而不能定其關節之有無。昔讀鮪綺亭集。先生墓表。稱滿朝臣僚。皆知先生之無罪。而王新城亦有我爲刑官。令西溟以非罪死。何以謝天下之語。知同時公論。早以西溟之連染爲冤。嗣聞先師徐柳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卽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卽影西溟先生。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段。妙玉以看經入園。猶先生以借觀藏書。就館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橫罹盜窟。并被以喪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庾死獄中。并加以嗜利受賂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郎潛紀聞）

紅樓夢一書說者極多。要無能窺其私旨者。吾疑此書所隱。必係清代第一大事。而非徒紀載私家故實。謂必明珠家事者。此一孔之見耳。觀賈政之父名代善。而代善實禮烈親王名。可以知其確非明珠矣。今略舉所臆見諸條於后。以諗世之善讀此書者。林薛二人之爭寶玉。當是康熙末允禩諸人奪嫡事。寶玉非人。寓言玉璽耳。作者固明言爲一塊頑石矣。黛玉之名。取黛字下半之黑字。與玉字相合。而去其四點。明明代理二字。代理者。代理親王之名詞也。廢太子后理親王本皇次子。故以雙木之林字影之。猶慮觀者不解。故又於迎春名之曰二木頭。迎春亦行二也。寶釵之影子爲襲人。寫寶釵不能極情盡致者。則寫一襲人以足之。而襲人二字。析之固儼然龍衣人三字。此爲書中第一大事。海外女子。明指延平王鄭成功之據台灣。焦大蓋指洪承疇。承疇晚年。罷柄閒居。極佗僚無聊。曩曾於一說部中。得其遺事數則。今忘之矣。大醉后自表戰功。極與洪承疇事符合。妙玉必係吳梅邨。走魔遇劫。卽紀其家居被迫。不得已而出仕之事。梅村吳人。妙玉亦吳人。

居大觀園中。而自稱檻外。明寓不臣之意。參觀桃花扇餘均一齣。當日官府。方點派差役。持牌票訪求前代遺民。可知梅村之出。必備受逼迫也。王熙鳳當卽指宛平相國王文靖熙。康熙一朝。漢大臣之有權者。以文靖爲第一。書中固明言王熙鳳爲一男子也。（醒吾叢談）

紅樓夢一書。揣測者不知凡幾。嘗見賃廡賸筆一則。記紅樓亦謂敘納蘭故事。皆實錄也。其所引證。則與他人之指爲敘納蘭事者不相同。因節錄其大略於下。納蘭眷一女。絕色也。有婚姻之約。旋此女入宮。頓成陌路。容若愁思鬱結。誓必一見了此宿因。會遭國喪。喇嘛每日應入宮奉經。容若賄通喇嘛。披袈裟。居然入宮。果得一見彼姝。而宮禁森嚴。竟如漢武帝重見李夫人故事。始終無由通一詞。悵然而出。故書中林黛玉之稱瀟湘妃子。乃係事實。不則黛玉未嫁。而詩社渠以妃子題名。以作者才思之周密。不應疏忽乃爾。第一百十六回寶玉出家做和尚。卽指披袈裟冒充喇嘛事也。又云。雪芹初無著作。無從參考。嗣閱其父棟亭先生集。知

與納蘭氏往還甚密。則容若平生艷史。雪芹以通家無勿知。宜也。又云。側帽詞減。字木蘭花六闋。與此一一吻合。其第三闋。卽指入宮事也。云。原詞六闋。均附於後。茲特錄其第三闋云。相逢不語。一朵夫容着秋雨。小暈紅潮。斜溜鬢心。雙翠翹。待將低喚。直爲癡情恐人見。欲訴幽懷。轉過迴欄。叩玉釵。此說所引證。妃子一節。尤爲有力。吾不敢謂必是。要之。大可供閱者之推求也。賃廡臆筆者。署一虎字。不知爲何許人。稱此說得之。袁爽秋太常。太常則得之。鍾子勤者也。（海漚閒話）

和坤秉政時。內寵甚多。自妻以下。內嬖如夫人者二十四人。卽紅樓夢所指正副十二金釵是也。有龔姬者。齒最稚。顏色妖冶。性淫蕩。寵冠諸妾。顧奇妒。和愛而憚之。多方以媚其意。龔姬喜啖榛栗及熊白。和爲百計致之。宰夫餉之失飪。往往致死。龔夏日晚浴后。著蟬紗霧縠。肌體依約可見。和少子玉寶。別姬所出。最佻。龔素愛之。遂私焉。每交接不避婢媵。醜聲四溢。不知者惟和與其妻耳。幕下有羅生者。質朴而能事。和倚之如左右手。一日。侍和閒談。適玉寶趨過於前。衣服麗異。腰

間雜佩纍纍。和顧而樂之。目逆而送。謂羅曰。誠翩翩美少年也。使宰河陽。當爲萬花主人。此間風俗不良。當防閑其出。勿使近嬖童。羅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子臧所以得罪於鄭。今公子衣服炫異。是謂不衷。修飾儀容。是謂階厲。臣恐穢德之彰。在蕭牆之內。不在寢門之外也。和大怒。選事杖殺之。玉寶好爲冶遊。時有柳參將者。新任城門校。立法嚴肅。伐鼓檄柝。終宵戒嚴。適夜巡。玉寶微服過所。權爲柳所執。問何事夜行。叱令通名。玉寶不以實告。柳怒。卽街頭褫衣笞二十。血月狼籍。臥月餘始瘥。人無知者。有婢倩霞。容貌狡好。聰穎過人。喜學內家妝。手潔白。甲長二寸許。幼侍玉寶。玉寶嬖之。龔姬疾其寵。讒於和妻。出倩霞。玉寶私往。瞰之。倩霞斷甲贈之。誓不更事他人。鬱鬱而死。玉寶哭之慟。隱恨龔姬。姬多方媚之。終不懌焉。和府故多梨園子弟。皆極一時之選。有貼旦名珍兒者。尤姣媚。妮妮依人。玉寶與結斷袖之契。輒夜宿其家。龔姬廉知其事。大恨曰。儂薄子乃如此。妄作邪。亟帥侍婢十數人。聯燈列炬。潛出府後門。掩其不備。玉寶大驚。肘行以逆。叩頭求免。珍兒



伏地戰慄。不敢仰視。龔姬叱令舉首。燭之美。渠慰之曰。女勿恐。吾非噬人者。竟與偕歸。亦留與亂。是夜。龔姬以暴疾死。死后恆爲厲府中。和知之。以珍兒殉焉。乃止。按此見護梅氏有清佚史。龔姬蓋卽龔人倩霞卽晴雯。字義鈞有關合。而玉寶之爲寶玉。尤爲明顯。不過顛到其字耳。紅樓夢一書。考之清乾嘉時人記載。均言刺某相國家事。但所謂某相國者。他書均指明珠。護梅氏獨以爲和珅。言之鑿鑿。似頗有佐徵者。錄之亦足以廣異聞也。（譚瀛室筆記）

瑞藻按紅樓夢最多異說。上述三則。蓋最有力者矣。而考證所得。又各不同。自愧譾陋。亦竟無以決之也。又予嘗見隨園詩話批本。中一則云。乾隆五十五六年間。見有抄本紅樓夢一書。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恆家。書中內有皇后。外有王妃。則指忠勇公家爲是。此說鮮道及者。錄之以備異聞。

飲水詩詞集。爲長白性德著。大學士明珠子。曝書亭集有輓納蘭侍衛詩。世所傳賈寶玉者。卽其人也。詞以小令爲佳。得南唐李後主意。余嘗刻于粵西藩署。原本

殘缺。其有不合律者。或傳抄之謬。余爲更易十數處。周稚圭中丞之琦。稱爲善本焉。（關隴輿中偶憶編）

張南山詩人徵略。謂紅樓夢之賈寶玉。係明珠子容若。近人筆記中。多著說以證之。讀容若所爲詩。風流嬌旎。頗肖寶玉之爲人。其言當不誣也。集中儷古諸作。有一節云。美人臨殘月。無言若有思。含顰但斜睇。吁嗟憐者誰。予本多情者。寸心聊自持。浩譟幽蘭曲。援琴終不怡。私恨託夢遠。初日照簾帷。所謂美人者。卽指黛玉而言者邪。按容若詩名。頗爲詞所掩。飲水集中。佳構正多。余最愛誦其四時無題詩。謂每首中各有一黛玉在。錄數首于下。挑盡銀燈月滿階。立春先繡踏青鞋。夜深欲睡還無睡。要聽檀郎讀紫釵。青杏園林試越羅。映妝殘月曉風和。春山自愛天然好。虛費隋宮十斛螺。綠槐陰轉小闌干。八尺龍須玉篔簹。自把紅窗開一扇。放他明月枕邊看。水榭同攜喚莫愁。一天涼雨晚來收。戲將蓮葯拋池裏。種出花枝是並頭。小睡醒來近夕陽。鉛華洗盡淡梳粧。紗幮此日偏惆悵。翦去巫雲作晚

涼。追涼池上晚偏宜。菱角雞頭散綠漪。偏是玉人憐雪藕。爲他心裏一絲絲。却對菱花泪暗流。誰將風月印綢繆。生來悔識相思字。判與齊紈共早秋。璇璣好譜斷腸圖。却爲思君碧作朱。幾夜西風消瘦盡。問儂還似舊時無。寒香細細撲重簾。日壓彫檐改未忼。端的爲花憔悴損。一枝還向膽瓶添。是誰看月是誰愁。夜冷無端上小樓。已過日高還未起。任教嬰武喚梳頭。(花簾塵影)

紅樓夢一書。膾炙人口。世傳爲明珠之子而作。明珠之子何人也。余曰。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卽其人也。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諭。成德于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舉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進士。年甫十六歲。則其中舉人止十五歲。于書中所述頗合也。此書末卷。自具作者姓名曰曹雪芹。袁子才詩話云。曹練亭。康熙中爲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極風月繁華之盛。則曹雪芹固有可考矣。又船山詩草。有贈高蘭墅鷓同年一首。云豔情人自說紅樓。注云。傳奇紅樓夢八十回以后。俱蘭墅所補。然則

此書非出一手。按鄉會試增五言八均詩。始乾隆朝。而書中敍科場事。已有詩。則其爲高君所補可證矣。納閣容若飲水詞集有蒲江紅詞爲贊子清題其先人所携棟榭亭卽曹雪芹也（小浮梅閑話）

禮親王昭槿嘯亭雜錄云。明太傅廣置田產。市買奴僕。厚加賞賚。使其充足。無事外求。立主家長。司理家務。奴隸有不法者。許主家立斃杖下。所逐出之奴。皆無容之者。曰。伊于明府。尙不能存。何況它處也。故其下愛戴。罔敢不法。其后田產豐盈。日進斗金。子孫歷世富豪。至成安時。以倨傲和相故。嬰法罔籍沒其產。有天府所未有者。世傳紅樓夢小說。爲衍說明珠家事。今觀此。則明珠之子納蘭成德之成安籍沒時。幾及百年矣。于事固不合也。雜錄又載癸酉之變。云有侍衛卞倫者。納蘭太傅明珠後也。少時家巨富。凡滌面釵器。日易其一。晚年貧窶。一冠數年。人多笑之。是日應值太和門。聞警趨入。遂被害。此亦可見明珠家之久富。又云。納蘭侍衛寧秀。爲明珠太傅曾孫。生時有髭數十莖。羅羅頤下。年弱冠。顏貌蒼老。宛如四五十人。未三十卽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異也。小說所稱生有異徵者。豈卽斯

人與(茶香室三鈔)

紅樓夢一書。始于乾隆年間。相傳出于漢軍曹雪芹之手。嘉慶年間。逆犯曹綸。卽其孫也。滅族之禍。實基于此。曾聞一旗下友人云。紅樓夢爲讖緯之書。相傳有此說。言之鑿鑿。具有徵引。是邪非邪。吾不得而知之矣。(寄蝸殘贅)

紅樓夢爲政治小說。全書所記。皆康雍年間滿漢之結構。此意近人多能明。按之本書寶玉所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便可見也。蓋漢字之偏旁爲水。故

知書中之女人。皆指漢人。而明季及國初人。多稱滿人爲達達。卽韃靼。明葉盛水東日記所云達達。

試馬駒生百日後以驪馬置山巖羣駒見母奔躍而上一氣及達之起筆爲土。故

知書中男人。皆指滿人。由此分析。全書皆迎刃而解。如土委地矣。(乘光舍筆記)

紅樓夢才子書也。或言是康熙間京師某府西賓常州某孝廉手筆。巨家間有之。然皆鈔錄無刊本。乾隆某年。蘇大司寇家。因是書被鼠傷。付琉璃廠書坊裝訂。坊中人藉以鈔出。刊板刷印。漁利。其書百二十回。第原書僅止八十回。余所目擊。后

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續也。（榜檄軒叢談）

紅樓夢一書。膾炙人口。吾輩尤喜閱之。然自百回以后。脫枝失節。終非一人手筆。戴君誠夫。曾見一舊時真本。八十回之後。皆不與今同。榮寧籍沒後。皆極蕭條。寶釵亦早卒。寶玉無以作家。至論于擊柝之流。史湘雲則爲乞丐。后乃與寶玉仍成夫婦。故書中回目。有因麟麒伏白首雙星之言也。聞吳潤生中丞家。尙藏有其本。惜在京邸時。未曾談及。埃再踏軟紅。定當畱而閱之。以擴所未見也。（續閱微草堂筆記）

康熙年間。曹練亭爲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駟。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得。及陳獲罪。乃密疏荐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豔之。當時紅樓有女校書某。尤豔。雪芹贈詩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校差些。威儀棣

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興時偏少嘿時多。（隨園詩話）

自我朝考證之學盛行。而讀小說者。亦以考證之眼讀之。於是評紅樓夢者。紛然索此書之主人公之爲誰。綜觀其說。約有兩種。一謂述他人之事。一謂作者自寫其生平也。第一說中。大抵以賈寶玉爲卽納蘭性德。其說要非無所本。按性德飲水詩集別意六首之三曰。獨擁餘香冷不勝。殘更數盡思騰騰。今宵別有隨風夢。知在紅樓第幾層。又飲水詞中于中好一闋云。別緒如絲睡不成。那堪孤枕夢邊城。因聽紫塞三更雨。却憶紅樓半夜燈。又減字木蘭花一闋咏新月云。莫教星替守取圓。圓終必遂。此夜紅樓。天上人間一樣愁。紅樓之字凡三見。而云夢紅樓者一。又其亡婦忌日。作金縷曲一闋。其首三句云。此恨何時已。滴空堦。寒更雨歇。葬花天氣。葬花二字。始出于此。然則飲水集與紅樓夢之間。稍有文字之關係。世人以寶玉謂卽納蘭侍衛者。殆由于此。然詩人與小說家之用語。其偶合者固不少。苟執此例以求紅樓夢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附合者。斷不止容若一人而已。至

謂紅樓夢一書。爲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說本于此書第一回。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一語。信如此說。則唐且之天國喜劇。可謂無獨有偶者矣。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爲劇中之人物。如謂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滸傳之作者。必爲大盜。三國志衍義之作者。必爲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說也。（王靜庵文集）

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云。趙彩姬。字今燕。名冠北里。時曲中有劉董、羅葛、段趙、何蔣、王楊、馬褚。先后齊名。所稱十二釵也。按此則今小說中所稱金陵十二釵。亦非無本。（茶香室三鈔）

地安門外鐘鼓樓西。有絕大之池沼。曰什剎海。橫斷分前海後海。夏植蓮花。徧滿冬日結冰。游行其上。又別是一竟。后海清醇王府在焉。前海垂楊夾道。錯落有致。或曰是石頭記之大觀園。然余常登陶然亭。亭東數武。又有黛玉花冢。其去什剎海。蓋十里而遙。中間鬲皇城。二說不知孰是。（燕市貞明錄）



紅樓夢小說有詠林四娘事。此亦實有其人。王漁洋池北偶談云。聞陳寶鑰字綠崖。觀訾青州。一日燕坐齋中。忽有小鬟。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褰簾入曰。林四娘見。逡巡問。四娘已至前。萬福。鬢髻朱衣。繡半臂。鳳指鞞。腰佩雙劍。自言故衡王宮嬪也。生長金陵。衡王以千金聘妾入後宮。寵絕倫輩。不幸早死。殯于宮中。不數年國破。遂北去。妾魂魄猶戀故墟。今宮殿荒蕪。聊欲段君亭館。延客。願無疑焉。自是日必一至。久之。設具宴陳。嘉肴旨酒。不異人世。亦不知從何至也。酒酣。敘述宮中舊事。悲不自勝。引節而歌。聲甚哀怨。舉坐沾衣。罷酒。一日告陳言。當往終南山。自后遂絕。有詩一卷。其一云。靜鎖深宮憶往年。樓台箭鼓徧烽烟。紅顏力辱難爲厲。黑海心悲只學禪。細讀蓮華千百偈。閒看貝葉兩三篇。梨園高唱興亡事。君試聽之亦惘然。是林四娘事甚奇。而云早死殯于宮中。則與小說家言不甚合。或傳聞異詞乎。考之明史。憲宗之子祐禪。封衡王。就藩青州。其玄孫常漣。萬歷二十四年襲封。不載所終。林四娘所云國破北去者。卽斯人矣。（壺東漫錄）

周芸皋內自訟齋文集。載朝鮮安儀周事甚奇。儀周名岐。從貢使入都。偶于書肆見抄本書。不可句讀。以數十錢購歸。細玩之。乃前人窖金地下。錄其數與藏處。皆隱語。徧視京都。惟明國公屋宇房舍似之。卽世所稱大觀園也。乃求見明公曰。公日用以千萬計。度支將不給。願段金十萬。不問所之。三年還報。因指所坐室柱曰。發此磚。可得金如數。公笑命具畚鍤。獲如所言。遂付之去。至天津。業鹽爲商。三年還謁曰。幸不辱命。息三倍。公曰。是亦不足供吾用。願再爲我謀。曰。無已。則段金百萬。公笑曰。安得發地再得之。儀周起。請徧觀諸室。至寢門內曰。是可得發而予之。乃之揚州。三年報曰。倍之。竢公取用。公曰。其再經營之。又十餘年。儀周老。辭歸國。公留與飲。曰。若異人。有異術。曰。非也。岐得異書。知藏金處。請爲公盡言之。因一一指其處。公曰。若不需邪。曰。此天以與公者。仗公福。已得贏餘足自給。拜公賜矣。盡以所收書畫歸國。子孫留者爲安氏。案此事人鮮知者。且足資讀紅樓夢者之談吻。故節錄之。(花朝生筆記)

淫書以紅樓夢爲最。蓋描寫癡男女性情。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爲之移。所謂大盜不操戈矛也。豐潤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時。嚴行禁止。而卒不能絕。則以文人學士多好之之故。余弱冠時。讀書杭州。聞有某賈人女。明豔工詩。以酷嗜紅樓夢故。致成瘵疾。當縣嘸時。父母以是書貽禍。取投之火。女在牀。乃大哭曰。奈何燒殺我寶玉。遂死。杭人傳以爲笑。（庸閒齋筆記）

石頭記筆墨深微。初讀忽之。而多閱一回。便多一種情味。迨目想神游。遂覺甘爲情死矣。然此書之淫。妙在有意無意。非粗淺人所得而知。蘇州金姓。吾友紀友梅之戚也。喜讀此記。設林黛玉木主。日夕祭之。讀至絕粒焚稿數回。則嗚咽失聲。中夜常爲隱泣。遂得癩疾。一日。炷香長跪。良久起。拔釭中香出門。家人問何之。曰。往警幻天見瀟湘妃子耳。家人雖禁之。而或迷或悟。哭笑無常。卒于夜深逸去。尋數月始獲云。（二借廬筆談）

瑞藻按。見仁見知。豈不洵哉。某賈人女。固太憨生。抑紅樓夢之爲書。固有蕩魄

銷魂。易性移情者在。青年男女。非夙具慧根。能勘破一切者。未有不爲所溺者也。余少喪父。遺篋中有是書。母取以遺人。蓋余爾時已略識字。恐爲所得。或看壞心術也。用心亦良苦矣。然至十七歲時。終展轉畱得閱之一卷在手。寢饋都忘。百二十回之書。曾不二日而畢。自后稍得閒。輒背人讀是書。怡紅瀟湘之言論。晴雯襲人之舉止。乃至大觀園中之風景道路。亭臺樓館。無不歷歷心目。更盡夢回。悠然神往。雖迷惑不至賈人女之甚。亦幾不克自持。繇今思之。良足失笑。當世不少明達。子女血氣未定時。幸勿以此等書授之。金瓶梅最以淫書聞。吾謂其流弊或較小。以其穢褻太甚。再讀卽無餘味。不如紅樓夢之不厭百回。入人骨髓也。

蒲田吳氏。粵之嶢商也。富而好文。大開詩社。以紅樓夢分得四題。各以七律咏之。卷以萬計。延番禺洪日崖。孝廉。評定甲乙。取黃星洲等百餘人。各酬厚儀。先是番禺張蘭士女史卷。已列第一。及開彌封。主人以女子壓卷。恐招物議。遂置第二。其

實黃詩不及張也。亟爲錄之。黛玉葬花云。攜將雅嘴繫奚囊。無賴春心暗自傷。未必紅顏皆薄命。頓教黃土也生香。彩幡低護魂應妥。濁酒重澆怨恐長。底事詠花難握管。一般愁緒費商量。寶釵撲蝶云。沁芳橋畔好春光。鶯自和鳴草自芳。高下蝶隨飛絮舞。婷婷人愛繞花忙。苔痕狼籍弓鞋濕。扇影輕盈寶串香。細語喃喃留小步。樹陰濃翠欲沾裳。湘雲眠茵云。洒脫情懷綺麗年。要從香界小游仙。花前扶醉風無力。夢裏尋春蝶有緣。上額酒濃眉黛蹙。壓肩香重鬢雲偏。睡鄉料得甜何似。嬰武簾櫳莫浪傳。晴雯補裘云。翠雨含風缺一翰。累人癡病未曾安。情懷生小寒暄共。罅隙無多組織難。燈畔容顏愁慘淡。眼前刀剪泪辛酸。他年醉擁應須記。燭爇房櫳夜半殘。女史名秀端。著有碧梧詩鈔。(桐蔭清話)

許伯謙茂才紹源。論紅樓夢。尊薛而抑林。謂黛玉尖酸。寶釵端重。直被作者瞞過。夫黛玉尖酸。固也。而天真爛漫。相見以天。寶玉豈有第二人知己哉。況黛玉以寶釵之奸。鬱未得志。口頭吐露。事或有之。蓋人當歷境未亨。往往形之歌咏。詩三百

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聖賢且如此。何有於兒女。寶釵以爭一寶玉。致矯揉其性。林以剛。我以柔。林以顯。我以暗。所謂大奸不好。大盜不盜也。書中譏寶釵處。如丸曰冷香。言非熱心人也。水亭撲蝶。欲下之結怨於林也。借衣金釧。欲上之疑忌于林也。此皆其大作用處。楊國忠三字。明明從自己口中說出。作者故弄狡獪。不可爲其所欺。况寶釵在人前。必故意裝喬。若幽寂無人。如觀金鑲一段。則真情畢露矣。己卯春。余與伯謙論此書。一言不合。遂相齟齬。幾揮老拳。而毓仙排解之。於是兩人誓不共談紅樓。秋試同舟。伯謙謂余曰。君何爲泥而不化邪。余曰。子亦何爲窒而不通邪。一笑而罷。(三借廬筆談)

嘗于珠江畫舫中。見一女郎。手持湘妃竹。淡金面摺疊扇一柄。蠅頭細書紅樓夢

人名。下合西廂記曲一句。詞意酷肖。眞雅製也。錄之。警幻仙姑。天人間史太君。故世

邪夫人。從來王夫人。女教李執。節操王熙鳳。醜陋尤氏。道邊秦可

卿。夢兒元春。御筆迎春。體格探春。我雖惜春。禮三巧姐。織女寶珠

哭聲兒似林黛玉情到海枯薛寶釵舉止寶琴顯紅白史湘雲影花陰邢岫

煙人在客李紋目魚分破李綺難猜尤二姐桃花片尤三姐常居一

喜鸞不識憂夏金桂十年寡妙玉真傅秋芳想口邊若玉著薛姨

媽幼女趙姨娘便待佩鳳打扮秋桐如何鴛鴦鳳隻瑞珠為志金釧頭

去死紫鵲成了眷屬平兒做過香菱他若鴛鴦鳳隻瑞珠為志金釧頭

早被無玉釧不曾彩明上計鶯兒做彩雲盜抱琴宮

眉兒新襲人燕四麝月抓碧痕凌柳五兒穿小紅來

當四兒與司棋後侍書人翠縷和入畫行春燕

管什麼萬兒拾得寶蟾兒雪雁是傻大姐口王

善保家一文官首齡官在芳官捧藕官相葵官

女孩兒家嬌杏花金哥白淨虛對智能人劉老老

信口青兒馬道婆淺甄士隱遇賈敬有賈赦傷賈政生





月色橫空 凹晶堂月明如水 蓼風軒點蒼苔自 埋香冢落花滿地 蜂腰橋躡着脚  
花陰滿庭 浸樓台

沁香閣花落水 雖屬游戲 頗見匠心(桐蔭清話)

### 十四鹽第一百二十二

董恂宮閨聯名譜引續幽異錄云。黃妍麗。河朔間女子也。與蕭玉涵以詩唱和。遂成妃偶。好事者爲撰十四鹽傳奇。以唱和詩皆用鹽均也。(茶香室叢鈔)

### 紅蓮案第一百二十三

明季有譏風流院者。衍小青事。以湯玉茗爲風流院主。柳夢梅、杜麗娘皆爲院仙。蓋小青有挑燈閒看牡丹亭之句。故用臨川入劇。徐文長四聲猿。玉禪師翠鄉一夢。用宋月明和尚度柳翠故事。臨川吳士科譏紅蓮案。則借文長殺紅蓮。以了前案。吳之意。殆以紅蓮無著落。玉通之恨。終未盡銷邪。玉通文長。相隔數百年。而合爲一時。文人好奇。正復何所不至。然文長才高數奇。躑躅一世。借此以舒鬱吐氣。亦快事也。述其厓畧。且助談資。徐渭與玉通月明二師相好也。杭州太守柳宣教。

用妓紅蓮計。致玉通化去。渭聞而惡之。渭嘗建書院於西湖。與越王孫等會文其中。其隣卽紅蓮所居。曰紅蓮院。渭誓不一往。諸生人甫寸者。小人也。爲紅蓮謀。欲占書屋而有之。訟之。泉唐令匡羅輸。宣教以紅蓮故。使人說匡。匡亦嘗狎紅蓮者。竟奪書院與之。渭適又以疑殺繼妻。令遂錮之獄中。將加刑焉。時胡宗憲總督閩浙。侍郎諸南明。太史張元忭。交薦渭於宗憲。聘入幕府。訪柳匡劣跡。下獄抵罪。宣教女柳翠。至流落爲娼。賣身紅蓮院中。宗憲旣討倭有功。軍中又屢致白鹿。皆屬渭作表。世宗嘉之。賜金帛無算。宗憲旋上疏乞休。薦渭才可大任。卽以爲閩浙總督。乃擒紅蓮并人甫寸諸人。盡殺之。見柳翠。若舊相識者。因釋不問。翠見月明。頓悟宿因。遂從月明爲尼。渭訪玉通舊居于竹林寺。月明適翠亦至。暨開玉通之塔。翠忽化爲通。與月明相攜謝去云。（閒居雜鈔）

聊齋志異第一百二十四

蒲留仙先生聊齋志異。用筆精簡。寓意處全無跡相。蓋脫胎於諸子。非僅抗手於

左史龍門也。相傳先生居鄉里。落拓無偶。性尤怪僻。爲村中童子師。食貧自給。不求於人。作此書時。每臨晨。攜一大磁甕。中貯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襯。坐于上。煙茗置身畔。見行道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如是二十餘寒暑。此書方告蒞。故筆法超絕。王阮亭聞其名。特訪之。辟不見。三訪皆然。先生嘗曰。此人雖風雅。終有貴家氣。田夫不慣作緣也。其高致如此。旣而漁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執不可。又託人數請。先生鑒其誠。令急足持稿往。阮亭一夜讀竟。略加數評。使者仍持歸。時人服先生之高品。爲落落難合云。(二借廬筆談)

國朝小說家談狐說鬼之書。以淄川蒲留仙松齡聊齋志異爲第一。聞其書初成。就正於王漁洋。王欲以百千市其稿。蒲堅不與。因加評駮而還之。并書後一絕云。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余謂得狐爲妻。得鬼爲友。亦事之韻者。(桐蔭清話)

蒲留仙聊齋志異一書。膾炙人口矣。世所傳本。皆十六卷。王雲湖前輩評本亦然。乃今又見乾隆間余歷亭王約軒摘鈔本。分十八卷。以類相從。首孝次弟。終仙鬼狐妖。凡分門類二十有六。字句微有異同。且有一二條爲今本所無者。卷首有乾隆丁亥橫山王金範序。其略云。柳泉蒲子。以玩世之意。作覺世之言。其書汗漫。亥豕既多。甲乙紊亂。又以未經付梓。鈔寫傳訛。寢失其舊。己亥春。余給事歷亭。同姓約軒。假得曾氏家藏鈔本。刪繁就簡。分門別類。幾閱寒暑。始得成帙。然則其書亦舊本也。其異同處。多不如今本。不知誰是留仙真蹟。至分門類。則無甚深意。殊覺無謂。又刪異史氏曰四字。其評語亦不全。好事者宜錄補之。(春在堂隨筆)

紀文達公嘗言聊齋誌異一書。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先君子亦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繪。未脫唐宋小說窠臼。若紀文達閱微草堂五種。專爲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不屑於描頭畫角。非留仙所及。然聊齋藻績。不失爲古豔。後之繼聊齋而作者。則俗豔而已。甚或庸惡不堪入目。猶自詡爲步武聊齋。何留仙之不

幸也。留僊有文集。世罕知之。朱蘭坡前輩國朝古文彙鈔。曾錄其二篇。其用意。其造句。均以纖巧勝。猶之乎志異也。留仙子名立德。字東石。亦有文集。筆意頗肖其父云。(同上)

聊齋志異一書。爲近代說部珍品。幾於家絃戶誦。甚至用爲研文之助。其流傳之廣。蓋可知矣。然不爲四庫說部所收。當時此書確曾流入宮禁。深荷嘉嘆。繼以羅刹海市一則。含有譏諷滿人。非刺時政之意。若云女子効男兒裝。乃言滿俗。與夫美不見容。醜乃愈貴諸事。遂遭擯斥。世言流傳之本。多所刪削。元本尙多祕事。及得見所謂舊本。據案始指上海有正書局本亦不過每事之下。附有相類之數事。並無甚有異於刊本。意者別有祕本與。(負暄絮語)

蒲柳泉逸老園記云。東阿。余別業也。村雖故。小山繞之。河又繞之。暑可漁。寒可樵。四時皆可臨眺。田平不陂。頗宜稼。雖不阿阿矣。面冲山而村。村去山步武耳。山勝以石。石勝以影。影之勝。以位置。以參差。逕之半。尙以土柔。益進益上。則石氏族而

居分疆占據。少閒田。高狀蟲蟲。下狀兀兀。肥狀悶悶。瘦狀稜稜。虎若而伏。人若而立。羊若而羣。其最高有阿石。尤奇。石凡三。兩渠夾閒之。似混沌初曾爲一物者。後裂之。渠其裂紋也。壁良峭。孺行僅可上。其上則居。容數十人分曹飲。然無飲者。醒可上。醉難下也。顧兩渠。若躍可過。亦無敢躍。平乃壯。險則怖也。坐其上。望村一簇。望河一線。望羣山一抹。望田隴段復段如蔬畦。下石而東。可躍者一矢許。傾側側。石復枕石。堆疊岫峒間。泉灑灑出焉。亦阿名。水所逕成渠。渠超超至山根。石纍纍滿之。山水皆鴻濛時舊物。曾無人賞焉者。山讓牛眠。水讓牛飲。余童時過輒游釣。夢魂猶戀之。修數椽屋。卜菟裘焉。水宜沼而不沼。予沼之。沼之上。宜柳而不柳。予柳之。興會所至。可以汲。可以蔭。卽謂予家園亭。不禁樵牧也。按此文用意造句。均以纖巧勝。洵與誌異之書。同一筆墨。文尙不止此。余稍節之。然亦足見一斑矣。(壺東漫錄)

周春遼詩話附載染莊社記。金至寧中興平路猛安蒲祭孟里撰。出永平府志。其

事甚奇。云契丹時。遼興軍風翁者行貨。

風翁姓名甚奇。周云風疑卽風古風字翁疑翁字之誤。

路收一卵歸

置錦囊。繫臍下。月餘。出蛇如簪。飼之以肉。漸長盈丈。圍將尺許。乃縱之於野。嘗命

以名曰雅。雅知人意。戀戀然。但不能言而去。數歲益大。始食野禽。繼而噬人。有司

募能捕者。翁知其必雅。乃抵放處。呼其名而至。敝故舊而數其罪。蛇遂俛首伏誅。

其血流及近村。土石悉染紅。而莊以名。莊老以翁能施恩除害而祀之。雅能知恩

伏罪而配焉。聊齋志異所載大青小青事。似卽本此。又宋長白柳亭詩話載西山

潭柘寺。有巨蛇二。呼大青小青。聞磬聲卽出。是蛇名大青小青。實有之也。（茶香

室叢鈔）

搜神記載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予。便從索瓣。杖地種

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粥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按

蒲柳仙聊齋志異。有術人種桃事。卽本此。乃知小說家多依倣古事而爲之也。

（春在堂隨筆）

定遠方濬頤夢園叢說云。叔平言吾邑桐城地當孔道。明季張獻忠八次來犯。不能破。良由官民戮力。衆志成城故也。時邑侯爲直隸進士楊公爾銘。年甫弱冠。豐姿玉映。貌如處子。而折獄明決。善治軍事。賞罰無私。戰守有法。兵民皆嚴憚之。每出巡城。著小靴。長不及六寸。扶僕從肩。緩緩而行。人多疑爲女子。卽聊齋所記易釵而弁之顏氏也。大約顏楊音近而訛傳之耳。又得鳳陽巡撫史可法。廬州守將靖南伯黃得功。爲外援。獻賊相戒不再犯桐城。邑侯楊公行取入都。代者爲張公。忘其名。辦善後亦極有法。今楊公、張公、史公、黃公。各有專祠。按聊齋所記顏氏事。初以爲小說家裝點語爾。今乃知其力守危城。身當大敵。至今猶廟食一方。洵奇女子哉。(同上)

龔煒巢林筆談云。明季如皋令王蚪。性好蝶。案下得笞罪者。許以輸蝶免。每飲客。輒縱之以爲樂。按蒲柳仙聊齋志異載此爲長山王進士蚪生事。(茶香室二鈔)上清宮之北。有洞曰煙霞洞。爲劉仙姑修真處。仙姑之史不可考。洞前一白牡丹。



巨逾罔抱。數百年物也。相傳前明卽墨藍侍郎者游其地。見花而悅之。擬移植園中。而未言也。是夜道人夢一白衣女子來別曰。余今當暫別此。至某年月日再來。及明。藍宦遣人持柬來取此花。道人異之。志夢中年月于壁。至期道人又夢女子來曰。余今歸矣。曉起趨視。則舊植花處。果含苞怒發。亟奔告藍。趨園中視之。則所移植者。果槁死云。洞前花至今猶存。此則近于齊東野語矣。然聊齋志異香玉一則。卽本此而作也。(勞山叢拾)

王丹麓暉今世說。載周立五羽冠時。顴未高。兩頤偃而禿。面有槁色。鄉人竊笑者。曰。此黃冠相耳。周聞之。若弗聞也。年三十二。猶困童子試。偕其父荆南。旅宿南城。外倉橋側。夢中見一雉冠絳衣人。右手操刀。左手提一人頭。鬚髻如戟。至榻前易頭去。以手所提頭函其頸。周大驚。持父足疾呼。及舉手摩之。頭如故。凜凜者累日。未幾。顴漸高。兩頤骨漸豐。鬚髮鬢然。日益長。越年餘。又夢一白鬚老者。冠緇冠。執長尾塵。隨一金甲神。語曰。吾來易而腹。語訖。金甲神抽所佩刀。啓周腹。出滌其穢。

府而復內之。既內。以方竹笠復腹上。復取釘椎釘四角。周夢中聞響聲丁丁。而怪其無痛也。釘畢。白鬚老者揮塵而祝曰。清虛似鏡。元本無塵。忽釘與笠。豁然有聲。周寤。自是文學日進。歷試兩闈。皆獲售。歷官侍講學士。此事果信。則聊齋志異中陸判一則。或非寓言也。周名啓雋。江南宜興人。《花朝生筆記》。

分甘餘話。國初有一僧。金姓。自京師來青之諸城。自云是旗人金中丞之族。公然與冠蓋交往。諸城九仙山古剎。常住腴田數千畝。據而有之。益置膏腴。起甲第。徒衆數百人。或居寺中。或以自隨。居別墅。鮮衣怒馬。歌兒舞女。雖豪家仕族不及焉。有金舉人者。自吳中來。父事之。願爲之子。此僧以勢利橫閭里者。幾三十年。乃死。中分其資產。半予僧徒。半予假子。有往弔者。舉人斬衰稽顙。如俗家禮。余爲祭酒日。舉人方肄業太學。亦能文之士。而甘爲妖髡假子。忘其本生。大可怪也。按此知聊齋志異金和尚一則。絕非杜撰。余嘗與家兄傲公論聊齋記事。多有所本。不過藻飾之點綴之。使人猝難辨識耳。夜雨聯牀。曾歷舉之。然已多不記憶。著陸判金

和尚事以概其餘云。(花朝生筆記)

清世宗之崩也。實爲人所刺。蓋其嚴治呂留良、陸生柁、查嗣庭之獄。既已大干吾民族之義憤。于是甘鳳池之流。始相率而起。從事於暗殺。清廷雖竭力搜捕。而終不能去之。當時呂晚村孫女某。劍術之精。尤冠儕輩。相傳雍正卽爲呂女所殺。聊齋志異俠女一則。蓋影射此事也。攷鄂而泰傳。是日上尙視朝如恆。並無所苦。午後。忽急召鄂入宮。外間已喧傳暴崩之耗矣。鄂入朝。馬不及被鞍。亟跨驪馬行。髀骨被磨損。流血不止。旣入宮。留宿三日。夜始出。尙未及一餐也。當時天下承平。長君繼統。何所危疑。而倉皇至此。知被刺之說之不誣也。(闕名筆記)

閱微草堂五種第一百二十五

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雖一時游戲排遣之作。而議論透辟。文筆犀利。且於勸懲之旨。懇懇勲勲。非尋常裨乘所可比匹。近人采輯之爲紀氏嘉言。曾文正公作序。稱其警世之功。洵不誣也。所可議者。好虛構萬一或然之事。鬼魅無稽之言。執

爲確據。以仇視習常守理之講學家。譏謗笑侮。不遺餘力。似失之偏矣。且間有錯誤。如屋山爲近屋脊之牆。昌黎寄盧同詩已用之。乃不引韓詩。而引范石湖詩。嗜好與俗殊酸鹹。亦韓句也。乃以爲東坡詩。李賀箜篌引。杜氏叩彈集已選之。乃曰從來選本未及。夫公之博聞強識。曠代幾人。猶未免於偶誤。况其他乎。至書中引及名法諸條。尤欠精密。蓋公雖再掌烏臺。曾未躬親吏事。讀書萬卷。不讀律。不足爲公病也。（薑露庵雜記）

### 儒林外史第一百二十六

坊間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間人。嘗以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祖父業。甚富。然素不治生。性復豪上。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后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爲作傳。（橋西雜記）

瑞藻按。李當孫鶴徵後錄。載不就試者二十五人。無吳敬梓。惟有吳檠。字青然。全椒人。迺與試而未用者。恐非其人也。余嘗記某隨筆。載儒林外史。乃吳山尊

學士鼎作當或可信惜忘其書名矣。

儒林外史一書寓怒罵於嬉笑。雕鐫物情如禹鼎溫犀莫匿毫髮。沈文肅公督兩江時公餘憲繙閱之公智珠朗燭物無遁情判決得間處往往出人意表而入人意中說者謂公閱微之識取資於時書者甚多泝滯一方善用者以之卻敵非必謂虞初家言僅供日遣也第其書波瀾點綴摭取他籍者爲多幽閒鼓吹云進士張祐下第后多游江淮每于酒后自稱豪俠一夕有人裝飾甚武手劍腰囊流血于外入曰此非張俠士居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生恩怨畢矣聞公義氣願假十萬緡張傾囊燭下等其纖素中之品物量而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東曦既駕杳無蹤跡開囊乃豕首也

藻案此事亦見馮翊桂苑談五有詳略張祐在唐頗有詩名乃欲以囊俠自居一何可笑卒乃爲築踏者所愚甚

矣人之不可有所謂也

書中敍張鐵臂虛設人頭宴卽本其事以衍之堅瓠集載明嘉靖中

長興徐子輿中行。好客。尤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負能詩。介蔡子木汝楠薦之於子輿。子木作書。盛言客可喜狀。以家人將之。恐客之窺書而易求也。子輿得書大歡。亟延入。既見。子輿愕然。笑啞啞不止。贈以詩。有自信金聲能擲地。誰知玉貌不如人之句。書中仿支神樂觀。卽暗用其事爲關目。文海披沙。載吳與弼名重一時。朝廷聘之闕下。面詢時政所宜。與弼噤不能對一語。但曰容臣上疏而已。出朝脫帽。則有雙螭螯其頂間。不能對。以忍痛也。書中敍莊徵君奏對情事。直明撫其事跡矣。他如楊執中詩。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俱經過。取次春風到草廬。乃元呂徽之七律下四句也。又趙醫士與邑令同謎一番議論。與耳新所載李倩玉國球。毛詩玉山所生年月日時皆同。李中戊辰進士。授庶吉士。尋卒於官。毛僅食餼。多子而壽。一事小異大同。如此類者。不可枚舉。（一葉軒漫筆）

儒林外史之權勿用。卽是鏡也。鏡行多矯僞。動稱禮法。儼然以道學自居。時人亦

竟有稱許之者。一日晨出。遇小澗。四望無人。遂越而過。忽遠處一村童見之。大呼曰。是先生跳澗矣。是聞之。卽出泉十餘文與童。童曰。畀汝啖餅。慎勿以此告人。又匡超人。或云實暗指汪容甫先生。相傳先生性極乖僻。嘗外出。旋折回入夫人室。夫人適背戶坐。先生潛自後抱之。夫人驚呼曰。誰相戲者。先生立釋手問曰。豈尙有人也。敢乃爾耶。遂出之。后作擬劉孝標論。乃有蹠變東西。終成溝水語。實則夫人之出。固由先生之疑誤也。按此二說。皆常州人語。不知確否。(缺名筆記)

後琵琶第一百二十七

任丘邊長白掘李自成祖墓。自序其事曰。虎口餘生。曹銀台子清寅。衍爲填詞五十餘齣。亦大手筆也。復譟後琵琶一種。用證前琵琶之不經。大意以蔡文姬之配耦爲離合。備寫中郎之應徵而出。傷董而死。並文姬被虜。作胡笳十八拍。及曹孟德追念中郎。命曹彬以兵臨塞外。脅贖而歸。旁入銅雀大宴。禰衡擲鼓。仍以文姬原配團圓。用外扮孟德。不塗粉墨。蓋此一節。實孟德憐才尙義豪舉表而出之。實

寓勸懲微旨（在園雜志）

玉尺樓第一百二十八

若下朱公放奔。善指頭生活。工鐵。尤長於填詞。乾隆辛巳秋。遇於蔣秋崖有穀堂中。遂與定交。有米顛之癖。而面遭天黥。絕似世所謂羊肚石者。時盧雅雨樵齋維揚。新譜旗亭畫壁。傳奇傳之蘇。朱酒後閱之。卽大加塗抹。正其謬誤。雅雨聞而具禮延致。今玉尺樓劇本。是其手筆也。後聞其入某將軍第。爲其布置園石。間架已竣。持酒登其巔。大呼曰。雲林小子。恨不見我。失足觸石死。余爲之立傳。許其與石相終始也。（秋鐙叢話）

回心院第一百二十九

秀水王仲瞿先生。天才橫溢。又善劍術。能放掌心雷。其坐師吳省欽。和珅舊鄰也。和珅敗。吳懼牽涉。適川楚教匪作亂。吳卽以仲瞿登諸薦牘。謂能掌心雷。及奇遁幻變之術。可佐軍事。吳坐妄言罷職。而仲瞿遂廢棄終身矣。所著有神史一百卷。



居今稽古錄如干卷。寓秦淮時。取遼懿德蕭后十香詞案。譜回心院傳奇四十折。皆未傳。所傳者。僅煙霞萬古樓集詩文而已。沈綏成脩云。先生善填詞。逼近蘇辛。曾舉其二語云。一幅紅裙。包裹了十二萬年青史。殊爲奇特。不知綏成於何處見之也。(蠡言)

琵琶賺第一百三十

良齋雜說。計甫草至濟南。拜李滄溟墓。以爲風義有足多者。余謂甫草好奇。過于好名。亦狂奴故態也。王仲瞿下第過穀城。招琵琶妓三十二人。祭西楚霸王墓。此舉可謂奇闢。校杜嚙哭廟。尤覺有致。舒鐵雲爲譜琵琶賺雜劇。二事行跡相類。而用意各不同。(同上)

雙鳧影第一百三十一

邱園。字嶼雪。東海侯岳之後。居烏丘山。因號烏丘山人。縱情詩酒。尤善度曲。譔雙鳧影。蜀鵲啼。歲寒松。諸傳奇。有元人風度。所寫山水。潑墨濃重。別自成家。(海虞

畫苑略

兩鍾情第一百三十二

許廷錄字升聞。號適齋。與馮簡緣爲忘年交。講求字學詩律。兼工填詞。撰兩鍾情五虎由諸傳奇。又時畫竹以寄興。頗近雪坡。(海虞畫苑略補遺)

雙珠記第一百三十三

秦淮名姝。首推二湯。二湯者。本郡人。以九十行稱。孿生姊妹也。態度則楊柳晚風。容華若芙蓉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各盧瞳而頰脣。乍見者如一對璧人。無分伯仲。注目凝睇。覺九姬鬢輔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可識別也。早墮風塵。從良未遂。闔戶數十指。唯賴二姬作生涯。雖車馬盈門。不乏貴游投贈。而纏頭到手。輒盡。居新橋之牛市。臨流數椽。湫隘已甚。余曾于辛丑夏初。薜苔一晤。今秋往訪。適爲勢家招去。侑觴不復謀面。聞之桐城孫楚儂云。二姬窮愁日甚。雖年纔二紀。而消瘦容光。較初破瓜時。已十減六七矣。然三分丰韻。尙堪領袖秦淮也。嗟乎。人美如

玉命薄于雲。如二姬者。殆以奇姿遭造物之妬。與楚儂又云。桐邑楊米人。曾爲二姬作雙珠記傳奇。情文並茂。惜尙祕之枕函。余未得而讀之。(續板橋雜記)

千金笑第一百三十四

同鄉沈子潔夫語余云。長洲詹孝廉湘亭。於今春應試白門。曠梁四養女馨兒。有扇底新詩六十首。誌其事。其友王鐵夫賦誌夢詩五十章和焉。馨故吳人。謀歸吳。以事詹。志未諧而卒。詹哀之。以三百金市其柩。歸葬於虎阜再來亭之西隅。祁昌司鐸沈贊漁爲譜千金笑傳奇。付樂部。詹王兩君詩冊。暨贊漁傳奇。潔夫皆親見之。能誦其略。惜余後至。未獲一睹爲憾。(同上)

鳳鸞儔第一百三十五

沈名蓀。錢塘人。博學工詩文。自其少時。才名已滿江南。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中北榜舉人。與同榜嚴虞惇、陶爾穉、姜遴、張昺諸人。皆以文學出衆。聲譽翕然。虞惇等先後成進士。而名蓀久困公車。人多惜之。嘗作鳳鸞儔傳奇。言錢唐諸生華天咫。

娶樓月迎王弱青二美爲妻妾。享盡人間豔福。事無所本。殆借以自寓也。（閒居雜鈔）

玉燕堂四種第一百三十六

江寧張漱石工填詞。著玉燕堂四種行於世。嘗宿錢唐酒家。見燈下老嫗夜縫裳。蟹筐內針線簿一本。丹鉛燦然。取觀之。則鈔夢中緣稿本也。漱石詢其由。云主人有幼女。能讀魯論及毛詩。頗爛吟咏。愛誦是編。嘗與嫂賭記其詞。輒以手畫空作圈。搖頭若老生狀。年十六。以瘵死。此其遺也。今作匱藏針線矣。漱石視其書。已殘缺。內有詩一首。拾得新詞第一編。攜來妝閣晚風前。囊追賀錦才尤麗。筆吐江花句欲仙。自是有情偏有恨。幾多無夢亦無緣。背人愛把丹鉛點。獨自閉吟獨自憐。署名江上女子題。漱石詢其姓氏。老嫗終不肯言。乃以一金易其本。以歸。明年復過其地。則酒家老嫗俱無矣。漱石因賦詩一章弔之。云憐才獨爾愛新詞。况是深閨未嫁時。勝讀江東猶取貌。似空冀北尙餘癡。亭園香冷花魂碎。環珮聲銷月

影遲。落落知音塵世寡。欲封文塚傍墳堆。（蓺苑叢話）

鳳雙飛第一百三十七

陽湖程蕙英。葆儔。著有北窗吟稿。家貧。爲女塾師。曾作鳳雙飛彈詞。才氣橫溢。紙貴一時。其所爲詩。純乎閨世之言。亦非尋常閨秀所能。小說界中有此人。亦佳話也。自題鳳雙飛後。寄楊香畹云。半生心跡向誰論。願借霜毫說與君。未必笑啼皆中節。敢言怒罵亦成文。驚天事業三秋夢。動地悲歡一片雲。開卷但供知己玩。任教俗輩耳無聞。有感云。道旁築室半經年。買得良材亦枉然。非爲崎嶇愁蜀道。已從變幻識桑田。要馴餓虎須成佛。不煉黃金漫學仙。辛苦工師倍惆悵。夕陽風雨聽啼鵑。春日過湯氏園有感云。桃李新花發舊枝。柳條長日挂游絲。月明風細黃昏景。輸與眠香蛺蝶知。（缺名筆記）

鸚鵡媒第一百三十八

振齋先生記僧尼匹偶事。此吾鄉近日一大佳話。不可不全錄之。其文曰。張善桐

城人。父文田。傭耕餬口。生子二。善居次。兄某。長善二歲。善四歲時。桐城被水。佃田  
淪沒。無以爲生。文田挈妻子。赴來安墾種山地。數年後。夫婦相繼沒。時善八歲。與  
其兄俱幼穉。無依。不能自活。乃相與偕逃。信步行。去住無定所。一日。坐石磴。假寐  
及醒。失兄所在。徧覓亡踪。由是孤子一身。往往誤入僻逕。或就山窟中止宿。見虎  
狼足跡滿地。則駭然以懼。遇水阻。莫測淺深。適有木棒橫地上。藉得探水爲渡。則  
忻然以喜。八歲兒徒步遠行。膽怯腹枵。困憊日甚。道光丁酉八月十七日晚。行至  
滁州東廂廟門首。臥地不起。廟爲三儀閣。老僧智慧。樂善好施。有餘蓄。輒贖貧乏。  
是日早起。開門瞥見。呼之不應。撫之奄奄一息。亟抱入廟。以薑湯頻灌之。半日方  
醒。詢明來歷。知其幼弱無家。憐之。俾削髮爲徒。孫圓來之徒。命名榮發。恩養有加  
焉。逾年。僧挈其徒移住城中龍興寺。命榮發從師讀書識字。爲日後諷誦經卷計。  
及入塾。穎悟勝儕輩。師喜。教之一如教羣弟子。不以其爲僧異也。歲壬寅。張善年  
十三歲。時余奉檄至滁。假館龍興寺之慧照堂。每夜輒聞僧舍讀書聲。異之。詢知

爲寺中小沙彌。晚歸自塾。而溫習舊業者。亟召之來。試以對句。應聲而答。語甚工。出題命作小講。文理明順。僧舍內外黏壁大字。皆其所書。頗有筆力。余惜其以有造之質。而淪于緇流也。商諸智慧。以爲余義子。卽蓄髮攜之歸。延師課讀。於今八載。時當授室。適余友合肥王君毓泉。言其中表壽州孫培元。學博。有養女及笄。願爲執柯。遂酌給財產。于己酉冬月。出贅于孫氏之門。顧事以巧而見奇。人無獨而有偶。彼孫女之遭際。則又有可述者。孫女父某。鄉居務農。女八歲失持。繼母虐遇之。至不能相容。棄諸尼菴。削髮爲尼。孫氏固淮北望族。其大家巨室。俱在城內。不知鄉間遠族。有棄女之事。培元亦世居壽城。夙敦族誼。聞之惻然。出資贖女歸。恩養于家。蓄髮待字數年矣。王君育泉爲之擇配。遂以歸張。此不奇於兩家僧尼之還俗。而奇于王君之適爲撮合也。因書其事以記之。北平史積新書於合肥旅寓。予按張善後改名允慶。人甚醇謹。入壽州籍。補博士弟子員。近楊小坡茂才。原本此記。衍成鸚鵡媒傳奇二十四折。善得此。可以傳矣。(蕉窗隨錄)

元寶媒第一百二十九

周冰持名汝廉。天分絕人。傲倪軒冕。所著傳奇數十種。如元寶媒。尤膾炙人口。范武功爲之序云。考元寶之稱。晉高祖詔鑄錢。以天福元寶爲文。宋太宗又御書淳化元寶。作眞行草三體行世。此泉之以元寶名也。至元世祖時。從楊湜言。乃以庫銀爲元寶。每銀五十兩。易絲鈔千兩。則銀之以元寶名。元時始也。中云。窮士持三寸弱管。當桂薪瓊粒時。求入首陽餓孳。且不可得。縱使有博施利物心。猶足不能行。而賣壁藥。誰能信之。今傳中所載乞兒。其至窮無告。更甚窮士。乃能哀多益寡。援人於草莽之中。濟人於顛危之際。雖古俠烈丈夫。不過如是。彼挂金鑰。持牙籌。錙銖自守者。又何能與之頡頏哉。后云。乞兒豪俠事。皆未獲窖金時所爲。獨不傳。旣富后。舉動如何。得毋不事生產。原屬貧人常態。一擁高資。便不能復歌渭城邪。戲語典雅。武功名纘。著有四香樓詩詞。青鐙軒快談。

周冰持。華亭人。名稚廉。賦性穎敏。下筆千言。才名籍甚。嘗游浙。值文會。題爲浙江。



潮賦。冰持展紙疾書。頃刻立就。合坐愕眙。明日物色之。已罨颯行矣。其清狂辟俗如此。王文恭公其舅氏也。欲繩以禮法。攜之入京。一夕。臺省諸公畢集。咸願一識周郎。詎冰持出。踞高坐。引刀割肉。旁若無人。衆皆目爲狂士。年二十九卒。相傳其父釜山先生嘗假寐。夢其弟子夏存古突入。少選而冰持生。人遂謂存古再世。故宿根穎悟如是也。或謂自來忠魂義魄。不輕降生。釜山夢竟模糊。豈容以誣南冠長歎。不辭刀鋸之國殤耶。冰持所著。有容居堂詩詞及四六文。今詢之故家。無有知者。又箬曲三種。爲元寶媒、雙忠廟、珊瑚玦。當時曾刊版行世。唯未久板本卽爲揚州書賈售去。今顧曲家亦不復能舉其名矣。（娛菱室隨筆）

諧鐸第一百四十

予嘗言文章之美者。必遭物議。此語固非虛也。吳郡沈桐威諧鐸一書。膾炙人口。聊齋志異以外。罕有匹者。內載討貓檄一篇。語帶譏諷。時撫軍好佛。因之有搆蜚語者。朱石君先生。時官安徽巡撫。欲劾之。桐威上書自呈。筆墨飛舞。石君先生憐

其才事竟釋。今錄其書云。鳳吳下阿蒙。蘆中窮士。幸一丁之初識。笑二酉之難窺。家少曹倉。長訛亥豕。腹無邊笥。學注蟲魚。慕辨稻之清才。幼慚左癖。羨食瓜之徵事。長愧書淫。偶拾齊人炙輶之遺。妄附虞卿著書之事。晨編夕寫。塗欲成雅。東撮西鈔。祭還類獺。蘇學士香花供佛。補錄傳人。淮南王雞犬皆仙。文探寶笈。夢迷鄮鹿。稍參太卜之書。鬼嘯阮琴。用輔睽車之志。以至賣柑種樹。盡被搜羅。相馬捕鹿。亦資談助。傳成毛穎。中書君元屬寓言。賦本子虛。亡是公何關實錄。竊秋水馬蹄之義。托雪泥鴻爪之詞。敢希舌可生蓮。差信胸堪成竹。方謂客嘲賓戲。古人一度詼諧。幾忘馬磨牛衣。雜說難登著作。享千金之敝帚。玷五夜之寒氈。今蒙鈴閣垂詢。琴堂傳命。始悟雕蟲小技。多亦奚爲。捫虱高談。戲終無益。華國唯文章是寶。立言以性道爲宗。陶令閒情。不入梁樓之選。魏家穢史。難參魯壁之經。小慧卽咩道之媒。大言實欺人之習。乃大人不加譴責。反賜栽培。想因采及芻蕘。亟欲裁其狂簡。曩謁小程夫子。許參立雪之班。今望大宋門牆。願侍披香之席。雖雲泥勢隔。附

驥無緣。而風雅道存。登龍有路。昌黎伯拈生館下。皇甫盡得其真詮。廬陵公持節  
寰中。劉幾自裁其僞體。金能躍冶。不棄涂間。桐可爲琴。終收爨下。說菩提法。沛甘  
露于犁舌獄中。開理學門。沐春風於傳心座上。自愧半生精力。誤盡浮華。反幸數  
卷蕪詞。得邀提命。從此悔其少作。不再續搜神志怪之書。還期知所折衷。庶無負  
振曠啓蒙之訓。書上石君先生讀之。拍案呼絕云。(青鐙軒快譚)

# 小說考證卷八

## 野叟曝言第一百四十一

野叟曝言一書。相傳爲康熙時江陰繆某所撰。繆某有才學。頗自負。而終身不得志。晚乃爲此書以抒憤。文素臣蓋其自況。匡無外乃王姓。余雙人乃徐姓。其至友也。會純廟南巡。繆乃繕寫一部。裝潢精美。外加以袱。將於迎鑾時進呈。冀博宸賞。繆之女。頗通文墨。且明慧曉世事。知此書進呈。必釀巨禍。又度其父性堅執。不可勸止。乃與父門人某謀。密用白紙裝釘一部。式與原書等。卽置諸袱中。而匿原書於他處。迨繆將迎駕。啓袱出書。重加檢閱。則書猶是而已。無一字矣。繆哭失聲。以爲是殆見忌於造物。故書渠羽化去也。女徐勸之曰。旣爲造物所忌。似不進呈亦佳。今天子性猜忌。父書又多不檢。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近代以文字罹法網者。翁獨不聞之乎。繆無如何。鬱鬱而罷。繆卒。女以此爲乃父一生心力所在。不當遂令

淹沒。將其書潤飾一過。穢褻之語。刪除略盡。始付諸手民。卽近日流傳之本也。  
(花朝生筆記)

女仙外史第一百四十二

唐賽兒夫死。祭墓徑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發見得書。取以究習。遂得通諸術。削髮爲尼。以其教施於村里。凡衣食財物。隨須以術運至。細民翕然從之。漸至數萬。官軍不能獲。朝命集數里檄之。妻戰。殺傷甚衆。旣而捕得。將伏法。刀不能下。已復下之獄。三木被體。鐵絙繫足。俄皆自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好事者衍其事。謂之女仙外史。(通俗編)

劉廷璣在園雜誌云。吳人呂文兆。熊性情孤冷。舉止怪僻。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誕。而平生學問心事。皆寄託於此。女仙外史一書。余在京師曾見之。不知爲呂文兆所作也。(茶香室叢鈔)

兒女英雄傳第一百四十三

兒女英雄傳說部。燕北閒人著。全書所記。皆俠女何玉鳳事。其人有無不必論。惟據其紀載。則玉鳳故大家女也。奉老母。辟地青雲。且隱其名曰十三妹。則以有一功名蓋世炙手可熱之人。陷其父於死。立志不與共戴天也。功名蓋世者爲誰。曰紀獻唐也。卽閒人所謂天大地大無不大者。然本朝二百六十年中。有紀獻唐其人否乎。吾之意。以爲紀者。年也。獻者。曲禮云。犬名獻。羹。唐爲帝堯年號。合之則年羹堯也。年氏用兵西陲。轉戰萬里。爲本朝勛臣第一。後以跋扈誅人。盡知之矣。其事跡與本傳所記悉合。故吾謂其書雖傳何玉鳳。實則傳年羹堯也。紀獻唐特變幻其字耳。雖然。年以罪誅。直書其名。述其事。當不至干犯禁網。何須委曲。乃爾。意者年氏之死。出於同僚誣讒。而非其罪。燕北閒人特隱約其詞。記之小說。以表明之耶。不然。何玉鳳爲全書主人。而開宗明義第一章。反敍安驥救父。玉鳳正事。直至全書將完。始行述及。何也。安氏籍貫。唯著者之意所欲云。必曰旗人。又何也。夫阿里嗎一武夫耳。且忌之如眼中釘。必殺之而後快。不以其爲滿人故。稍寬假之。

況年將軍以漢兒而擁重兵。目無餘子者乎。年氏係漢軍燕北閒人。蓋言之有餘

痛矣。試論之博聞者。(花朝生文稿)

右余此文作於清宣統三年辛亥。題為辨兒女英雄傳刊之上海神州報。近孫靜庵君編樓閣野乘。曾加采錄者也。時余年廿一歲。得此傳於先叔母陳孺人處。閱竟若有所悟。泚筆草此篇。以示叔母。亦頗首肯。遂刊布之。流光荏苒。今又五年。所矣。閱之不勝。今昔之感。適輯小說考證。附函錄入。然今所得者。猶不止此。覆視舊作。殊形淺陋。行以專篇。再暢論之。乙卯壯月庚申。自記。

### 品花寶鑑第一百四十四

覺羅炳成。字集之。號半聾。因左耳重聽也。博覽羣書。尤熟本朝掌故。工篆隸。善談諧。世為顯宦。而半聾不求仕進。棄萬金之產。給子姪。而自攜妻子居京師南城外龍樹院中。即南下凹之龍爪槐。王漁洋曾咏之者。性孤僻耿介。鮮與人通問訊。余於光緒元年入都。居吾鄉光侍御家。半聾故與光善。見予篆隸。深相契合。遂為忘年交。其時半聾已五十餘矣。所居院中曰天倪閣者。半聾捐資所建也。屬予為天倪閣序。而刻之石焉。一日與談品花寶鑑中人物。半聾曰。華公子。予曾見之。其花

園在平則門外。名可園。余見華公子時。公子已貧。無以自給。拆賣枿木梁柱。山石以糊口。時適夏令。公子留食瓜。少頃。雜婢捧大玻璃盤二。一貯黃色。一貯紅色。瓜子皆剔淨。瓜又以黃金爲之。柄則翠玉也。其侈猶如此。未幾。公子死。幾不能成喪禮。公子號華岩。父崇某。羣呼之曰崇華巖。乃戶部銀庫郎中玉某之子。玉某者。旗人呼之曰玉八爺。沒後。以虧空案查抄。家產蕩然。僅存一園。以自給。故收局如是。徐子雲者。名錫。某侍郎也。左手六枝指。故別號錫六指頭。其花園在南下凹。卽名怡園。今野鳧潭太清觀一帶。皆其遺址也。蕭靜宜者。卽吾皖江慎修先生也。至田春航。侯石翁。人皆知爲畢秋帆。袁子才矣。史南洲。卽蔣苕生。屈道翁。卽張船山。梅學士爲鐵保。而梅子玉。杜琴言。實無其人。隱寓言二字之意。至如潘三。乃內城錢糧胡同內興靴鋪掌櫃。姓蘇。諱號靴蘇者是也。奚十一爲孫爾準之子。孫爲兩廣總督。拆孫字偏旁。爾字上截。而湊爲奚字。從廣東來。故稱爲廣東人。其來也。夾帶大土無數。至京販賣。故拆土字爲十一。又呼之爲老土也。姬亮軒爲稽文恭公後



人游幕者也。隱嵇爲姬。宏濟寺卽後來之興勝寺。庚子拳亂。曾設壇于此。故洋兵焚之。今改醫局矣。寺中方丈。善醫花柳病。光緒初年。余入都。猶見寺門大書專治毒門招牌。田春航與蘇蕙芳之事。實有之。所謂狀元夫人者。畢督兩湖時。大權獨攬。招搖納賄。見諸參摺中者。其眞名則不能憶矣。魏聘才者。姓朱。號宣初。由一榜補內閣中書。截取同知。捐升知府。在京候選。詩畫皆佳。至今其畫價直甚昂。玉天仙者。實有其人。名亦未改。朱納之爲妾。後正室死。卽以爲繼室。生子某。案號爲名進士。時文最工。爲江浙八名家之一。終于工部郎中。作者不知何故譏斥之不遺餘力。殆有私憾焉。至蘇侯卽琦侯。而硬扭爲田春航外舅。則不可解。孫亮功卽穆揚阿。按卽慈安后之父曾任廣西柳州知府。嗣徽嗣元。卽其二子。穆四山。穆五山也。高品者。卽陳森書。常州名士。卽作品花寶鑑者。金粟者。旂人桂竹孫也。道光末年。以同知署常州知府。出資刻品花寶鑑。後因案革職。貧不能自存。羣旦中唯袁寶珠原姓原名。卽雲南甘太史爲之自盡者。咸豐季年。其人尙存。然門前冷落車馬稀。無

人過問矣。其餘如王文輝、王恂、顏仲清、李性全、王翮等，皆實有其人，不過姓名皆更易矣。不可枚舉也。道光季年，品花寶鑑未出版時，陳森書挾鈔本持京師，大老介紹書，徧游江浙諸大吏閒。每至一處，作十日留，閱畢更之他處。每至一處，至少贈以二十金。因時獲資無算。半聾少時，隨其父澗江糧道任。陳至留閱十日，贈以二十四金。彼猶以爲菲薄也。（鄒羅延室筆記）

### 浮生六記第一百四十五

浮生六記六卷，爲清乾隆時蘇州沈三白所著。一曰閨房記樂，二曰閒情記趣，三曰坎坷記愁，四曰浪遊記快，五曰山中記曆，六曰養生記道。七八年前，上海雁來紅叢報曾載之。幽芳淒豔，讀之心醉。後復購得單行本，爲明明學社印行。末二卷闕六，僅存四首，有楊君引傳小序，謂得於郡城冷攤。就所記推之，知爲沈姓號三白，而名已逸。徧訪城中無知者云云。楊君所謂郡城，未知何指。以余推之，當爲蘇城也。要之此書筆墨，可與清初人筆記韻頡，而逸其二惜哉。（海漚閑話）

碧桃記第一百四十六

岳筠。字綠春。山西文水人。隨母僑寓京師。姿性明慧。能左手書。授以詩。輒倚聲誦之。妙合音節。東鄉吳蘭雪謀納妾。初詣姬居。直曉粧。貽碧桃一枝。綠春受而簪於髻。俄有奪以重聘者。綠春恚甚。謂其母曰。兒已簪吳氏花矣。遂歸蘭雪。年裁十五。嘉慶十年四月八日也。越四年。筠又工畫蘭。朱菽原書聽香館。綠春所居室名遺事云。岳姬既歸蘭雪。聲名籍甚。傾都下。侍郎某欲見之而未得也。一日。瞰蘭雪與姬坐聽香館中。闐然。麥戶入。姬斂衽徐起。前致萬福。微步而出。侍郎視案頭。得所畫蘭未竟。風枝露葉。蕤蕤有光。大喜。爲捉筆補之。持歸。賦長歌一篇爲贈。媵以自作蘭冊。翌日。走伴致之來。姬循視未竟。渠裂之。蘭雪驚曰。若胡然。曰。吾畫固不佳。然自有章法。不可亂也。侍郎補之。爲不類矣。且兒縱不知詩。而讀侍郎詩如其畫。觀侍郎畫如其詩。毋寧裂之耳。蘭雪曰。若不識渠貴官邪。曰。君言誤矣。兒弱女子。豈藉貴官聲價爲重。卽以貴官言。將天下能事。盡屬貴官耶。蘭雪無以應。時侍郎方與

秦小峴不協。姬曰：侍郎不久必敗。虛矯之氣，敗之徵也。無何，小峴亦以倉場事被議。姬曰：秦先生清節聞四方，聖明在上，何患也？既而皆如其言。聞者以爲知人。記朱

此常州陸祁生譜其事爲碧桃記樂府，傳播藝林，以爲佳話。吳蘭雪集有綠春詞十五首，讀之可想見其閨房韻事。錄九首如下：曾聞重聘卻豪家，此意量珠報未奢。露朶親簪雲髻重，定盟先受碧桃花。琉璃街畔駐鈿車，銀燭花開照雨初。粧閣三間吟榻在，半安奩鏡半藏書。曉檻妝成合助妍，故人昨脫夜飛蟬。蛾眉淡掃原非韻，略畫春山更可憐。才離阿母性嬌柔，教誦新詩浣別愁。自恃聰明貪強記，花陰亭午不梳頭。繡絲未與理宮袍，料理文奩亦小勞。却愛天生雙腕俊，右持金翦左湘毫。簾櫳如水樹陰移，滿盃紅潮就枕時。生怕鬢邊花易損，明妝小臥亦矜持。玉笛參差檀板輕，扶風帳有女門生。背人學按花前譜，半是歌聲半讀聲。冷官風味不曾嫌，生計齋星較米鹽。一事未循居士約，畫叉錢爲買花添。風雪三更紫禁遙，應官聽鼓太無聊。女兒香細籠烟暖，纔得熏衣侍早朝。時闕雪方（花朝生筆）

記)

客有讀碧桃記而不知其人者。予按此記爲金谿英嵩梁而作。嵩梁自號蓮花居士。嘉道間。以詩鳴。卓然爲江西鉅子。宦游京師日。有水西女子岳綠春者。姿容明慧。畫墨蘭。有韻致。亦善小詞。有句云。花有美人香。樹影玲瓏畫粉牆。一時誦爲清炤再生。淑真易世。博士雅慕之。詣其居。直綠春菱鏡勻妝。杏腮初點。乃貽以碧桃一枝。女受而簪之。俄有以重聘聒其母者。女恚甚。謂母曰。兒已簪英氏花矣。及歸。博士築聽香館以居之。月窗並坐。景飄連理之裾。花徑偕行。香浣合懽之帶。博士常咏西樵姬人水檻焚香侍。秋響扁舟抱膝吟之句。以自寫。則其艷福可知矣。陸祈生爲作碧桃記傳寄。以誌韻事。懽娛不久。而彩雲遽散。良會不常。博士深情人。當亦披此記而益深哀蟬落葉之思也已。(綠天清話)

蕉鹿夢第一百四十七

沖虛經云。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

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咏其事。旁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眞夢藏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據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列子此段文字。本極奇詭。好事者推衍之。爲蕉鹿夢傳奇。余大父少時。肄業武林崇文書院。於婺源友人某君處。見一刻本。詞藻亦佳。其云。薪者曰。烏有辰。取鹿者爲漁父。曰。魏無虛。云山神奉仙師。列禦寇之命。點醒世人。渲染有致。惜大父不憶作者姓名。並何許人矣。（花朝生筆記）

玉搔頭第一百四十八

傳奇多存逸史。不但詞曲可觀。明太祖以高則誠琵琶記。比諸五經看核。英雄見解。大非俗士可能領略。予舊見揚州某宅。藏有玉搔頭傳奇稿本。中敘明武宗南巡。在揚州閱兵諸事。歷歷如繪。皆爲正史所不備者。詎但一朝樂府已哉。其記武宗簪花戎服。與陔餘叢考所引者相同。誠曲中之史也。（今事盧隨筆）

白羅衫第一百四十九

太平廣記引原化記云。唐天寶中。清河崔氏子。居滎陽。受吉州太和縣尉。母盧氏。戀故產不之官。爲子娶太原王氏女。赴任。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備價極廉。遂擇日登舟。舟人窺其囊橐。伺崔不意。推落深潭。是夜抑納王氏。王方娠。後生男。舟人養爲己子。居于江夏。爾後二十年。子年十八九。入京赴舉。過鄴州。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至莊門寄宿。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母。母見此子。慟哭謂曰。昔有一子赴官。遂絕消息。今見郎君狀貌。酷似吾子。不覺悲慟。

郎君回日。必須相過。亦有奉贈。此子應舉不捷。歸之鄭州。母留數日。贈貲糧。兼與衣一副。此子歸。亦不爲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言其事。此衣是吾與女父所製。初熨之時。誤遺火所薰。汝父臨發。阿婆留此爲念。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冤。誅孫氏。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按今有白羅衫傳奇。似卽衍此事也。又有二事。亦與此似。並錄於下。其一事引乾牒子云。陳彜爽與周茂芳。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彜爽擢第。娶郭愔女。天寶中調集。授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之官。郭氏以縑裁衣。上其姑。新婦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澣去。大姑見之。卽不忘媳婦。其姑亦哭。彜芳固請茂芳同行。其子義郎。纔二歲。及去儀隴五百餘里。茂芳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具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忽於山路斗拔之所。抽金槌擻彜爽。碎頰。擠之浚湍。佯號哭云。馬驚踐長官殂矣。一夜會喪。爽妻及僕御感慟。茂芳曰。事旣如此。人無知者。便權與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奉祿。遽



可歸北。卽與發哀。乃從其計。到任。秩滿移官。家於遂州長江。又選授遂州曹掾。居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芳秩滿。挈子應舉。茂芳取北路。令子取南路。途次三鄉。有粥飯媪留食。將酬其直。媪曰。吾憐子似吾孫姿狀。因出郭氏所留血污衫子。以貽。泣而送之。明年下第。歸長江。其母見血污衫子。驚問故。子以三鄉媪對。因大泣。具言之。其子密礪霜刃。候茂芳寢。斷吭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卽侍母東歸。此事亦與白羅衫相類。但爲其客所殺。非舟人耳。又一事引聞奇錄云。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俘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卽廣州都虞候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經。詣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東。馬驚走入一莊。遂投宿。有所衣天淨紗汗衫半臂。主嫗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夫人與李郎送路之衣。郎旣似李郎。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頃歲製時爲燈燼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事說之。此子罷舉歸問母。具以其事對。乃白官擒都虞候誅之。此事跡似小異。但亦有一衫則同也。(茶香室叢鈔)

護花記第一百五十

蕭山朱某。取唐崔元微遇花神事。作護花記傳奇。既脫稿。以呈會稽王笠舫大令。衍梅時。王方飲曲中。曲中先有女錄事。與某生暱。欲歸之。將備明珠之聘矣。僮父某。伎之。以他事誣錄事。逮之官。迨事白釋歸。已蕉萃無色。某生聞官事。懼牽涉。先期他去。女無所歸。乃適一市賈。王聞其事。方喟然太息。適見此記。遂題詞其端云。請斟碧鑿落。高酌紅氍毹。攝四大之毫光。圓成菩薩。放千花之魂魄。散作神仙。誰其主者芙蓉城。何以報之錦繡段。于是一聲檀板。三疊霓裳。邯鄲筮嘆爲天人。昆侖奴捐其故技。陳宮金鳳步搖。朱雀之窗。契國銀貂。膜拜青獅之坐。風動旛動。是仁心動。花香水香。聞功德香。則有百越先賢。四明狂客。按崔徽之逸事。摹李委之新腔。偶喚茶茶。偏逢醋醋。綠衣象簡。當場兒出參軍。紅袖烏絲。入室尊爲都講。掌上築宜春之苑。髻端開護世之城。雪月佳哉。人琴往矣。愛傳玉斧。載檢珠囊。集奇字於蓮經。付瓣香於菊部。嗟乎。金花潭上。孟婆之沈璧無靈。繡襪坡前。肥婢之隊

釵可惜。屨廊香徑。誰招西子之魂。月地雲階。終負東昏之約。玉谿生十三事。宛有甚于曬禪。龔使者五百金。責就償乎賚板。加以諸郎年少。帳下無兒。魔母道高。被中有虱。蕭伯梁瓜州醉斂。情種遂亡。楊狀元胡粉妝成。妖鬢競侮。歧亭促鼻。恨桓子之聲雌。別館纏頭。笑洛姬之肚大。僕也含香廣殿。曾奉紅靴。選舞叢台。攢遺白氍。攀桃花而思崔護。指松樹以敖封姨。誦微波鞞綉之詞。卿真擊節。唱老鐵花游之曲。我替吹簫。從教綠黛千升。徧描胡蝶。安得紅羅萬疋。普蓋鴛鴦。(桐蔭清話)

褪紅衫第一百五十一

鎮海姚野橋變。字梅伯。甲午舉人。工畫。善墨梅。白描人物。寫意花卉。亦盡入古法。庚子春正。君自吳門北上。余挈苴生送之梁溪。同游鄧尉惠山而返。舟次曾爲苴生題湘江幽思圖浪淘沙一闋云。詩夢抱蘭衾。水氣沉沉。蛾眉月小挂篁陰。淡沱湘痕秋一剪。人語烟心。畫漿幾時尋。極浦天深。宓妃含睇弄幽禽。唱到水雲縹渺曲。玉籟吹琴。著有疎影樓詞八卷。兼善音律。有褪紅衫梅沁雪傳奇兩種。(墨林

今話

蕩寇志第一百五十二

袁午橋欽使甲三過梁山泊詩云。此地昔爲奸盜區。叔夜掃平惟一鼓。考施耐庵作水滸傳。描寫宋江姦惡。口忠義而心賊盜。故世目爲奸淫邪盜之書。羅貫中撰水滸後傳。竟謂宋江是真忠義。智又出耐庵下矣。山陰俞仲華萬春。號忽雷道人。爲邑諸生。著蕩寇志。力駁羅貫中書名結水滸。從七十一回起。之一百四十回止。又楔子一回。大旨謂宋江並無受招撫平方臘事。只有爲張叔夜擒拿正法一句。力破貫中僞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此書雖係小說。頗有關於人心世道。華樵雲太守廷杰。爲之鐫版刊行。正堪與袁詩發明。（海天琴思錄）

東廂記第一百五十三

曲海載有楊國賓之東廂記。余未之見。所見有道光閒琴城楊世潔所撰之東廂

記未知同異何如也。東廂記卷首引納書楹曲譜補遺載崔鶯鶯時劇山坡羊一曲。大略言其父爲相國。關漢卿應舉不取。乃作西廂記以污蟻之果如其說。則西廂之作。乃借會真記舊事以謗時相。猶高則誠之借蔡伯喈以譏王四矣。未知其何所本也。(茶香室叢鈔)

商山鸞影第一百五十四

雲南府城外商山西北隅。有邢妃墳。雖碑誌無考。而草間石獸猶存。故老相傳。妃卽圓圓。吳梅邨所爲作圓圓曲者也。嘉慶間。蘇州鄭生。客游滇南。春日踏青商山。訪圓圓墓不得。崩榛荒葛中。忽迷歸路。俄而落照西沈。暮烟籠樹。遙望前途。似有人家。思往借宿。至則朱門洞開。玉璫金鋪。儼然王侯第宅。乃使闈者傳達。良久而出。道入東廂。爲設食。樽酒盞貳。亦極清潔。飯已有老嫗出問客操吳音。是何鄉貫。具告之。少選。嫗秉燭而出。肅客登堂。有女子容色絕代。羽服霓衣。如女冠裝束。降階而迎曰。妾卽邢氏。埋香地下。百有餘年。時移物換。丘隴就平。念君是妾同鄉。有

小詩十首。求爲傳播。因命侍女取詩付鄭。其末章云。鴛鴦化盡魚鱗瓦。難覓當年  
竺落宮。鄭問竺落之義。曰。竺落皇茄天。是南方八天之一。載在道經。妾舊時所居  
宮名也。取翠玉笛一枝以贈。并吟一詩。曰。歎息滄桑易變遷。西郊風雨自年年。感  
君弔我商山下。冷落平原舊墓田。遂命送鄭出。時東方微明。向之第宅。俱無所見。  
惟四面隱隱。若有垣墉。諦視之。則深林掩映而已。然袖中玉笛故在。視其詩牋。則  
多年敗紙。觸手欲腐。墨色亦暗淡。迥非人世之物。鄭以幽會荒唐。刻圓圓遺詩。託  
諸箕筆。東海劉古石。附會作商山鸞影傳奇。彌失其真。蘇人蔣敬臣爲余言如此。  
因記其大略。至其詩。世多有之。且亦不甚工。故不錄也。竺落皇茄天。據道家書。爲  
十八色界天之一云。（右台仙館筆記）

### 梯仙閣三種第一百五十五

湯雨生貽汾。字若儀。晚號粥翁。武進人。以祖父難蔭。弱冠襲雲騎尉。爲三江守備。  
歷官粵東。山右。浙江。儒雅廉俊。盜賊聞風帖弭。後以撫標中軍參將。擢温州鎮副。

總兵因病不赴。退返白門。賃周進士保緒園以居。思終隱焉。雨生稟質穎異。凡天文地理百家之學。咸能深造。書畫詩文。並臻絕品。耆飲酒。工彈琴。尤精音律。製有梯仙閣三種。令家婢歌之。咸能上口。斯又別有寄託。非東山絲竹。陶寫中年意也。  
(墨林今話)

後四聲猿第一百五十六

桂未谷先生復後四聲猿。余門人王子梅鴻。得自山左見贈。未有刻本。余將付梓。先題句云。翠翹已死青籐老。恨海茫茫又一聲。(關隴輿中偶憶編)

秦晉配第一百五十七

秦娘者。維揚句欄中人。其父固老諸生也。譚者失其姓。生而國色。幼失怙恃。依其舅以居。而其舅負官逋。不得已。議鬻其甥女。爲媒者所誑。遂入青樓。女守貞不辱。假母好言勸之。不從。恫喝之。撻楚之。唯以死自誓。假母計窮。議轉鬻之他所。而以其貌美未忍也。或爲假母謀曰。凡爲女子。孰無情欲。宜廣覓年少美男子。勿責以

纏頭之費。苟有當女意者。任留一二宿。此後事易爲計矣。假母從之。凡所交好者。皆託其物色。於是裘馬少年。日有之者。女見之。輒哭泣。稍近之。則怒詈。假母不能忍。日以鞭朴從事。女決意求一死。夜夢老翁曰。吾爾父也。女愼無死。吾已爲女覓佳婿。明日當可諧秦晉之好矣。吳下有蔣生者。應京兆試。道出蕪城。初無意尋芳也。蔣有友。平日亦嘗受假母之託。以蔣貌美。道之往。蔣始不可。友固慫恿之。及至。女向壁哭如故。蔣調之曰。聞卿名秦娘。小生則小字晉郎。秦晉自宜爲姻好。何拒我之深也。女聞言。憶夢中父語。秋波斜睇。見蔣風度不凡。不覺哭聲頓止。假母喜曰。大好大好。今日仙女思凡矣。老身且去料理酒食。女與蔣同坐房中。雖無一言。亦無慍意。須臾酒食至。假母招女同坐。女亦盈盈而至。然淚痕固泫泫也。蔣見。傍無他人。乃問之曰。觀卿情狀。必有隱懷。僕雖交淺。何礙言深。女細述已志。且告以夢。又哽咽言曰。郎君若能爲百年之計。夢中父命。敢不敬從。若以爲風塵中人。苟遺一時意興。雖死不從也。蔣嘆曰。有志女子哉。小生固未娶。然貧無金屋。奈何。女



曰。苟許相從。荆布無恨。但求先矢天日。然後再陪盃勺。蔣許之。共誓於神。是夜遂同燕好。假母喜女意轉。堅留小住。乃流連三日。女謂蔣曰。郎君別後。假母必不容獨居。宜早爲計。君家有何人。所居何處。可詳告妾。蔣曰。家中無人。唯一寡姊相依。所居則姑蘇某巷也。女喜曰。妾得計矣。君宜爲一書與令姊。詳述妾事。妾自有策。脫此火坑。蔣悉如其言。及蔣去三日。假母果別招一客至。女彊笑承迎。醉之以酒。乃服客之衣帽襪履。詐爲客狀。啓戶徑出。大罵曰。何物婢子。如此倔強。令人憤氣填膺。假母疑女又有變。得罪於客。追出謝之。則揚長竟去矣。入房審視。客固醉臥未醒。而女兔脫。乃始追女。甫出門。而暴風驟起。燈燭皆滅。蓋女之出也。嘿禱于父。有露相之者也。追者皆悚然而返。女獨行昏黑中。若有道之出者。遂附船之蘇州。竟之蔣家。投書於姊。姊審書不謬。留之。而女已有身。及期產一男。姊始猶狐疑。視所生男。酷似其弟。乃大喜也。蔣自別女。入京應京兆試。不售。或荐之。就四川學政幕。甫至而學使者卒。蔣留蜀不得返。俄直川楚教匪之亂。益困頓。適大帥欲延一

書記之友。蔣遂入其幕府。賓主甚相得。始惟司筆札之事。居久之。灰盤密謀。罔不參預。以軍功保舉訓導。是時道路梗塞。魚雁罕遇。而蔣亦從事戎旃。置家事不問。遂與家人久絕音信。及楚川平。敘功以知縣銓選。始乞假而歸。自辭家北行。至此將二十年矣。遙望故山。頗有近鄉情怯之意。迺之所居坊巷。則門庭如故。且紅燈雙挂。綵幙高張。鼓吹喧闐。溢于戶外。不知其有何事。入門。則坐上客滿。多不相識。有少年就問客從何來。蔣詫曰。吾故蔣某。此吾家也。少年大駭而入。無何。有中年婦人出。則其姊也。驚且喜曰。吾弟歸與。引少年就蔣曰。此吾弟之子也。蓋其子年已弱冠。是日適爲畢姻耳。坐客皆大驚嘆。以爲巧遇。姊曰。正有一事爲難。弟婦已將作阿婆。而猶垂髮作女兒裝束。使之改良妝不可。今吾弟幸而歸來。事當如何。一客曰。何不趁此吉日。使父母子婦。同日完姻。亦佳話也。滿堂轟然曰。然。於是青廬之內。花燭高燒。翁姑拜前。兒婦拜後。觀者皆嘖嘖謂爲未有之盛事。好事者爲作秦晉配傳奇（右台仙館筆記）

臨川夢第一百五十八

漣漪。江右撫州良家子。雖身出寒門。却貌高廕華。綠珠有恨。碧玉多情。見者以爲宛若神君。綽約仙子。而明眸善睐。別具一種韻致。自入北里。聲價頓高。冶游兒耶。多以未見爲恨。而息夫人三年不語。見者每爲不怡。以是轉不爲輕狂者所摧折。且卒無妨於纏頭之入。護花惜花者。比比然也。一日某生應試。道出撫州。入城流覽。時暮城閉。有素識姬者。導生設宴其家。性情抗爽。初不慣狹邪游。坐近香澤。不關情。漣漪則把酒勸酌。秋波頻睇。闌珊良夜。拂楊留髻。左右竊詫以爲奇。生枕邊微叩其身。世曰。壻家鄢氏。曰。然則卿固羅敷。何遂作迎人桃李哉。姬泫然曰。妾年十六歸鄢氏。壻有廢疾。翁姥以妾少有姿色。迫令出此。然未嘗失身於人。得事君子。固所願也。生允之。約以異日。瀕行。贈詩云。起別銀缸曙色稀。奇香濃染阮郎衣。生憎江上風帆急。驚散鴛鴦兩背飛。後生以令尹官贛。迎之歸。時時周給其翁若壻也。有譜爲臨川夢傳奇者。述此事始末最詳。茲記其概略如此。（缺名筆記）

意外緣第二百五十九

高郵一農家。衣食粗足。生一女極美。父母愛之。擇婿殊苛。其後門臨大河。有宦家子泊舟河干。見女而豔之。停橈不去。一日見有尼自其門出。遂尾之至庵。告以故。許以重賂。尼諾之。越數日。醉女以酒而送之。至舟。遂揚帆而去。女醒大啼。宦家子曲意撫慰之。矢以白首。比至家。則有翁在。女哭訴于翁。翁曰。是吾兒之過也。然既至此。毋戚戚。吾爲女玉成其事。乃倩媒妁。具采幣。至其父母家。聘爲子婦焉。農家失女。正愁苦無策。至是喜出望外。遂結朱陳之好。好事者爲譜意外緣傳奇。(右台仙館筆記)

帝女花第一百六十

長平公主。毅皇帝周后出也。名徽妮。崇禎甲申年十五。議降周太僕子世顯。將築甥館。而國遽變。主爲帝劍所揮。中肩及臂。斷右腕焉。時賊以貴主已殞。授屍國戚。踰五日而復甦。遂留燕京。明年主乃上書乞皈依空王。不許。轉爲物色原配。於本

年六月上浣。卽故武清侯第。賜金泉牛車。莊一區。田若干頃。俾合豎焉。又明年丙戌八月十八日薨。年僅十有七。梅村祭酒。爲賦長歌以悼之。而今所傳黃韻珊帝女花傳奇。亦卽紀此事云。(明季璣聞)

桃溪雪第一百六十一

吳絳雪。名宗愛。永康教諭士騏女。國色也。幼慧。十許歲。父教之作詩。詩輒工。兼通繪事。嫁邑諸生徐明英。早寡。康熙十三年。耿精忠總兵徐尙朝陷處州。游兵至永康。邑人麀竄。尙朝令人宣言曰。以絳雪獻者免。衆議行之以紓難。勢洶洶。絳雪念徒死遺桑梓憂。乃僞請行。至三十里坑。投崖死。年僅二十四。道光癸卯。桐城吳君廷康。爲永康丞。慨絳雪死二百年。邑人無以文發之者。爲刻其遺詩二卷。而屬海寧許農部楣爲之傳。黃韻珊復爲譜。桃溪雪傳奇。烈女之名。始大章矣。烈女詩余嘗見之。記其佳句云。香緣漏永薰還冷。錦爲愁多織未成。偶成山含軟碧猶春雨。門掩濃陰半落花。春曉寄二姊疏風小圃宜鶯粟。細雨新蔬采馬蘭。春日有懷素開貧家蔬筍

憐佳節。驛路風波阻遠人。外境又寄外弟一絕云。貧賤驅人少勝籌。天台境好任淹留。尋仙不是韶年事。好遇桃花便轉頭。(花朝生筆記)

永康吳絳雪事。自黃韻珊譜桃溪雪傳奇。而世人知之者衆矣。相傳韻珊面目醜陋。而所作諸曲。則又蔥蒨豔冶。不可摸擬。有海鹽閨秀。讀其詞而善之。欲委身韻珊。繼見其人。乃廢然而罷。霍小玉云。才子豈能無貌。竊嘆造物何以吝此區區。而不予畀也。明湯若士玉茗四夢。最得閨襟之知音。婁江俞二姑。至爲麗娘情死。若士賦詩云。何事爲情死。悲傷必有因。一時文字業。天下有心人。而馮小青又有冷雨幽窗之句。吳山三婦。竟手評其詞。親畫其像。藝林榮之。良齋雜說記有杭州女子。誓嫁一才人。讀玉茗詞。願委禽焉。湯辭以老。女不可。適湯宴客于湖上。女扁舟覘之。則一僮僕扶杖。龍鍾白髮之老叟而已。女遂投水以死。此事與韻珊略似。而竟自輕生。斯亦可憐可憫矣。俞蔭父爲絳雪作年譜。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哉。(蠡言)

吳絳雪以國色天才。從容赴義。以全永康一邑民命。亦昭代一奇女子也。而事越百五六十年。志乘無考。道光二十三年。桐城吳康父大令廷康。爲永康丞。始諮訪故老。得其本末。屬海寧許辛木農部楣爲之傳。兼屬海鹽黃君憲清韻珊。製桃谿雪傳奇。以行於世。於是絳雪始不泯矣。傳奇中事實。多以意爲之。蓋院本體裁。固如是。農部之傳。頗足徵信。而其年則弗詳。海鹽陳其泰。又考之絳雪遺詩。論定其年。表章之意。亦云至矣。然亦有不能無誤者。如謂絳雪卒於康熙十三年甲寅。年二十有四。實則二十有五。嗟乎。百年者。壽之大齊。僅得其四之一。天旣促之。人不宜更奪之也。（吳絳雪年譜序）

芙蓉樓第一百六十二

張暉齋。衡蕭山人。弱冠補諸生。嘗客都中。填南北曲有名。所著芙蓉樓玉節記。傳奇已刊行。京師鞠部中爭演之。其信芳錄。賢賢堂集。及外書。皆未刊。（墨林今話）

紅樓新曲第一百六十三

嚴伯常保庸。號問樵。丹徒人。舉己卯鄉試第一。余始識之郡垣。與翁海村改七鄉。廖裴舟、林子安諸君游燕極懽。人或以唐解元况之。弗樂也。旣而入翰林。改知縣。官山東棲霞二年。有政聲。以母憂歸。遂不出。其澹於榮利如此。君篤志好學。自以爲詩古文辭。不逮古人。爲傳奇。無愧作者。所著紅樓新曲。同心言。奇花鑑。諸院本。風行都下。唐陶山方伯集句贈之云。孺子亦知名。下士樂人爭。唱卷中詩紀實也。  
(同上)

#### 蝶階外史第一百六十四

蝶階外史四卷。清道咸時人著。不自署姓名。不知何人手筆也。敘事簡該。用筆清腴。誠說部中之不可多得者。近年坊間始有石印本。(海鷗閑話)

#### 夢花雜誌第一百六十五

夢花雜誌。江都李練江撰。今所行於世者。蓋非全書也。然敘事簡老。斷語謹嚴。自是佳構。吉光片羽。至足珍也。(同上)



歧路燈第一百六十六

吾鄉前輩李綠園先生所撰歧路燈一百二十回。雖純從紅樓夢脫胎。然描寫人情。千態畢露。亦絕世奇文也。惜其後代零落。同時親舊。又無輕財好義之人。爲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僅留三五部抄本於窮鄉僻壤間。此亦一大憾事也。（缺名筆記）

影梅庵第一百六十七

明南都舊院妓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余淡心懷板橋雜記。稱其天資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閑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經其戶者。則時聞咏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游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栖。隨如皋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

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爲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庵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哀感頑豔。世爭誦之。近代流傳猶甚廣也。嘉道間。有梅垞生者。復譜爲傳奇。卽名影梅庵。余嘗見之友人家。甚佳。(花朝生筆記)

### 坐花誌果第一百六十八

汪調生道鼎。乃汪春生前輩之從弟。癸卯歲。余客春生玉山縣署。適調生亦至。與共晨夕者數月。負才自喜。而與余極相得。每夕縱談。至漏三下始休。嘗以漢書古今人表。有古無今。擬爲補之。是歲除夕。兩人聯句。達旦不寐。其明年。調生還浙。余寄詩曰。一鐙覓句過除夕。九等論才到古人。皆紀實也。調生久下世。詩亦不存。集中已忘之矣。偶於書肆見調生所著坐花誌果八卷。皆記三十年來耳目見聞之事。頗足資勸懲。追念舊事。爲之泫然。其書名坐花誌果。未知所出。安得起九京而問之也。(春在堂隨筆)

### 十二紅第一百六十九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予之清江。豫章某。久爲河工幕客。時方賦閒。一日過予。曰。君知十二紅乎。曰。不知。曰。君善填詞。倘以此事譜成院本。此場上絕新關目也。予請其詳。則曰。某當事姬妾甚多。其最寵倖者三人。裏河廳月進供給銀。則諸姬要而分之。南河廳員十八缺。而裏河爲之長。故上官供給。主於裏河。時內有官親幕友門丁。爲當事所信任。外則市僧僧尼優伶伎女修髮匠之屬。出入牙署。又與親幕僉門相援引。文武員弁營求善地者。展轉賄託。力能達諸寵姬之前。爲之說項。而皆得如願以償。俗以得時乘運爲紅。背時而不通聲氣爲黑。若輩同黨用事者。合得十有二人。故有十二紅之目。君能點綴成書。爲梨園增長聲價。何患不選聲徵色。奉卮酒爲作者壽乎。予以事涉閨壺。素所不言。惟念南河積弊之深。帑項虛糜之衆。奢靡習於此日。禍患必中於他時。因擇其可言者。去其不可言者。兩旬而成十六折翼。以垂示鍼砭耳。某君見之大喜。借去數日。予亦置之不問也。他日。李蓉村見予大笑。亟叩其故。蓉邨曰。某客得君大稿。繕錄端楷。裝潢極工。袖之以詠裏

河繆言作者與當事同鄉。故有嫌隙。且其交遊甚廣。行將入都。付之優人。刊印以行世。時河員自知侵蝕大過。深畏人言。尤懼科道聞之。故京官過浦者。饋賂甚厚。裏河驟聞某言。曰。若爾。輿大獄矣。顧其人安在。不畏文字禍耶。某曰。畏禍不敢作矣。彼固有所持也。裏河繙閱三五齣。曰。君與彼相識否。曰。不識。然某之友人識之。因劇中關涉多。義不可默也。裏河曰。事固無涉於我。君第問彼意何居。倘其可已。我餽數十金。至多百金。彼此相安。不然。當事卽損名。獨不銜恨於彼乎。某曰。且試圖之。他日復見。故作難色。謂作者意不在泉。挾制之中。間以輒語。竟得二百金。不知所之。(金壺浪墨)

### 鵲鴿原第一百七十

李九者。贛之青口人。邑人罕識其名。問李九。則無不知者。兄七。與鄰人訟隙地。縣官索賄。七弗與。鄰人賂之。繫七典史署。朝暮逼迫。繼以榜掠。飲食又不以時。至七憤而縊。時縣令吳蕊元。典史費長春也。九方午食。聞七死。掀案而起。曰。所不與兄

復此讎者。非丈夫也。投狀海州。州不爲理。控諸監司。仍檄州。九念外省官吏。上下  
狗庇。終無能爲兄雪冤者。乃徒步入京。具狀都察院。事聞。下蘇撫集訊。九旣多歷  
風霜。又到省貲罄。日受挫折。瘡疥發於腹背。臥病中。惟祝七寃得雪。卽身死無憾。  
九婦聞之。日夜涕泣。焚香告天。求夫生還。願以身代。而蕊元長春。賄屬承審官。責  
九健訟。鞭笞慘毒。身無完膚。九忍死不少屈。蕊元等度終不可威脅。因屬其素所  
親信者。就旅舍置酒。召美妓。反復開陳。餌以重利。九始終閉目。不一言。旣而曰。吾  
與若厚。不忍牽累。不然。今日之舉。卽公堂左徵也。蕊元等聞之益懼。乃議以毒手  
取九命矣。先是醫士某爲九診病。長春與相識。夜往謁之。曰。李九必欲殺我。奈何。  
因袖出餅金爲壽。醫士佯驚謝。長春曰。不寧唯是。今日長春一命。吳公一官。懸於  
君手。君誠能因九病。藥而酖之。報德方長。不食言也。醫許諾。約以十日內。乘便行  
事。會陳蓮史廉訪莅任。微聞李氏寃。卽日提案。詳摘蕊元等頂戴。將加刑訊。九則  
蹙踊堂上。眼枯無淚。長涕而號。蕊元等竟不能諱。盡得實情。獄具。蕊元褫職。長春

戍邊吏役正法者二人。九至是喟然嘆曰。今而後死無憾矣。時受病已深。奄然一息歸之半途。竟卒。鎮中紳士以鼓樂迎其柩。其妻見柩。觸額求死。姻黨勸慰。乃歸。許秋舫爲作鵲鷓原傳奇（金壺遯墨）

### 鴛鴦印第一百七十一

鴛鴦印傳奇三十六折。感蜀女秦碧憐作也。壬子秋月。同宗生客游金陵。會飲妙香庵。偶題舊作百字令詞於東廊壁上。後三日。寓主人蘭君過其地。見有女子和焉。生聞之。命駕往觀。果見雲牋一幅。墨跡娟秀。詞意蒼涼。署名曰碧憐。尾鈴鴛鴦小印。諷詠至再。私念閨閣中無此清才。或者朋輩託名。姑屬蘭君訪之。生原作云。漏聲幾下。看月輪初上。雨絲纔歇。萬里山河同照影。總是一般清澈。誦舞樓臺。蕭條庭院。恩怨相生滅。是誰分與。一家一個明月。便道碧落因緣。紅塵福分。咫尺相殊絕。記得年時游覽處。也是一般清澈。好夢煙沉。春華水逝。爭又悲歡別。是誰換却。一時一個明月。蓋文闌見月。隨筆所成。碧憐讀之。淒感累日。和作云。滄江浩渺。

問古今才人。多少華消英歇。賸有臨川詞筆健。一點文心照澈。芍藥春濃。芙蓉秋老。莫漫悲興滅。一般花影。夕陽何似明月。回憶劍閣風光。巫山雲氣。鄉思徒悽絕。忽見新詞添舊恨。旅雁數聲悲澈。彩筆雲飛。羅衫露冷。畫舫秋風別。青天難問。古人曾見。今月上闌。誤多二字。姑仍之。存其真也。他日蘭君至。笑謂生曰。何以飲我。我得其人矣。蓋女父秦翁者。蜀人。而挈眷賈江南。女年十齡喪母。繼母袁愛女若己出。命從舅氏學詞翰。出語卽上舅。某與蘭君故相識。語及妙香題句。互詢其人。喜爲文字因緣。殷然作合。旣定議。客中不能備禮。秦翁慮其誑也。設盛饌。延諸文士。爲詩會以試之。生果居首選。因乞生詞卷以爲聘。而以玉鴛鴦印報之。期明年冰泮娶焉。及春。洪賊圍攻金陵。居民數驚。一日訛言城破。袁方窖藏珠玉。不見女穴。覬窺之。結纒將縊矣。急破窗入。奪其纒而止之。許以設法出城。覓安土。乃乘夜賄守門卒。以破衾席藁裹女。僞爲死者。哭而送之。而先使鄉農艤舟月下以待。旣免。遂徙於溧陽。已而溧陽又警。兵勇乘勢劫掠。秦攜妻女鄉居。望見前途戈矛洶

洵。鄉民大呼曰。賊至矣。女懼。自投於池。夫婦倉皇哭泣。比至。實富民練勇自衛者也。相與挽女起。救治未絕。以戲船載之。蘇州。驚魂稍定。而女已九死一生矣。先是。生得金陵警報。銳身度江。縋城而入。而秦氏已遷。探諸鄰人。曰。渠當山居。不遠出也。生貌爲醫卜狀。出入兵燹中。風餐露宿。徧訪於句容溧水之間。卒不得秦氏耗。已乃幙游江南北。藉以蹤跡。秦氏。秦翁旣抵蘇州。袁與碧憐皆大病。久而後安。婁寄生書。皆不達。庚申之亂。閩門火起。風雨交作。夜半。馬鳴犬吠。男女雜沓。哭聲震天。翁嘆曰。吾力竭矣。今復何處辟耶。女持母袁哭曰。卽有辟處。兒亦不願行矣。言未已。土寇入室。女遽出利刃自刎。仆。寇驚而去。袁與秦翁趨視之。血泪成汪。首面襟袖皆沾污。幸咽喉未斷。氣息僅存。亟取創藥傅之。時辟兵者皆趨上海。翁有中表親在滬。不得已亦往投焉。舟至崑山。忽遇潰兵。虜翁去。母女益悲痛。及滬。資斧告匱。暫以紡織爲生。女病弱不能耐勞。顛連疾苦。非復昔日之綠窗刺繡。香閣唼春矣。辛酉春。生以他事之上海。聞有蜀女能詩。問其姓。曰。秦。訪之。碧憐也。大喜。袁



聞生至亦喜。顧曩時未嘗相見。問鴛鴦印存否。生卽從篋中出之。曰。前言在耳。固未嘗一息離身也。袁歎曰。印則猶是。而詞卷亡矣。婢曰。吾見碧姑藏之笥中。當時金陵蘇州之難。嘗以殉葬命我矣。袁私詢之。果然。女初聞生至。私念九年之別。如彼其才。或者登金馬。躡玉堂。爲文學清華之選。不則風雲際會。騰達蜚黃。意中事耳。及聞生一領青衫。依然蠖屈。父又被虜不返。悲生不遇。轉而自悲。蓋掩泣私囁者。閱三晝夜。而病又作矣。生以袁命卜吉。前二日。女病益篤。袁泣曰。碧姑性烈。三自盡而不絕。以爲前緣固未斷也。今好合有期。吾亦得所倚。而疾不可爲矣。奈何。薄命之至於斯耶。乃招生與女相見。眎以頸瓶。時女已彌留。向壁臥。扶而面之。目直視不能言。生對之哭。女搖手欲解兩當衣。又勉力探取牀頭翦。自指其髮。袁皆會意許之。又一日。而眼枯泪盡。玉冷香消矣。至是始知生所題卷。猶寘懷間也。予感其事。爲成鴛鴦印院本。以生與秦女爲綱。緯以前年兵事。始於陸建瀛。終於何桂清。而結以大兵肅清江南。示曲終雅奏之意云。(心影)

雁門雪第一百七十二

淮陽賀生曉霞者。故大同令某公子也。年少美丰姿。妙詞翰。幼聘同里謝氏女。中表姻親也。中間兵燹流離。兩失音耗。賀以父虧帑無償。羈流雲中者。近十稔矣。性疏脫。不事家生產。貧益甚。因依雁門山僧爲居停。一日快雪初霽。有輿從多乘至。關秣馬絆輪。喧闐於外。賀詢之。知爲陝右李鎮軍也。俄一武士引官眷人寺。禪寮茶敘。侍婢數輩。中有一喚雪鴻者。年可十五六。尤端雅娟秀。少頃奉主命詣殿。然香。賀心醉之。於其足跡過處。以葦畫地。吟哦不已。鎮軍見而異之。偏視則書斷句云。纖纖滿地弓鞋印。好似飛鴻踏雪泥。鎮軍雖武夫。雅好文字。深憐其才。立談半响。議論風生。益奇之。因呼婢出拜。舉以爲贈。曰。此十四字媒也。遂命戒後車。約赴幙府。賀孫謝不可。強之。乃同行。定情夕。各敘里居家世。始悉女卽所聘謝氏子也。悲喜交集。不覺慟哭失聲。鎮軍聞之大喜。另爲諏吉合卺。同僚各製詞爲賀。近聞賀已荐升太守矣。鎮軍老無子。賀夫婦事之甚謹。友人唐菊階與賀姻婭也。詳其

事爲譜雁門雪傳奇以張之。余嘗謂牛渚月馬當風皆爲武人生色。并此可謂三矣。（餘墨偶談）

梨花雪第一百七十三

黃婉梨。字淑華。烈女也。以同治三年。被清軍掠之湘。不屈而死。其自序並遺詩。得自金陵。無人爲之錄存。嘉定某君。取其行事。自初降至就烈。譜爲梨花雪傳奇。而列婉梨序詩及諸跋於簡端。刻入誦荻齋曲。然其傳奇。今佚無存。頃從蘆山僧寺錄得原序及詩。因書於此。婉梨序云。予姓費。名淑華。字婉梨。江南之上元縣人。父秉良。諸生。先卒。長兄乃珪。亦諸生。仲兄乃璋。外出。叔兄乃瑾。亦習舉子業。余家陷賊後。兩兄力於農圃。家賴以給。時予方六歲。弟乃璧。三歲。家故多藏書。暇則借予及弟。常取古今節烈事詔予。且勉之曰。予家偏處城中。城克必及於難。慎勿苟且偷生。以玷先德。壬戌。母將以予字某氏。兄請於母曰。予家居此。猶燕巢幙上。朝不保夕。何以昏嫁爲。遂止。今歲六月。官軍復金陵。予方慶出水火而登衽席矣。孰意

克城之二日。則有亂兵至。殺二兄於庭。乃入括諸室。一壯者索得予。挈以出。弟牽其衣。母跪而哀之。彼怒曰。從賊者殺無赦。主帥令也。女不聞耶。遂殺母及弟。長嫂至。又殺之。掠予行。而仲嫂則不知何往。時予悲痛哭。詈求速死。彼大笑曰。予汝愛不汝殺也。遂繫於其居。旋遷於舟。溯長江而上。夫茫茫大江。予非不得死所。唯恨以予累及老母嫂弟。今既與之同行。不思所以報之。徒死無益。昨之湘潭。舍舟登陸。予喜甚。意將以此行殺之。孰意天不予佑。適有與之偕行者。夫以一孱弱之身。偏處於二壯夫之間。殺之實難。污我甚易。倘不速死。恐無顏立於人世。然死雖已決。究不知何術以死。何地以死也。因自述本末而書之。紙一帛。一帛繫於身。紙糊於壁。并作十絕句以附於後。甲子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女子自序於湘潭市上之旅次。其詩云。自憐生小遭奇災。劫遇紅羊劇可哀。若昧真心從蕩子。偷生雖好罵名來。年年小謫住塵樊。孤負雙親孕育恩。窀穸不能安體魄。挑燈追憶倍銷魂。儂家偏在此城中。兩度遭殘怨卽戎。底事老蒼偏疾善。存亡各半又西東。

原注云存者予與仲

各兄弟及姪而天自從被掠別家門。日在狂瀾死未能。却喜賊奴偏好貨。天教

白璧玷無蠅。原注云掠予者申桂寶廢人子恐被汚已將衣服縫紉矣無何月又見初弦。迫我同登江上船。舟

子挂帆無恙祝。可知儂不願生全。女伴何人不受汚。予與張氏及金姑。超羣更羨

金眉壽。一死猶能護友于。原注云金姑眉壽予舊識也一人欲汚之弗從適船窗閉躍入江死金姑死後彼亦不敢逼予予亦心敬其烈

云故記隨女伴到江濱。誓作人間不朽身。遠涉洪濤誰是伴。相依惟有影形親。征帆

又說抵長沙。遙望湘靈廟拜嘉。乞剪赤繩教寸斷。莫令哀怨訴悲笳。原注云彼至此又將以予

囑乞靈形故平地風波息又生。吾生何處乞安平。婉言雖免于飛去。欲報奇冤恐不

成。原注云至是又有自古成仁總殺身。吾身何必苦逡巡。憑將浩氣還天地。長共

貞靈在九垓。後有峨峯老人跋云。昨過關王橋旅舍。見二無名男子。皆似中毒死。

一女子周身衣服皆縫紉。自縊死。詢之旅人曰。二男子昨夜偕女子宿此。飲酒嬉

笑。雜以歌曲。夜半猶未止。已而寂然。晨起視之。一死於窗。一死於創。而女死於梁。

頃已報官命掩埋矣。予初亦不解其何故。嗣讀題壁諸作。方嘆烈女之所爲。非凡

人所能測也。夫烈女不卽死。而千里相從。亦欲復其仇耳。至女仇雪而以死繼之。奇矣。惜未及表其墓。爰識其原委。以告世之有心者。同治甲子九月十九日。峨峯老人書。又跋云。右序與詩。予同里黃烈女婉梨之作。予前宿潭市。得讀峨峯老人之跋。已悉其顛末矣。茲又宿君殉節之地。不禁悲從中來。而爲之太息也。予與君所遇略同。而乃勉強偷生。以之於今。愧何如也。猶幸託身君子。尙不至怨此讎耳。夫以君之奇烈如此。自應名垂天壤。何待闡揚。獨惜君死事之日。竟無人取懷中之帛。珍重而傳布之。良可慨已。甲子十月十日。同里人匪無匡衣爲襲。下沒天上。沒地山獨尊人來倚謹跋云云。上二跋。於烈女死事後數日書之。峨峯老人。湘叟也。同里人。吳娃也。於光緒壬午。見於白下之奇望街。黏於影壁。好事者見而傳之。不數年後。湮滅亡知之者矣。平江李次青先生。天岳山館文鈔。及湘鄉新志中。略敘烈女殉節梗概。而原序及詩及跋。則未之見也。予故錄而存之於此。其亦少慰九原之靈乎。（蘆峯旅記）

傀儡記第一百七十四

樓霞閣野乘載乾隆間有翰林汪某者。詔事豪貴。其妻某氏。始拜金壇于相國妾  
 為母。嗣相國勢衰。又往泉唐梁階平尙書瑤峯家。拜梁為義父。蹤迹暱密。相傳冬  
 月嚴寒。梁早朝。某妻輒先取朝珠。溫諸胸中。親為懸罌。此真婢妾倡伎之所不為  
 者。聞某妻初拜梁為義父時。執贄登堂。拜畢。出懷中珊瑚念珠。雙手奉之。梁面發  
 赤。疾趨而走。某妻持念珠。追至廳事。圍繫其頸。時坐上客滿。皆大驚怪。越日有人  
 題詩汪門云。纔從于第拜乾娘。今拜乾爺又姓梁。熱鬧門牆新戶部。淒涼庭院舊  
 中堂。翁如有意應憐妾。奴豈無顏只為郎。百八念珠情意重。臨風幾陣乳花香。按  
 余曾見一小說曰傀儡記者。卽衍說此事也。嘲汪打油詩或云係犯文遠公作公  
 因有詆諧之癖或不誣也某筆記載

此詩小有異同首句前四字作昔曾相府今拜作今日熱鬧門牆新戶部作赫奕  
 門楣新吏部庭院作池館翁作君百八念珠情意重作百八牟尼珠一串臨風幾  
 陣作歸來猶帶又那羅延室筆記一則云。泰州王某者。記名軍機京章。將傳到矣。忽一日。

呈請回籍。攜眷出京。衆皆大愕不解。有知其事者。謂王無意中得罪一人。其人持

刀日夜伺於途。將得而甘心焉。故寧棄官歸耳。先是某日。署中派王遞摺件。時王已移居外城。夜半。倒趕城而入。將至東華門矣。忽摸索車中。忘攜朝珠。大窘。時已不能出城往取。因憶有汪某者。住東華門左近。盍往假用之。遂驅車至汪宅。汪已寢。聞王半夜至。披衣起。問何事。王以情告。汪沈思曰。我軀體較爾長大。恐不合用。我將內人珠借爾用之可也。匆匆取珠出。卽挂於王項。王戲唸曰。百八牟尼珠一串。歸來猶帶乳花香。汪登是面色大變。怒氣勃勃。返身入內。王亦異之。不俟其送。卽出而登車。甫揚鞭。汪已趕至。手白刃。大罵曰。爾欺人太甚。不殺爾。非夫也。追斫其車尾。急馳而免。及事畢。欲遣人還珠。又見汪怒目持刀立門外。以俟。大懼而奔。汪追及大街而反。自是每出。必遇汪挾刃以俟。故決意棄官歸。蓋汪卽某夫人拜梁相爲義父者之曾孫。王不知其爲汪某之後。誤揭其曾祖之短。宜汪某之恨入骨髓也。牽連記之。足供一噱。（花朝生筆記）

### 行軍樂第一百七十五



甲申初夏。法蘭西以越南諒山之釁。駛兵輪數十艘。來犯閩中。朝廷特簡張幼樵京卿佩綸。幫辦福建軍務。時總督爲何小宋制軍璟。巡撫爲張友山中丞兆棟。船政大臣爲何子莪京卿如璋。戎事戒嚴。軍書旁午。有好事者。戲作行軍樂傳奇。中有警句云。我從今要裝點西廂。兩個是傅粉何郎。兩個是畫眉張敞。聞者絕倒。至八月初。法夷開戰。兵船糜爛。船廠摧殘。督撫及船政大臣。皆鐫職以去。作者若有先見之明。亦巨眼也。(三借廬筆談)

長人賺第一百七十六

詹五者。安徽歙縣人也。身長九尺。面方一尺。兩手拇指如小兒足掌。隨其兄以販茶客滬。有荷蘭國人嗎拉噠者。以販奴至印度。聞之。連夜到滬。用重金啗其兄。騙至寓處。飯以汗藥。夜間登船。至其本國。鋪錦設肆。收錢賣看。忽其國女皇。聞是奇人。宣去數日。金珠寶物。厚有所賜。嗎亦紀功。後業愈盛。價亦愈昂。嗎持之徧走南洋諸島國。至古巴。其國人低矮異常。知有是人。於是熙攘來觀者。道爲之塞。每看

給銀二圓。日入數萬金。有某巨族者。偉之。贅爲館甥。媵以數十萬金。巨族死。詹仍載金攜妻之滬。婢僕數十輩。碧眼虬髯者。皆爲之執役矣。乃復事茶業。居華屋。擁麗人。納貲捐五品花翎。冠蓋堂皇。公然招搖過市。與搢紳抗衡矣。倉山筆記。噫。餘小志。俱略記之。不能如予之詳也。有袁醒者。爲譜長人。賺一劇。語云。以身發財。非詹五之謂與。(蘆峯旅記)

### 花月痕第一百七十七

花月痕小說。筆墨哀豔。淒婉爲近代說部中之上乘。禪惜後半所述妖亂事。近於蛇足。不免白璧微瑕。書中韋癡珠。或言影李次青。然事跡殊不合。韓荷生。或謂卽左宗棠。雖有相似處。亦未能畢肖。要之小說結構。大都真僞雜糅。虛實互用。興之所之。自爾成文。固不必膠柱鼓瑟以求也。相傳著者爲江南名士。游幕秦中。主人某太守。擁宦囊極豐。又耽於聲色。慕名士詩才。延之幕中。命侍姬及女公子輩。從之學詩。然每日祇授課一二小時。且亦有數日不至書室者。故名士從容吟嘯。頗

有餘閒。星晚露初。客懷寂寞。則往往撰小說以自遣。命名曰花月痕。書成及半。太守偶至書房。無意中翻檢得之。讀而狂喜。促名士速竣其事。謂成書一卷。立贈五十金。并盛筵一席。蓋知名士性落拓。不如是。恐半途而廢。永無殺青時也。名士勉從所請。不半年而書成。有人攜之南中。不及鏤版。卽以鉛字印行。流傳甚廣。文士多喜閱之。所謂某名士者。究爲何人。初時無從考索。嗣讀謝枚如題魏子安所著書後五絕三首。一爲石經考。一爲陵南山館詩話。一卽花月痕小說也。前二首不備錄。第三首云。有淚無地灑。都付管城子。醇酒與婦人。末路乃如此。獨抱一片心。不生亦不死。又哭子安第二首云。憂樂兼家國。千夫氣不如。亂離垂死地。功罪敢言書。將母情初盡。還山願竟虛。幽光終待發。試看百年餘。自注。子安客川陝十數年。身經喪亂。其咄咄錄詩話等書。皆草創於是時。君沒時。尙在母喪。讀此數詩。知魏君著作甚富。懷才早世。花月痕一書。或者寓美人香草之思。自寫其牢愁哀怨。未可知也。謝枚如名章鉞。福建長樂人。光緒丁丑進士。官內閣中書。著有賭碁山

莊詩集若干卷。魏君既與同時。或亦係同光朝人云。(雷顛隨筆)

花月痕一書。相傳爲湘人某作。非也。蓋實出於閩縣魏子安晚年手筆。子安早歲負文名。長而游四方。所交多一時名士。喜爲狹邪游。所作詩詞駢儷。尤富麗瑰縟。中年以後。乃折節學道。治程朱學最邃。言行不苟。鄉里以長者稱。一時言程朱者宗之。晚歲則事事爲身後誌墓計。學行益高。唯時念及早歲所爲詩詞。不忍割棄。乃託名眠鶴主人。成花月痕說部十六卷。以前所作詩詞。盡行填入。流傳世間。卽今所傳本也。子安與謝枚如章鋌同時。故卷首有枚如題詞。友人林浚南爲枚如所最稱賞。親侍警欬。曾爲余言及此。(小奢摩館勝錄)

### 孽海花第一百七十八

京都名妓賽金花。原名傅彩雲。洪文卿侍郎鈞。攜之使泰西。生一女。洪卒於都。彩雲復之滬。名曹夢蘭。流轉之京。又更名賽金花。樊雲門方伯增祥。爲撰彩雲曲。於其一生歷史。搜括無遺。原稿散見於津滬各報。因錄之。俾與欲知狀元夫人歷史

者談豔跡。况余在柏林。於侍郎使署中。曾作公幹。平視邪。詩云。姑蘇男子多美人。姑蘇女子如瓊英。水上桃花知性格。湖中秋藕比聰明。自從西子湖船住。女貞盡化垂楊樹。可憐宰相尙吳棉。何論紅紅兼素素。山塘女伴訪春申。名字偷來五色雲。樓上玉人吹玉管。渡頭桃葉倚桃根。約略鴉鬟十三四。未遣金刀破瓜字。歌舞常先菊部頭。釵梳早入妝樓記。北門學士素衣人。暫踏毬場訪玉眞。直爲麗華輕故劍。况兼蘇小是鄉親。海棠聘後寒梅喜。待年居外明詩禮。兩見瀧岡墓草青。鴛鴦絃上春風起。畫鷁東乘海上潮。鳳皇城裏並吹箭。安排銀鹿娛遲暮。打疊金貂護早朝。深宮欲得皇華使。才地容齋最清異。夢入天驕帳殿游。闕氏含笑聽和議。博望仙查萬里通。霓旌難得彩鸞同。詞賦環球知綉虎。釵鈿橫海照驚鴻。女君維亞喬松壽。夫人城闕花如綉。河上蛟龍盡外甥。虜中嬰武稱天后。使節西來婁奉春。錦車馮嫫亦傾城。冕旒七纓瞻繁露。槃敦雙龍贈寶星。雙成雅得西王意。出入椒庭整環佩。妃主青禽時往來。初三下九同游戲。妝束潛隨夷俗更。語言總愛吳

娃媚侍食偏能饜海鮮。報書亦解繙英字。鳳紙宣來鏡殿寒。玻璃取影御牀寬。誰知坤媪山河貌。祇與楊枝一例看。三年海外雙飛俊。還朝未幾相如病。香息常教韓壽聞。花頭每與秦宮並。春光漏洩柳條輕。郎主空嗔梁玉清。祇許大夫驅便了。不教琴客別宜城。從此羅帷怨離索。雲藍小袖知誰託。紅闈何日放金鷄。玉貌一春鎖銅雀。雲雨巫山枉見猜。楚襄無意近陽臺。擁衾總怨金龜婿。踏臂猶歌赤鳳來。玉棺晝下新宮啓。轉瞬玉郎長已矣。春風肯墜綠珠樓。香徑還思苧蘿水。一點奴星照玉臺。樵青婉變漁童美。繡帷尙挂鬱金堂。飛去玳梁雙燕子。那知薄命不猶人。御叔子南後先死。蓬巷難裁北里花。明珠忍換長安米。身是輕雲再出山。瓊枝又落平康里。綺羅叢裏脫青衣。翡翠巢邊夢朱邸。章臺依舊柳蔕。琴操禪心未許參。杏子衫痕學宮樣。枇杷門榜換冰銜。吁嗟乎。情天從古多緣業。舊事烟臺那可說。微時嘗削得恩憐。貴後萱芳成棄擲。怨曲爭傳紫玉釵。春游未遇黃衫客。君既負人人負君。散灰扃戶知何益。歌曲休歌金縷衣。買花休買馬塍枝。彩雲易

散琉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詩。聞雲門此稿甫脫。傳誦京師。一時比之爲梅村之圓曲。中間所述。自洪侍郎易簪以後。鸞飄鳳泊。豔幟重張。寓有微意存也。迨後金花再借孫三兒入都。乃戛然而止。庚子之役。聯軍入京。此爲金花一生最大之歷史。而此曲未及者。蓋時月有不同也。曲中所謂情天從古多緣業。舊事烟臺那可說。此卽佛氏輪回因果之說。閱者於此而留意也。則金花一生與洪侍郎之歷史。可恍然矣。近人譔孽海花說部。專記侍郎與金花佚事。關係時局興亡。可與此詩互徵也。(在山泉詩話)

瑞藻按。孽海花說部。余少時曾讀一過。然第一卷已下。不復續出。嘗戲語友人。東亞病夫。殆眞病矣。以其書之佳妙。頗以未窺全豹爲憾。天琴先生。近復有後彩雲曲一篇。卽記賽金花庚子後事者。不妨且作後孽海花讀。其詩膾炙人口。洛陽紙貴。今不具錄。惟前曲原有序數百言。老蘭君詩話。略而不載。補記於此。爲讀孽海花者資印徵焉。傅彩雲者。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上。豔名噪

一時某學士銜恤歸。一見悅之。以重金置爲籓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金屋斯啓。攜之都下。寵以媵房。會學士持節使英。萬里鯨天。鴛鴦並載。既至英。六珈象服。儼然敵體。英故女主。年垂八十。雄長歐洲。尊無與並。彩出入椒風。獨與抗禮。嘗偕英皇並坐照像。時論奇之。學士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姦生一女。學士遂福留彩。寢與疏隔。俄而文園消渴。竟天天年。彩故與他僕私。至是遂爲夫婦。居無何。私蓄略盡。所權亦阻。仍返滬爲賣笑計。改名曰賽金花。蘇人公檄逐之。轉之津門。雖年逾三十。而豔名不減疇昔。己亥長夏。與客談此事。因紀以詩。先是學士未第時。爲人司書記。居煙台。與妓愛珠有嚙臂盟。比再至。已魁天下。遽與珠絕。珠冤痛累月。竟不知所終。今學士已矣。若敖鬼餒。燕子樓空。唱金縷者。出節度之家。過市門者。指狀元之第。得非霍小玉冥報李十郎乎。余爲此曲。亦如元相所云。甚願知之者不爲而爲之者不惑耳。

近人小說。以東亞病夫孽海花爲最著。全書以名妓賽金花爲主。而清季三十年



之遺聞軼事。網羅無遺。描寫名士習氣。如禹鼎鑄奸。如溫犀照渚。尤爲淋漓盡致。林琴南氏稱道此書。嘆爲觀止。其傾倒可想矣。但其中隱託之人名。閱者多不甚了。茲標出之如下。金雯青。卽洪文卿。龔和甫。卽翁同和。潘八瀛。卽潘伯寅。黎石農。卽李芍農。李純客。治民。卽李純客。慈銘。莊小燕。卽張樵野。莊崙樵。佑培。卽張佩綸。幼樵。陸莘。如仁祥。卽陸鳳石。潤庠。錢唐。卿端敏。卽汪柳門。鳴鑾。何珏齋。太眞。卽吳清卿。大澗。唐常肅。卽康長素。王子度。恭。卽黃公度。遵憲。過肇延。卽顧輯庭。呂莘芳。卽李經方。匡次芳。卽汪芝房。謝山芝。卽謝綏之。許鏡澄。卽許景澂。雲仁甫。卽容純甫。貝效亭。卽費幼亭。李台霞。卽李丹厓。潘勝芝。曾奇。卽潘曾祁。徐忠華。卽徐仲虎。莊壽香。芝棟。卽張香濤之洞。馬美菽。卽馬眉叔。呂順齋。卽黎菴齋。薛淑雲。卽薛叔耘。李任叔。卽李壬叔。米筱亭。卽費屺懷。姜劍雲。卽江建霞。王憶莪。仙屺。卽王益吾。先謙。祝寶廷。溥。卽寶竹坡。黃叔蘭。禮方。卽黃漱蘭。體芳。黃仲濤。卽黃仲弢。袁尙秋。卽袁爽秋。繆寄坪。卽廖季平。連沅荇。仙。卽聯元。成伯怡。卽盛伯熙。段扈橋。卽端

午橋。聞韻高。卽文芸閣。荀子佩。卽沈子培。汪蓮孫。卽王廉生。馮景亭。卽馮桂芳。  
(缺名筆記)

### 海上花第一百七十九

博寫妓院情形之書。以海上花爲第一發見。書中鈞用吳音。如勳勳之類。皆有音無字。故以拼音之法成之。在六書爲會意而兼諧聲。唯吳中人讀之。頗合情景。他省人則不盡解也。作者爲松江韓君子雲。韓爲人風流蘊籍。善弈棋。兼有阿芙蓉癖。旅居滬上甚久。曾充報館編輯之職。所得筆墨之資。悉揮霍於花叢。閱歷旣深。此中狐媚伎倆。洞燭無遺。筆意又足以達之。故雖小說家言。而有伏筆。有反筆。有側筆。語語含蓄。却又語語尖刻。非細心人不能得此中三昧也。書中人名。大抵皆有所指。熟於同光間上海名流事實者。類能言之。茲姑舉所知者。如齊韻叟爲沈仲馥。史天然爲李木齋。賴頭龜爲勒元俠。方蓬壺爲袁翔父。一說爲王紫詮。李實夫爲盛樸人。李鶴汀爲盛杏蓀。黎篆鴻爲胡雪岩。王蓮生爲馬眉叔。小柳兒爲楊

猴子。高亞白爲李芋仙以外諸人。苟以類推之。當十得八九。是在讀者之留意也。  
(譚瀛室筆記)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一百八十

我佛山人吳沃堯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實近日說部中一傑作。不在南亭亭長官場現形記下也。書中影託人名。凡著者親屬知友。則非深悉其身世者莫辨。當代名人如張文襄、張彪、盛杏蓀及其繼室、聶仲芳及其夫人、即曾文正之女太夫人、曾惠敏、邵友濂、梁鼎芬、文廷式、鐵良、衛汝貴、洪述祖等。苟細繹之。不難按圖而索也。

(缺名筆記)



文藝叢刊乙集

小說考證

下冊

諸暨蔣瑞藻編

諸暨 蔣瑞藻編

小  
說  
考  
證

商務印書館發行

001358

# 小說考證卷九

## 開闢演義第一百八十一

小說有開闢衍義一書。書中詳言布置日月星辰事。鄙俚可笑。此本之佛經也。按大集經。殊致羅婆菩薩。告諸龍言。賢劫初有一天子。名大三摩多。其夫人與驢交而生人。委棄廁中。有羅刹婦收養之。及至長成。身體端正。福德莊嚴。唯唇是驢。故號爲佉盧蝨吒大仙。漢言驢唇也。驢唇仙人學於聖法。經六萬年。翹於一脚。日夜不下。天見大仙。受如是苦。時諸梵衆及帝釋天。并餘上方欲色界等。和合悉來禮拜。問大仙聖人欲求何等。驢唇言。我念宿命過去劫時。見虛空中有列宿日月五星。晝夜運行。此賢劫初無如是事。汝等憐我。願說日月星辰法。用置立安施。如我所願。諸天皆悉歡喜。於是二十八宿及日月大小星宿。皆次第安置。據此則日月星辰。乃驢唇仙人爲之也。演義家敷衍此事。泰西人又屬之天主。（小浮梅閒話）

封神傳第一百八十二

吾鄉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罄家所有嫁其長女者。次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無憂貧也。乃因尙書武成篇唯爾有神。尙克相予語。衍爲封神傳。以稿授女。后其婿梓行之。竟大獲利云。按史記封禪書云。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舊唐書禮儀志一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天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職命焉。太平御覽十二引陰謀所載。與此略同。而以祝融、玄冥、勾芒、蓐收爲四海神名。馮修爲河伯神名。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云。云。則知太公封神。古有此說。今人門戶。每書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亦有所本也。(歸田瑣記)

武王伐紂。一戎衣天下大定。而世俗有封神傳一書。費如許戰爭。一切仙佛。皆來助戰。余按東晉人僞作武成篇有云。維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便有此意。周書克殷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愨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



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魔與人分別言之。不知所謂魔者何謂也。使易封神傳爲滅魔傳。不亦有典有則乎。至太公封神之說。相傳甚古。史記封禪書。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此卽太公封神之說所自來。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十餘日。甲子平旦。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尙父曰。四海之神與河伯風伯雨師耳。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武王曰。天譴。乃遠來。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云云。此亦可附會爲太公封神之一徵。漢書藝文志。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是太公之書甚多。其間奇怪之事。當必不少。封神傳所稱太公射死趙公明事。考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尙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云。崇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爲臣虜。尙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愈。

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趙公明事。卽本此敷衍也。它如元始天尊。爲道教之祖。見隋書經籍志。廣成子爲古仙人。見莊子在宥篇。赤松子見史記留侯世家。赤精子見漢書李尋傳。九天玄女見史記黃帝本紀正義引龍魚河圖。舊唐書經籍志兵書。有黃帝問玄女法三卷。云玄女譔。元史輿服志。有東南西北天王旗。並繪神人。右手執戟。左手奉塔。然則托塔天王。亦有本也。哪吒事疑亦出於佛書。夷堅志程法師條云。值黑物如鐘。從林間直出。知爲石精。遂持哪吒火毬咒。俄而見火毬自身出。與黑塊相擊。然則哪吒風火輪。亦必有本。妲己見尙書牧誓枚傳。史記殷本紀。固經史明文也。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韋注曰。有蘇己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史記索隱亦云。妲己字己。姓也。是妲己姓己。而袁子才小說乃妄云。妲己婦官之號。己者。以十干爲次第。眞無稽之言矣。晉語云。黃帝之子青陽與夷鼓。同爲己姓。然則妲己固亦貴族之女矣。代醉篇引古今事物攷。謂商妲己。狐精也。或曰雉精。猶未變足。以帛裹之。宮中效焉。委巷之談。卽今衍義家所本。攷

竹書紀年云。帝辛九祀。伐有蘇。獲妲己以歸。通鑑前編。則在八祀。初學記引帝王世紀云。紂二年。納妲己。未知其究在何年。至其死也。執文類聚及御覽等書。引帝王世紀曰。周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縣於大白之旗。召公爲司空。又使以玄鉞斬妲己頭。縣於小白旗。是殺妲己者。召公也。古今注云。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則殺妲己者。又太公也。周書克殷篇云。乃適二女之所。旣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檄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孔晁注云。二女。妲己及嬖妾。史記亦云。已而之紂之二女。二女皆經自殺。則妲己之外。尙有一人也。帝王世紀云。紂自燔於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則妲己之外。更有二人也。此固不可攷。演義謂妲己有同類姊妹三人。則適與古事有合。伯邑攷事。據史記管蔡世家。但云伯邑考旣已前卒矣。不言其所以卒。而殷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紂旣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尙

不知也。是伯邑考見烹於紂。其事乃真有之。非小說妄言也。然伯邑考事亦自有異同。史記謂之前卒。固先武王而死者。乃禮記檀弓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鄭注曰。權也。正義曰。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言權者。殷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今伯邑考見在而立武王。故云權也。據此。又似文王之崩。伯邑考未死矣。驪山老母。亦有其人。非子虛也。史記秦本紀。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湣。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按上文。顯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大費。大費生二子。曰大廉。曰若木。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中衍后。遂世有功。其玄孫曰中湣。生蜚廉。蜚廉生惡來。以是言之。戎胥軒爲中湣之父。則中衍之曾孫也。酈山女者。申國之女。故申侯曰。我先酈山女。申國姜姓。則此女姜氏也。謂之酈山女者。申國之君。娶於酈山。而生此女。故以母名女。謂之酈山女。亦猶左傳顏懿姬。啍姬之例也。其后自蜚廉之造父。五世。周穆王封之於趙城。春種時。趙氏其後也。自惡來之非子。六世。周孝王封之。

秦。至始皇而遂有天下。酈山女之遺澤長矣。漢書律歷志載張壽王言。酈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考酈山女爲戎胥軒妻。正當商周之間。意其爲人。必有非常材藝。爲諸侯所推服。故後世傳聞。有爲天子之事。而唐宋以后。遂以爲女仙。尊曰老母。神仙感遇傳。載唐少室書生李筌。常游嵩山。得黃帝陰符經。遇酈山老母。指授秘要。宋鄭所南。有驪山老母磨鐵杵。欲作繡鍼圖詩。小說所稱。非無自矣。太上老君有二說。舊唐書經籍志丙部。有太上老君。玄元皇帝。聖紀十卷。唐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則太上老君。卽老子也。隋書經籍志曰。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據此。則太上老君。又非卽老子也。（小浮梅閒話）

唐書禮儀志。武王伐紂。五方神來受事。各以其職命焉。旣而克殷。風調雨順。王業

在閤知新錄。凡寺門金剛。各執一物。俗謂風調雨順。執劍者。風也。執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執蛇者。順也。獨順字。思之不得其解。楊升庵春藝林伐山云。所執非蛇。乃蜃也。蜃形似蛇而大。字音如順。然則封神傳之四大金剛。非無本矣。（浪蹟續談）

封神傳衍義有趙公明。初以爲無稽之談耳。乃讀太平廣記二百九十四卷云。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某人。有頃。奄然來至。曰。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云云。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李。各督數萬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注云。出搜神記。然則趙公明之名。亦流傳有自矣。（壺東漫錄）

梁匈弘景真誥協昌期篇。載建吉冢埋圓石文云。天帝告下土冢中直氣五方諸神。趙公明等。某國公位甲乙。年如干歲。生直清真之氣。死歸神宮。翳身冥鄉。潛寧沖虛。辟斥諸禁忌。不得妄爲害氣。按趙公明不知何神。乃司下土冢中事邪。余於

兪樓雜纂引太平廣記所載云云。以爲趙公明之名。流傳有自。今乃知真誥已有之矣。（茶香室續鈔）

施可齋閩雜記云。省城東嶽廟神。每年三月。出巡城內外各一日。頭踏上書東岳泰山青府天齊大帝歲。歲蓋神姓也。五嶽真形圖。東岳姓歲。名崇。常由與歲字相近而誤。按閩人猷知東嶽姓歲。故誤爲歲字。若吾鄉則但執封神衍義之說。且謂東岳姓黃矣。（同上）

余於劇筵。頗喜演封神傳。謂尙是三代故事也。憶吾鄉林樾亭先生。嘗與余談封神傳一書。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欲與西游記水滸傳鼎立而三。因偶讀尙書武成篇。唯爾有神。尙克相予語。衍成此傳。其封神事。則隱據六韜陰謀。史記封禪書。唐書禮儀志各書。鋪張俶詭。非盡無本也。我少時嘗欲仿此書。衍成黃帝戰蚩尤事。而以九天玄女兵法。經緯其間。繼欲衍伯禹治水。而以山海經所記。助其波瀾。又欲演周穆王八駿巡行事。而以穆天子傳所書。作爲質幹。再各博採古書以傳

益之。亦可爲小說大觀。惜老而無及矣。（浪跡續談）

隋唐衍義第一百八十三

隋唐演義。小說也。敘煬帝明皇宮闈事甚悉。而皆有所本。其叙土木之工。御女之車。矮民王義。及侯夫人自經詩詞。則見於迷樓記。其叙楊素密謀。西苑十六院名號。美人姓名。泛舟北海。遇陳後主。楊梅玉李開花。及司馬戡偁帝。朱貴兒殉節等事。並見海山記。其叙宮中閱廣陵圖。麻叔謀開河食小兒。冢中見宋襄公。狄去邪入地穴。皇甫君撒大鼠。殿角女挽龍舟等事。並見於開河記。三記皆韓偓撰其叙唐宮事。皆雜采劉餗隋唐佳話。曹鄴梅妃傳。鄭處誨明皇雜錄。柳程常侍言旨。鄭棨開天傳信記。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無名氏大唐傳載。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史官樂史之太真外傳。陳鴻之長恨歌傳。復緯之以本紀列傳而成者。真可謂無一事無來歷矣。（兩般秋雨盦隨筆）

隋唐衍義載隋文帝獨孤后之悍妒。實爲古今所罕見。明人姜南洗硯新錄。轉据



簪冠道人徐延之云。史稱隋文帝獨孤后妒。後宮罕得進御。尉迴女孫沒入宮。得幸於上。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入山谷間。行行十餘里。高頴楊素追及。叩馬苦諫。還宮。頴夫人卒。帝欲爲娶。頴辭年老。納室非所願。後頴妾生男。后不悅。譖頴於帝。陛下尙復信高頴邪。始欲爲頴娶。而頴面欺。今其詐見矣。帝由是疎頴。太子勇詔訓雲氏有寵。生儼裕。又諸姬子數人。而與妃元氏不相得。后稱不平。遣人伺求勇過。不惟於帝有妒。且妒其子妾。而又妬於頴。所謂并他人家亦妒也。殊不可曉。以余論之。自古得國之暴。未有如文帝者。故未旋踵而身弑國危。獨孤之妬。楊素之奸。殆天生二人以爲亡隋之階邪。（談瀛室隨筆）

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稱隋唐衍義所載隋唐間事。幾於無一事無來歷。余按所載煬帝事。皆本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三書。此三書並載明吳瑄古今佚史中無誤人名氏。案梁氏隨筆原注三記皆韓偓撰。余以唐代叢書中所載校之。其然愈曲。固乃謂元撰人名氏不可解也。豈逸史偶遺其名而俞氏未嘗

見證 本非實錄。小說家據以敷衍。較之鑿空譔造者。稍有據耳。唯矮民王義實自

宮不蓄妻子。帝未遇害。義先自刎死。則小說所載。又不亡增益其詞也。至煬帝諸子。並無至突厥者。隋書煬三子傳。齊王暕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於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是入突厥者。煬帝之孫。非趙王杲也。杲死江都之難。未嘗至突厥。而政道又與蕭后偕往。非如小說所云。王義夫婦奉之而去也。又此書託始於秦叔寶。而所載叔寶事。多無稽。考羅藝傳。曹州女子李氏。爲五戒。自言通於鬼神。高祖聞之。詔赴京師。因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氏曰。妃骨相貴不可言。必當母儀天下。孟竺信之。命密觀藝。又曰。妃之貴者。由於王。王貴色發矣。十日間。當升大位。孟氏由是勸藝反。孟及李皆坐斬。是藝妻孟氏。非秦也。所傳秦叔寶事。多非其實。(小浮梅閒話)

劉餗隋唐嘉話云。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爲兄弟。密旣亡。雄信降王世充。勸來歸國。后與海陵王元吉圍雒陽。元吉恃其膂力。每親行圍。王世充召雄信告

之。雄信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勳皇遽連呼曰。阿兄阿兄。雄信攬轡而止。世俗相傳以爲救太宗。不知實救元吉也。宋長白柳亭詩話。貫休作懷素少書歌曰。忽如鄂公捉住單雄信。秦王身上塔著棗木槊。史稱敬德善辟稍。與元吉鬥勝。嘗三奪之。后秦王與王世充戰。雄信躍馬奮槊。幾及秦王。敬德橫刺雄信墜馬。蓋實事也。(茶香室叢鈔)

唐書高祖諸子傳。高祖二十二子。竇皇后生建成。太宗皇帝。元吉。元霸。元翳。字大德。幼辨惠。隋大業十年薨。年十六。無子。武德元年。追王及諡曰衛懷王。今小說家所言元霸勇力事。正史俱無之。(浪跡續談)

### 征東征西第一百八十四

舊唐書薛仁貴傳。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太宗遙望見之。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爲誰。特引見。賜馬兩匹。絹四十匹。則俗傳爲白袍小將。固有徵矣。高宗稱其北伐九姓。東撤高麗。漢北遼。

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其爲一朝名將。固不必言。其子訥。自有傳。始爲藍田令。其后突厥入寇。武后以訥將門。使攝左武威將軍。安東道經畧。久當邊鎮之任。累有戰功。開元二年。討契丹。爲所覆。訥脫身走免。制削其官爵。吐蕃寇臨洮。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大破賊衆。錄功拜左羽林軍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卒。諡昭定。史稱其沉勇寡言。臨大敵而益壯。是訥固不愧將門之子。其弟楚玉。開元中爲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以不稱見代而卒。訥子暢。拜朝散大夫。薛氏一門可考者如此。世人附會云薛家世爲名將。則非也。（小浮梅閒話）

雙忠傳第一百八十五

衍張巡許遠故事者。大率依附唐書。言張巡守睢陽。括城中老幼。凡食三萬口。又殺愛妾饗士。許遠亦有殺奴哺卒事。唯揚州江防丞鍾挹雲。力闢其說。以爲張許名將。必無此殘忍不仁之事。且著爲論以辨之。挹雲好爲議論。往往驚其四筵。同人亦鮮不反唇相攻者。余曰。我有一說。爲諸君釋爭可乎。宋王明清撫青雜說云。

紹興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每遣小校數隊候望。有何兼資者。領五千人。至六合縣西。望見軍馬自西北來。兼資斂所部。隱蘆荻中。聞一人言。荻林中有生人。知爲鬼兵。乃免胄出見。拜問神號。答曰。某唐張巡。指對坐曰。此許遠。指下坐者曰。此雷萬春。此南霽雲。何少亦讀書。因再拜。頂禮曰。史言大王守城。凡食三萬餘人。果然不張曰。有之。而實不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又曰。史言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不知果不。張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珠之效。死。故自刎。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兼資見雷萬春面止一疤。因拜問曰。史言將軍面著六箭。而一疤。何也。雷曰。當時六箭。五著兕螯。人人相傳。謂吾面著六箭不動。吾亦當之。庶揚聲以威之耳。此事雖未足深信。然問答數語。頗中情理。足與史傳相參。挹雲其亦藉此以信其說耳。(浪跡續談)

龍圖公案第一百八十六

宋人之最著者曰包龍圖。幾於婦豎皆知。考孝肅之爲人。宋史本傳。稱其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疾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則與世所傳亦小異矣。惟史載其知天長縣時。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粥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則亦頗有鉤距之術。世所衍爲龍圖公案者。或卽由此也。至元人百種曲。有斷立太后事。此乃借李宸妃事爲之。考宋史。李宸妃。杭州人。初入宮爲章獻太后侍兒。眞宗以爲司寢。已而生仁宗。章獻以爲己子。仁宗卽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終太后果。仁宗不自知爲妃所出。明道元年。疾革。進位宸妃。薨年四十六。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爲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仁宗號慟。尊爲皇太后。是李宸妃本末如是。安有如俗所傳者哉。直以爲章獻所抑。當時本有死於非命之說。故傳之后世。猶有此紛紜之論耳。按王銍嘿記。載有王氏女。自言得幸神宗。生子冷青。以繡抱肚爲驗。趙概包拯。鞠得其奸詐狀。並處死。則與世所傳。適相反也。而默記又載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尙宮朱氏所生。章

聖畏懼劉后。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與內侍張景宗。令撫視。遂冒姓張。又云。厚陵爲皇太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外。居民樊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尉。茂實皇恐。執詣有司。以爲狂人而黥之。是當時此等異說甚多。宜流傳之。今以爲口實也。（小浮梅閒話）

明鄭仲夔耳新云。周季侯令仁和。有神君之稱。出嘗行。忽怪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翹執蓋人請罪。曰。小人因張清風。遂至冒觸。周沉思良久。屬能幹捕差二人。令往拘張清風。兩人商曰。捕風捉影。安有此理。乃相與登酒樓。樓上有談某疾篤。諸醫無效。一人曰。若請張青峯去。必有生理。二差因問張青峯狀。潛往其家。值張遠出。拘其妻至縣。周訊之。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投毒致夫死。復謀娶妾。一日。渠酒后自吐真情。妾卽欲尋死。因念無人伸冤。偷生至此。今遇天臺。冤伸有日。但渠爲某氏延去。須就其處拘之。周命前差往拘之。一訊果服。龍圖公案中捕落帽風一事。蓋卽此事改削成之。其餘諸案。亦多見於它書。而

傅會爲包孝肅者不能歷舉也。(花朝生筆記)

楊家將第一百八十七

小浮梅閒話。衍義家所稱名將。在唐曰薛家。皆薛仁貴子孫也。在宋曰楊家。皆楊業子孫也。考宋史。業六子。曰延朗、延浦、延訓、延環、延貴、延彬。而延昭最知名。卽延朗改名也。史稱延昭知勇善戰。所得奉賜。悉犒軍。未嘗問家事。出入騎從如小校。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遇敵必身先行。陳克捷。推功於下。故人樂爲用。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憚之。目爲楊六郎。至今楊六郎之名。固猶在人口也。延昭子文廣。以討賊張海功。授殿直。范仲淹宣撫陝西。置戲下。從狄青南征。后爲定州路副都總管。遷步軍都虞侯。蓋亦不墜其家風者。楊家將見於正史者。止此而已。按宋史楊業傳。業爲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歿焉。業不食三日死。是業有七子也。陷業者。蔚州刺史王侁。小說家以爲潘美。殊失之。誣。但其時美爲主帥。不能辭其責耳。又續文獻通考云。使槍之家十七。一曰楊家三十六路花槍。小知錄曰。槍法之傳。始



於楊氏。謂之曰梨花鎗。天下盛尙之。（新義錄）

五虎平西南第一百八十八

許亭皮孝廉心坦。仁和人。官慶元學博。性嗜飲而好談諧。一日。坐中忽舉問曰。戲劇中八大王。予嘗考之。已得其人。昨閱五虎平西小說。有所謂路化王者。稱李國舅。云是李太后之弟。自民間訪來者。其人亦有可考。一客曰。先生亦太好古矣。此不過狄太后有姪封王。故設言此人以作陪襯耳。何足深究邪。余并五虎平西小說。亦未之見。並不敢置喙。后閱宋魏泰東軒筆錄。首一條卽記云。李太后始入掖庭。纔十餘歲。唯一弟七齡。太后臨別。手結刻絲盤囊與之。拊背泣曰。女雖淪落顛沛。不可失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女。以此爲物色也。后其弟備於鑿紙錢家。然常以囊懸胸間。未嘗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利。勢將不救。爲紙家棄於道旁。有入內院子者。見而收養之。怪其衣服百結。而胸懸囊。問之以告。院子怒然驚異。蓋嘗奉太后旨。令物色訪其弟也。遂解其囊。入眎太后。具道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妃。

眞宗已生仁宗矣。聞之悲喜。遂以其事白眞宗。尋官之爲右班殿直郎。卽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召用和。擢以顯官。后至殿前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據此。則其人並非杜撰。(兩般秋雨庵隨筆)

狄青事。據宋史本傳。但云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無他異也。然起家行伍。位至樞密使。史稱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歐陽文忠集有論狄青劄子。極言其以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於國家不便。且以朱泚事爲戒。則在當日已嘖有煩言。小說家神奇其說。固無怪矣。清波雜誌云。向在建康。於鄰人狄似處。見其五世祖武襄公收儂智高時所戴銅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眞武像。世言武襄乃眞武神也。此卽小說家所本。王則之亂。在宋仁宗慶歷七年冬。凡六十六日而平。其討平之者。文彥博。明鎬也。王則事詳明鎬傳。曰。王則。本涿州人。歲飢。流至恩州。隸宣毅軍爲小校。恩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泪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袞謝彌勒佛。當持世。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約。

以慶歷八年正日。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郟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改年曰得聖。是張巒卜吉。皆實有其人。餘則烏有子虛也。宋史列女傳云。趙氏。貝州人。王吉反。聞趙氏有殊色。使人劫致之。欲納爲妻。趙日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多使人守之。乃給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信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隕。得禍於賊。益使人守視。賊具聘帛。盛輿以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問其故。曰。豈有爲賊污辱至此。而尙有生理乎。遂登輿。涕泣而去。至州廨。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今小說亦載此事。蓋真有之。(小浮梅閒話)

### 王魁傳第一百八十九

世傳王魁負桂英事。王魁實无其人。乃宋狀元王俊民事也。俊民嘉祐中。登科爲第一。後得狂疾。服金虎碧霞丹而死。有道士奏章達上清。訴問鬼神。傳冥中語云。

五十年前打殺謝吳留不結案事。俊民死時。纔二十七歲。五十年事。必在宿生矣。其后遂有妄人。託夏噩姓名。作王魁傳。然許嗣茅緒南筆談。載葉忠節公映榴。六七歲時。夢人口授一詩云。君是王魁三世身。桂英仍著石榴裙。一枝遙寄湘江水。半幅平裁楚岫雲。弔古有情憐賈誼。請纓无路嘆終軍。春風得意長安日。莫負香羅帕上人。后公大參楚省。兵變殉難。公初有妾某。小忤。指斥之。妾憤自縊。至正命時。妾某亦見。公叱之。拜曰。君今歸冥。婢又當復侍巾櫛耳。此婢豈卽桂英邪。桂英事已屬子虛。何數百年后。又有此公案也。（茶香室叢鈔）

岳傳第一百九十

小說家无稽之語。往往誤人。岳傳載張浚陷害岳忠武。後爲諸將齧死。於是吳俗遂有齧死人不償命之說。同治壬申。蘇郡有飛金之貢。先是業金箔者。以所業微細。自立規約。每人須三年。乃授一徒。蓋以事此者多。則恐失業者衆也。其時有无賴某說。以辦貢爲名。呈請多授學徒。用赴工作。旣得批准。卽廣招徒衆。來從學者。

人贖六百文。一時師之者雲集。同業大忿。於是援咬死不償命一言。遂羣往持其人而齧之。人各一口。頃刻而死。吳縣令前往檢驗。計咬傷處。共一百二十三口。然何人齧何處。人多口雜。不特生者不知。卽起死者問之。恐亦不能知也。迺取始謀先咬者一人論抵。庸閒齋筆記。

### 鐵冠圖第一百九十一

明史周遇吉傳。稱城陷。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爲賊執。大罵不屈。賊縣之高竿。叢射殺之。復齧其肉。是周忠武死於亂箭。今鐵冠圖傳奇。猶有亂箭一齧。非无本也。乃國朝李煥章作周夫人傳。稱公追戰。陷重圍中。奮力格鬥。俘斬愈衆。日莫。寇已退。馬中流矢。忽蹶。公拔佩刀自殺。則公又自殺而非死於亂箭矣。及讀王昆繩居業堂集。王將軍傳。乃知當日被亂箭而死者。實爲王將軍。其傳云。王將軍名好智。其先山東新城人。遷遼東海州衛。少從戚繼光游。戚甚重之。及遼左兵興。隸島帥毛文龍麾下。累功至副將。爲人高顴長須。揮雙

鐵鞭重斤二十有四。號王鐵鞭。文龍死。將軍帥壯士五百人入海島。久之。聞周將軍遇吉鎮寧武關。遂往依焉。崇禎十七年正月。賊圍太原。分兵向寧武。周將軍再戰再捷。殺賊萬餘。賊來益衆。將軍時年八十。每食尙能盡一猪首二鵝。謂周將軍曰。事急矣。我與公共命殺賊。庶可退乎。相與痛飲。披甲上馬。周將軍出南門。將軍出北門。揮鞭大呼。殺數十百人。顧賊衆與周將軍勢分不能合。或傳周將軍被圍。則深人救之。不知所在。出則又入。賊大驚曰。此老將銳不可當。乃選善射者千人環射之。遂死。將軍一僕曰王印。蒲伏亂屍中。尋將軍不見。見一馬死草澤間。泥沒腹。箭集身如蝟。鐵鞭一倚鞍立。則將軍之馬與鞭也。卽馬旁求之。得一臂一束帶。臂有誌識之曰。此將軍臂也。遂以帶轂鞭負之。奉其臂以歸。是死亂箭者。王將軍也。或以同時死綏。遂以王將軍事移屬周忠武乎。（壺東漫錄）

今古奇觀第一百九十二

坊間有今古奇觀一書。雜取古事。敷衍成書。如許武事。見後漢書許荆傳。此固本

之正史者。它如羊角哀事。出烈士傳。

引見文選注

吳保義事。出紀聞。平廣記裴晉公事。

出玉堂閒話。李沂公事。出原化記。

李沂公事

其餘如金玉女爲紹興間士人事。王嬌

鸞。爲天順間周廷璋事。夫容屏。爲至正中崔英事。鳳皇球。爲萬歷初吳江錢生事。

鴛鴦簿。爲嘉靖間崑山民事。百寶箱。爲萬歷間浙東李生事。有情史一書。羅列无

遺。惜情史不注所出書。余亦不能言也。按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時。太平盛

久。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后。卽云話說趙宋

某年云云。然則此書固小說之正宗矣。唯以伯牙爲俞姓。則不可信。遍考古書。迄

未有言伯牙之姓者。不得假借爲衰宗生色也。(小浮梅閒話)

江陰繆筱珊太史。嘗在廠肆。購得明寫本今古奇觀。皆巨籍。裝潢精好。以黃綾爲

書面。其每卷前。皆有翰林院某官臣某恭呈字樣。蓋是書本爲洪武中勅撰之書。

凡三集。一爲今古奇觀。一佚其名。二爲拍案驚奇。中多言蒙古人穢事。至清代盡

將蒙古人事刪去。明祖之意。遂不可見矣。(缺名筆記)

董恂宮閨聯名譜引王行父耳談云。陳元超吳人。父以疏論嚴氏謫死。元超少年。倜儻不拘。嘗與客登虎丘。見宦家從婢姣好。笑而顧己。悅之。跡至其家。求傭書焉。留侍二子。文日奇。父師大駭。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惟女所擇。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卽前遇婢也。二子白父母嫁之。元旣娶。婢曰。君非虎丘遇者乎。曰。然。曰。君旣貴公子。何自賤若此。曰。汝昔笑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君服喪。表素而華其裏。少年佻健可笑。非有它也。會有貴客過。元因段衣冠謁客。言及白吏部。蓋元之外父。正柄國尊顯。主人聞。大駭。亟治百金裝并婢贈之。按世傳唐解元事。卽此。又黃蛟起西神叢語云。俞憲號是堂。次子見安。偶從舟次。見一女郎。心悅之。買舟尾其后。至吳門。知其爲某富室青衣也。因語舟人。與其僕曰。留此一月待我。勿移泊它所。徑獨造女郎家。求爲蒼頭。主人留伴其子讀。見安爲其子代筆。爲塾師所覺。頗向主人稱其才。主人將欲於羣婢中擇佳者授之室。時吳中大戶。多以糧役傾家。主人深以爲憂。蘇郡守某。是堂之同年也。見安潛入己舟。呼僕隨詣守。



署以年家子進謁。力爲主人求罷役。守允其請。翌日。訪見安居。停答拜。主人初不知。見郡守無端及門。倉皇失措。而見安已出迎。道款矣。守旣別。主人揖見安上坐。問所欲。乃以實告。且聞重役已釋。驚喜出意外。遂飾此青衣爲己女。厚嫁之。近人以其事爲唐寅。余詢其從孫祖源。始得其本末。女郎號美娘。蓋好事者。駕言子畏耳。按黃蛟起。字孝存。無錫人也。所著叢語。卽記無錫之事。然則愈見安固無錫人。而婢嫁則在蘇州。與世傳子畏至無錫。訪華氏婢。適相反也。惟子畏此事。世知其僞託。而言人人殊。此記之說。世罕知者。故并載之。(茶香室叢鈔)

明祝允明野記云。吳邑朱生。宣德中。商湖湘。泊舟官河下。有名妓新王二者。一優借來。其船密比生舟。凡生言笑動靜。妓罔不密察。使優邀之飲。潛告生曰。君但言延我入舟。我欲有言於君耳。生從之。娼入生舟。戚戚無歡容。中夜低語生曰。我淮安蔡指揮女也。吾父調襄陽衛。挈家以行。舟人王賊。乘父醉。擠之水。并母死焉。以我色。獨留犯之。呼爲妻。吾父貲素豐。賊厚載。欲商於他。復爲盜劫罄焉。遂以餘資

買小舟。俾我學歌舞爲娼。君能復吾仇。我終身事君耳。生許諾。翌日。優來曰。二姐未起乎。生罵曰。賊不知死所。尙覓二姐乎。優知事泄。投於水。生持倡歸家。按小說有蔡女忍辱報仇一事。卽此也。(同上)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鴻書云。崑山舟師楊姓者。與金姓者善。金死。有子曰。年十七。楊憐之。招入舟。楊一女。年相若。因以妻三歲餘。三沾疾。疴羸。楊悔恨。一日。江行。泊孤島下。賺其拾薪。棄之去。三欲歸無路。轉入林中。有八大匿。蓋盜所劫財。三更臨江濱。適有他舟。三招之來。悉以匱入舟。抵儀真。啓視。皆金珠也。卽售得如干服食起居非故矣。一日。行過河下。楊舟適在。三使人顧其舟。先是楊棄三時。女哭不敢言。父母強之更納壻。不從。及三登舟。女竊視。驚曰。客狀甚似吾壻。母罵之。遂於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驩如平生。楊夫婦羅拜請罪。三亦不之較。尋同歸三家。會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士。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授武騎。

尉妻亦從封云。按小說中有宋金耶事。卽此。但據此則金其姓而非名。殆傳聞之異乎。(茶香室續鈔)

### 施公案第一百九十三

少時卽聞鄉里父老言。施世綸爲清官。入都后。則聞盲詞院曲。有演唱其政績者。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爲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按公當官。實廉強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安下流被水。詔遣二大臣蒞州督隄工。從者繹騷。公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剿官兵過境。沿塗斂斂。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梃。有犯者治之。兵皆斂手去。守揚州江寧。所至民懷。以父憂去。公爲靖海侯。環次子。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亭於府牙前。名一文亭。累遷督漕運。奉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爲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念寧也。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宦。身且不顧。何有於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力。全在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二語蓋二百年前櫛婦。

孺之口不盡無馮也。(郎潛紀聞)

玉簪記第一百九十四

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羣。詩文俊正。工音律。張於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云。清靜堂前不捲簾。景悠然。閒花野草漫連天。莫胡言。獨坐洞房。誰是伴。一爐烟。閒來窗下理琴絃。小神仙。后與於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於湖。以計斷爲夫婦。卽俗傳玉簪記是也。(漁磯漫鈔)

玉蜻蜓第一百九十五

紹興南門外漓渚地方。有尼庵曰隔塵。崇岡古木。竹徑小橋。頗饒幽趣。尼衆五六人。不藉檀施。耕桑自食。老尼若木。持戒律甚嚴。衆咸遵其準繩。不敢肆。其徒孫名慧音。年十六七矣。姿容極麗。且能識字讀書。經典詩詞。亡弗諳者。若木恐其誨淫。不令出門。惟事焚修。親翰墨而已。城中東武山下朱生綺園者。明宰相文憲公庶

雲祢也。父靜山。由部曹出爲四川郡守。生未冠游庠。有別業在漓渚。因讀書其中。臨行時。見其妻有玉琢雙魚。鏤刻極工。遂乞而貯於冰絲小囊中。佩之以往。老僕小童二人侍。別業與尼庵相隔僅百步。生暇時往游。若木以其爲貴公子。也不敢。拒來往。旣頻。漸與慧音浹洽。常出詩稿就政之。生爲之評點。彼此倡和。遂訂同心。生贈以玉魚。欲相親而未有間也。一日。若木詢老母病。相距五六十里。約翌日始回庵。慧音於日間潛赴生所。諧夙願焉。詎若木母病已危。數日下世。比送殮出殯而反。則已半月餘矣。慧音不敢復至生齋。相約夜赴尼庵。隄牆以入。事極愼密。唯小童深知其詳。醉后洩之老僕。老僕向生苦諫。不聽。入城告之主母。趣其歸。又不從。如是者半年。一夕生出。及晨之午。猶未反。老僕以其夜臥失曉。而不敢出也。恐滋事端。潛往察之。見若木怒氣未平。衆尼紛紜皇亟。僕疑事已敗露。因僞爲不知也者而問之。若木告以今日門鑰未開。而慧音不知所往。惟見後園牆瓦損落。想已遠颺。若往其母家覓而不得。當告官緝之耳。僕疑慧音匿生室未起。急反而窺。

之。牀第閭然。又疑二人偕逃。飛馳而回。告諸主母。徧索親戚及莊舍之所。杳無其蹤。復走四川。任所詢之。亦未曾往。日久事冷。祇布告親友。懇其留意訪求而已。十餘年后。若木化去。庵中常出鬼祿。晝夜不寧。衆尼或死或去。庵遂以廢。生父自蜀守擢滇南觀察。以年老致政歸。暇日至瀉渚別業。顧而樂之。遂久留也。生之小童年長矣。適在隨行之列。公問生往事。童具以告。公因步至隔塵庵。則屋宇頽敗。寂無一人。而風景極佳。公又顧而樂之。詢諸土人。求庵尼之在它所者。立券買之。圍以長垣。合別業而爲一。頽敗之所。俱煥然式新。庵之後園。向有牡丹數本。石臺護之。數年來。牡丹已枯。而石臺尙在。公以其位置不當。撤而去之。石將盡。工人忽相顧。錯愕。面无人色。公異而臨視。則內中埋臧二屍焉。衣服雖壞。面尙如生。審視之。其一卽生。一爲尼。童指而謂公曰。此慧音也。腕上小囊。貯玉魚尙存。蓋以冰絲未化故。公疑爲衆尼謀死。密喚嚮日賣庵者嚴詰之。因言公子與慧音通。人初不知。一日。衆人皆起。而慧音不出。撬門視之。見二人裸身相抱死於牀。若木恐尊府督

責。因潛埋牡丹臺內。而以慧音逃去掩飾之。若木亡後。淒風冷月之夜。常見二人攜手游行。遇之者非病必死。故衆人不敢居此而去。非有他也。公細驗生身體無傷。勢尙翹然。始知爲陰陽俱脫所致。遂備棺葬生故所。并以慧音附其側。殉以玉魚。生向有一子。已登賢書。其處龍穴砂水皆合法。故不別爲覓地也。其子後舉進士入詞林。蒞歷大位。聲稱滿世。予於乙酉春間客紹興。與沈師禹何南明同游瀆渚。過朱公別業。以門扃不得入。二君爲予述之。今吳中玉蜻蛉彈詞。移其事於申文定公時行之。其實則本於此。（聽雨軒贅記）

### 天雨花第一百九十六

吳紹箕筆夢清談云。明英宗復辟。吾湖有大臣某公。忤石亨。致政歸。子壻四人。皆列清要。寓京邸。石鄙疾之。購名妓二人。曰巫娥月妹。故寓其旁。听夕歌舞。四人果墮其計。往來甚密。一夕。聚飲於妓所。分填一半兒詞。巫娥咏荷云。好趁春暉著意裁。亭亭出水映紅腮。綠萍魚躍不知回。晚風催。一半兒含香。一半兒開。月妹詠月

云。滿目新涼。雨乍晴。梧桐葉落。夜風輕。一枝斜影。小牕橫。月窺人。一半兒雲遮。一半兒明。備錄詞不酒天花地。禍機潛伏。四人不知也。先是有宋半城者。京師大賈也。緣案擬辟。公平反之。賈感甚。是月知其謀。乃以重賂結妓寓閹者。密布火種於內外。漏三下。見十餘人持鐵練繩索而來。閹者納之。賈即使人拋進引火之物。少時。烈燄飛騰。賈帥多人毀門而進。擾攘中將四人負出。反之於其寓。賈函告某公。遂致書於四人。拆之。得詞三首。云。只道隔園春色多。誰知好事忽生訛。星橋剛渡正鳴珂。起風波。一半兒繩牽。一半兒鎖。就裏機關君莫參。眼前去處是波瀾。切休誤認好姻緣。命難全。一半兒幾希。一半兒免。錦帳佳人貌似蓮。何須別戀野花妍。高堂望子錦衣旋。再俄延。一半兒充軍。一半兒斬。四人得詞遂歸。按此事不知出何書。今有彈詞名天雨花者。中有一段。全敷衍此事。并宋半城之名。亦見於其書。然事則全別也。(茶香室三鈔)

梁山伯第一百九十七



梁山伯祝英臺事。馬廉卿君雜記考之詳矣。余閱宜興荆溪新志。載邵金彪祝英臺小傳云。祝英臺。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無兄弟。才貌雙絕。父母欲爲擇偶。英臺曰。兒當出外游學。得賢士事之耳。因易男裝。改稱九官。遇會稽梁山伯。亦游學。遂與偕之。宜興善權山之碧鮮岩。築庵讀書。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爲女子。臨別。約梁曰。某月日可相訪。將告父母。以妹妻君。實則以身許之也。梁自以家貧。羞澀畏行。遂至愆期。父母以英臺字馬氏子。後梁爲鄞令。過祝家。詢九官。家僮曰。吾家但有九娘。無九官也。梁驚悟。以同學之誼。乞一見。英臺羅扇遮面出。側身一揖而已。梁悔念成疾。卒。遺言葬清道山下。明年。英臺歸於馬。命舟子迂道過之。至則風濤大作。舟遂停泊。英臺乃造梁墓前。失聲慟哭。地忽開裂。隊入塋中。繡裙綺襦。化蝶飛去。丞相謝安。聞其事於朝。請封爲義婦。此東晉永和時事也。其讀書宅。稱碧鮮庵。齊建元間。改爲善權寺。今寺後有石刻。大書祝英臺讀書處。寺前里許。村名祝陵。山中杜鵑花發時。輒有大蝶雙飛不散。俗傳是二人之精魂。今稱大采蝶。

尙曰祝英臺云。明楊守陞碧鮮壇詩。緹縈贖父刑。木蘭替耶征。婉孌女兒質。慷慨男兒情。淳于不生男。木蘭無長兄。事緣不得已。乃留千古名。英臺亦何事。詭服違常經。班昭豈不學。何必男兒朋。貞女擇所歸。必待六禮成。苟焉殉同學。一死鴻毛輕。悠悠稗官語。有無不可徵。有之寧不媿。木蘭與緹縈。荒哉讀書壇。宿草含春榮。雙雙胡蝶飛。兩兩花枝橫。彼美康節翁。小車花外行。一笑拂衣去。南山松柏青。舊志又載明邑令谷蘭宗祝英臺近詞云。草垂裳。花帶罌。春筍細如筋。窈窕岩扉。苔印讀書處。看他墨洒雲煙。光流霞綺。更誰伴儒裝容與。無塵慮。恰有同學仙郎。窗前寄冰語。芝砌蘭階。便作洞房覷。祇今音杳青鸞。穴空丹鳳。但蝴蝶滿園飛去。吳騫桃溪客語云。梁祝事見於紀載者。凡數處。寧波府志云。已見馬君 蔣薰留素堂集。清水縣有祝英臺墓。嘗爲詩以弔之。又舒城縣東門外。亦有祝英臺墓。今善權山下有祝陵。相傳以爲祝英臺墓。何英臺墓之多邪。然英臺一女子。何得稱陵。此可疑也。凡此皆雜紀所未及。余臚列之。以諗好事。(花朝生筆記)

梁處仁。字山伯。一作處仁會稽人也。生於東晉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幼惠聰。

有奇智。長就學。竺好墳典。嘗從名師過泉唐。道逢一士子。容止端偉。負笈擔登渡。

航。相與坐而問曰。子爲誰。曰。姓祝。名貞。字信齋。曰。奚止。曰。上虞之鄉。奚適。曰。師氏。

在邇。與之討論旨奧。怡然相得。山伯乃曰。家山相連。余不敏。攀鱗附翼。望不爲異。

於是樂然同往。肄業三年。祝思親而先返。後二年。山伯亦歸。省之上虞。訪信齋。舉。

無識者。一叟笑曰。我知之矣。善屬文者。其祝氏九娘英臺乎。踵門引見。詩酒而別。

山伯悵然始知其爲女子也。退而慕其清白。告父母求姻。時英臺已許字鄧城。今即

東鄧縣廊頭馬氏。弗克諧。山伯嘆曰。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區區何足論也。後簡文帝。

舉賢良。郡以山伯應。詔爲鄧令。一作鄧令嬰疾弗瘳。遺屬侍人曰。鄧西清道源九隴墟。

即今鄧西接待寺后。爲葬之地。瞑目而殂。寧康癸酉八月十六日辰時也。郡人不日爲之塋。

焉。又明年乙亥暮春丙子。祝適馬氏。乘流西來。波濤勃興。舟航縈迴莫進。駭問篙。

師。指曰。無它。乃山伯梁令之新家。得非怪與。英臺遂臨冢奠祭哀慟。地裂而埋壁。

焉。馬氏言官開槨。巨蛇護塚不果。郡以事異聞於朝。丞相謝安奏請封義婦冢。勒石江左。至安帝丁酉秋。孫恩寇會稽。及鄧太尉劉裕討之。相傳裕得山伯夢中。助得以平賊。裕奏聞。帝以神功顯雄。褒封義忠神聖王。令有司於墓前立廟祠之。至今廟貌常新。俗稱新婚三年。夫婦同瞻神象者。得偕老。諺云。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廟到一到。亦吾鄉迷信之一也。吳中呼黃色花蝴蝶爲梁山伯。黑色爲祝英臺。謂其死後焚衣。衣化成蝶。此說蓋出好事者附會。至若曲阜孔廟之有梁祝讀書處。誠大奇事。而後世文人。閒有借爲詠古者。直笑談矣。（勞久雜記）

孟姜女第一百九十八

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淚。十日而城爲之崩。郡國志。陝西西安同官人孟姜。適范殖。僅三日。殖忽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殖已死。姜尋夫骨無辨。嚙指血驗得之。今婦女所唱孟姜女彈詞。謂秦始皇築長城。有萬喜良者赴其役。其妻孟姜。

送寒衣之城下。萬前卒。一哭而城崩。實本於此。考春秋左傳。杞梁。莊公時人。距齊築長城。尙百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卽秦之長城也。喜良殆杞梁之音轉。萬字不明其來歷。唯琴操有范杞梁妻嘆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一語殖。梁字也。然則杞梁固姓范。萬殆范之訛邪。略考證之。論諸博聞（花朝生筆記）

前筆記曾考徵孟姜女彈詞。按崔豹古今注。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無父。中無夫。下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也。釋貫休詩曰。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鳴。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成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無相非。錢也是讀書敏求記。孟姜女集下云。女姓姜。楚地澧人。行一。故曰孟姜。秦始皇築長城。夫范郎往赴其役。久不歸。製寒衣躬送往之。至則范已死。痛哭城崩。瀝血求夫骨。函歸。行至同官山。力竭死。土人卽其遺骸立祠以祀。此說與古今注

異。與貫休詩合。與左傳列女傳又異。不謂此一事而紛紜錯雜不可置詰。乃至是洵讀書之難也。然彈詞所傳自有來歷。卽送衣投水諸關目亦無一杜撰者。不得以盲詞少之。(同上)

明三原馬理撰孟姜女集云。楚地澧人范郎妻姜氏。行一。故曰孟姜。范郎赴長城之役。姜送寒衣。經侯馬南澮河。水漲叵濟。手拍南厓而哭。澮爲之淺。有手跡數十云。高廟御集姜女祠序云。山海關外數里。姜女祠在也。祠前土丘爲姜女墳。望夫石在其側。俗傳姜女爲杞梁妻。始皇時。因哭其夫而崩長城。今山西潞安直隸古北口。並此處。皆有姜女祠。(荷香館瑣言)

白蛇傳第一百九十九

宜興許郎行二。農家子也。康熙二十年間。偶入城。至虹橋。遇一女絕艷。許將與目成。已失所在。是日薄暮。抵舍。則所遇女先在室內。謂許曰。來從絳闕。暫寄紅塵。三生夙緣。今當與君償之。幸無疑懼。問其姓名。曰何淑眞。從婢年可十三四。曰秋鴻。

是時許婦適歸寧。許因詭言我婦美勝卿。何曰。邑中金閨之豔。幽谷之姝。徧數止某某三人。差不慚巾幗。我猶勝之。若君婦則歷齒蓬頭。既疥且痔。直登徒所愛者耳。又何足言。婦聞甚恚。率其諸姑姊。全集閨觀。僅聞語聲出戶。並不見形。乃共指而詈之。何曰。我與許君締未斷之緣。命自眞宰。女輩某與某私。某爲某事。此豈貞靜者。而亦毀我乎。所刺幽隱皆實中。遂嘿然散去。何喜談論。其言皆古宮闈事。於漢事尤詳。遠近好異之士。履滿其門。如是月餘。頗厭煩謁。挈婢辭許。不知所往。踰旬。忽見婢持衣履來貽。且招許。許叩以何在。婢言且閉目。行少頃可達。許如言。覺兩足冉冉。若乘煙霧。經丘穿壑。彷彿仙源。曲闌重閣。花木幽深。何薄襲約袖。躬自紡織。許至。潔卮而進。因相與繾綣。踰夕。徬恍出門。遙見曉邨舊徑。忽然抵家。事見鈕玉樵秀觚臚。世俗有白蛇傳彈詞。雖誕妄可笑。似亦有所本。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事。陸次雲洪昉思。並有記述。惟許二所遇之女。據觚臚當姓何耳。大約彈詞係綴拾二說。傳會成之者。(花朝生筆記)

雷峯塔。五代時所建。塔下舊有雷峯寺。廢久矣。嘉靖時。東倭入寇。疑塔中有妖。縱火焚塔。故其檐級皆去。赤立童然。反成異致。俗傳湖中有青魚白蛇之妖。建塔相鎮。大士屬之曰。塔倒湖乾。方許出世。崇禎辛巳。旱魃久虐。水澤皆枯。湖底泥龜裂。塔頂煙燄薰天。居民驚相告曰。白蛇出矣。互相驚懼。遂有假怪以惑人者。後得雨。湖水重波。塔煙頓息。人心始定。洪昉愚附記杭州舊傳有三怪金沙灘之三足牌流福滿之大鼈雷鉢塔之白蛇陸戛時鼈已爲所

家釣起蟾已爲方士捕得惟白蛇之有無究不可得而知也小說家載有白娘子永鎮雷峯塔事豈其然乎

(湖壖雜記)

徐逢吉清波小志引小牕日記云。宋時法師鉢貯白蛇。覆於雷峯塔下。按世傳雷峯塔下有青白二蛇。西湖志則云。俗傳有青魚白蛇之怪。亦不詳其見何書。此所引小窗日記。未知何人所作。疑宋時實有此事也。(小繁露)

盲詞如白蛇傳。怪誕極矣。然事固有相類者。錢泳履園叢話言清乾隆初年。湖州歸安縣菱湖鎮某姓者。以賣椀爲業。納一妻甚美。而持家勤儉。異於常人。一日。謂其夫曰。子作此生涯。飢寒如舊。非計也。子如信吾言。自有利益。其夫聽之。遂棄舊



業買賣負販。一如妻言。不及十年。遂至大富。生二子。俱聰慧。延師上學。惟每年端午輒病。且拒人入房。其夫不覺也。長子方九歲。偶至母所。見大青蛇蟠結於牀。驚叫反走。回視則母也。因告於師。師固村學究。以禍福聳動其夫。妻已知之。謾罵曰。吾家家事。何預先生。是夕忽不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存而不論可也。（花朝生筆記）

### 三笑奇緣第二百零

姚旅露書云。吉道人。父秉中。以給諫論嚴分宜。廷杖死。道人七歲爲任子。十七與客登虎丘。適上海有宦家夫人。擁諸婢來游。一婢秋香。姣好。道人有姊之喪。外衣白衫。裏服紫襖絳裙。風動裙開。秋香見而含笑去。道人以爲悅。已物色之。乃易姓名葉昂。改衣裝作窰人子。往賄宦家縫人。鬻身爲奴。宦家見其閑雅。令侍二子讀書。二子愛暱焉。一日求歸娶。二子曰。女無歸。我言之大人爲女娶。道人曰。必爲我娶者。願得夫人婢秋香。他非願也。二子爲力請予之。定情之夕。解衣依然紫襖絳

棍也。秋香凝睇良久曰。君非虎邱少年邪。君貴介奚爲人奴。道人曰。吾爲子含笑目成故耳。會勾吳學博遷上海。令道人嘗師事者下車。道人隨主人謁焉。旣出竊假主人衣冠入見。令報謁主人。並謁道人。旋道人從兄東游。其僕偶見道人。急持以歸。宦家始悉其顛末。具數百金裝。送秋香歸之。道人名之任。字應生。江陰人。爲母舅趙子。本姓華氏。按小說家移其事屬唐伯虎。三笑奇緣一書。卽專衍此事者。子畏爲人固放誕。實未嘗有此。桐下聽然一則云。華學士鴻山。嘗艤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酒一壺。酌以巨觥。邴頭向之極罵。旣而奮袂舉觥。作欲吸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肅衣冠過謁。子畏科頭相對。談謔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觴。因大笑極懽。日暮後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家小婢。隔簾窺之而笑。子畏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傭書獲配秋香之誣。可證俗傳之全屬子虛也。惟此事亦自有異說耳。談以爲陳元超。西神叢語以爲兪見安。此又作

華應生。蓋不可考矣。(花朝生筆記)

# 小說考證卷十

## 雜記

陶宗儀輟耕錄曰。唐曰傳奇。宋曰戲譚。元曰雜劇院本。今名曲爲傳奇。蓋元末已  
有此言。然傳奇故非戲曲。唐書藝文志有裴硯傳奇一卷。在小說家。其書不傳。太  
平廣記法苑珠林諸書。頗引其佚文。特齊諧志怪之流。裴晚唐人。爲高駢客。以駢  
好神仙。故譌此書以惑之。文體雖近俳。非樂府歌曲也。范文正爲岳陽樓記。宋人  
譏爲傳奇體。則傳奇又爲文體卑靡之稱。或後有取裴硯記中事跡爲戲劇張本  
者。因有是名耳。此與蘇鶚演義之名正同。蘇書具在。元文可按。絕非宣和遺事之  
比。世所行章回體小說。實出於宣和遺事。而皆蒙演義之名。沿用既久。世人亦不  
復察矣。(曲苑叢談)

宋劉斧所著青瑣高議。每條各有七字標目。如張乖崖明斷分財。回處士磨鏡題

詩之類。頗與平話體例相近。明萬歷間。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郭子章巡撫貴州。與李化龍同討平之。化龍時巡撫四川。進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事平。化龍有平播全書之作。其後一二武弁。造作平話。以播事全歸化龍一人之功。子章不平。作平播始末二卷。以辨其誣。據此。知明人於時事。亦有平話也。宋時平儂智高。孫洵與狄青同事。而其後歸功於狄。明時平楊應龍。郭子章與李化龍同事。而其後歸功於李。二事正相類。子章作平播始末。猶是自表其功。若滕元發作孫威敏征南錄。則以他人表白其功。是尤足徵公論也。（九九消夏錄）

明楊東明所繪河南飢民圖。至今猶有刻本。迺東明萬歷中所上也。圖凡十有四。前十三圖。續飢民之狀。各系以說。末一圖。乃東明拜疏之象。亦有說曰。這望闕叩頭的。就是刑科右給事中小臣楊東明。諸說皆俚俗之語。冀人主閱之。易於動聽。亦深費苦心矣。明薛夢李教家類纂一書。首以圖說繪畫故事。而系之以說云。這一個門內站的人。是某朝某人云云。疑明代通行小說平話有此體也。（同上）

傳奇衍義。卽詩歌紀傳之變而爲通俗者。哀豔奇恣。各有嫻家。其文章近於游戲。大約空中結撰。寄姓氏於有無之間。以徵其詭幻。然博考之。皆有所本。如水滸三十六天罡。本於龔聖與之三十六贊。其贊首呼保義宋江。終撲天鵬李應。水滸名號。悉與相符。唯易尺八腿劉唐爲赤髮鬼。易鐵天王晁蓋爲托塔李天王。則與龔贊稍異耳。琵琶記所稱牛丞相。卽僧孺。僧孺子蔚。與同年友鄧敞相善。強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原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爲姊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歸伯喈。蓋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孝譏之也。古以孝稱者。莫著於王氏。哀祥其首也。若夫萬里尋親。則滇南慟哭記。亦係王紳之事。故近時傳奇行世者。兩孝子皆姓王。豈無所本而命意乎。(觚賸)

稗史記王圻續文獻通考。載琵琶記水滸傳。此亦別有一說。未可輕議。但余見續通考。止有水滸傳。未見琵琶記也。又云。通考載羅貫中爲水滸傳。三世子弟皆啞。余見續通考題水滸爲羅貫著。不名貫中。三世子弟皆啞。並無其文。豈刻本有互

異耶。抑稗史之誤識耶。（丙辰劄記）

在園雜識云。三國衍義。敘述不乖正史。而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稗官窠臼。杭永年一仿聖嘆筆意。批之。似屬效顰。然亦有開生面處。西游爲證道之書。丘長春借說金丹奧旨。汪澹漪批注處。大半摸索皮毛。卽通之太極無極。何能一語道破邪。金瓶梅以淫說法。彭城張竹坡爲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注批點。可以繼武聖嘆。按金聖嘆評水滸。人人知之。三國衍義爲杭永年評。西游記爲汪澹漪評。金瓶梅爲張竹坡評。則知者鮮矣。案今本三國衍義皆題毛茂開評。點无作杭永年者。未密何觀俟考。金瓶梅余未寓目。至西游記。每回必有悟一子評。其卽汪澹漪乎。唯丘長春別有西游記。非此書也。劉氏沿襲俗說失之。（茶香室叢鈔）

長洲緒人穫堅瓠補集。毛德音先生。綸學富家貧。中年替廢。同輩惜之。其妃亦有賢德。六秩雙壽時。同人俱以詩贈之。先生獨喜汪嘯尹四絕句。詩云。兩字飢寒一腐儒。空將萬卷付嗟吁。世人不識張司業。若個纏綿解贈珠。久病長貧老布衣。

天乎人也是邪非。止餘幾點窮途淚。盲盡雙眸還自揮。荆布齏鹽四十年。誰人知得孟光賢。至今還舉齊眉案。辛苦終身劇可憐。工容何事不如人。嫁與寒儒病更貧。垂老雙眉終日鎖。鶻花過盡那知春。四詩絕非祝嘏常套。先生所以獨慙之與。先生有三國箋注、琵琶評行世。按褚氏至今可二百年所耳。而二書已不傳。迺知書之日就散佚。不獨高文典冊爲然。稗官家言亦如此矣。書以致慨。（花朝生筆記）

揚州畫舫錄云。乾隆丁酉巡鹽御史伊齡阿奉旨於揚州設局。修改曲劇。凡四年事竣。總校黃文暘著曲海二十卷。按曲海載雜劇傳奇之名。多世所未見。據其中有元人馬致遠所作黃梁夢雜劇。然則湯臨川之邯鄲夢。有先之者矣。又國朝傳奇中有續牡丹亭一種。作者姓名失考。是又繼臨川還魂記而作者。國朝雜劇中有蝸寄居士長生殿補缺。殆於洪氏元本外。別搜開天間佚事以補之。而今不傳。明人鄭若庸作繡襦記。國朝又有作後繡襦者。國朝吳縣李元玉作一捧雪。其后



又有作後一捧雪者。作者姓名無考。而書亦不傳。李笠翁十種曲。盛行於世。乃據曲海。則尚有偷甲記。四元記。雙鐘記。魚籃記。萬全記。五種。阮大鍼傳奇。燕子箋。十認錯外。尚有雙金榜。牟尼合。獅子賺。等名。見韻石齋筆談。及池北偶談。今皆不傳。知者亦渺。平妖傳。禪真俠史。平話也。倭袍。珍珠塔。三笑姻緣。彈詞也。乃曲海所載。則皆有曲本。學問無窮。卽此可見矣。(同上)

黃梨洲先生思舊錄云。史磐。字叔考。長於填詞。如兼釵。合紗。金丸。夢磊。諸院本。皆盛行於世。又云。吳炳。號石渠。長於填詞。所著有西園情郵。畫中人。療妬羹。綠牡丹。雖多勦襲。而不落俗。明季人喜著院本。蓋亦一時風氣使然。惟石渠端人。何以爲溫氏著綠牡丹。不可解也。(同上)

靜志居詩話。祈承燦。字爾光。紹興山陰人。江西右參政。富於臧書。元明來傳奇。多至八百餘部。而葉兒樂府。散套不與也。予猶及見之。按此可知元明傳奇之多。今十不存一矣。(茶香室二鈔)

靜志居詩話。識曲者曰荆劉拜殺爲元四大家。殺狗記乃仲由徐嘏字仲由所撰也。其言曰。吾詩文未足品藻。惟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按荆劉拜殺之名。今人罕知。荆謂荆釵記。拜謂拜月記。殺謂殺狗記。劉則未詳。曲海元雜劇。有劉行首楊景賢作。或卽是與。(同上)

歡亭雜謠。委巷瑣談。雖不足辨。然使村夫野婦聞之。顛倒黑白。亦復可慮。近有承運傳。載朱棣篡逆事。乃以鐵景二公爲奸佞。又有正統傳。以于忠肅公爲元惡大憝。本朝佛撫院盲詞。以李文襄公之芳爲奸臣。包庇其弟。此皆使人髮指。按此等小說。今皆不傳。佛撫院盲詞。更不知何書也。又云。近有盛世鴻圖雜劇。衍曹彬南征故事。謂南唐有妖道。能使藥迷宋將。自相殘殺。語雖怪誕。北史魏冀州沙門法慶。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以殺害爲事。是亦有所託也。盛世鴻圖。今亦未之見。(同上)

國朝張時爲界軒集。有擬奏疏一通。請定天下傳奇爲六等。此論大奇。不知講學

家何以有此。(九九消夏錄)

張爾岐蒿庵閑話云。明朝。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爲僧。名曰替僧。神宗皇帝替僧名志善。見張江陵集。按世俗盲詞。往往有代皇帝出家之和上。橫行無忌。據此乃真有之。(小繁露)

裴度爲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亦爲人所刺。隸人王義。扞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爲文以祭之。仍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譔王義傳者。十二三焉。出國史補。傳奇稱度爲御史。請伐淮蔡。忤宰相李逢吉。逢吉夜遣人刺之。裴僕裴旺。乃效陳嬰代公死。不知何不用王義事。(堅瓠集)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劉天敘。鳳陽人。與其鄰三人。擡一小佛像。募緣至南京。妄言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世事。有納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於陌上。呼而視之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攜與俱去。行淫。衛軍某。得其情。告之。操江豐城侯。李某等。張大其事。其實天敘等數人。皆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菜傭。

踏麪人也。時丁敬字方爲操江都御史。改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今彈詞中有及劉天叙者。蓋真有此人此事也。(同上)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角觝者。相撲之異名也。又謂之爭交。瓦市相撲者。先以女颯數對打套子。令人觀覩。然後以膂力者爭交。若論護國寺南高峯露臺爭交。須擇諸道州郡膂力高強。天下無對者。方可奪其賞。如頭賞者。旗張銀盃綵緞錦襖官會馬匹而已。景定間。賈秋壑秉政時。曾有温州子韓福者。勝得頭賞。補軍佐之職。杭州有周急快。董急快。王急快。寨關索。赤毛朱超。周忙。董伯大。鐵梢。工韓。通住。楊長脚等。及女颯。寨關索。踞三娘。黑四姐。俱瓦市。諸郡爭勝。以爲雄偉。今小說家有所謂打播臺者。卽此是矣。(同上)

亮工周櫟園閩小紀云。閩縣林文安公建屋。梁橫於戶。侍女騎而出。匠詈之。女曰。閣老尙書。不此中出耶。公異其語。召私之女。正色曰。何可草草。公高年。脫孕。後誰明予者。盡書數字爲據。公命取側理。女入公室。以絳色機緞全端至。公益奇其志。

書舉男以機名。女以段名。后舉男。是爲大宗伯。復舉女。妃侍郎鄭公絳。緞至今尙臧其家。按文安公名瀚。前明時。以大司馬改南冢宰。子庭楫。大司空。庭機。大宗伯。庭機子熾。大宗伯。煇。大司空。一門五尙書。可謂盛矣。此女之語。今俗行彈詞中有襲用之者。不知其爲林氏事也。(茶香室續鈔)

王士禛池北偶談云。前御史樂安成公寶慈。明崇禎中。以疏救黃公石齋。遣戍。鼎革后。隱崑崙山中。一日大雪。登絕頂。見松林中有人僵臥。四面皆積雪。無人跡。其人衣木葉。臥處丈許。獨無雪。見公至。蹶而起曰。候公久矣。問其年。云不記年歲。祇憶少時在京師。見楊椒山赴西市。遂發憤出家學道耳。小說書中。載有人見椒山赴西市。而棄家雲游。遂以得道者。蓋亦有本也。(同上)

沈德符野獲編云。劉璟。青田人。誠意伯仲子也。洪武中。拜閣門使。賜以鐵簡。上鑄金爲除奸摘佞四字。命以擊百官之不法者。時袁都御史奏車牛事。璟當殿以簡擻其項。其事甚異。弁州考誤。斷以爲妄。焦弱侯謂誠意家實有此簡。曾以示焦。按

此則小說所謂打佞鞭。乃真有之。(同上)

顧震濤吳門表隱云。鴛鴦樓在四通橋西。戚氏書樓。原注云。小說所云戚子卿者。按戚子卿未知何人。彈詞中有戚子卿寓狀。豈卽其人與。(茶香室三鈔)

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蔡元長晚年語其猶子耕道曰。欲得一好士人教諸孫。耕道云。有新進士張覺。可備其選。元長延致入館。數日后。忽語蔡諸孫云。可且學走。其他不必。諸生請其故。云。君家父祖。奸僑以敗天下。指日喪亂。唯有奔竄。或可脫死。他何必解耶。諸孫愬於元長。元長愀然不樂。命置酒謝之。且詢救弊之策。曰。目下姑且收拾人心。以補萬一。然無及矣。元長爲之垂涕。所以敍劉元城之官。召張才叔。楊中立之徒用之。蓋由此也。覺字柔直。南劍人。后亦顯名於時。接近時有一平話。曾叙入此事。考宋史三百七十九卷。有張覺傳。實載此事。非小說家虛言也。(同上)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云。三水小牘。湖南觀察使李庚女奴曰卻要。美容止。善詞令。

李四子。曰延禧。曰延範。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四郎也。咸欲烝卻要。而不能常遇。清明節。織月娟媚。中堂垂繡幙。背銀缸。而大郎與卻要。遇於櫻桃影中。乃持之求。偶。卻要取茵席授之。給曰。可於廳之東南隅。佇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又逢二郎調之。卻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逢三郎。卻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與四郎遇。卻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人皆去。延禧於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少頃。卻要然密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掩面而走。近時彈詞家衍說華氏婢本此。乃知彈詞家亦有所本也。四子止載三名。疑有缺誤。(同上)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吉頊之父。薛爲冀州長史。與頊取南宮縣丞崔敬女。崔不許。因有故。脅之花車卒至。崔妻鄭氏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小女自當登車而去。頊后入相。近人小說中。時有姊妹易嫁事。乃知此等事。

古固有之(同上)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錢唐有聞人紹者。嘗寶一劍。用力屈之。如鉤。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絃。關中神諤亦蓄一劍。可以屈之合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是靈寶。則舒屈無方。蓋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鐵所能爲也。接近世彈詞有所謂盤龍劍者。蓋亦有本(同上)

禮親王嘯亭雜錄云。圖文襄公掌刑曹時。毀明代鎮撫司酷刑。如呂公繼紅繡鞋。諸虐具。以免後人效法。按小說有所謂紅繡鞋者。鑄鐵爲鞋。燒紅。使人著之。明代乃真有此刑邪(同上)

填詞出才人餘伎。本游戲筆墨間耳。然亦有寓意譏訕者。如王漢陂之杜甫游春。則指李西涯及湯石齋賈南陽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崆峒。李中麓之寶劍記。則指分宜父子。王辰玉之哭倒長安街。則指建言諸公是也。又聞湯義仍之紫筍。亦指當時柄國首揆。纔成其半。卽爲人所議。因改爲紫釵。而屠長卿之彩毫。



記。則竟以李青蓮自命。第未知果愜物情否耳。(顧曲雜言)

我朝填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至今行世。殊有金元風範。南曲則四節連環繡襦之屬。出於化治間。稍爲時所稱。其後則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吳中陸貞山黃門之弟也。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偷香記。陳同父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諸劇。今惟明珠盛行。又鄭山人若庸玉玦記。使事穩貼。用韻亦諧。內游西湖一套。尤爲時所膾炙。所乏者。生動之色耳。近年則梁伯龍張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於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外漢也。唯沈寧庵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清真文桓懽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稍畱借。可稱度曲申韓。然詞之堪入選者。殊渺。梅禹金玉合記。最爲時所尚。然竇白盡用駢語。餽釘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骷髏。粉裝化生。欲博人寵愛難矣。湯玉茗牡丹亭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其才情自足不朽也。(同

上)

北雜劇已爲金元大手擅場。今人不復能措手。曾見汪太函

案即汪道昆字伯玉撰東郭記傳奇者見

前四作爲宋玉高唐夢。唐明皇七夕長生殿。范少伯西子五湖。陳思王遇洛神。都非當行。惟徐文長四聲猿盛行。然以詞家三尺律之。猶河漢也。梁伯龍有紅綫紅綃二雜劇。頗稱諧穩。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曲。遂成惡趣。獨王辰玉太史衡所作真傀儡。沒奈何諸劇。大得金元本色。可稱一時獨步。然此劇但四折。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長。歌者亦盡其技。王初作鬱輪袍。乃多至七折。其真傀儡諸劇。又止以一大折了之。似尙隔一塵。(同上)

會稽陳浦雲孝廉棟論曲云。明曲當以臨川山陰爲上乘。玉茗還魂。校實父過之。特渣滓已空。頗類未除。邯鄲二種。斂成就筭。風格適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青籐音律。間亦未諧。其詞如怒龍挾雨。騰躍霄漢。千古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餘若浣紗之瀟酒。明珠之雋秀。紅拂之峭勁。義俠之古朴。西樓之蘊籍。玉合之整鍊。龍膏

之奇恣。香囊之謹嚴。紅蕖之流利。一丘一壑。亦足名家。燕子箋盛行一時。品其高下。尙不能並若士。幼作之紫箒。此外汗牛充棟。自鄙無譏。又云。臨川填詞。多不叶律。沈詞隱貽書規之。臨川欣然笑曰。余意所之。不妨拗折。天下人嚙子。不朽之業。早自定矣。（關隴輿中偶憶編）

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云。何元朗臧晉叔。皆精曲律。元朗評施君美幽閨。出高則誠。琵琶之上。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二曲。不類則誠口吻。是後人竄入。元美不以爲然。津津稱許不止。晉叔笑曰。是烏知所謂幽閨者哉。嘗從黃州劉延伯借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又購得楊廉夫仙游夢游俠游冥游彈詞。悉鏤版以行。叙言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等記。用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道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鈞非是。且言汪伯玉南曲失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湯養仍庶幾近之。而失之疏。其持論斷斷不爽。按評曲至此。精闢極矣。夫豈今人所能知。楊廉夫彈詞。今亦絕響。卽吾邑

人或鮮有知其名者矣。(花朝生筆記)

今人鮮不閱三國衍義、西廂記、水滸傳。卽無不知有金聖嘆其人者。而皆不能道其詳。王東敘柳南隨筆云。金人瑞。按原名喟字若采。聖嘆其法號。少年以諸生爲遊戲具。得而旋棄。棄而旋得。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作天臺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彪者。卽指聖嘆也。聖嘆自爲彪所憑。下筆益機辨翻瀾。若有神助。然多不軌於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歸玄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玄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嘆書。幾於家置一編。而聖嘆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於難。初世廟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按令爲山西任某。以非刑預徵課稅。巡撫朱國治方暱令。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聚哭於文廟。復逮繫十三人。聖歎與焉。俱劾大不敬。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卽訊。并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

俱附會逆案坐斬

按十七人之姓名為倪川宐沈玘顯偉樂張輪來獻琪丁顯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王仲淵唐

廟祀略一書詳其事

聞聖歎將死。大歎詫曰。殺頭至快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

大奇。於是一笑受刑云。（歸田環記）

周亮工賴古堂尺牘新鈔。載嵇永仁與黃余邵尺牘云。周計百使君。司李廣南。

南廣

不知何地廣字亦未識疑有誤

讀才子書。慕聖歎為人。遣使齋舟車之費往迎之。聖歎適有唐詩

選。未赴也。然業已心許之。越明年。使君夢一人披髮跣足。聳身板上。蒙面而泣曰。

我聖歎也。使君晨起謂客曰。聖歎已矣。遣使再至吳門。始知使君夢中之夕。即聖

歎絕命之晨也。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金聖歎既死。山左有官署召仙。仙乃聖歎。判

一詩云。石頭城畔草芊芊。多少愚人城下眠。惟有金生眠不得。雪霜堆裏聽啼鶯。

吳蘭次說。又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金聖歎前身為杭州昭慶寺僧。死後。吾郡朱

眉方。夢聖歎謂之曰。吾前生乃僧也。常游歡愛河中。故有是劫。今脫矣。當為鄧尉

山神。此皆金聖歎身後異事。世罕知者。（茶香室叢鈔）

余嘗於清人說部中得金聖歎佚事兩則。愛其詭誕。錄存別楮。今附載於此。然不記其出處矣。其一。或問金聖歎。聖歎二字作何解。聖歎曰。論語兩喟然歎曰。一爲歎聖。一爲聖歎。吾其爲曾點乎。其一。聖歎赴市時。以遺書託獄卒寄妻子。卒懷以呈吏。吏疑有謗讟語。啓緘閱之。上書云。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得傳。我無遺憾矣。吏爲之絕倒。曰。金先生死且侮人。（花朝生筆記）

## 跋

右小說考證十卷蔣子之所撰輯也清宣統庚戌蔣子年二十歲始纂集是書明年春刻之上海神州報纔及萬言以事中輟塵務益集欲續成之而未能也顧海內同志謬加賞鑑以爲酒後茶餘足資談塵日報雜誌時時甄錄及之去歲南海何君藻安吳胡君寄塵編刊古今文藝叢書復入之第一集文字相知鄙人所心感不置者也特是書原未殺青稿紙之存篋衍中者殆如束笋而三四年來網羅之所得又積成卷帙落花片片蔚然可觀因以暇日重事編次都二百目一十三萬言古今小說之赫然在人耳目者大抵具此矣庸付手民傳之好事抄香之學自問蓋無足道讀者其謂之何民國四年乙卯壯月辛未夜漏下三鼓寫竟記時萬籟寂然冷雨敲牕芭蕉滴瀝聲清澈可聽也羸提居士蔣瑞藻

# 小說考證附錄

## 戲劇考證

乙卯秋。蔣子謨小說攷證成。其友或語之曰。是編也。爲卷十。爲目二百。成文十餘萬言。雖未精審。亦繁博矣。子不聞乎。戲劇與小說。異流同原。殊途同歸者也。而聲音之道。感人尤深。其影響於風俗人心者。勢力蓋出小說上。清季以還。此事益盛。舉國上下。無知無愚無賢不肖。鮮不有周郎之癖。箸書論列者。亦旣充棟汗牛。吾子其獨無述乎。蔣子曰。余於戲劇。門外漢耳。嘗見夫裘馬年少。鞭絲帽影。日馳逐舞衫歌扇間。大惑不解。以謂絃絕管歇。回首若夢。正復有何餘味。又嘗聞人圍坐聚談。娓娓不肯休。或手自按拍。摹倣名伶聲調。引吭高唱。響遏行雲。不復知人間世更有何事。余每偃然惟恐臥去。若者佳。若者否。輒瞠目不知所答。梨園之中。經歲或不一涉足。天性固不與戲近。而又奚述焉。無已。則請如小說攷證例。爲之討



論其原委。辨析其同異。某爲事實。某出虛構。聊助愛顧曲者之參徵可乎。乃竭旬日之力。草爲此編。稍排比刊行之語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戲劇也。小說也。自賢者視之。小之小矣。蔣子乃不憚煩。旁搜博稽。作爲攷證。然則蔣子其不賢者與。瑞藻記。

### 喜崇臺第一

今梨園演劇。有喜崇臺一齣。案春秋穀梁傳。魯季孫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跛者御跛。眇者御眇。僂同叔子登臺大笑云。此劇所自出也。（花朝生筆記）

### 八義圖第二

史記趙世家。屠岸賈將誅趙氏。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氏。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

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世先君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予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

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八義圖一劇本。此余按屠岸賈事。左傳不載。趙朔妻事。腐盲所記亦異。傳云。初趙衰先娶叔隗。生盾。又娶晉文公女。生原同。屏括樓嬰。嬰通盾子朔之妻。同括怒逐嬰。趙朔妻謾奏景公。使殺同括。屠岸賈固未害趙氏。同一趙朔妻。何見于史者之貞。而見于傳者之淫耶。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信哉。（花朝生筆記）

### 爛柯山第三

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字翁子。會稽人也。家貧好讀書。不事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薪而行。讀書不止。其妻亦樵擔相隨。數止買臣。買臣讀愈疾。妻羞之。求去。買

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已久。待我富貴。當報汝之功。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迺聽其去。後買臣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上冢。見買臣飢寒。呼與之飯。後數年。買臣爲上計吏。御車之長安。詣闕上書。不報。糧用乏絕。流爲乞丐。遇同邑人嚴助。時適貴幸。因薦其才。召見。言春秋說楚詞。帝甚悅。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時東越數反。買臣言發兵浮海。直指泉山。以舟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上喜。拜爲會稽太守。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拜謝。乘傳之會稽。前太守發民除道。買臣見其故妻。與夫治道。呼令後車載之。到太守舍。使居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予其夫錢。令葬之。今劇爛柯山。卽係此事。雖未免有增損點綴處。小說家言。不嫌虛構。固無足異也。(花朝生筆記)

光武本紀云。反水不收。何進傳。慕容超傳。並云覆水不收。李太白詩。水覆難再收。又覆水再收。豈滿盃。劉夢得詩。金盃已覆難收水。皆用太公語。太公初娶馬氏。讀

書不事產。馬求去。太公封齊。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杯傾於地。令婦收水。唯得其泥。太公曰。若能離更合。覆水定應收。朱買臣傳奇潑水事借此。（堅瓠集）

#### 空城計第四

諸葛孔明以萬人屯陽平。司馬懿率二十萬至前。士失色。乃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懿常謂孔明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此計蓋不獨孔明也。漢李廣嘗以百騎卻匈奴數千騎。又元鐵哥從征乃顏。其黨塔不歹率兵奄至。鐵哥謂彼衆我寡。當設疑以退之。於是帝張曲蓋據胡牀。鐵哥從容晉酒。敵按兵覘之。懼有伏。夜遁去。夫匈奴塔不歹等。固可以疑沮之。司馬懿智謀素優。使爲嘗試之計。分二十萬衆之二三以擊之。則陽平之城可得矣。豈孔明之謹慎而敢出此。此事見郭冲三事。裴世期駁之是也。（冷廬雜識）

#### 打朝裝瘋第五

唐書尉遲敬德傳云。尉遲敬德婢直。頗以激切自負。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在其上。

者曰爾何功合在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罷召讓之致仕後聞太宗將伐高麗上言夷狄小國不足任萬乘願委之將佐帝不納詔以本官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按今演劇者有打朝裝瘋兩齣蓋打朝實裝瘋虛也（浪跡續談）

脫靴第六

今劇場演高力士爲李太白脫靴論者多以爲荒誕而不知事本正史舊唐書李白傳云日與酒徒醉於酒肆玄宗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卽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沈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同前）

滿牀笏第七

舊唐書崔神慶傳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每歲時家宴組佩輝映以一榻置笏重疊於其上今世滿牀笏一劇乃演郭子儀事令公富貴豔稱千古以視神

慶不翅過之。疊笏滿牀。要爲事所必有。然滿牀笏。自是崔氏故實。觀者不可不知。清初某筆記云。合肥龔鼎孳。文章翰墨。藝林宗仰。康熙九年。以禮部尙書總裁會試。十二年。復以戶部尙書爲總裁。門下多知名士。其繼室顧氏。名眉。有才藻。善治家政。鼎孳賓客甚衆。有求於鼎孳。顧輒爲周給。無少吝。門下皆感激。而鼎孳亦頗從顧言。鼎孳他姬有子。顧無所出。門下士爲作滿牀笏院本。於顧生日演之。模寫節度使龔敬懼內情形。至於跪門請罪。以悅其意。捏名龔敬者。取姓同也。節度使者。鼎孳嘗長兵部。劇中所言上馬管兵者也。妻生子。妾生女者。祝顧眉之本旨也。唐代節度使無龔敬。若以節度朔方。又能薦郭子儀者當之。則王忠嗣庶幾近之。史傳初無懼內事。知其隨意假託也。據此知此劇由來甚遠。但關目未必盡同耳。

(花朝生筆記)

### 浣花溪第八

成都浣花溪。有石刻唐浣花夫人像。四月十九日爲夫人生辰。(一作三月三日)

每歲是日。傾城出遊。自府尹以下皆至。先在梵安寺謁夫人祠象。復之百花潭。置酒高會。設水嬉競渡。習久成俗。至今不衰。相傳夫人姓任氏。本漢上小家女。奉釋氏教甚謹。有僧過其家。瘡疥徧體。衣服垢敝。見者心惡。獨女敬事之。一日。僧持垢衣令澣。女忻然濯之溪邊。每一漂衣。蓮花輒應手而出。里人驚異。求僧已不知所。在。因識其處爲百花潭。〔謝公創十色箋於此。李義山詩澣花箋作桃花色。韓浦詩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澣花頭。是也。蠻一作鸞。〕會崔旰節度西川。微服行民間。見女心悅之。賂其母。納以爲妾。旰因事入朝。楊子琳乘虛自瀘州來襲。任氏出家募兵。得數千人。自率以擊之。子琳敗走。蜀賴以全。朝廷加旰尙書。賜名寧。任氏以嫡妻死。得權爲繼室。累封至冀國夫人。旰既貴。每生日卽來置酒其家。艤舟江上。訪漂衣故處。徘徊終日。後人因之。遂以爲常。卽寺之東廡。作堂禮之。寧被殺。任氏不知所終。今京劇有澣花溪。卽本此。惟飾寧妻者爲丑旦。性悍而妒。自稱魚氏。爲魚朝恩姪女。未知是何所本。且以寧居任所。謬也。〔勞久雜記〕



## 雙龍會第九

五代史梁本紀。朱溫。宋州碭山午溝里人。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溫勇有力。尤凶悍。誠卒。不能爲生。與其母傭食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溫。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及黃巢起曹濮。溫亡身賊中。以功至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溫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之。溫客謝瞳說溫背巢歸唐。乃殺監軍嚴寔。因王重榮以降。反攻巢。大敗之於封丘。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初李克用敗黃巢於窰旬。還軍過汴。溫邀克用入城。置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僅以身免。兩家由是有隙。雜劇雙龍會本此。

(見山樓叢錄)

## 訪普第十

偶爲友人招往觀劇。余不諳崑曲。而主人不喜秦腔。坐中客多爲余左袒者。適呈戲單。余點訪普一齣。蓋崑曲與秦腔並有之。曲文初無少異。客謂余之善調停也。

或問此事果有之否。余謂名臣言行錄中引邵氏聞見錄。卽有此事。云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室中。設重裊藉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此與菊部所演略同。唯短晉王一節耳。（浪蹟叢談）

瑞藻按。清陳懔天啓宮詞注。回龍觀舊多海棠。旁有六角亭。每花發時。上臨幸焉。嘗於亭中自裝。宋太祖同高永壽輩演雪夜訪普之事。蓋此劇之從來遠矣。

### 跪池變羊第十一

南戲有跪池一齣。北戲更演爲變羊。誕妄絕倫。但其事亦有所本。而皆以爲陳季常。則不可不辨耳。藝文類聚載京邑一士人婦。大妒。嘗以長繩繫夫足。喚便牽繩。士密與巫媪謀。因婦睡。士以繩繫羊。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巫曰。先人怪娘子積惡。故耶君變羊。能悔可祈請。婦因抱羊痛哭誓悔。巫乃令七日。

齋。舉家大小。悉詣神前禱祝。士徐徐還。婦見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猶憶  
瞰草不美。婦愈哀。後略復妒。士卽伏地作羊鳴。婦驚起。永謝不敢。按此何與季常  
事。而季常之懼內。則自古著名。季常名慥。與東坡交好。坡詩有龍丘居士亦可憐。  
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次公注。龍丘居士。陳季常  
也。季常妻柳氏最悍妒。每季常燕客有聲妓。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爲散  
去。故因詩戲之。又容齋三筆云。黃魯直有與陳季常簡云。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  
之方。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又一帖云。示喻老境情味。法當  
如是。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放任不解事耶。則柳氏妬名固已昭著於外。故  
蘇黃亦不妨質實言之耳。(浪蹟續談)

### 洛陽橋第十二

俗傳宋蔡忠惠君謨守泉州時。因造橋。遣醉隸夏得海入海投文。得醋字而反。遂  
於二十一日酉時興工。堅瓠集。名山記載忠惠母先渡此江。遇風。舟將覆。聞空中

有聲呼學士在風遂止。時方有娠。心竊喜。發誓如果符神言。當造橋以濟行者。後公守泉州。遂奉母命成之。而附會者。又謂呂洞賓遭劫時。避于忠惠處得免。乃謝以筆墨。公造橋時。以書符檄。故能達海神也。今劇洛陽橋。士大夫頗非笑之。以爲誕妄。而不知正自有本。特洛陽橋託始於忠惠。醉隸事則係蔡錫。具見明史本傳。後人因皆姓蔡氏。誤爲忠惠。堅瓠集諸書。亦貿然載筆。未詳攷耳。唯閩書則以屬蔡錫。且記橋圯時。有石讖。石頭若開。蔡公再來八字云。(花朝生筆記)

福建泉州府。有萬安渡石橋。宋蔡襄知泉州時所創。世所謂洛陽橋也。橋在府治東北廿八都。跨洛陽河而建。計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翼以扶闌。七千二百株。糜金錢一千四百萬。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開工。至嘉祐四年己亥。凡七載。橋始成。相傳襄以狀元及第。出守泉州。奉母盧氏命。創萬安橋。移檄海神。一卒應募。得批一醋字還。遂於廿一日酉時興工云云。(語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泉州府藝文) 其實襄非狀元。蓋以天聖進士官西京留守推官。因母老求知福州。又

徙泉州也。襄工於書法。時有本朝第一之說。仁宗尤愛之。後人遂訛爲進士第一。且以有詩讖。若要此橋成。除是狀元來附會之。謬已。若海神覆文一節。雖有所憑。然非蔡襄。乃蔡錫也。攷蔡錫。字廷予。吾邑之東鄉人也。明永樂癸卯舉人。入國子監肄業。明年。太宗崩。仁宗卽位。詔擇國子生吳信等有學者六十人。命翰林院試之。拔其尤者二十人。充近侍官。錫與焉。授兵科給事中。宣宗時。升知泉州府。適洛陽橋圯。發故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蔡公重來。錫因同姓。遂議修之。然艱於施工。迺爲文檄海神。募齋往者。皆莫應。忽一隸卒大醉。臥於岸上。彷彿若出沒海中。醒持檄還。上批一醋字。錫意是期我八月二十一日也。遂以是日舉工。潮不至者旬日。橋訖。工民德之。立祀配襄。英宗正統己巳。錫官至湖廣巡撫。事載鄞縣志。及名賢錄。樵書。寄園寄所寄等書。而泉州府志不載。復臆斷之。致使後人之言洛陽橋者。知有襄而不知有錫矣。劇本中以訛傳訛。且益以仙佛諸端。則更不足道。然醉卒齋文等事。非出諸杜撰也。（勞久雜記）

呂洞賓入峨眉山採藥。著詩云。太乙宮前是我家。詩書萬卷作生涯。春風醉酒不歸去。落盡碧桃無限花。五百年後。當遭雷劫。洞賓化青蛇。隱於泉州蔡襄爐內。襄熔爐讀書。一夕雷震。判官云。雷部速退。無驚學士。天迺開霽。洞賓出揖曰。蒙君福蔭。謝以筆墨。泉人嘗譏襄曰。雨打衰鷄形。襄卽曰。脚下有龍鱗。五更高聲叫。驚起世間人。後登科。仁宗朝爲學士。出守泉州。造洛陽橋。以洞賓筆墨爲檄。使隸之海。若而告之。隸嘆曰。茫茫遠海。何所投檄。買酒酣飲。醉臥海涯。潮落而醒。則檄已易封矣。襄啓閱之。惟一醋字。襄曰。神示我矣。廿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汐果三晝夜不進。其日正犯九良星。襄策馬當之曰。君爲九良星。我是蔡端平。相逢不下馬。各自分前程。遂興作無忌。或上言擅開官庫。襄作詩曰。得饒人處且須饒。曾借龍王三日潮。十萬貫錢常在世。我皇恩在洛陽橋。上竟赦之。橋成時。人以詩頌之曰。疊石爲橋與海通。惠安之北晉江東。幾時募化千家寶。一日緣成萬歲功。五尺闌干遮巨浪。兩頭華表鎮危峯。往來無限行人口。日月齊休頌蔡公。右見清長洲緒

石農堅瓠六集。詼詭似小說家言。其不足信。蓋無待論。褚氏妄言之。吾人姑妄聽之。(花朝生筆記)

### 三疑記第十三

宋陳淳祖爲賈似道客。守正爲衆所疾。內人亦惡之。一日、諸姬爭寵。密竊一姬鞋。藏淳祖牀下。意欲并中二人焉。賈入齋見之。心疑焉。夜驅此姬至齋門誘之。淳祖不答。繼以大怒。似道方知其無他。勘諸姬得其情。由是極契淳祖。後遂有知南安軍之命。金元院本曾演其事。京劇三疑記。關目雖小有不同。當亦本此而附會之耳。(花朝生筆記)

### 女起解第十四

今劇有女起解。(後本名三堂會審)亦名玉堂春。演名妓蘇三。(一名玉堂春)與王金龍狎。有白首約矣。會王金盡。不爲鴇母所容。蘇三出纏頭助之。使入京應試。旋掇巍科。巡按山西。蘇自與王別。卽有富民沈某者。彊置之簞室。未幾。沈以事爲

其婦所醜。縣令周內之。坐蘇預其謀。流太原府。時金龍方下車。力爲斡旋得脫。踐前約焉。予按明郎仁寶七修類藁云。蘇小小。錢唐名娼。容俊麗。工詩詞。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款洽。二年。趙益貧。盼奴周之。使篤於業。遂捷南宮。得官。授襄陽司戶。盼奴未落籍。不能偕行。趙赴官三載。病將卒。有俸祿餘資。屬其弟趙院判。分爲二分。一以予弟。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唐。有宗人爲杭倅。託召盼奴。而盼已前一月沒矣。小小亦爲於潛官絹事繫廳監。倅召小小。詰之曰。於潛官絹。汝誘商人百匹。何以償之。小小曰。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地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順。因問女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小曰。司戶未仕之日。盼奴常周給之。後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倅曰。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餘物一篋。外有其弟院判寄汝一書。乃啓書。唯一詩云。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祇好書。試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嘿然。倅令和之。因和云。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



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俸乃盡以所寄予之。力命小小歸院判偕老焉。劇本蓋卽此。劇中事跡固多所點竄。錢唐蘇小小風流佳話傳於人口。（蘇小小有二。此宋人或謂明人者非。其一南齊時人。葬西子湖者也。）而易名爲玉堂春爲蘇三不可解也。（花朝生筆記）

### 紅梅閣第十五

元賈雲華名娉娉。錢唐賈平章女也。母莫氏先與魏家蕭氏有指腹之約。蕭氏生男名曰鵬。旣長。遣就賈。賈母忽翻前議。命以兄姊之禮見。鵬因侍婢致詞娉娉。私諧舊盟。莫不知也。鵬後登第。任浙學提舉。託人講婚。莫不允。旋以母憂歸。而娉娉之弟適授陝西咸陽尹。挈家北上。娉娉不勝悲思。感疾而卒。今劇紅梅閣謂賈平章妾娟娘。屬意一書生。平章覺殺妾。并欲甘心於書生。娟娘冥中力救得脫者。非事實也。娉娉臨沒。命婢致書於鵬。又集唐人詩爲永訣詞十首。皆極淒惋。附錄於下。書曰。妾薄命。不得奉侍左右。爲久遠計。今馬首欲東。無可相贖。手製粗鞋一雙。

綾襪一兩。聊表微意。庶幾步履所之。猶妾之在足下也。悠悠心事。書不盡言。伏楮  
緘詞。涕淚交下。不宣。詞云。兩行清淚。語前流。千里佳期。一夕休。倚柱尋思。倍惆悵。  
寂寥。鏡下不勝愁。相見時難別。亦難。寒潮惟帶夕陽還。鈿蟬金雁。皆零落。離別煙  
波。損玉顏。倚闌無語。倍傷情。鄉思。撥人撥不平。寂寞閒庭。春又晚。杏花零落。過清  
明。自從消瘦。減容光。雲雨巫山。枉斷腸。獨宿空房。淚如雨。秋宵只爲一人長。紗窗  
日落。漸黃昏。春夢無心。祇似雲。萬里關山。音信斷。將身何處更逢君。一身憔悴。對  
花眠。零落殘魂。倍黯然。人面不知何處去。悠悠生死別經年。眞成薄命。久尋思。宛  
轉蛾眉。能幾時。漢水楚雲。千萬里。留君不住。益淒其。魂歸冥漠。魄歸泉。却恨青娥  
誤少年。三尺孤墳。何處是。每逢寒食。一潛然。物換星移。幾度秋。鳥啼花落。水空流。  
人間何事。堪惆悵。貴賤同歸土。一丘。一封書。寄數行。啼。莫動哀吟。易慘悽。古往今  
來。只如此。幾多紅粉。委黃泥。(花朝生筆記)

梅龍鎮第十六

明武宗在宣化。有女子李鳳姐者。年十四五。有殊姿。其父設酒肆。以鳳姐當壚。一日。父適外出。帝微行過之。見其風神綽約。國色無雙。不禁咪眩。入肆沽飲。鳳姐送酒來。帝誤以爲娼妓之流。突起擁抱。入室。鳳姐驚喊。帝急掩其口曰。朕爲天子。苟從我。富貴立至。且示以信物。女喜。任帝闔戶。解襦狎之。落紅殷褥。實處子也。帝大悅。時李父聞喊趨救。門已閉矣。唯聞寶釵聲。顫佩玉鏘鳴。其女氣促聲嘶。若不勝其彊暴者。急奔告卡兵。蜂擁而入。見帝拔關出。兵士伏謁。叱令將鳳姐歸豹房。爵其父三品卿。賜黃金千兩。欲封鳳姐爲嬪妃。命其自擇。鳳姐固辭曰。臣妾福薄。命微。不應顯貴。恐於身不利。今以賤軀事至尊。曷勝榮幸之至。伏願陛下早回宮闕。以萬幾爲念。則臣妾心安。較爵賞爲榮矣。帝領之。因睹鳳姐玄衣玄裳。益顯嬌媚。故不強易宮裝。鳳姐恆於枕畔筵前。委曲勸帝還宮。帝迺擇日。與鳳姐並轡齊驅。至居庸關。鳳姐覩所鑿四大天王像。怒目生動。眩暈墜馬。帝親扶之。疾外退。駐蹕行宮。鳳姐伏枕泣曰。臣妾自知福薄。不能侍宮禁。請帝速回。帝曰。若是。朕忍棄天

下。不忍棄卿。決不歸矣。鳳姐一慟而絕。或曰。帝之寵妃。遣刺客暗殺之也。帝哀憐甚。命葬關山之上。寵以殊禮。用黃土封塋。既追念其言。奮然曰。小女子尙知以社稷爲重。安忍背之。遂還宮。考明史。武宗崩於豹房。蓋當時屢駐豹房。還宮後復幸也。此事武宗外紀及彤史拾遺不載。余於客窗閒話見之。京劇梅龍鎮。易父爲兄。而以李龍名之。蓋卽就此事而改削之也。（勞久雜記）

### 大紅袍第十七

近日梨園有演大紅袍全部者。其醜詆江陵張文忠。與奸佞同科。並形容其子懋修等。爲亂臣賊子之不如。殊爲過當。太岳當前。明神宗朝。獨持國枋。毀譽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爲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卽其子懋修等。亦並非純袴下流。考湖北詩錄。載張懋修。字子樞。萬曆庚辰。廷試第一。授修撰。遭家難。冤憤投井不死。絕粒累日。又不死。手抱遺集。淚漬紙墨間。天啓辛酉。文忠墓忽有白氣。如雲如煙。越明年。奉特旨昭雪。時子樞年八十矣。其渡江津有感云。秋色滿林皋。

霜天雁唳高。野花寒故細。濁酒醉偏豪。白雪知孤調。青山有二毛。從來仲蔚宅。匝地起蓬蒿。弟允修。字建初。蔭尙寶寺丞。崇禎甲申正月。獻賊掠荊州。憂憤不食死。有絕命詞云。八十空嗟鬢已皤。豈知衰骨碎干戈。純忠事業承先遠。捧日肝腸啓後多。今日敢言能報國。他年漫惜未掄科。願將心化銛銛鐵。萬死叢中氣不磨。俱可想見其忠義之氣。至文忠曾孫別山先生同儈。在桂林死事尤著。然則文忠之澤。固久而未斬也。（浪跡叢談）

### 紅門寺第十八

紅門寺院。本演紅門寺奸僧淫凶不法。清于清端公成龍。巡視所及。微服入僧室。幾爲僧害。賴侍衛救護得免。按此非于成龍事。乃海陽李公贊元也。紅門寺亦係洪恩寺之誤。（寺在房山）李公一名立。清順治乙未進士。巡視鹺政。志在鋤奸。洪恩寺僧窩藏婦女。劣跡昭章。公微行之房山。誤入僧室。被縛。有沙彌陳姓者。爲之奔訴。得救出。公德之。使返初服。依於公家。公官至兵部侍郎。立朝有風節。鈕琇玉

樵觚賸載公按楚時。鄂渚大猾段世昌。稔惡萬端。而神謀四達。前臺使莫能誰何。公至。佯置不問。一日。餞客江干。已微醉。以一尉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黃趨出。徑前手繫之。命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卽置之獄。遠近顯要爲之求解。書牘盈案。概不發。立杖殺之。而未詳洪恩寺事。陳姓沙彌之後。道光間尙有在海陽者。此劇亦未提及。椰子班演是劇最早。乾嘉間盛行於山陝。當日去李公爲時非遙。已誤爲于成龍事。迄今沿譌襲謬。均以此與拿魚壳一劇。竝稱爲于公二奇案。亦不深考矣。

(耕塵舍筆記)

瑞藻按。清端同知黃州時。有大盜窟穴野廟中。公敝衣願入爲伍。變姓名曰楊二。旬日內。盡得其行劫狀。密召捕役擒之。盜問捕我者誰。曰于二府也。及至。見卽入夥之楊二。盜叩頭請死。公下堂酌酒徧飲之。曰念古廟一日之雅。聊用一樽決別。特欲免汝曹於刑戮。昇棺至。皆活埋之。一時稱奇焉。此其智勇。殆出李贄元上。試演之劇場。其可觀亦不在紅門寺下矣。附志於此。告編排脚本者。

盜御馬第十九

小說載竇二敦盜御馬事。文不雅馴。不爲士大夫所稱道。然而齊東野語。未必盡屬子虛。其人其事。有可述者。竇二敦。獻縣無賴子也。以健鬪橫行於市。椎埋惡少。奉以爲魁。竇欣然自得。凡江湖賣藝之流。必先投刺。始得售其技。一日。有老叟率二女郎。鳴金售技於市。叟年七十許。虬髯鶴髮。精神矍鑠。二女郎年均十三四。貌極娟麗。吳鉤對舞。寒光逼人。觀者歡聲雷動。竇黨走白竇。竇大怒。曰。何來野老。乃敢藐我。率其徒十餘人。直前叱之。曰。識山東竇二敦否。叟笑不答。竇益忿。奮臂力擊之。叟兀然不少動。竇氣奪。怏怏返。欲以計劫之。偵知叟寓嶽廟。夜懷刃踰垣而入。三更既竟。萬籟寂然。度叟已睡熟。蛇行入室。力砍叟項。叟酣臥如故。連砍之。則力折矣。大驚欲遁。叟徐徐曰。擾人清夢。客何惡作劇也。笑揮之去。竇伏地不起。請北面執弟子禮。叟不許。竇請益堅。乃曰。我無他術。祇有退讓二字。子才可造。能變化氣質。我又何惜。特子非其人耳。竇力言知悔。始許之。乃隨叟去。越五載歸。已有

妻蓋當年二女郎之一也。女郎爲叟女孫。叟姓石氏。故明史閣部部將。閣部殉國。走依張蒼水。旣蒼水被殺。石攜二女浪游四方。思物色人傑。得當以報故國。旣得竇悉。以藝術授之。竇殊靈敏。一見卽了解。叟大喜。贅於其家。居半載。詔竇曰。爾夫婦可歸矣。所語慎毋忘也。竇唯唯。到家。舊黨咸來問訊。謂之曰。吾儕昔日之爲。殊足爲豪傑恥。今當反之。徒請反之道。曰。力除民間疾苦。爲世界剷削不平耳。蓋其志事未易爲若輩言。若輩亦非可與言者。故語止此。一日。竇聞清聖祖南巡。慨然語其妻曰。三戶亡秦。我則不能。博浪一椎。庶幾有當。我不能復忍矣。駕抵沛南。二敦隻身夜入行宮。見守衛甚嚴。苦不得近。折至後苑。聞馬鳴。聲雄烈異。凡駟。知爲汗血之流。心怦然動。急盜之出。一夜馳五六百里。至河南境。天尙未明也。馬名赤騏。蓋喀爾喀所貢。帝愛之甚。車駕南幸。攜與俱下。至沛南。一夕忽失所在。有旨徧索之。時錢珏爲山東巡撫。聞之震恐。偵騎四出。務欲獲盜馬者。而卒不可得。珏幾獲罪。張玉書力救。乃免。及駕發郟城。山東巡撫署內室。忽大書曰。盜御馬者。山



東竇二敦也。珏見之失色。戒左右毋泄。其事遂寢。二敦後潛行歸魯。屢欲行其夙志。不得。聞妻死。披緇入山。不復與人世事。至今山左父老。猶能言之云。（闕名筆記）

### 案中案第二十

雜劇有案中案。考益都耆舊傳。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有蠅數頭。遮於前。驅之不去。乃隨以行。聞道旁女子哭而不哀。問之曰。夫遭焚死。遵飭吏與尸驗之。得鐵錐貫頂。考問女子。乃供以淫殺夫。坐大辟。小說龍圖公案。附會其事。屬之包希仁。以青蠅遮道爲一布商越貨殺人。鐵椎貫頂殺夫爲又一案。一事也。而故二之。此蓋雜劇所本。（東山譚苑）

### 殺子報第二十一

清康熙乙未。有方山民商於外者。其妻與人通。一子方九歲。中夜醒。忽肩旁有一足。詢其母曰。父歸耶。其母惡之。且戒曰。苟泄吾事。吾寸斃汝。其子旦入小學。至午

不敢歸餉。及暮亦然。其師窮問。乃述母誠。師強送之。及門乃反。次日。其子不赴學。呼之。其母曰。昨兒未嘗歸。方欲向師求兒。何事久留之。師知其故。遂宣兒語於衆。因訟之。縣令不信。督師出兒。師歸。帥徒衆登婦樓窮索之。不得。將下樓。已躡數級。正見二甕於婦牀下。血腥逼人。取視之。兒果碎齮於中。事乃白。其私人逃於杭之護國院爲僧。并獲之。就法焉。清景星杓山齋客談紀其事。案晚清京劇中。有新編殺子報。實本此也。而演者以縣令爲鄞人董沛。謬已。沛字覺先。清同光時人。先後相距幾二百年。抑別有所據。記之以待高明者攷證焉。（勞久雜記）

潘查鬥勝第二十二

戲劇中演潘查鬥勝。事甚委瑣。然實非無因。特流傳之失真耳。乾嘉間。禾中殷富。首以王江涇陶氏爲鉅。此外則推查氏。查自天津鹽務敗歸。猶存數百萬。所居有內外二園。林壑幽曠。內室尤弘麗。皆仿內式。凡各鹽岸派夥更動。皆書某人去。蓋仿邸鈔云。查小山而圻。卽聲山宮詹之曾孫。由天津鹽務起家。祖父皆仕宦鼎盛。

與朝貴多至親。一時煊赫無比。年甫四十而卒。計生平揮霍殆不下六七千萬。故俗呼曰遮半天。其母喪時。致相國三人爲之知賓。大僚有所稱貸。無不資之。如陶文毅。百文敏。每貸銀率以萬計。取之如搨也。其最著名者。乃四鼓開正陽門一事。禁門非特旨不得夜開。查在外城宴客。忽有事急於還宅。時已四鼓。乃使其幸客道地。門遂獨啓。以三十萬犒守兵。一時轟傳以爲豪舉。其出京歸浙省墓。行至禾適閩督閱伍泊南岸。太平巨艘十數。用紅旗。查泊北岸。用藍旗。聲噦往往如此。此嘉善金眉生筆述。語雖侈妄。蓋稍得其實云。(闕名筆記)

### 過新年第二十三

困學紀聞謂俗語皆有所本。羅舉數十條。余謂俗事亦有所本。法苑珠林愚憨部引百喻經云。昔者夫婦有三幡餅。夫婦各食一餅。餘一幡在。共作要言。若有語者。要不與餅。爲一餅故。各不敢語。須臾有賊入家偷盜。取其財物。一切所有。盡致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語。賊見不語。卽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眼見。亦復

不語。婦語其夫云。何癡人爲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拙婢。我定得餅。不復予爾。今世俗演劇。有王小二夫妻過年事。卽本此也。(壺東漫錄)

探新親第二十四

太平御覽嘲諷部引啟顏錄。唐京師有婦人姓田。年老口無齒。有男取同坊人張氏女。張因節日盛饌。招田母飲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慚媿無所啖。嚙遣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田歸語夫。夫曰。此是弄君無齒。張家母面上有瘡癩。眼下皮急極。露視。若更有此語。可報云。只是眼下急。居數日。張復召田。臨起復云。慚愧空口來。空口去。田母乃熟視主人母眼。直云。是眼皮露視。合家大笑。今世俗演劇。有城鄉兩親家事。卽本此也。(同前)

探親相罵一劇。原爲崑曲中之柳腔雜劇。雖京戲亦演之。然悉仍其舊。蓋道咸之際。樂風漸變。趨重京劇。自後內廷傳唱。常例皆京崑並奏。故率將崑曲闖入。各地伶人。遂亦相沿成習。意謂亦在京戲範圍。實則此劇純用吹腔。固猶自崑曲之面。

目也。唯服裝做工。則因時會而遷移。間有不相沿襲者。而唱白腔調。悉與綴白裘同。（調門悉用銀絞絲曲）中有不合者。殆爲沿譌。唯依崑曲原本。尙少末後與男親家相遇。重延解勸兩親母。穌好如初之一段。大率爲演京劇者所刪矣。至其劇情。則爲鄉間親家母胡媽媽。背布袋騎驢入城。探其名野花者之女也。先是女見母訴苦。旋與親家母相見。則一邨一俏。無不相形見絀。且談吐之時。每被奚落。旋以語及野花之僂。一則苛求。一則迴護。遂至爭執相罵不歡而別。（清稗類鈔）

### 新安驛第二十五

新安驛一戲。起於道咸間。不知所託始。或曰。是劇羌無故實。實則爲十三旦而設也。初十三旦至京。主者患無以揚之。有詞林某。爲製此劇。故始則紅鬚裝束。嚴急令人但聞其聲。已而去鬚。已而改爲艷裝。已而又改爲便服。裝束雅淡。頃刻之間。變換數四。無不絕妙。於是一二日間。名已大譟云。（侯徵錄）

新安驛戲。一名女強盜。蓋侯俊山登臺逞奇。自行編演者也。劇中情節。脫胎於文

武香球。然事實人名均與小說不盡符合。蓋拉雜編湊。亦一時遣興之作。略案其事。則張桂英曾與龍官寶訂婚。及官寶下山。久不得耗。桂英甚念之。遂喬扮男子。下山訪尋。路過新安驛。宿一逆旅。黑店也。主人爲媪女二人。女常喬裝爲男盜。以殺人越貨爲事。是日媪見桂英裝重金多。遂以蒙汗酒醉之使倒。令其女持刀入房行劫。女見桂英之俊美。欲以身委之。遂解除男裝。露出廬山真面。以清水噴桂英使醒。召媪述其意。桂英姑允之。彼此又略校武藝。女見桂英伎不精。意益滿。及合巹後。女爲代解羅襪。則一纏足之女子。大驚。亟詢其故。桂英詳述之。始知亦巾幗也。此劇離奇變幻。本無寓意。惟忽而笄。忽而弁。忽而濃鬚。擦鬢。忽而搔首弄姿。爲足增觀者興趣耳。（清稗類鈔）

雜記第二十六

優伶盛於元代。梁時大雲之樂。作一老翁。演述神仙變化之事。優伶實始於此。（淥水亭雜識）

金元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倡優。則曰雜班。每宴伶人進。曰雜班上。此倡優名班之始。(大雲山房雜記)

瑞藻案。宋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閹宦聰慧者八十人。使學於教坊。初賜名簫韶部。後改名雲韶班。此當是倡優名班所自昉。憚氏未深攷耳。

六朝以還。歌舞日盛。然與今劇爲不類。自唐有梨園之設。開元朝分太常俗樂。以左右教坊典之。乃爲今劇之鼻祖。伶人祀先明皇是稱。固其宜也。唯唐人以絕句入歌。朝有佳作。夕被管絃。昌齡畫壁旗亭。黃河遠上一曲。遂成千古。其事簡易。去今調遠甚。蓋院本始于金元。唱者在內。演者在外。與日本之演舊戲者相仿。今開幕之跳加官。卽其遺意。金元以後。曲調大興。按譜填詞。引聲合節。乃爲崑曲之所自出。今劇由崑曲而變。則卽謂始自金元可也。(清稗類鈔)

生旦淨末之名。自宋有之。然武林舊事所載。亦多不可解。惟莊嶽猥談云。傳奇以戲爲稱。謂其顛倒而無實耳。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

事而命以末也。塗抹不潔而命以淨也。枝山猥譚則云。生且淨末等名。有謂反稱。又或託之唐莊宗者。皆謬也。此本金元閨闈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云市語者也。生卽男子。且曰裝且兒。淨曰淨兒。末曰末泥。孤乃官人。卽其土音。何義理之有。至堅瓠集謂樂記注。言優俳雜戲。如獼猴之狀。乃知生狴也。且狴也。莊子。狻猊狴狴以雌。淨。淨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丑。狴也。廣韻。犬性驕。謂優俳如獸。所謂癡雜子女也。此近穿鑿。恐非實事。(浪蹟叢譚)

雜劇之盛。始於胡元。分科十有二。忠臣、烈士、孝義、廉恥、叱奸、罵讒、逐臣、孤子、神頭、鬼面、煙花、粉黛也。其分配脚色。殊有深意。曰正末。當場男子能指事者也。曰副末。亦曰蒼鶻。鶻能擊賊者也。曰狴。狴狐屬。性淫。後訛爲且。曰孤。裝官者也。後訛爲狐。曰靚。傅粉墨供笑謔之義。後訛爲淨。曰猱。妓之通稱。猱亦狐屬。能食虎狼之腦。以喻少年好色。如虎狼愛猱。非殺其身不止也。(花朝生筆記)

世人多視優伶爲賤業。過也。雜劇莫盛于金元。編撰固屬名彥。卽扮演者。亦多鴻



碩之士。有今歐美諸國之風。關漢卿謂扮演戲劇。須士大夫自爲之。可徵也。又趙子昂云。良家子弟所扮者。曰行家生活。倡家所扮者。曰戾家把戲。(同前)

揚州畫舫錄云。梨園以副末開場爲領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謂之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貼旦四人。謂之女脚色。打諢一人。謂之雜。此江湖十二脚色。元院本舊制也。又云。大面周德敷。以紅黑面笑、叫、跳、擅場。笑如宵光劍鐵勒奴。叫如千金記楚霸王。跳如西川圖張將軍諸齣。案近世梨園脚色。與清初不盡同。笑、叫、跳之分類。則無有道及者矣。(同前)

戲具謂之行頭。分衣、盔、雜、把、四箱。衣箱、盔箱。均有文扮、武扮、女扮之分。雜箱中皆用物。把箱中皆鑾儀兵器。此爲江湖行頭。(揚州畫舫錄)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云。咸通以來。卽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此卽戲旦之濫觴也。隋書音樂志。周宣帝卽位。廣召雜伎。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衣婦人衣而歌舞。此又弄假婦人之始。(茶香室叢鈔)

海鹽少年多善歌。蓋昉于澈川楊氏。其先人康德公梓。與貫雲石交善。得其樂府之傳。今雜劇中豫讓吞炭。霍光鬼謀。敬德不伏老。皆康德自製。家僮千指。皆善南北歌調。海鹽遂以善歌鳴浙西。今世俗所謂海鹽腔者。蓋發源於貫酸齋。源流遠矣。(香祖筆記)

瑞藻按。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張鑑。字功甫。循王之孫。豪侈而有清尚。嘗來吾郡。海鹽作園亭自恣。令歌兒演曲。務爲新聲。所謂海鹽腔也。據此。則此腔蓋昉自南宋。尤遠於貫酸齋矣。

戲曲二黃調。始自湖北。謂黃岡黃陂二縣。猶小曲之嶺調。始自段家嶺也。(偶憶編)

秦腔與崑曲爲同體。其用四聲相同。其調二十有八亦相同。聲中有音。(如喉齶舌齒唇)調中有頭。(如高下緩急平仄豔曼停腔過板)板中有起腰底之分。眼中有正側之判。聲平緩。則三眼一板。(惟高腔則七眼一板)聲急促。則一眼一板。

又無所不同。其微異之處。則崑曲必佐以竹。秦聲必間以絲。（今之唱秦聲者以絲爲主而間以竹。或但有絲而去其竹。）崑曲僅有綽版。秦腔兼用竹木。（俗稱椰子竹。用篋管木用棗。）其所以改用者。以秦多肉聲。竹不如肉。故去笙笛。又秦多商聲。最駛烈。綽板聲嫌沈細。僅堪用以定眼也。至於九調之說。崑曲僅七調。無四合。七調中乙調最高。唯十番用之。上字調亦不常用。其實僅有五調。若正宮。則音屬黃鐘。爲曲之主。相傳惟蘇崑生發口卽是一生所歌。皆正宮調。其後婁江顧子惠施某二人。差堪繼聲。今則歌崑曲者。甫入正宮。卽犯他調矣。秦人顧曲。人人皆音中黃鐘。調入正宮。然所謂正宮者。非大聲疾呼。滿堂滿室之謂也。當直起直落。而復宛轉環生。卽犯入別調。仍能爲宮音。（如歌商調則入商之宮。歌羽調則入羽之宮。）樂經旋相爲宮之義。自可以此徵明之。蓋絃索勝笙笛。兼用四合。變徵變宮無不具。以故叩律傳音。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句中鉤。纒。纒。乎。如貫珠。斯則秦聲之所有而崑曲之所無也。（清稗類鈔）

劇場有南戲北戲之目。不過以曲調分。近則有文班武班之名。文班指崑曲。武班指秦腔。則截然兩途矣。余金星不入命。於音律茫無所知。但愛看聲色喧騰之劇。在京師日。有京官專嗜崑腔者。每觀劇。必置綴白裘於几。以手按板拍節。羣目之爲專門名家。余最笑之。謂此如講古帖字畫者。必陳集古錄及宣和書畫譜對觀。適足形其不韻。眞賞鑑家。斷不如是也。夫旣演戲。則徵歌選舞。自以聲色兼備爲佳。若徒賞其低唱恬吟。則但令一人鼓喉。利以一笛足矣。又何必聚一班數十人於後臺。爲之結彩張燈。而品評其行頭之妙。脚色之多乎。比年演戲。大約專講崑腔者。不過十之三。而與余同嗜者。竟十之七矣。（浪跡續談）

遠時梨園。記載中亦或偶及。然斷句單詞。無可攷見。今能略知梗概者。自明季始矣。明季南北兩都對立。善曲者每集於此。而一時秦淮諸妓。亦能粉墨登場。如李香君。如顧眉樓。皆聲價自重。不輕爲人發聲。視今女伶。雅俗迥別。其在梨園之爲人傾倒者。如吳梅村集中之王郎。侯朝宗集中之馬伶。其人皆不僅能歌。爲士大

夫所引重。自南都既下。金陵無復歌場。其最有名者。皆在京師。而清聖祖高宗。六次南巡。兩淮鹽商。迎鑾演劇。爭妍鬪靡。亦極一時之盛。今可知者。如康熙時內聚班之演長生殿。乾隆時淮商夏某家之演桃花扇。與明季南都燕子箋之盛。可相頡頏。淮商家參養名流。專門製曲。如蔣苕生輩。均嘗涉足於此。故其時爲崑曲最盛時代。盛極而衰。理有不可爽者。嘉道之後。海內晏安。仕紳燕會。非音不尊。而郡邑城鄉。歲時祭賽。亦無不有劇。用日以多。故調日以下。伶人苟圖射利。但求竊似。已足充場。故從無新聲新曲。出乎其間。綴白裘之集。猶乾隆時本也。道光之季。洪楊事起。蘇崑淪陷。蘇人至京者無多。京師最重蘇班。一時技師名伶。以南人爲最多。自南北隔絕。舊者老死。後至無人。北人度曲。究難合拍。崑曲於是乎衰微矣。（梨園佳話）

都中向有椰子腔。多市井鄙穢之劇。唯輿隸賈豎聽之。一二年來。諸邸有好之者。士大夫遂相率盛行。其價頓貴數倍。衣冠宴會。非此不歡。優人益變其音爲急促。

繁亂以娛衆耳。其聲嚆殺以悲。非祥徵也。聞道光以前。朝士燕集。無不演崑腔者。後漸尙灘簧腔。謂之二黃。其音囂俗。扮演亦惡。元明院本。已成雅樂。今則二黃爲立部伎矣。風氣愈下。卽此一事而變遷如此。此李蕤客先生（慈銘）越縵堂日記中語也。椰子調之不可聽。誠如先生之云。盛行而還。喪師辱國。日蹙百里。清社且隨以屋。不祥之徵。亦不幸而言中矣。民國肇造。椰子之聲價。漸趨衰歇。邦人君子。好二黃者日多。然則十數年後。崑腔其復興矣乎。（花朝生筆記）

嘯亭雜錄云。乾隆初。命張文敏製諸院本。以備樂府演習。凡各節皆有奏演。其時典故。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謂之月令承應。其於萬壽令節前後。奏演羣仙神道。添籌錫禧。以及黃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謂之九九大慶。其於內廷諸慶事。奏演祥應瑞徵者。謂之法宮雅奏。又演日連尊者救母事。析爲十本。謂之勸善金科。於歲暮奏之。以其鬼魅雜出。以代古人儺祓之意。演玄奘西域取經事。謂之升平寶筏。於上元前後日奏之。其曲文皆文敏自製。詞藻奇麗。後又命莊恪親王譜蜀

漢三國志典故。謂之鼎峙春秋。又譜宋政和間梁山諸盜。及宋金交兵。徽欽北狩。諸事。謂之忠義璣圖。其詞皆出日下游客之手。唯能傳演成章。又襲元明水滸義俠。西川圖諸院本。曲文遠不逮文敏矣。案張得天以書法名人。鮮知其精研音律者。院本入內。竟不傳一字於民間。可惜也。（同前）

近人某說部云。戲劇中十五貫。蘇州吳縣事也。玉堂春。山西洪洞縣事也。拾玉鐲。法門寺。陝西梅河縣事也。今三案全卷猶存。嘗有好事至其處。特弔取全案卷宗觀之。與今劇中所演。大略不差。此說甚奇。不知信否。（同前）

徽戲情節。凡所注重者。在歷史。而惜非眞歷史也。其原本全出於列國演義。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封神演義諸書。加以明季仕宦闖璫之遺聞。（玉堂春四進士。雪盃緣審刺打嵩法門寺等）國初京師四方之巨獄。（馬四遠送合子殺皮十二紅南通州等）再以綴白裘中之崑戲。稍事變通。亦成今劇。意在以往事動人興感。而事苦不眞。且編戲者又非通人。故唱工雖佳。而能入情者絕少。轉不如

秦腔各劇。注意家庭。猥瑣之中。卻有令觀者入神之妙。蓋皮黃偏重忠孝二字。秦腔則推而廣之。如蘆花計以教人之爲繼母者。打柴訓弟以教人之爲兄者。殺廟以教人之爲僕者。對影悲以教人之爲嫡妻者。雙冠誥以教人之爲妾者。算糧登殿以教人之爲婦翁者。三疑計以教人之爲師者。他如八義圖則重在友。六月雪則重在姑。獅子樓則重在隣。較水滸傳增出鄰人弔喪件宿一層事。雖不情然足長人敦睦隣之念。小磨房（卽十八扯本椰子戲）則重在小姑叔。凡倫常交際之地。有可戒可風者。皆編入戲文。以資觀感。初僅行於大行以西。爲鄉人謠唱。故其俗視關東稍近敦厚。亦未始非先輩提倡興感之功。若與徽戲溝而通之。亦未嘗無益於薄俗也。（清稗類鈔）

戲之劣處。無情無理。其最可笑者。如痛必倒仰。怒必吹鬚。富必撐胸。窮必散髮。殺人必午時三刻。入夢必三更三點。不馬而鞭。類御風之列子。無門故掩。直畫地之秦人。舉動若狂。情詞並拙。此猶可云示意於人也。至於手不執圭。障袖若琵琶之



遮面人孰我問。登臺如小鳥之呼名。王曰孤王寡人絕對。父曰爲父。王季多逢。而  
且漢相秦丞。有匈奴大人之號。下官必稱上官爲大人。齊兵魏卒。得滿洲壯士  
之稱。凡扮胡人必紅頂花翎。稱其卒伍曰巴圖魯。包孝肅以文正爲名。賈半  
閒以平章作字。將軍衷甲。必右袒以擎旗。袍帶戲往往曳一袖於背。廟堂壇坫  
恐萬無此式。美女捧心。卻當門以掩袖。且兩袖恆交揜於腹下。種種乖謬。思  
之啞然。大抵今劇之興。本由鄉鄙山歌樵唱。偶借事以傳謳。婦解孺知本無心於  
考古。故劇詞自爲一類。過雅轉覺不倫。本事全出稗官。正史絕無所采。或用平話  
之稱。謂或遵崑曲之排場。積久相沿。遂成定例矣。同上

伶人以唱工爲難。唱之能事畢。雖斷無他技。亦足以名。然名伶究無善唱而不善  
做者。聲容並美。乃適觀聽。若論做工。益無窮盡。狃淺者人所共識。姑實毋論。論其  
精深刻露。譬如唱盜宗卷。則人必忠直。但飾爲癡。則謬矣。唱空城計。氣必嫺雅。若  
露爲詐。則遠矣。爲天雷報之老父者。必由愛而激。人總不出鄉愚。方爲合格。爲白

虎帳之元帥者。必力持鎮定。懼而不失常度。迺近人情。非然者。不厭則疎。過猶不及。其中消息。可意會而難以言傳。從前出一名伶。必經數十年之揣摩閱歷。始能現身示人。唯妙惟肖。斷無率然從事。以意爲之。如近日伶人之惟意自是者。觀於壯悔集中之馬伶。欲扮嚴分宜。則必鬻身於權奸之門。窺探三年而後得。閱微草堂筆記中之某伶。欲充婦人。必先自忘爲男子。貞淫喜怒。先擬境於心。然後登場自合。其難其慎。蓋可知矣。（梨園佳話）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本館發行小  
說世界，刊載  
名家小說，久  
已膾炙人口。  
茲將其中重  
要作品用較  
書體裁另印  
單行小本，最  
便攜帶。已出  
下列各冊，餘  
俟續出。

- |          |      |    |     |
|----------|------|----|-----|
|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 張伯符著 | 一冊 | 三角  |
| 時代之花     | 葉勁風著 | 一冊 | 二角半 |
| 午夜角聲     | 葉勁風著 | 一冊 | 二角半 |
| 戀愛與義務    | 華羅琛著 | 一冊 | 一角半 |
| 歐戰從軍記    | 趙開曙  | 二冊 | 三角半 |
| 黑白記      | 俞天游譯 | 二冊 | 三角  |
| 黑白記續編    | 俞天游譯 | 二冊 | 三角  |
| 月球歷險記    | 俞天游譯 | 二冊 | 三角半 |
| 野人記      | 胡愨生譯 | 二冊 | 五角  |
| 還鄉記      | 曹梁廈譯 | 二冊 | 五角  |
| 荒服鵠飛記    | 俞天游譯 | 二冊 | 五角半 |
| 荒服鵠飛記續編  | 俞天游譯 | 五冊 | 八角  |
| 古畫徵      | 黃寶虹編 | 一冊 | 一角半 |

# 顧氏文房小說

全書十冊  
精裝一函  
連史紙印  
定價六元

此明代陽山顧元慶所刻凡四十種皆  
係漢晉六朝唐宋著名小說所據悉係  
善本昔黃羹圃購得是刻零種梅妃傳  
開元天寶遺事皆珍藏之稱爲罕祕嘗  
欲求其全書而不可得其珍貴可知敝  
館購得全書縮印行世

商務印書館出版

小說考證

第三冊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初四版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諸暨蔣瑞藻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NOVELS

By

TSIANG SHUI TSAO

1st ed., Sept., 1919

4th ed., Aug., 1927

Price: \$1.2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四七四七何

